

德 拾

期一十七第



詩史的類人

版出日一月三年五十四國民華中



二月份照例是一年中忙得最團圓轉的一個月，原因是陽曆新年餘波未了，接續又在這個月裡出現了一個農曆新年，大家不免再迎新送舊，恭喜發財一番，這一來不打緊，日子溜過去可快得很，等到恭喜發財的心境平靜下去以後，這個月裡的日曆就已經去了大半，再加二月份的日子本來就要少上一二天，到後來就不免手忙腳亂起來，雖然勉力趕印，總算如期告竣，但發書的日期比往常就遲了一點，謹在此向各位讀者致歉。

拾遺繼「我們的地球」，以及「世界六大宗教概述」等兩篇生活雜誌連載的巨著之後，又從這一期起開始連載另一篇極富意義的「大塊頭」文章，題目是「人類的史詩」，原名「THE EPIC OF MAN」，也是生活雜誌的集錦之一。這些文章都出自美國學術界權威學者之手，由他們搜集資料，然後由生活雜誌的名記者綜合撰寫，並附以精美插圖，他們爲了準備一篇文章，常常化費幾年的時間，有時還特地組織一個探險隊去作實地的探訪，所以內容十分充實，使讀者在閱後能增進不少有益的智識。而拾遺的不惜貢獻較多篇幅來刊載它，其原因亦即在此。

這一篇「人類的史詩」，雖說

是連載，但因所列各篇只在性質上有聯繫，事實上每一篇都能自成段落，單獨成爲一篇有系統的文章，所以在閱讀時可比較方便。生活雜誌在刊出這一類文章時，總是準備了不少彩色的插圖，十分精彩，可是因爲印刷上的困難使我們無法刊登彩色原圖，不免將使文章減色，所以特地附入重繪的插圖數幅，藉作彌補，本期封面亦即爲重繪的插圖之一。

本期的第一篇「克虜伯世家」譯自西德出版的 Das Schickel 雜誌，是一篇敘述克虜伯大砲世家的家族淵源以及興衰盛替最詳盡的一篇報導，雖然這只是德國的一個工業家族，但因其地位重要，克虜伯的興衰在整個德國的前途上有舉足輕重之勢，但是可反映出百年來德國的若干重要史蹟。本文係細雨君在德國譯就後寄來，分兩期刊完，原文附有很多珍貴插圖，因收到較遲，不及在本期刊入，只好留待下期補刊了。

上一期刊出雷克將軍與原子潛艇一文，深爲讀者所歡迎，我們曾接到好幾封讀者來鴻對這篇報導深加贊許（見讀者來鴻）這一篇文章係節譯自 The Atomic Submarine。此書係現在美國的趙曾鈺先生寄贈給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金開英先生，再由金先生介紹給謝譯出的，在此書的封面上，趙先生曾寫着這樣的一句話：「願共同努力建設一個原子的自由中國」。我們也願和讀者以此共勉。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錄

目

總

拾

期一十七第



專欄	拾穗	連長戰篇	小小說	說小篇短	文藝教育	游藝	音樂	軼事
攝影叢談	西影片羽	白衣女郎(續)	陷弄	瑪爾	老虎	愛與毀滅	寬銀幕簡介	別在旅途裏找煩惱
醫藥近訊	藝林散拾	一根穿入地下的電線從他身上繞過	他存心很真切，工作很努力——但是目的何在呢？一個拖車！	至少，無論他是上那裡去，他可以走得去了	深井從得意的頂端一下子墜入了羞耻的淵淵	介紹獨特·愛奧最新式的一種寬銀幕電影	鋼琴樂聆賞的常識	七千人結隊朝聖，生還者僅得四成
五三	一五〇	一三一	九三	一二〇	一〇四	一〇一	八五	八〇
					五六	六四		

珍聞	衛生醫藥	然自學科	器武爭戰	物人記傳
菲洲狩獵事業	近世醫藥開始向野蠻土人們求救	史密爾斯	五百年的槍械滄桑	克勞伯世家
十二歲的孩子都可以獵獲獅子，只要有足夠的錢	比恐龍復活在街上行走更使科學家們感到驚奇	人類祖先的一篇最詳盡的報導	這位震古鑠今的大科學家是否有異於常人	兵工大王的神奇遭遇，從耶羅的牢獄生活又一躍而為龐大王國的主人
四〇	三七	五九	一二	一六
		六九	四七	

第七十一期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訂閱價目：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半年 六期 二十四元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經銷處 臺灣各大書局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五角 日幣一百元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贈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號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報

封面說明：人類的史詩第一篇

人類是第一個完全脫離兩手的幫助站立行走的動物，是第一個能集體行動來對抗敵人的動物，也是第一個能利用腦力使用武器來獲取勝利的動物，看圖上的這些原始人（內安得塔爾人 Neanderthals）怎樣勇敢地來殺死一頭巨象吧，他們用尖銳的武器刺入巨象的腹部，再刺傷他的腿部使之無法脫逃，最後這一個雖然大物便癱倒在這群矮小而茁壯的原始人前面，受他們的宰割，人類是這樣艱辛地獲取了生存。

半小時以後，賓客們嘈雜的談話聲突然靜寂。這是仿照許格山莊以往迎接德皇和王子們的一種儀式，現在不過是真體而微罷了。於是，邊門啓處，走進一位瘦長的男子。他那高大的身材，超過了所有在此地集會的，大多數是外國籍的高貴的先生們，幾乎要超過一個頭以上的長度。這位今日的許格山莊男主人「波倫哈爾巴哈阿爾弗里德·克虜伯」(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走進了圖書室(圖書室和大廳僅一門之隔，宴會時是可以打通的——譯者註)，坐在他太太旁邊，向賓客們致候這些賓客們是已在波恩(Bonn)呈遞過國書的各國外交使館所派來的九十五位的外交界人員，在德國外交部的弗里登斯堡博士的率領之下，這些外交人員被正式地請到「許格山莊」來。

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發表了一段簡短的致辭。他指出當晚集會的主要目的，是要使他公司裡的各經理人，和經濟上有往來的世界各國的使領人員互相認識。可是，「許格山莊」上戰後破天荒第一次舉行這樣巨大的盛會，除了爲着上述的目的以外，同時還與該公司另外一個特別活動相呼應。幾星期以來，爲了擴大宣傳這個活動，克虜伯公司的名字，已經在同一問題中，經常公開與大眾接觸了。在心照不宣的情形下，克虜伯公司已經向這些外交界人員，透露出它所希望達到的要求。每位賓客，當他於深夜二時，駛回波恩的時候，他可以得到一副用克虜伯鋼鐵製成的飲酒器皿，打火機，以及其他的紀念贈品。此外，每

關於這個「大砲傳說」的故事，克虜伯王朝。和它發生關係，差不多已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如今，這個神話般傳說的歷史，需要這位四十八歲的克虜伯後裔來重寫了，因爲他現在已經不能再踏進他的鋼鐵冶煉部份和煤礦部門。在盟國的強迫控制之下，凡是曾爲克虜伯公司生產原料的這些部門，都要限定在三年之內出賣。爲着避免這個分割解體的命運，這個曾經一度是愛森地方主要兵工廠的克虜伯公司，就在去年十一月下旬，將這種情形，公開發表，爭取社會的同情。出乎意料之外，克虜伯公司的這種呼聲，得到各黨派經濟專家們一致的同情和支持，甚至連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

克虜伯公司在幕前和幕後各種活動的目的，杜賽爾道夫城的「工業快報」(Industriezeitung)，說得很明白：「我們要責問，每當該公司經營鋼鐵或煤礦的時候，這個禁令是否每次要繼續執行？難道這個出售克虜伯公司的提議，不能加以取銷嗎？」

那晚作爲克虜伯公司的座上客的外交人員，從一整天參觀全公司的結果，可以相信那一度被認爲可怕的克虜伯出品，現在是如何地轉爲和平用途。大多數的外交人員，由於盟國戰時宣傳的影響，在意識中，都曾認定這個企業是一個武器的淵源地。在這次的參觀中，一個完全不同的企業機構，呈現在他們的眼前，在這裡，可以生產製作假牙的特種鋼和各種牙科用具。

在口齒伶俐的嚮導員帶領之下，這些外交人員坐著大

人還得到一本宣傳性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裏，雖然沒有很多的評述，但却以粗黑的鉛字，印出了如下控訴性的句子：根據盟國方面的決定，下列幾個廠礦部門，必須從克虜伯公司中分離出來：

①來因霍森鋼鐵冶煉所(Hüttenwerk Rheinhausen AG)。

②愛森——羅森雷礦山以及來因河左岸煤礦。

③位在波契姆(Bochum)的哈諾佛——哈尼拔煤礦公司。

④位在波契姆的大君士坦丁礦業公司(Bergbau Aktiengesellschaft Constantin der Grosse in Bochum)。

⑤克虜伯公司的全部鐵礦，以及它在 Siegerland Harzund Lahngebiet 所有的分公司。

這張簡明的單子，對於克虜伯公司說來，是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這個分裂克虜伯公司的問題，現在又提了出來，這使得剛從六年監禁中釋放出來的這位獨資經營的主人，感覺得似乎過早了一點。但盟國對克虜伯公司的分割命令，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者，對於削弱德國工業優勢所採取的各種方式中的最後一個步驟。

盟國的這種所謂「集中性經濟力量」(Wirtschaftlicher Machtkonzentration)的解體工作，遭到克虜伯公司堅強而持久的抗辯。因爲，正如同那設在愛森(Essen)地方的克虜伯總管理處人員所表示：「世界各處，都誤認爲克虜伯是一個「孽跡」昭彰的大砲大王」。

客車，到那離愛森卅公里遠的「來因霍森鋼鐵冶煉所」去參觀。這一個現代化的鋼鐵冶煉所，配上了它那新近裝配的鍊鋼爐，是全歐洲首屈一指的，也是整個克虜伯企業中，最值錢的一部門，但由於盟國對於克虜伯所提出的分解命令，這個冶煉所將被出售。這位克虜伯主人「波倫及哈爾巴哈」的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已有十年以上未曾踏進這一個冶煉所了。

根據語言的不同，這些外交人員，被分成好幾組，在星期六的那一天，整天在龐大的設備之間，轉來轉去，他們親眼看到煉鋼爐出鋼時火星四濺的出鋼過程，並且站在鋼條滾道的旁邊，目睹赤裸着上身的工人爲着每小時38馬克的工資，必須設法去馴服那赤熱的長蛇般的鋼條。

從卅六公尺高的來因霍森風爐鐵塔的平台，上，外交人員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這個鋼鐵冶煉所的範圍內，另外用欄杆圍出了一個「來因霍森機器和鋼架建造工廠」。克虜伯可以准予保有這個工廠，因爲它不是原料製造工廠，而只是一個成品加工工廠。

一道奉盟國之命而建立起來的藩籬，把這二個部份原有的鐵道交通線及內部往返的行政管理聯絡，全部切斷。克虜伯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員，並沒有忘記告訴他那批外交界的貴賓，在這樣一個經濟上緊緊聯繫着的鋼鐵冶煉所中，硬生生地將它劈成兩半，是如何地悖謬，而不合理。

在這些外交人員的前面，克虜伯公司攤開它那製造民用物品的全部計劃，其中包羅萬象，一直到製造皮鞋油的

原料。它那「維地亞」工廠 (Widia-Fabrik) 曾經出品過一種堅如金鋼鑽 (Wie Diamant) 的工具鋼，以供金屬加工工廠作為刀具鋼之用。它那內燃機製造工廠，可以出品作為原動力的柴油引擎。外交人員們，又參觀了一下它那火車頭製造工廠，同時並懷着極大的興趣，經過火花四濺的「愛森鐵鑄工廠」的工作場所 (Hallen der Eisenc Giesserei und Schmiede Fabrik)。

除了鍛鑄重大的機件，如大曲軸和大齒輪，重機械，起重機，以及各種的鋼鐵設備以外，該工廠又承包橋樑建造，高樓鋼架建築以及各種鍋爐之貯槽。

今日的民用工業的克虜伯王國，計劃並建造冶煉所，鋼鐵工廠，水泥廠，石灰廠，以及其他化學工廠。另外一個也是屬於克虜伯公司的造船所名叫「Weser」現在不再製造潛水艇，而改為製造油輪了。

以上種種，似乎與世上所報導的有關克虜伯公司的情形大不相同，尤其是在紐倫堡審判以後。可是在實際上，這些副產品早就已出品了。現在，克虜伯總公司所感到頭痛的，還是以前的那些令人可怕的軍用產品，這些東西，直到現在，還留在世人的印象中。

如今「波命及哈爾巴哈的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已傾全力於制訂一種規程，那就是：在平時情況中，克虜伯公司的軍用品生產數量，不能超過全公司生產量的百分之廿六。但一到戰時，當然不能再大量製造軍用物品，那時又當別論了。今日的克虜伯主人，是一位神經質，還不離手

，而又具有學者頭腦的人物，提起「大砲」這個名詞，就感到不愉快。關於克虜伯的「武器王國」的傳說，往往言之過甚，以致遮蓋住了他自己的生命史，而這種過甚其辭的傳說，却與德國的政治命運互相關聯而不能分離。

在他出生的那一年 (一九〇七年)，克虜伯公司設在基爾的「日耳曼造船所」(Germania-Werke)，已經下水了第一艘潛艇，而克虜伯的大砲，也已生產到第五萬尊。阿爾弗里德是那位「大砲世家」直屬女繼承人蓀達·克虜伯和她丈夫「波命及哈爾巴哈的古斯都」(Dr. Gustav von Bohlen und Halbach) 所生的兒子。他的父親雖然原不直屬於「大砲世家」，但却由威廉第二賜以特權，准予同樣地冠以克虜伯的姓氏。阿爾弗里德受洗時，威廉第二是他的寄父。

在他受洗的那一天，「許格山莊」舉行了一種像慶賀王位繼承者那樣的隆重儀式。他父親古斯都和他母親 (她是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女繼承人) 的互相認識，是當古斯都還在羅馬任窮外交官的時候。他父親對他的教育計劃，是針對着他將來要成為「愛森王朝」(Eisener Dynastie) 的繼承人而設的。這一筆「愛森王朝」的遺產，根據「普魯士富家手冊」(Handbuch Preussischer Miliorae) 當時的調查，已達二億八千三百萬馬克。

當時，這個克虜伯「家族公司」的財產，在歐洲算是第一位了。這筆財產是由下列幾位祖先，經過整整一百年的時間，慢慢積儲起來的：

孩提時他已必須經常伸出小手，和部長權貴們握手。

一九一二年八月，阿爾弗里德初次和他的乾爸爸威廉第二見面。這位德皇，是他祖父「弗里德烈希·阿爾弗來德」的好友。由於德皇威廉第二，對於那些「閃爍的軍備」(Schimmernden Wehr)，——在這些軍備中，特別是他所計劃建造的海軍艦隊——有強烈的愛好，所以他對克虜伯家族，懷有深切的同情和愛護之心。就在那一九一二年，克虜伯家族，恭請德皇駕臨參加他們公司的一百週年紀念。在這一天，他們還舉行了一個化妝宴會，在這樣的盛大慶賀中，顯示出當時的克虜伯家族，對於「大砲大王」(Kanonen Konig) 這一個頭銜，引以為榮。這個頭銜，是新開界于第一次「巴黎世界博覽會」後，奉送給祖先「阿爾弗來德·克虜伯」的。

另外有一個劇本，是專門為着慶祝這百年紀念而寫成的。題目是：「芭芭瑞在此——聖喬治在此」(Hie Barbara Hie st Georg) (註1)，內容是描寫中古時代騎士戰術的沒落，以及火力武器的興起，這完全是為着表揚克虜伯家族的光榮。在預演的時候，有一百多個人參加，演員中不僅包括了該公司的高級主管及秘書人員，而且還包括了當時的克虜伯主人「古斯都·克虜伯」及其配偶蓀達。

古斯都·克虜伯于第二幕中出場。他飾演一位「海爾芬斯坦伯爵」(Graf von Helfenstein)。出場時，口念下列幾句引子：

克虜伯世家

拾 總

① 弗里德烈希·克虜伯 (Friedrich Krupp) ——早年的時候，他是愛森地方的一個經營殖民地商品的商人。他學得了如何煉製「英國鑄鋼」(Englishen Gus Stah) 的秘密，于一八一一年創立了他自己的公司，因為當時全歐洲正遭受拿破崙的封鎖，以致從英國輸入的鋼鐵供應，已被切斷。

② 阿爾弗來德·克虜伯 (Alfred Krupp) ——他于十四歲時，即開始接管當時瀕于破產的克虜伯公司，但由於他發展製造與英國貨質料相同的鋼鐵，發明「無縫火車輪套」(Nahtlos Eisenbuhndrad - Reiten)，以及承接大砲製造的工作，以致於他去世的「一八八七年」，克虜伯已經發展成爲一個極大的公司。

③ 弗里德烈希·阿爾弗來德 (Friedrich Alfred) ——在他有生之日，在弱多病。一九〇二年，於不明原因的群情責難中，在「開普里島」(Inland Capri) 神秘地亡故。

阿爾弗里德·克虜伯 (Alfried Krupp) 這位今日的克虜伯主人，幼年時即被人目爲該公司的繼承人，是在「許格山莊」嚴格的教養之下生長起來的。在「家譜」(Familienbuch) 上，關於他的記載，有這樣一句帶有滿意口吻的話：「當他一週歲的時候，阿爾弗里德已能在床上單獨站立」。從他出生時的五十四公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的「一公尺八十二公分」，他的體高，被經常地記錄下來。

「你那百神犬，謹慎地專心守住你的王國——
即此便是比武場所，親愛的舊遠，
今天，在你和德皇之前，我要在這兒馳騁。
親愛的，我求你給我賜福。」
（她將她的面紗給他，他吻她的玉手後說：）

「多謝你！」
現在我要帶着小兒，再來一次往來的馳騁。」

這裡所提及的小兒，就是今日克虜伯公司的主人阿爾弗里德。他必須在第二幕中，穿著紅棕色的上裝，頭上戴着花冠，騎着一匹小驢，和他父親，一同在比武場所內馳騁。

（註1）聖芭百瑞是保護砲兵的女神，聖喬治是騎士保護神。

這個劇本，雖然預排了好多次，但是德國文化史上，却終于沒有機會記下這個劇本正式演出的史實。因為在那堂皇鋪張的百年紀念的那一天，一個不屬於克虜伯的煤礦，發生了一件慘重的不幸事故，以致這個劇本，在最後一分鐘內，決定停止演出。代替這個節目的，是當時克虜伯公司的總經理，日後，德國烏發影片公司（Ufa）的台柱胡根堡（Hugenberg）的那部充滿條頓民族情緒的演說。他熱情洋溢地說：「皇上的目光，再度注射到我們身上，並驕傲地隨着我們民族的苦幹精神，向前邁進。我們在已往的一八一二至一九一二年時代變化中所貢獻出的種種力量，毫無疑惑地證明，我們還是一個年輕的而

有朝氣的民族。如果我們想繼續保持着年輕和有力，那末，我們民族美德之一的古日耳曼戰鬥精神和武器愛好的天性，是值得我們去保守的。」

今天，沒有人敢說，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對於他那祖屋內所培養的那種愛好武器的氣氛，是否具有深切的同情。但事實上，他卻不得不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中，在這裡，送給客人的紀念品，往往是一個作成大型型的鍍金的領帶別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由於四十二公分的白砲——這個白砲，採用了阿爾弗里德母親的名字，名之為「胖蓓達」（Dicke Betta）——由於攻擊比利時（Lutich）城市的大砲；以及由於擊中巴黎三百廿次的長射程大砲，「許格山莊」是更感覺得可以自傲了。

在這個時候，年輕的阿爾弗里德所受的嚴格的承繼人的教養，已屆期滿。這時，正當鑿擊戰劇烈的一九一七年，家庭教師馬格對於阿爾弗里德的體育和公民課程的成績所下的評語是：「僅够及格」。阿爾弗里德是一個安靜而內向的青年，非常怕他的父親。他的一舉一動，都要被「許格山莊」的百餘個家人所監視，每天騎馬外出時，也總有一位教師，在一馬之隔的後面，隨時指正他：「阿爾弗里德先生，抬頭向上；阿爾弗里德先生，足尖向下……」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克虜伯公司的收益是四億馬克。在戰爭之後一年，他父親古斯都，初次帶領他的兒子，到工廠去實地見習。一九一九年八月，這個十二歲的少年

，帶着緊張的情緒，初次下到哈諾佛——漢尼拔的煤礦中去。然後，另外一位教師，帶他到齊格蘭（Siegeland）地方的各種金屬礦坑中去。

長到十六歲，他被送到愛森——不來頓尼高中（Eisen-Bredene Gymnasium）去入學，那裡的教員對他很客氣，因為這個學校的建築費，大部份是他父親所捐助的。其中有幾個教員，阿爾弗里德可以直接以「你」（du）相稱呼。但是在同學之間，他却並未特別被尊敬。當他穿著四個鈕扣的常青呢衣服，第一次踏進教室時，他的同學們就和他開玩笑說：「喂，克虜伯，你的銅板生意怎麼樣？」

雖然如此，不來頓尼高中和這裏面的同學，很快地就成為阿爾弗里德的避難所，因為在那陰鬱的大理石建築的「許格山莊」裡面，所謂「克虜伯消防隊」，實際上就是「許格山莊」的秘密警察，他們負責報告七個孩子中每一個行動的責任。

不久，阿爾弗里德升為學校划船競賽隊的隊長。這是划船隊員們的一個有計劃的措施，由於這位富有的克虜伯之子出任隊長，則旅費及一切費用，均將不成問題。事後，他的同學們，公認這位年輕而謹慎管束的克虜伯幼芽到一家名為「母狼香閣」（Mutter Wolfs Bleikammer）的夜總會去，嘗一嘗愛森地方稀有的夜生活的滋味。

同學們唯一所不喜歡的，就是到「許格山莊」去作客。一位同在畢業班裏的同學，曾經寫過一篇有關阿爾弗里

德枯燥生活的文章，報導這作客的苦況：「如果你和阿爾弗里德的父親握手，一股冷氣，會直穿你的脊梁。特別不舒服的，是在那裏進餐。那裡的侍役們，不等你吃完東西，便將盤子拿走。正餐後的冰淇淋，也要吃得很快，以致使一個同學的牙齒，冷得發痛。這真是一種瘋狂的宮庭式的生活。」

在初中的時候，年輕的克虜伯，已經有一輛自用的小型機器腳踏車。這種機器腳踏車，正如克虜伯所製造的收音機（Registrier Kasseten），同屬於克虜伯所訂定的第一次歐戰後的民用品生產計劃。操縱這種機器腳踏車的變速齒輪，必須先將「前輪把手」向後退縮，經過試車場所試驗後，決定不再繼續製造。

在中學畢業之後，阿爾弗里德經常駕駛着這樣一種僅僅造出少數幾輛精品之一的小型機器腳踏車，到他父親工廠中的實習工場去。在那裡，他學習鍛工，車工，鉗工等等，他父親嚴格地控制着他的到工卡片，以便考核他自己的兒子是否準時到工。阿爾弗里德和其他的學徒一樣，每小時得到十二個分尼（一馬克等於一百分尼——譯者註）的工資。

當納粹德國奪取政權的時候，這位克虜伯公司的承繼人，正在依照着他父親替他所訂定的教育計劃，在「德萊斯登銀行」義務擔任練習生的工作。就在他初步窺探「借方和貸方」的簿記工作的神秘性的時候，他父親古斯都博士已以「德國工業協會主席」的身份，開始作政治性的活

動。關於這一點，克虜伯家族裡的人如今申辯說，完全是由于克虜伯工廠有了被政府接收的威脅。

事實上是這樣的：「波俞及哈爾巴哈的古斯都·克虜伯博士」曾於當時向「領袖」（Führer）指希特勒（譯者註）報告說，克虜伯工廠已經準備好重新製造武器。他又誇耀着他那家族在威瑪政府時代的功績（威瑪時代，是德國國慶第二以後，希特勒以前的一個民主共和政府的時代——譯者註）。他說：「我們公司，已在那時下決心要成為歷史遺產的信託人，負責保管那些價值連城的，以及為造成我們民族自衛武力而不可缺少的那些寶貴的經驗，如此，我們方能在任何規定小時以內，絲毫沒有時間和經驗方面的損失，而再度為建立祖國的自衛武力而工作。」殊不知由於他的這些話，日後竟成為紐倫堡審判案中控訴他兒子的一個根據。

一九三六年十月，當他的兒子初次踏進克虜伯公司時，那原屬於威康第二所愛好的口頭語「兵工之家的愛森」（愛森即指克虜伯公司，因該公司的大本營在愛森市——譯者註），竟也成了希特勒第三帝國時代的辭彙了。在希特勒青年團的營火旁，納粹青年們宣誓入團時，必須要成為像希特勒所願望的這樣的一個青年：

「像牛皮似的剝實」

「像灰狗似的迅疾」

「像克虜伯鋼鐵似的堅硬」

當時古斯都·克虜伯博士，認為兒子出任克虜伯公司

中重要職位的時候尚未成熟，因為他的這位長子，對於掙脫「許格山莊」家族的嚴密的桎梏，頗感興趣。在他那狂熱的新行動之下，他嘗試着另外一種生活的滋味。不久，阿爾弗里德認識了一位漢堡進口商的女兒，名叫巴兒（Barj）（後來竟謠傳她是一位酒吧女郎（Bar Dame）），欲與其結婚。父親古斯都堅決地反對，可是由於狂熱的反抗情緒，這位廿歲的青年，竟不顧他父親一向的嚴格監護，而逕行與該女子結婚了。

阿爾弗里德得到年俸六萬克的收入。

他父親知道有一個方法可以使他屈服。他採取種種步驟，顯示他將要立阿爾弗里德的弟弟們中的一個為克虜伯家族承繼人。根據曾祖父阿爾弗萊德所訂定而一直遵守着的「老規矩」——這位曾祖父的屍體和祖父弗里德烈希·阿爾弗萊德一樣，同被防腐劑保護着而安眠在家族的紀念堂裡——永遠祇准有一個繼承人。由於這個威脅，阿爾弗里德屈服了。他辦了離婚手續，所生一子阿爾特（Alte）歸阿爾弗里德撫養。

阿爾弗里德用不着等候很久，就得到了離婚以後的好處。他父親保證立這位長子為承繼人。一九四一年五月廿二日，正當戰爭第二年「波俞及哈爾巴哈」的阿爾弗里德·克虜伯——被任為克虜伯公司董事會的董事。這位卅三歲青年所得的年俸收入，總數為六萬馬克。

在這個時候，「德國兵工之家的愛森」這一句流行語，已經名符其實了。雖然其他幾家德國鋼鐵廠，也製造武

器，但是「愛森市」却是大砲製造的神經中樞。在愛森市「舊村街」（Altendorf Strasse）上的那座紅色礫石的建築物中，差不多有二仟位以上的彈道專家在那裡工作。他們設計最新型的武器模型。依照每一個模型，克虜伯製造出一套實際的樣品，然後這套樣品連同設計的圖件，一併交給其他的工廠去照樣製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克虜伯製造的最重的武器，是八十公分的鐵道砲，名叫「胖古斯都」（Dicker Gustav），它曾在「塞瓦司多波爾」（Svobodopol）（俄國一城市名——譯者註）發揮過威力。（那種六十公分的白砲，連同自動車架，名叫「Thor」的，曾在波蘭 Brest Litovsk 一帶使用過，但却是萊因金屬公司 Firma Rheinmetall 所設計製造的）。克虜伯所製造的其他武器是：八公分八的機關砲，十五公分的野戰砲，平射防禦砲，海軍砲，「虎」型坦克車，以及所有的坦克車鋼板。

盟國對德國魯爾區所訂定的轟炸目標中，已將愛森市列為第十二。可是克虜伯的大名却是例外，為着隨時可以去炸這個「大砲城」，不受任何限制。

在德國投降的一九四五年那年的三月十一日，一仟架英國皇家空軍飛機，飛臨愛森市的克虜伯總公司，作最後一次的空襲。結果破壞甚劇，使整個克虜伯公司的生產能力，呈癱瘓狀態。

古斯都·克虜伯博士，因腦充血症病重，早已往奧國他自己的獵場別墅休養。一九四三年年底，根據一條特殊

的律例，整個公司的企業，已全部移交阿爾弗里德負責。

正當美軍進佔的那天晚上，這位年輕的克虜伯主人，正在「許格山莊」和他的農場經理 Rauchebrach 以及其他部門的二位主管人員玩紙牌消遣。第二天上午，一輛裝載着美國兵的吉普車，飛也似地駛上了「許格公園」的碎石路，停在「許格山莊」的大門口。經過一陣槍柄在橡木門上的頓擊之後，一個穿着制服帶着白手套的門房，前來開門。他高揚着双眉問道：「你們誰呀？——主人正在候駕。」一言未了，武裝的黑人華國兵，早已衝過他的身邊，向樓梯跑上去，這樓梯也就是曾經德皇和其他皇族踏過的。這些美國兵，當即逮捕了這位年輕的克虜伯主人。

代替着他那位心身日漸衰弱的父親，阿爾弗里德現在必須坐到那組命案犯審判廳的被告席上去。在紐倫堡大審判時，戈林曾坐過那個位子。

和阿爾弗里德·克虜伯一同受審的，還有他公司中各部門的十一位經理。這其中，祇有一位是宣判無罪的。其餘各人，雖已被那純由美國法官所組織的法庭，宣判與希特勒發動戰爭無關，但由於「掠奪和奴工」（Plunderung und Sklavenarbeit），他們一起，總共被判處徒刑九十六年。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單獨被判處十二年，全部財產充公。

在紐倫堡審判時，克虜伯家族的四代舊賬被提了出來。美國最高檢察官泰勒，把這筆舊賬，具體地規定如下：

「這筆舊賬是要追溯到一百卅年——四代——之中，克虜伯對於武器製造的一段歷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克虜伯對於德國戰爭武力的主要貢獻，是一種名叫「胖蓓達」的大砲，這種大砲，曾傷害了無數巴黎市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克虜伯忠誠地貢獻給希特勒的，是一種名叫「胖古斯都」的大砲。

克虜伯的唯一繼承人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必須單獨償還這一筆舊債。他在蘭德斯堡監獄中，無言地接受這一種對於克虜伯家族的懲罰。在「許格山莊」生活時，他經常有半打的僕役來服侍他。像這樣一個嬌生慣養的人物，竟也能依照監獄中的起居生活：晨六時卅分，打開獄門，七時傾倒便壺，下午五時卅分獄門上鎖。

在獄中，克虜伯擔任鉗工的工作，他替獄中的教堂製造許多用具。詹森博士，目前已再度在克虜伯公司擔任重要的職位，在那時必須自己織補襯褲。當獄中發給紙筆時，阿爾弗里德·克虜伯就寫些科學性的文章。他曾化了幾星期的時間，試寫一篇有關星空間的天文物理方面的理論文章。

這時「克虜伯城」居民的反應，與一九二三年時大不相同。當時阿爾弗里德的父親，爲了順應他手下工人們反對法國人的風氣，槍殺了十三個克虜伯工人，以致鉗入獄。結果，全德國人民，都推崇古斯都·克虜伯爲一族英雄。

可是經過這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敗以後，情形完全不

在蘭德斯堡爲囚徒的阿爾弗里德·克虜伯，竟能比原定刑期早六年地看到了他故鄉城市的這種大變遷，這使他不能不感謝美俄兩集團間的冷戰，和美國高級特派員麥克勞（McCloy）的功勞。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克虜伯及其他經理們在獄中得到被發還的財產。自從紐倫堡審判以後，美國高級特派員約翰·麥克勞，就重新審查有關沒收克虜伯財產的案子，現在，他把他們其他的判罪，也一律赦免了。

（未完待續）

譯自西德 Der Spiegel 週刊

洛杉磯報紙上刊載了一則招考徵雇侍僮一名的消息。有一個年青人前往應徵時，發現排隊應徵的已有一長列，而他自己却是末了的一名。於是他寫了一張便條請書記立刻轉呈老闆。上面寫着：「我是應徵一列中的最後一名，請勿在見到我以前作任何決定。」

結果他獲得了這份差事。

x

x

x

x

我家鄰居的孩子最喜歡在電視裡看足球比賽。有一天適爲他的誕辰，他父親便破天荒地帶他去球場看比賽。當他進入球場在看台上坐下時，看到前面球場上綠草如茵。湯姆使用睜得圓圓的眼睛望着他父親喊道：「嗨，爸爸——這是有彩色的！」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臺灣省臺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二四七五八

最佳

滑機油



同了。豎立在愛森市的有關克虜伯家族的紀念物，不是已被搗毀，就必須由克虜伯工人們收藏起來。

與克虜伯公司休戚相關，存亡與共的愛森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受損壞的程度，要比一九一八年時慘重得多。戰後更接着一項大規模的拆遷，於是，百分之七十二的克虜伯工業設備，不是在戰時被毀壞就是在戰後被拆遷。那套在愛森——波拜克（Eisen-Borbeck）的最新煉鋼設備，是克虜伯整個企業的心臟機構，被拆遷到俄國去。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形相似，愛森市的失業人數，在魯爾區中佔據第一位。

在善後措置方面，爲了要掙脫兩次大戰後，對於克虜伯公司所具有的依賴性，愛森市政府，採取了一項應變的方案。在英國派駐人員的監視之下，市政府向克虜伯公司買進了一大部份荒蕪了的地皮。由於訂定了一種特殊優待的稅法，市長杜桑德（Tousaint），吸引了很多新興的輕工業到愛森市來：紡織，玩具，拉鍊，愛克司光設備，電燈炮，被褥，橡皮等之製造工業。

現代化的美國式的大廈，如雨後春筍地崛起於愛森市中，無數的百貨公司，競相遷入。

於是，這個城市，不再像戰前所稱的「黑色愛森市」（Schwarze Eisen）那樣的面目了。一打以上的最大的百貨公司，廣集到這裡來，正如火車站前那塊巨型廣告牌對來往旅客所宣示，愛森市已成了：「魯爾區中最大的一個物品採買城。」

—五百年槍械滄桑—

• 閒 筆 •

多數應用於戰爭上的發明，實在算不上是真正的發明，只能算是舊有事物的改良，槍械的改進便是其中的一例。歷史上的第一支槍碩大無朋，得用一組馬匹來拖動它，很多看過這種槍械的人一定會這樣想：要是有一支人能抗得動的槍該是多麼有用呢。可是這種理想於一四四五年就實現了，有些人已能開始製造出較小的槍械了。

這種早期的手銃，長度和人相倣，極為沉重，開槍時得把銃口擱在三腳架上，並且得由兩人來服伺它，一個人在臂下挾住銃錐，另外一個人

在銃筒上部的小孔裡點火，裝彈藥時是先裝火藥，然後在子彈的後面放入填彈塞以保存爆炸的力量，最後才裝入子彈，除了上述的這些麻煩以外，這種老式手銃放射性性能也很不高明。

槍身的重量漸漸減輕了，大約在一五〇〇年左右，有一位佚名的德國人想到了把槍桿的下半部彎過來，這樣便可以用人肩的肩膀抵住槍身放射，這一點可算是槍械上的重大改進。一五二〇年時維也納的一位槍械匠，名叫柯勒(Gaspard Koller)的想到在槍管內部刻上螺旋形的溝紋，子彈發射時，這些來復溝紋使它迅速旋轉，這樣一來子彈射擊目標時便較為準確。

不過這種柯勒的來復槍並不能立刻普遍採用。原因是第一，那時一般人對硬金屬上刻溝紋仍是感到十分困難，所以沒有人能製造真正的來復槍。第二，要在來復槍裡塞進子彈去要化很多的功夫。裝子彈的緩慢使一般軍隊寧可採用槍筒光滑的槍械，第三，放槍後，燃燒後的火藥殘屑留在溝紋上極難清除，由於上述這種缺點，所以那時製造來復槍的人很少，且使用者只限於獵人。

這種老式槍械維持了二百五十年，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於是美國西部開拓的時期開始了，拓荒的先鋒們湧入美國西部的森林。他們全賴打獵以獲得食物，所以他們需要有一擊即中的槍械而不在乎裝子彈的快慢，因此他們便開始製造來復槍。製槍的技術日趨進步了，來復槍射擊的準確也是在獨立戰爭中戰敗英國的重要因素之一。

到那時為止，來復槍的使用仍不能算是十分普遍，直到另外兩種發明完成之後，它才算跳出獵人們專用的小圈子。在很久以前，人們就知道攜帶彈藥的最好方式是把手彈和適量的火藥包併裝在一個紙筒裡，這個紙筒就叫做紙筒包，使用時，把紙筒撕開，將火藥倒進在槍膛裡，再將紙筒捏成一團塞在裡面作為填彈藥，然後再將子彈裝下去，槍膛裡的火藥有很少的一點兒從槍側火門處擠出來留在一個鐵製的藥池裡，放槍時用鑿石做的撞針打擊藥池發生火花，便引起火藥爆炸，可是這種方法頗多缺點，有時鑿石打不著火花，不能引起火藥爆炸。

這個問題結果被一位愛打獵的蘇格蘭牧師福西斯(Rex v. Alexan der John Foxth)解決了。福西斯先生在獵禽時屢次因為火花的毛病使他錯過機會，所以他下決心要改良它，他學過化學，他在研究一種比火藥更易於爆炸的東西。他想到在藥包的底部放一點點叫雷酸鹽的東西。這種化學品只要一碰到猛烈的打擊就會引起爆炸，因之槍械中如果裝入這種藥包便可以不需要火花來發射了。福西斯先生的新藥包立刻普遍地應用了，火門和藥池的方法慘遭淘汰。

從此以後藥包不必再拆開來分別裝填了，雖然這是一種很大的改進，可是來復槍還是不能普遍流行，問題是裝彈藥很慢，並且放射後難於清除。

第二步的改進是由一位名叫米尼(Minie)的法國人搞出來的。他設法改良子彈頭，為了要使子彈頭易於裝入

槍膛，那末子彈頭的體積一定要小，但體積一小，爆炸的力量更會在子彈空隙中消失。因此米尼發明了一種以軟金屬為底部的子彈頭。當子彈發射時，軟金屬因熱膨脹，便可以緊緊地塞滿槍管中的彈溝，爆炸力量便不至於消失了。

米尼式的子彈最初十分成功。英法兩國付給他巨額的獎金。所有軍隊裡的槍械都換用了這種新子彈。可是缺點還是不能完全克服，裝子彈還是費時間，清除槍管仍是困難。

有很多人動腦筋想解決這個問題，有人製造了一種後膛槍，彈藥包從後膛裝入。這種槍製造起來很方便，但缺點是放射時有一部份爆炸力量自後端逸出，有人想盡各種方法想把後膛給堵起來可是沒有成功，沒有人能做到可以在同一地點很容易地放入彈藥，但又能够獲得嚴嚴地不讓爆炸力在此處散逸。

另外兩位法國人，一個叫胡勒(Houlier)一個叫勒法舍(Lefancheux)在一八五〇年同時想出了一個新辦法他們都是巴黎的槍械匠，專給有錢人製造獵槍，他們為了這個新辦法大打其官司，互控對方偷竊了自己的新發明，可是結果却無法判斷究竟是誰偷了誰。

這個新方法和米尼的辦法差不多。他們不過是把彈藥和彈頭一同裝在一個金屬的小圓筒裡，來代替以前的紙筒，子彈發射時，爆炸力量在金屬筒內發生，這樣便不會從後膛裡漏掉了。

這發明太簡單了，可是大家都奇怪為什麼以前就沒有人想到，這種方法立刻風行一時，於是全世界的槍械都改用後膛裝子彈了。

金屬的藥包還引起另一個新發明，很久以前就有人想法發明裝入一次彈藥便能放射多次的槍械，可是用紙做的藥包是斷乎辦不到的，直到金屬彈藥包問世之後，有些人便開始在製造能連續發射的槍械了。

柯爾脫(Samuel Colt)是發明人中最有趣的一個，他出身於美國康州，他的父親是一座絲廠的老闆，柯爾脫才十歲時便離開學校在絲廠裡學習做這門生意，四年之後，他父親又把他送到一座寄宿學校裡去唸書，可是他對絲廠和學校都不感興趣，便偷跑到一艘去印度的船上當侍僮。

在船上，每個人都有很多的空餘時間，有許多水手雕刻船隻的模型以及其他各種東西，柯爾脫也跟了他們學，可是他却喜歡雕刻能連發六次的槍械模型，他所造的木槍有六個後膛，可以裝上六粒彈藥，發射一次以後，便將撞針往後扳，將另一個後膛對準槍管。

航行回來以後，柯爾脫覺得絲廠裡的工作還不算太壞，他便又回廠工作，但有一空時他便在絲廠染色部裡研究化學。不久他對於化學這一門研究得頗有成績，雖然那時他才只十八歲，但已可過這全圖講述這一門功課了。

他在三年內積蓄了一些錢，便創立了一個製造自己新發明槍械的工廠，他把這種能連發六次的槍取名為連發手

槍(Revolvers)，這種手槍的問世在一八三三年，當時所用的選用紙筒藥包，因之缺點很多，雖然一上來有些軍官喜歡購買佩用，但到一八四二年就極少有人問津了，柯爾脫的工廠便關門大吉。

一八四七年美國和墨西哥發生戰事，後來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泰羅將軍(Captain)率領其中的一支軍隊。他以前在跟印第安人作戰時就喜歡用柯爾脫的連發手槍，現在他便想叫自己手下的兵士全部都有這種裝備，美國政府便找到了柯爾脫，跟他訂約製造數千枝連發手槍，時來運轉，於是柯爾脫的新廠便又從新開設起來。

不久金屬彈包發明了，柯爾脫的連發手槍更為走運，他繼續研究改良他的出品和用以製造手槍的機器。事業蒸蒸日上，但他的開始却是由於去印度航行途中的一支木製手槍模型。

將大砲加以改良的發明家是拿破崙時代的巴克斯罕(Parkins)。他在工業學校裡唸過書，做了一名槍砲官。因為拿破崙南征北討，戰爭連年不斷，所以巴克斯罕有了很多研究的機會。天下太平以後，巴克斯罕的槍砲官無事可做了，他便開始研究兩種東西——槍砲和政治。

那時所有的槍砲都放射圓形實心的鐵球。白砲所用的砲彈形狀也差不多，不過中間是空的，裝滿了火藥，外面有一根引線，當白砲發射時，引線燃着了，不過只是假定砲彈射中目的物時，引線才使砲彈內的火藥爆炸，可是假定與事實相差頗遠，有時砲彈還沒有射中目標就爆炸了，

有時引線根本就沒有燃着。最困難的是這種白砲難以瞄準，它們得先往上射，然後再以一定角度下降。

大砲無法瞄準着目標發射砲彈。因為要是引線太長了，砲彈在空中的時間可能會不夠，太短了又怕砲彈一出砲口就立刻爆炸，巴克斯罕便着手研究這個問題，

他決定第一點便使砲彈能迅速發射，不至發生意外，要做到這一點便要使彈身和砲管密切吻合，以免爆炸力消失，第二點他需要發明一種不必依賴爆炸來點燃的新引線。

於是他想到這個問題跟福西斯所研究的頗為相似，所不同的只是：這一次他希望爆炸在砲彈內發生，而不是在槍膛內發生而已。於是在他在砲彈上裝了雷管，砲彈的形狀也自圓球形改變為狹窄的長形，只要砲彈一碰到固體，撞針便會打擊雷管，因之引致砲彈爆炸。

巴克斯罕希望這種新砲彈可用於要塞上以防衛法國的海岸線，他宣稱如果照他的方式製造大砲和砲彈，任何木製的船隻都將為之擊沉，通常在和平時期，武器的發明是不受人重視的，可是巴克斯罕的運氣不錯，他總於說服當時的政治家們加以試用。

在勃萊斯脫港口試放兩尊大砲，目標是一艘古老的木製戰艦，每一顆發射的砲彈都在戰艦上打了一個大洞並引起燃燒，於是巴克斯罕的發明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圓球式的砲彈便被淘汰了。

巴克斯罕建議建造裝有鐵甲的戰艦，但這個意見直到

卅年後才被採用，因為那時厚鋼板還無法軋製，薄鐵皮則不堪一擊。

一八五〇年，法國的鐵匠開始製造厚達四吋的鋼板，那時的砲彈已無法打穿，於是法國造了幾艘鐵甲戰艦，不過這種鐵甲船沒有裝引擎，也沒有桅桿，使用時得用另一隻船去拖，實在算不上是戰艦，不過到一八五二年，法國和俄國開戰了，這種鐵甲船在黑海上居然頗顯威風，俄國要塞上的砲彈對它不起作用，但鐵甲船上的砲彈却把要塞給打垮了。

譯自科學文摘一月號

有人認為人類智力活動的高峯期應在四歲與十八歲之間。因為我們在四歲的時候已知道所有的問題，而到了十八歲的時候已知道了所有問題的答案。

美國密蘇里州的一位兒童牙醫認為最使孩子們驚懼的是醫院裡的白顏色，因此他把所有診所裡的白色全部改換過來。在工作時，他自己着綠鞋子，黃褲子和有色運動衫；女助手着藍鞋子，藍罩衫；連牆壁也塗上了顏色。他說：「在我們這一行生意裡，心理影響十分重大！」

雷克將軍和原子潛艇

(續)

第十四章

橡樹脊海軍組人員對於他們這位特殊的領袖認識愈深後，愈對他感到敬佩，他們的團結亦愈趨緊密。對於建造原子能潛艇的信心也愈為堅定。在橡樹脊工作數月後，海軍組人員對丹尼爾計劃的興趣漸減，因為丹尼爾計劃的完成，尚在十八個月以後，但在雷克上校的心目中，認為這個計劃根本難有完成之一日。

雷克將他的懷疑告知橡樹脊的訓練官威廉上校和其他參加孟三都計劃的工作人員，他說：「這是一個工程問題，理論部分僅佔5%，其餘95%均屬工程方面；我們應該訓練大批熟練的工程師，而不宜斤斤於純理論之研討。」他的意見在當時未被取納，而在數年後方始實現。

孟三都計劃遲遲未有進展，其原因不僅是缺少有經驗的工程師，而且領導方面，亦缺乏人材和毅力。議員們將

Clay Blair Jr. 著
山 隱 譯

此事提出在國會中討論，國會議決原子能研究機關應脫離軍方掌握，交由人民團體負責，此人民團體直接隸屬總統。但國會並未提出具體辦法，因此在這段時期——一九四六年——曼哈坦的一切工作幾告停頓，唯一例外的即為丹尼爾原子能的研究工作。

雖然孟三都計劃的前途茫茫，但海軍組人員依然立定決心，要儘速為海軍製造一艘原子潛艇。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雷克進入海軍醫院施行手術，他入院後收到曼哈坦地區工程師尼可爾將軍寄來一封特函，告訴他新成立的原子能委員會（即係國會議決成立的代替曼哈坦的新機構），需要海軍方面的一篇報導，說明海軍對於原子能運用方面的目的，希望，和意見。

雷克立即電告遠在橡樹脊的羅德斯少校，要他迅速來至海軍醫院，幫同起草函件，並請求海軍醫院延期施行手術。

羅德斯來到後，他們兩人立即開始工作，用橡樹脊海軍組人員名義，上書給造船局，轉呈海軍部轉原子能委員會，呈上國會及總統，信中詳述海軍應如何展開原子能發動船隻的工作，他們預測在五至八年內，美國可能完成一艘原子能船隻；在十五至十五年內，美國海軍的主要戰艦均可用原子能發動。這篇報告於兩日內趕寫完成，報告寄出後一小時，雷克被送入手術間。

密爾斯少將，穆瑪上校和造船局其他高級官員閱讀這篇報告後，感到無限驚訝。一些高級官員認為橡樹脊海軍組人員簡直是膽大妄為，為安全計，在報告送呈海軍部以前，密爾斯將軍在報告上加註了幾句話：「本報告書內所述之意見，並非代表海軍政策，僅係兩位海軍軍官的私人意見。」

奇異公司曾首先願為海軍展開原子能研究工作，因此雷克認為將來為海軍建造原子能船隻者，亦當推該公司為宜。當一九四六年丹尼爾研究計劃停頓時，雷克召集海軍組人員，前去奇異公司參觀，他們發現奇異公司的原子能研究工作，與丹尼爾計劃相較，實屬進步驚人，他們得悉奇異公司正在研究一種「工業原子爐」；這種原子爐不但能發出能量，而且能生成放射物作為副產品。

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穆瑪上校就任造船局核子能研究室主任的消息正式發表，這事情對於橡樹脊海軍組人員的政治地位極有影響。困惱的雷克，告訴他的部下，要他



雷克將軍在原子潛艇模型之前

們此後與穆瑪取得連繫——如果他們願意約談；但他們均不願意。

他們不肯離開雷克的原因，乃是敬佩雷克的領導才能，學識和雄心，認為唯有他才可使原子能潛艇計劃付諸實現。

一九四七年六月，雷克參觀奇異公司歸來後不久，海軍部與奇異公司簽訂了一紙關於原子能研究的合約，海軍撥給奇異公司二百二十五萬元，以爲研究原子能潛艇熱交換器的費用，雷克獲悉此事後大表反對，他認為這簡直是始末顛倒。因為海軍需要的是整個原子能發動機，而非其中某一部份。

失望的雷克，企圖作最後努力，他向上方請求准許海軍組人員離開橡樹脊，去至美國各原子能研究機構參觀，

訪問那些第一流的原子科學家——費密，泰勒，何樂爲，西恩和其他學者，向他們請教建造原子能潛艇的最有效步驟。

這是一場辛苦的旅行；白天參觀，晚上寫報告直達深夜，他們訪問每位原子科學家，他們參觀原委會設於芝加哥大學的核子研究院，勞倫斯放射研究所，奇異公司諾爾原子能研究所，以及新墨西哥斯阿拉莫原子能委員會的秘書研究所。

★

★

★

第十五章

這就是五位身穿卡機制服的海軍軍官，前來落斯阿拉莫拜訪泰勒博士的全部經過。

泰勒博士爲美國第一流原子彈專家，也是著名的原子反應爐物理學家之一。他傾聽雷克述完關於鸚鵡螺號潛水艇的理想後，他問：『建造原子能潛艇的計劃，是由海軍那一部門支持？』

這問題使得這五位年青軍官，一時無以回答，他們躊躇了一會，遂將實情報告知泰勒博士——海軍委託奇異公司的研究情形，穆瑪上校的作梗，以及他們無人支持的政治局勢。

當他們離去後，泰勒博士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至友赫斯特博士，他是國防部專門研究委員會主席。泰勒函中對雷克及其所領導的海軍組人員備極推崇，認爲他們的學識及

能力，均足以擔負此重任——爲海軍建造第一艘原子能潛艇。

雷克一行人返抵華府後，他們寫成一份報告，呈給他們的上司密爾斯將軍審核，報告的結論如下：

○海軍應立即開始建造一座原子反應爐，用水爲冷卻劑。

○此工作應由在橡樹脊受過完整訓練的海軍組人員擔任。

○爲了閱讀秘密參考資料之方便計，此一海軍團體，應隸屬於原子能委員會之下工作。

由於穆瑪上校的作梗，因此造船局局長密爾斯將軍對於雷克的報告不懂未予採納，且下令解散海軍組人員，分別調任其他職務。

雷克和海軍組人員，奉到密爾斯將軍的命令後，感到無限苦惱和失望，但在穆瑪的勢力下，他們毫無辦法。羅迪斯被調在穆瑪屬下工作。狄克被調至造船局冶金組擔任研究工作，李貝被調任國防部駐原子能委員會的聯絡官，鄧福被調至原子能委員會軍事應用研究部工作。

至於雷克個人的處境問題，頗使造船局主腦人物煞費躊躇，一位將軍建議把雷克調返橡樹脊工作，還有人認爲造船局內不需要他這個人。在密爾斯將軍的折衝和雷克本人的請求下，決定仍留雷克在造船局工作，擔任核子能研究室的特別助手，昔日的橡樹脊海軍組人員，雖均仍在華盛頓工作，但却被完全解散了。

第二部

鸚鵡螺號原子潛艇的建造經過

第一章

在美國，許多著名的工業成就，開始時均因缺乏資本，信心和鼓勵，而被延誤或阻撓。天才的人，用盡心機，企圖使自己的發明和理想成爲事實，但却因饑餓或缺乏工具和工作場所，以致飽受挫折。發明軋棉機的伊立頓特，早年歷盡了貧窮和失望，發明螺旋槳的約翰歐里生，也曾受到同樣的挫折。當羅伯特福爾頓首創蒸汽船時，幾乎任何人都對他嗤之以鼻。

原子能潛艇的命運亦復如此，延誤的原因，不是缺少經費，工具和工作場所，而是因爲當時美國政府各首長對此懷疑和不感興趣，有些人甚至認爲原子能艦艇，在海軍武器中，根本沒有合法的地位。

雷克對這情形看得極爲清楚，他認爲若欲使原子能潛艇付諸實現，必須說服美國政府的高級人員，使他們明瞭原子能船隻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和急需建造的理由。

雷克上校的地位，不足以幫助他展開此種政治活動。他無權下令和作決定，因爲穆瑪上校掌握了核子能研究室的全部實權。

勢薄力孤的雷克上校，決定要說服海軍和原子能委員

會，使他們了解建造原子能艦艇的重要和需要，他遍訪海軍對原子能有興趣的各位官員，他發現他們祇有熱情，並無計劃，而且缺乏與主管辯論的勇氣。他覺得祇有單槍匹馬，獨自推動這工作，他深知這工作非可於短期內完成，因此他至感苦惱，穆瑪上校已與奇異公司訂約，研究熱交換器之製造，而無人對原子反應爐發生興趣，這是一個最急待解決的問題。

雷克有一天遇到一位同在橡樹脊工作的朋友，談起丹尼爾原子能研究工作停頓的原因，談話中觸起了雷克的靈感，他次日飛赴橡樹脊。

雷克去至克林頓研究所，這裡是丹尼爾計劃的研究中心，果如他的預料；在這裡工作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大部份均去私人機構工作，或重返大學教職，僅有一小部份人尚未離開，還留下一些經費和物資尚可利用，雷克估計這一個小工作團體，尚可繼續工作六個月。

雷克召集他們，詢問是否願意放棄丹尼爾原子能研究工作，而將餘下的時間和金錢，改爲研究海軍原子能？他們致慮後回答：願意。

興奮的雷克，向他們解說海軍需要建造一艘原子能潛艇，潛艇的原子爐需爲「熱式」或「慢中子式」，用水爲冷卻劑，他又討論許多實際問題：原子爐如何置入潛艇內部，以及重量，壓力，船員安全設備等問題。

華府高級人員，許久都不知道雷克在橡樹脊造成的變化，密爾斯將軍曾獲通知，但他機警的將消息封鎖。當原

委會發現實況後，大為驚詫。但並未加以干涉，因為他們認為讓丹尼爾計劃的工作人員轉而研究海軍原子反應爐，總比沒有工作來得好些。

雷克感到橡樹脊海軍原子爐的非正式研究工作，僅是漫長旅程中的第一步，若欲使錫蘭螺旋艇計劃實現，仍需脫服海軍及原委會高級人員。他的計劃是先要使海軍部宣稱原子能潛艇在軍事上的必要性，然後方可使原委會自研究原子彈的工作上分出一部份力量來研究海軍原子爐，以滿足海軍的要求。

第二章

雷克上校如何才能使海軍立即贊同建造原子能潛艇的計劃？他認為唯一辦法，是使海軍軍令部長尼米茲將軍致函海軍部長，要求他為海軍製造一艘原子能潛艇，這強有力的請求，可能發生效力。雷克決定親自起草這封信，送呈尼米茲將軍，請他簽名，如果尼米茲拒絕，他再想其他辦法。

雷克知道他必需找人幫助，因為這封信首先需獲得造船局及許多海軍官員的認可和簽署。這需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

他想起在造船局冶金組工作的狄克，一天，雷克去至狄克的辦公室，詢問他是否可幫助自己起草「尼米茲信件」，狄克回答願意，但首得徵求他的主管的同意。雷克於

信這封信祇要透過外圍，直入尼米茲將軍的辦公室，尼米茲將軍一定會同意簽字，因為尼米茲也是潛艇出身，他們的判斷果然不錯。

尼米茲閱讀這封信後，果然極表同意，立即在信紙上簽了名字。其時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為雷克與狄克起草這封信後的兩個月。

尼米茲將軍致海軍部長函中，聲稱海軍需要一艘「真正」的潛艇；就戰略觀點而言，這艘潛艇需要潛水深，時間久，而且速度高。所以海軍應立即籌建一艘原子能潛艇。尼米茲（事實上是雷克）宣稱：在他的估計下，原子能潛艇的建造工作，如給予充份鼓勵，可望於一九五〇年內完成。

信件送出後，雷克上校和他的一些同志，焦急地等待海軍部長的反應，出乎意料的，海軍部長迅速同意，並指定造船局負責原子能潛艇的籌建工作。那些一向從中作梗的海軍將領，認清海軍部長的態度後，也一齊改變主意，擱淺了兩年多的原子能潛艇計劃，終於獲得海軍部的支持。

獲得海軍部支持後的雷克上校，開始設法穿進原子能委員會的禁牆，因為他們仍不同意原子能潛艇計劃。

雷克與狄克二人又起草另一封函件，用造船局局長名義致函原委會，信件寫成後，仍經過傳閱和簽署的手續，但此次因有海軍部支持，故未被擱淺，所費時間較短——共費時一個半月，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造船局局長密

是去拜見狄克的主管米力士上校，米力士上校對於雷克的原子能潛艇計劃甚表同情，因此同意借調狄克為雷克幫忙一「不定期間」。

起草尼米茲信件確是一件艱難的工作，需要技巧經驗和耐性，信中的每一句話，都要經過詳細的斟酌和考慮。

這封信件於一週內完成，首先在造船局各部門傳閱，大多數人均認為他們這兩個人是太過性急，另一些人則認為信中的某幾部份需得改寫；傳閱未久，這封信已被刪改得面目全非。

有一位將軍，在信中加進自己的意見，把原信改得四分五裂，其中一頁信紙上，被刪得祇剩下一句話，這使得雷克失去忍耐，他去至這位將軍的辦公室說：「謝謝你，將軍，居然信裡還有一句話適合你的意思，這封信我要再寫一遍，也許又可以寫出一句合你意思的話。」

這封信送至海軍部傳閱時，更受到許多延滯，一些久在海上服務的將領，認為原子能潛艇計劃不切實際，拒絕簽署，一時陷入僵局，幸好有一位年輕的訓練官比奇上尉自願幫忙，他是二次大戰中的潛艇英雄，他親自囑託這封信，向拒絕簽署的人解釋海軍何以需要建造原子能潛艇，他給雷克以極大的助力，還有一位幫忙最大的人，就是造船局局長密爾斯將軍，每逢信件擱淺時，他就運用私人力量，使其重行飄浮。

此外，還有一個人，也給了雷克許多幫助和意見，他是顧倫福上校，也是潛艇出身，他和比奇上尉二人，都相

爾斯將軍在信紙上簽了名字。

這封信中，說明原子能潛艇在未來戰爭及國防上的重要性，因此原子能船隻的建造，已屬刻不容緩，信中建議原委會應與造船局合作，共襄此舉。函中並暗示尚需與民營工業機構合作——例如奇異公司——方可成功。

這封信雖然寫得很有力量，但原委會當時正忙於改良原子彈，把這封信放置一邊，未予置理。

第三章

雷克並未因原委會的冷淡而感驚異，因為他已事先料到，他準備等待機會再向原委會開炮，這機會很快來到。

這時美國的一個學術性團體——海底戰爭研究會——正召開年會，該研究會會長柯里門博士邀請造船局派遣一位代表在該會作專題演講——講解原子能潛艇的問題。穆瑪上校收到邀請函後，決定選派三人前去演講——一位是自己，一位是他的助手羅迪斯少校，一位是雷克上校。

穆瑪上校命羅迪斯起草這三份演講稿，然後送交雷克審閱。雷克讀完這三份演講稿後，靈機一動，認為這正是炮轟原委會的大好良機。

他立即去見密爾斯將軍，報告他「海底戰爭研究會」邀請造船局派人前去演講的事，他認為應由造船局局長親自出席演講，而不應派遣低級人員——穆瑪，羅迪斯或自己——前去。他認為這篇演講辭應該堅強有力，指摘原委

會一再延誤原子能艦艇計劃的疏失行為。密爾斯將軍同意雷克的請求，並命他起草演講稿。

海底戰爭研究會，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召開年會，到會人數超過七百人，包括美國科學界各部門領袖，造船局派去的代表共為四人；密爾斯少將，羅德斯，狄克，和雷克。

輪到密爾斯將軍登台演講時——他是一位優良的政治家和偉大的演說家——他先敘述原子能潛艇計劃被延誤的經過，然後將責任加到原委會身上，他指摘原委會從未把原子能潛艇之籌建視為一個正式的計劃，更未認真去做。

密爾斯將軍聲稱：他曾請求海軍司令部長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宣告原子潛艇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他又於一九四八年正月二十日致函原子能委員會，提出籌建原子能潛艇的詳細計劃，要求合作，但原委會不予置理。最後，密爾斯將軍重複聲明原子能潛艇對於美國贏取未來戰爭的影響是如何重大。並迫切希望原委會能於最近期間與造船局聯合，共同發展此一工作。

密爾斯將軍的演說，震動了整個華府。這是許多年來第一次政府機關向另一政府機關公開抨擊。雷克離開會場時心中在想：原委會受到這次炮轟後，可能會採取行動。事實不然，原委會最初雖受震動，但隨即恢復平靜，對於海軍的排他轟擊相應不理，數星期後，雷克又寫了一封信給原委會，這等於是最後通牒。信中申明：海軍已不能忍耐，擬獨力進行原子能潛艇的籌建工作。

熱交換裝置。造船局一年前與奇異公司亦曾訂立一類似之合約，唯一不同者，即西屋公司所設計的熱交換器，係用水為冷卻劑，而奇異公司所設計者，則係選用一種液體金屬——鈉——為冷卻劑。

高壓下水為反應爐冷卻劑的理想，係由羅德斯建議者，羅德斯一年前在橡樹脊工作時，因閱讀亞爾溫博士的報告，始發生這理想。溫博士的報告一半係根據試驗，一半係根據溫氏與費密博士的討論結果，費密博士曾於一九四二年在芝加哥大學的運動場上，建成世界第一座原子反應爐。

一九四八年夏，原子能潛艇的籌建工作，已獲得海軍和原委會的支持，並得兩大著名的電氣公司的協助，雷克於是轉而推動另一個重要工作：聯合原委會與海軍，組成一個工作團體——做效橡樹脊海軍組人員方式，負責原子能潛艇的籌建工作。

雷克的計劃，與穆瑪上校的職權抵觸，因穆瑪身為造船局核子能研究室的主管，所以一切關於原子能的事務，均需由他決定——包括雷克出面簽訂的合約在內。

一天，雷克毅然作了一個決定：原子能潛艇，不可能在兩個人的領導下完成；他和穆瑪，兩人中必須有一人離開。

雷克去見密爾斯將軍，向他解釋「聯合工作隊」的組織，不可再有任何延誤，雷克聲稱：這個工作團體一經成立，則與穆瑪上校的職權勢必發生衝突。

這封信很快激起原委會的反應，他們覺得不能再漠視海軍——事實上是雷克——的要求，原委會正式同意展開海軍原子能的研究工作，並將研究地點自橡樹脊移至阿崗勒研究所——此為原委會新建的原子能研究所，這措施顯示原委會終於同意建造原子能潛艇的計劃。

這時是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雷克上校完成了兩件初步工作，但也是極重要的工作：他促使海軍和原委會雙方同意原子能潛艇確是應當建造，這兩件工作，費去了九個月的時間。

第四章

許多年前，當奇異公司的研究目標自海軍原子能轉移至工業原子能時，雷克曾極力反對，但未生效。於是雷克遂轉向另一民營工業機構——西屋電氣公司，商請他們也從事原子能機構之研究，但西屋公司對此不感興趣，以致該計劃未果實現。

雷克自橡樹脊被調回造船局，改任核子能研究室特別助理職務後，曾又去匹茨堡與西屋公司負責人商討此事。一九四八年五月，原委會同意原子能潛艇的籌建工作後，西屋公司遂亦表示願意從事原子能問題之研究，雷克和萬狄克當即與該公司簽訂合同，研究經費共計八十三萬元，並得造船局長密爾斯將軍的批准。

該合約規定西屋公司設立研究所，研究原子反應爐的

雷克直接請求密爾斯將軍，要他在自己和穆瑪兩人中選擇一人，這使得密爾斯將軍至感為難，他佩服雷克超群的辦事能力，但也欣賞穆瑪穩健的行政才能。他考慮再三，終於決定讓雷克負責橡樹脊海軍組人員方式，而將穆瑪的核子能研究室主任職務取消。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雷克正式接長造船局核子能研究室，他立即糾合被解散的橡樹脊海軍組人員，一年之後，政治局勢完全改變，一切皆如人意，然而橫在面前的，是一件艱鉅的工作——鸚鵡螺號的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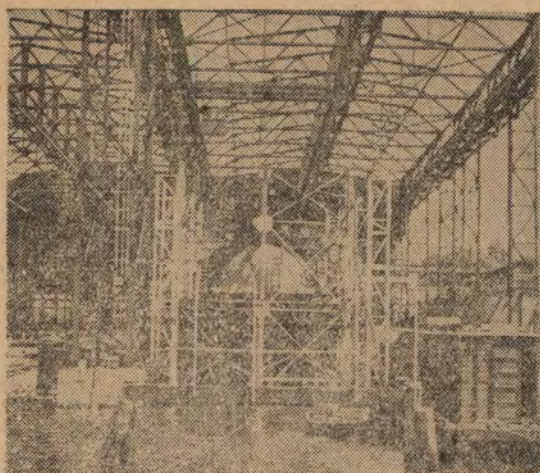
第五章

一九四八年秋，原委會同意增設原子能研究室，與該會原有之兩大部份——軍事應用及軍事製造——鼎足成三，但因主管人選關係，延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始告正式成立，主管一職，聘請國防部專門研究委員會主席勞倫斯赫斯特博士擔任，赫斯特博士，即係一年前，泰勒博士致書向其介紹雷克及海軍組人員者，因此對他們極力幫助。

雷克獲悉赫斯特就任的消息後，立即前去謁見，請求他准許把海軍組人員調入原委會工作，俾得直接參加原子能潛艇的籌建工作，在雷克極力推薦海軍組人員的能力下，赫斯特博士同意在新成立的原子能研究室下，增設一個海軍原子能研究室，由雷克主持一切。

原子能研究室所研究的原子能共為四座：第一座原子

爐即原子能潛艇所用的熱式原子爐，用水為冷卻劑，這工作係由雷克利用丹尼爾計劃的剩餘人力和財力，早經開始。第二座原子爐，即係奇異公司研究的工業用原子爐，第三座原子爐，為試驗用原子爐，用以測驗新金屬合金的耐熱性和抗腐蝕性。第四座原子爐亦為工業用者，原理與奇



將近完成之原子潛艇鸚鵡螺號之前端

異公司所研究的相同，但規模較小。

第六章

為了應付籌建鸚鵡螺號潛艇的繁重工作，雷克開始召兵買馬。他擴充辦公室，命令把室內的地毯和窗帷完全除去。因為他認為人們設備簡陋的地方工作，効力反而更高。他將自己的辦公室加裝防音設備，以免洩漏高度機密的談話。

海軍組人員遷入新辦公室後，雷克又遇到兩個困難問題：一是缺乏經費——穆瑪上校未辦好下一年度的預算；二是缺乏製造原子爐的特種金屬。雷克祇得又去見密爾斯將軍，尋求解決辦法。

密爾斯將軍已屆退休年齡，即將辭去造船局局長職務，他決定在離職以前，再給雷克幫一次忙，他把一筆應付意外的「公用經費」撥給海軍組人員，以為原子爐的研究費用，讓他們渡過一九四九年的難關。於是缺少經費的問題，乃得順利解決。

然而缺乏製造原子爐的特殊金屬的問題，却不是如此容易解決，根據冶金學家的建議，一種名叫「鈷」的金屬，能耐高温，且不吸收中子，故可緩和原子爐中的連鎖反應，正適於用來製造原子爐，雷克立時命令手下的人，去調查全美國「鈷」的產量。

負責調查工作的冶金家，於任務完成後，回至華府，

鸚鵡螺的貢獻極大，曾供給許多理想，並解決了許多好似無法解決的問題。

雷克聘來的另一位物理學家，名叫阿爾溫雷可斯基，

這人後來成為美國第一流的原子爐專家。

雷克又吸收來一批新人——包括海軍軍官和平民，這些人參加「海軍組人員」之前，先接受一相當時間的原子能工程訓練。

由於人材之不易覓致，雷克認為應創辦一座訓練學校，以培養原子能工程師。在海軍和原委會的支持下，雷克與麻省理工學院訂約，委託他們代辦訓練學校，肄業期間為一年，畢業後，分發至原委會原子爐研究部工作。

訓練學校招收學員時，雷克親自主持口試部份，他詢問他們一些問題，並不注重答案的正誤，而是着重該投考青年的思想方法。如果他的思想新穎而富創造性，即可獲取。如果他墨守成規，那在雷克看來，等於是不堪造就，概不錄取。

某次，海軍部的一位海軍將領，向雷克介紹一位軍官，他說：「你一定非常需要這個人，他在海上服務已達二十年之久。」

雷克與那位被介紹的軍官晤談後，於是他通知原介紹人說：「你為什麼不介紹一個甲板滑車給我？它在海上服務的歷史，恐怕還超過三十年呢。」

雷克不顧海軍傳統的規定，恢復他以前主持造船局電機組時的作風，他廢除海軍軍官不可在非軍人職員屬下工

向雷克報告調查經過；在當時，每一克「鈷」的價值，約為美金一千元。

雷克獲悉這消息後，不禁叫道：「天哪！一克一千元，那麼一磅要值四十五萬元，為什麼這樣貴？」

這位負責調查的冶金學家向他解釋：美國全國所有的鈷，不足以裝滿一只皮鞋盒，且均係人工採鍊者。

「好的，我們先得解決這個問題；」雷克咆哮道：「從現在起，你們就叫我『鈷』先生，因為我要使這東西大量出產。」

雷克去拜訪民營工業機構，要求他們研究提煉鈷的方法，他們遵囑進行，至一九五二年時，鈷已能大量生產，價格因之銳減。

冶金專家又向雷克介紹另一種稀有金屬，這金屬稱為「鈰」，它和鈷相似之處，即也能耐高温，但所異者，就是鈰能吸收中子；雷克認為鈰是製造原子爐安全棒的理想材料。如果製成鈰棒，將其插入原子爐中，則可迅速吸收中子，而使連鎖反應停止進行。海軍組人員乃立即與各廠家接洽，使「鈰」亦能大量生產。

雷克委聘了兩位助手：一位是羅德斯，負責技術方面工作；一位是芮狄克，負責行政方面事務，雷克自己則往返奔波於奇異公司，西屋公司，橡樹脊，阿崗勒四地之間。

雷克上校開始羅致人材，以增強工作力量，他自橡樹脊請來一位卓越的物理學家傑克凱吉，這位物理學家對鸚

作的限制，他取消定時上下班的規定，讓那些科學家們，隨時隨地的追求靈感。

當海軍得悉雷克的革新作風，和召收實習員的口試方法後，曾指示他不可太違反海軍的傳統和規定，但雷克不表同意。他說：「沒有人能命令別人用腦力，然而我這裡的工作，幾乎全是用腦力的。」

雷克將海軍組人員的工作安排妥當後，又開始籌劃從事建造原子能潛艇的民營公司的工作人員，開始籌劃學的訓練。因為這時才踏入原子時代不久，許多民營公司的訓練。例如西屋公司——對於高壓的原子物理學，均懷畏懼心理，當雷克預悉此情後，他飛抵匹茨堡，他告訴那些理論物理學家說：「原子能潛艇的建造，95%是工程學，餘下的5%才是物理學。」

雷克又告訴那些實際工作的工程師們：不要被那些物理學家唬住，而裹足不前。

雷克返抵華府後，即召集羅迪斯，芮狄克和鄧福，共同計劃爲西屋公司的工作人員主辦一個特別講習班，由雷克等四人輪流主講。

講習班開始時，聽講的人異常踴躍，連西屋公司的總經理也親自前來聽講。講習班中，雷克等四人強調原子能潛艇之建造，大部份為工程問題，而非物理問題。

雷克結論說：『我們需要你們建造原子爐，研究如何使用這種稀有金屬，研究原子爐內部的構造情形，尋得一種最有効的防禦裝置；以上一切，乃是我們要知道的。』

至於原子物理學的理論，*Enrico*，我們已經知道了。」雷克的演講，消除了西屋公司工程師們對於原子物理學的畏懼心理，原子爐的製造工作乃得順利進行，當雷克獲悉此事後，他對羅維斯說：『原子能滑斡，可謂於五年內完成。』，雷克的預言果然不錯。

第七章

在戒備森嚴的造船局大樓內，鸚鵡螺號各部份的圖形已在秘密繪製，造船師們，亦已開始鸚鵡螺號艇身、輪機艙，原子爐艙等部份的初步設計工作。

五十餘年來，美國海軍建造的潛水艇，僅係一種靠拋擲形的不透水的潛水艇，可在水中潛伏少許時間而已，事實上都算不得是真正的潛水艇。是以當造船師而設計鸚鵡螺號艇身圖形時，不禁甚感躊躇。有人建議鸚鵡螺號的艇身，應為潛伏水底的理想形狀——亦即將一只充滿水的橡皮氣球曳入水底時的形狀。

鸚鵡螺號內部輪機艙及原子爐艙之設計更感困難，因為原子爐既大且重，不易置入狹小的艇身內。有人建議原子爐應裝在滑艇的壓力艙外——與飛機引擎之裝法相似。有人建議原子爐應裝在滑艇壓力艙之內，更有人持第三種意見，互相爭論不決。

某日，阿崗勒研究所的工程師來至華府。將所設計的原子潛艇輪機艙詳圖送交雷克審核。他們的設計，是將反

雷克於是問道：「這部機器是用來發動潛艇的，是不是？」

工程師們頷首同意。

「那麼我們在造成這部機器之前，必需使它適合機身的地位。」雷克堅決的說。

根據雷克的經驗，他深知如果按照西屋公司工程師的建議，那麼試車完畢後，將機械按裝地位縮小時的「第二次設計」，所費的時間，也和「第一次設計」相差無多，而不希望原子潛艇的建造工作，再受到任何延誤。

雷克的意見，是同時製造兩部原子能發動機；一部裝在陸地上供試車之用，一部裝在潛艇內供實際使用，第一部試驗發動機在試車時所加之各種改良，均可迅速施於第二部一實用一發動機之上，而不致延誤時間。

他們繼續討論按裝「試驗」發動機適宜地點；根據原子爐專家的意見，認為在試車時，原子爐雖不致發生太大的意外，但輕微的爆炸仍是在所難免，是以按裝地位應選擇人烟稀少之處，以免放射物有損於人體健康。

原子能委員會願意將該會在艾達荷阿柯附近四十萬畝的空地，撥爲原子發動機的試車地點，西屋公司最初不贊成，因該處爲沙漠，交通不便，但隨後獲得協議。

關於原子能潛艇艇身之製造，西屋公司擬向有經驗的潛艇製造廠請求協助，這工作由雷克代爲接洽。

美國東海岸僅有兩家潛艇製造廠，其一是電船公司，

第八章

圍爐、熱交換器、泵浦，以及一切可能沾染放射性物的機件，都裝在一起，外用鉛壳罩住，置入滑艇之內，雷克看罷設計圖後問：「機件都封死了，壞了怎麼修理？」上述的兩個問題，終由西屋公司的工程師尋得解決辦法，原子爐仍是裝在滑艇壓力艙之內，至於滑艇的外形，因係軍事秘密，尚未宣佈。西屋公司所設計的原子爐艙，簡單而緊湊，易於檢修，雷克對這設計至感滿意，立即批准。這設計的最大優點，即可減少鉛板的用量，故艇身之總重量亦得減低。

結耳垂乃得渡仙。

★

★

按照工業園裡的習慣：某家公司新製造一種車用，船用，或飛機用的發動機時，總是先把它裝在地面上試車，以觀其是否合用。是以當鸚鵡螺號的發動機構設計完竣後，阿崗勒和西屋公司的工程師到士雷克的辦公室，與他商洽原子發動機的按裝地點和試車計劃。

他們建議這部試驗機器，應該攤平了按裝，因為按照「傳統」，一部新機器試車時，各部機件應互相保持距離，方便於工程師和機匠的檢查和修理。試車完畢後，再將各部機件間的距離縮小，以便裝入潛艇內部。

雷克對於這建議不表同意，他說：「這部試驗機器，不可攤平了按裝，必需適合艇身的地位。」

工程師們紛紛抗議，認為這是違背傳統的不可能之事。

另一係海軍潛艇製造廠，按照以往慣例，海軍潛艇製造廠所需的電料器材由西屋公司承製，而電船公司所需的電器材料則由奇異公司承製。

雷克上校希望仍按以往慣例，使西屋公司與海軍潛艇製造廠合作，製造鸚鵡螺號潛艇，然後再使奇異公司與電船公司合作，製造另一艘原子能潛艇。

一九五〇年二月，雷克上校，鄧福，芮狄克，和西屋公司的幾位負責人，同去機務麥斯，與海軍潛艇製造廠接洽合作事宜。他們帶去鸚鵡螺號的詳細圖表，雷克開門見山的直接詢問該廠廠長：是否敢承擔這工作——在艾達荷沙漠，建造一艘潛艇的外壳？他們廠裡是否有充足的人手？

海軍潛艇製造廠廠長回答：他們不能承擔這工作，因為經費短絀，人手不足。雷克答稱可以供給必需的費用，但該廠廠長仍是拒絕接受，顯然他對於這個工作不感興趣。

失望之餘，雷克取過辦公桌上的電話筒，他問：「我可以借用你的電話嗎？」

「當然，」該廠廠長回答。

雷克當面西屋公司的負責人，海軍潛艇製造廠廠長，和他的許多屬員的面，接通電船公司的電話。與該公司經理羅濱遜通話。

「你是羅濱遜嗎？」雷克尖聲問：「你願意為海軍製造第一艘原子能潛艇嗎？我無法鼓超我們海軍的潛艇製造

司赫斯特博士和原委會業務經理卡爾休格均贊成雷克的意見。投票表決結果，雷克獲得勝利，奇異公司祇得放棄原來計劃，被迫加入雷克的行列。

為避免混淆計，羅濱遜建議：對於西屋與奇異兩家公司所承製的原子爐，應以不同符號表示：西屋公司承製之原子爐用「SIR」代表。奇異公司承製者用「SIR」代表。西屋公司承製之原子爐共為兩座；第一座係裝於陸地上供試車用者，標為「第一號」；第二座係裝於潛艇內實際使用者，標為「第二號」。同樣情形，奇異公司承製的原子爐共為兩座，各以「A號」，「B號」分別之。

一九五〇年四月——雷克上校主持海軍原子爐研究組組務的一年之後，海軍組人員，已完成一切準備工作：請求政府批准原子能潛艇的籌建計劃，組成「聯合工作隊」，舉辦訓練學校，培養原子能工程師，完成原子能潛艇發動機構的初步設計，獲得美國最大的兩家民營工業機構的合作，籌建的原子能潛艇非僅一艘，而是兩艘之多！

★

★

★

第九章

製造原子能潛艇的實際工作終於開始：雷克上校並不因此稍感寬慰而略事放鬆，他驅策自己，海軍組人員，西屋公司，奇異公司，電船公司，阿崗勒研究所，以及原委會所屬各單位的人員，更加努力工作。

雷克把手下的人員分為兩部份：一部份監督奇異公司

廠的興趣。」

對方的回答顯然是承諾這要求，因為雷克興奮的叫道：「多謝，我今晚到你處詳談。」

雷克離開機務麥斯，當晚飛抵哥羅頓，商談結果圓滿，電船公司同意輔助西屋公司設計並製造原子潛艇的外壳和一般器械。

此時奇異公司所研究的工業原子爐已獲得初步結果，即擬着手製造。公司方面提出計劃，呈送原委會審核，原委會通知奇異公司派代表前來面議。

雷克詢問奇異公司的代表：為何不放棄工業原子爐的研究，而一同合力製造海軍原子爐？

奇異公司的負責人聲稱，如果雷克支持他們的計劃，那麼公司「下次」願為他們製造海軍原子爐。

雷克問：「下次」是多少時候？

奇異公司的人回答：八至十四年。

雷克告訴奇異公司的人說：人生短促，沒有幾個十四年可資荒誤。他決不支持奇異公司工業原子爐的計劃，他指出，如果該計劃得不到他的支持，那麼原委會也同樣的不會支持他們。

海軍組人員，對於這個問題發生歧見，羅濱遜主張應支持奇異公司工業原子爐的製造計劃，而雷克則堅決反對，於是二人發生猛烈的爭辯。

雷克所持的理由，即係製造工業原子爐需要龐大的費用，而原委會一九四九年的經費已所餘無多，雷克的上

「SIR」原子爐的工作情形，一部份監督西屋公司，SIR、原子爐的工作情形，雷克自己則往來各地，總管一切。雷克決定再聘請一位助手，幫他解決材料供應問題。

他想起菲拿德菲亞的一位老友約翰格萊德。

雷克第一次遇見格萊德是在沖繩島，那時格萊德任修船廠倉庫管理員，一九四五年十月，強烈颱風襲擊沖繩島，倉庫被吹得一塌糊塗，格萊德組織清理隊，廿四小時連續工作，把倉庫整理清楚，雷克對這事印象極深，他將格萊德召入辦公室問：「你在那裡學來的廿四小時連續工作的辦法？」

「在匹茨堡煉鋼廠學來的，」格萊德回答。

「好的，我需要你幫忙，」雷克說。

次日早上，雷克將格萊德升為沖繩島海軍修船廠的訓練官。

此後，雷克自沖繩島被調往美國西海岸，擔任十九艦隊的檢查官時，又將格萊德帶去幫忙。

雷克與格萊德通電話，要求他來至華府，共襄原子能潛艇的製造工作。

「我現在退出海軍了，」格萊德回答。

「但我需要你幫助，請你來參加世界上最偉大的工作，」雷克說。

格萊德始終不肯答應，雷克派狄克前去促駕，但格萊德仍然拒絕，雷克打電話給格萊德的母親，請她勸勉她的兒子答應前來，因為雷克深知格萊德非常孝順他的母親。

隔不幾天，雷克收到格萊德打來的電話，他說：「好的，這次算你勝利了；但我得清理完了事務，一個月以後才能來。」

雷克告訴他，「你先來這裡，看一看工作情形，然後再回去清理事務，好不好？」

格萊德於是飛抵華府，他看過工作情形後，向雷克說：「給我請假單，我要請一個月的假。」

雷克喚來秘書：

「給格萊德先生填請假單，十天的假期，」雷克說。

格萊德原以為雷克一定不會准假的，不料却居然給了十天假，真是大出乎他的預料。

十天假期完畢，格萊德返抵華府，開始工作。此時，在艾達荷製造的第一號原子爐已經動工，需要大批的器材，其中一部份器材可於市面上購得，另一部份器材則係特別設計者。格萊德將所需的器材分門別類，填寫表格，然後向在各工廠做事的朋友函索或訂製，一切井然有序，使工作的進展不受延誤。

格萊德工作不倦，終日掛着笑容，因此贏得許多同事的好感。他在海軍原子爐研究組工作了廿二個月，臨退職前，雷克又感謝的給了他二十天假——補足一個月假期之數。

材料供應問題獲得解決後，雷克把大部份精力，花費在技術問題的研討。因為這一門學問尚在開創時期，沒有任何規律或書本可資參考或依據，一切全憑研究和嘗試。

該設計圖經過造船局和西公司的工程師重新核算後，發現雷克的判斷果然正確；感謝雷克的前見，使得鸚鵡螺號的船員得保舒適和健康。

雷克往來奔波於康內底克，匹茨堡，阿崗勒，艾達荷各地，視察各部份工作的進展情形，他的公事包裡，隨時備有一枝牙刷和一套睡衣。

★

★

★

第十章

遠在艾達荷州阿柯附近的沙漠中，矗立着一座八層樓房高的水泥建築。這裡就是原委會原子爐試驗場。西屋公司承製的「第一號」原子爐，即係裝在這座水泥建築內。西屋公司和電船公司的工作人員，正忙着把巨大的船壳板，拼湊成形，這是有史以來，人類第一次在沙漠中製造潛水艇。

在二千五百哩外的康內底克州哥羅頓港，電船公司的工作人員，又在忙着用木頭製造一艘與「第一號」大小完完相等的模型艇。

在潛艇製造工業上，採用「模型補助法」由來已久，這種方法對於工程師設計和繪圖員描圖時極有幫助。對於機件按裝之先後次序以及工人之調配尤有助益。因為機身狹小，機件一經按裝後，工作地位更形狹隘，若不事先定好次序，裝配時必當發生困難，使工人無法工作。

模型與實物二者按裝之地區。其距離通常不超過百餘

在這情勢下，雷克的工程「第六感」，乃得大肆發揮；他迭次幫助他們越過難關。西屋和奇異二公司的工程師們，對於雷克的先見之明，以及防患於未然的天賦，感到無限驚異和欽佩。

一位奇異公司的工程師，對於雷克曾作如是之批評：他不能準確指出錯誤的地方，但他可以劃出大概的部位，他所根據的理由，有時並不完全正確，但是祇要他指出某一部位，你就得仔細查考一番，因為果然是有毛病，或是即將發生毛病。

某次，西屋公司的工程師和海軍組人員均建議雷克採用一種複雜的反應爐控制器，但雷克閱過設計圖後，他不屑地說：「我不要把這樣複雜的東西裝在原子爐裡面，我要簡單的。」

事後發現，如果當時採用了那種複雜的控制器，那麼原子能潛艇的完成，必將延誤一相當時間。

當設計潛艇上所用的溫度調節器時，雷克又一次發出警報：溫度調節器為潛水艇上最重要的設備之一，因為它可以吸收水氣，防止電氣材料受潮損壞。在原子能潛艇上，溫度調節器的作用尤為重要；因為輪機艙內的溫度極高，如果溫度調節器的効力不夠，則船員根本不可能在機艙內工作。

雷克閱過鸚鵡螺號溫度調節器的設計圖後，他將負責設計的工程師召來辦公室說：「你應該把所設計的溫度調節器放大一倍。」

碼，如此方便於彼此參照。但這次的情形非常特殊，阿柯與哥羅頓二地相距二千五百哩。交通問題造成極大困難。製造潛艇所用的一切器材零件，於送去阿柯裝配前，需先經過檢定，以視其是否能耐深水及爆炸時的壓力和拉力。

檢定材料的強度，正是雷克的拿手工作，他訂下嚴格的規範，使原子潛艇所用的器材，不僅能耐平時的深水壓力，而且能抵抗作戰時的猛烈震動。

一九五一年春，阿柯沙漠的「第一號」尚未完工，「第二號」亦將由西屋公司開始製造，造船局和電船公司的工程師和設計師們，正在忙著開會討論原子潛艇設計的改良問題。

潛艇的原子能發動機和蒸汽系統，引起無數難以解決的設計和製造問題。還有一件最頭痛的事：就是原子潛艇航行時，操作人員的人數問題。因為潛艇不比大船；潛艇的艙位狹小，但因機件複雜，操作人員要多，因此乃發生困難。雷克的要求是：盡量簡單！

費去數月的時間，此一困難問題，終由西屋公司的工程師謀得解決。他們設計出一種非常簡單的控制板，平時僅需少數人操作，危急時則可由一人控制一切。

三十餘年來，潛艇的升降，均係用一種「潛水板」操縱；此種「潛水板」，係用人力或水壓操作，笨重而不靈敏。造船局為鸚鵡螺號設計了一種特別的「操縱桿」，類如飛機的駕駛桿，操作靈便而輕巧。

造船局又與民營工廠合作，製成兩種新式設備。其一為二氧化碳清除器；使鸚鵡螺號艇艙內的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3%致命限度以下。另一為氧氣製造機，利用海水以製造氧氣。

為了試驗此二種空氣調節器是否有效而可靠，海軍當局決採取實地試驗辦法。他們選取二十二名志願水手和一位醫官，乘上黑塞克號潛艇（停泊於新倫敦的船塢內），將艙口蓋密閉，艇上裝有這兩種空氣調節器。他們在艇內住了六個星期，每天上、下午各檢查體格一次，以視有無不良反應發生。試驗結果，證明此二種機器安全有效。

一九五一年夏，原子潛艇的製造工作更趨緊張，困難問題接踵而至，沒有任何書本可資查閱，一切全憑思索，嘗試。雷克更是忙得不可開交，體重減輕二十五磅之多，於是，一個最艱難的日子突然來到——事先毫無所知——對於雷克上校和原子能潛艇，這是一個嚴重的危機。

第十一章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海軍技術上校晉升少將的「選拔委員會」召開，召集人為威廉費特勒將軍，候選人名單中有雷克在內。選拔委員會召開了十天秘密會議——不作任何紀錄——升級名單宣佈時，雷克的名字不在其內。這是雷克第一次被「不予擢升」。

雷克這時正忙著原子潛艇的工作，當他獲悉這消息時

拾 總

機的消息後不久，原委會又與電船公司訂約，製造「第二號」原子發動機。事實上，這工作已經開始，訂約僅是手續化而已，這消息隨後亦為海軍當局正式宣佈，並將該潛艇定名為鸚鵡螺號，番號為SSN-571。海軍又宣佈鸚鵡螺號的龍骨，將於一九五二年春按裝，並可於一九五四年正式為海軍執行任務。

第十二章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鸚鵡螺號舉行按裝龍骨典禮，該年雖為美國大選之年，但杜魯門總統摒除一切事務，親赴康內底克州哥羅頓港主持典禮。雷克坐在主席台的末一排坐位上，目睹這歷史性的典禮進行。

七月七日——龍骨按裝典禮後的廿三天——雷克在辦公室內收到海軍部打來的一個電話，要他立刻穿上制服前去海軍部。但因調赴原委會工作的海軍人員，一向均穿便服，辦公室內亦未曾預備制服，他祇得去電話問詢，回電通知他：不拘穿任何服裝，但必須迅速前往。

雷克雖然不知道是何原因，但一向不肯浪費時間的他，立即乘上汽車，前去五角大廈。

他發現海軍部辦公室內，擠滿了許多人，其中有新聞訪問員和攝影記者。

「是什麼事？」他向一位在海軍部服務的朋友問。

「你將得到一個勳章。」他的朋友告訴他。

他並不感驚異，因為他從不與人交際聯絡，而且那些選拔委員們，也未到過戈達荷參觀「第一號」的規模形象，雷克認為他們對於自己替海軍所做的工作，根本沒有真實的概念，因此他並不介意。

「雷克聳了聳肩膀，安慰那些為他鳴不平的部下說：『沒關係，明年還有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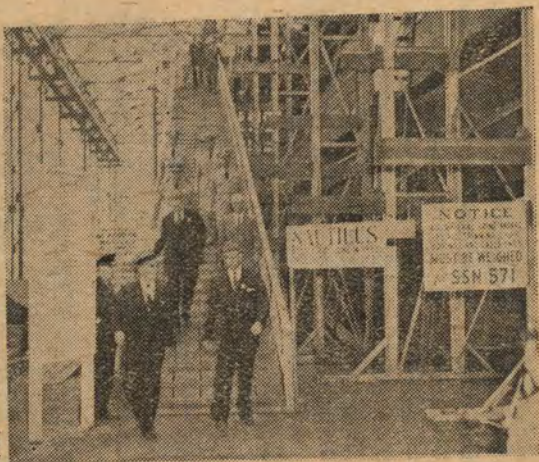
雷克想到：原子能潛艇工作，在明年時，當有更多成就，決可引起海軍當局的注意，而將他擢升。

然而雷克的一些事業上的朋友，知道「不予擢升」在海軍中的重要影響，紛紛為雷克擔憂，這些朋友皆是對雷克相知極深的人：原委會的科學家和國會與原委會聯席會議的議員等。

國會與原委會聯席會議議長布里恩麥克洪，曾因此事而致函海軍部長金堡將軍，詢問雷克「未被擢升」的原因。金堡覆函稱：可能因選拔委員會一時疏忽而致。他預測明年開選拔委員會時，雷克當可望擢升。

同年八月——選拔委員會召開的一個月之後——海軍正式宣佈與電船公司訂約，製造「第一號」原子潛艇發動機的消息，一時各報章雜誌競相轉載，生活和時代兩大雜誌社的訪員，希望能訪問雷克，但雷克拒絕任何公開談話，這兩家雜誌社又希望獲得雷克的像片以充雜誌封面，雷克更嚴辭拒絕。兩家雜誌社不肯死心，他們透過有關方面，終於獲得雷克的像片，一時雷克變成了美國的名人。

海軍發表與電船公司訂約，製造「第一號」原子發動



海軍部長等大員由雷克將軍陪同視察將近完成之鸚鵡螺號

這時，牢門開啓，海軍部長金堡上將自內走出，微笑與雷克握手。

「喂，雷克，我要再頒給你一枚金星功績勳章。」金堡上將對他說。（二次大戰中，雷克在造船局電機組工作時，曾因功績卓著，獲得第一枚金星功績勳章。）

在金堡上將的手式下，副官朗誦頌文。誦讀完畢後，金堡上將自紅色天鵝絨盒內，取出金星勳章，親為雷克佩在灰色西裝的衣襟上，於是金堡緊緊握住雷克的手向他道賀。金堡聲稱：鸚鵡螺號原子能潛艇為海軍史上最偉大的成就。

身穿灰色西裝的雷克上校，想到自己可能是海軍史上第一個不穿制服受勳的人，這使他略感窘迫，他謙遜的回答：「這不是我的功勞，部長，這是我夥伴們的功勞。」當雷克回到辦公室後，他告訴羅迪和狄克說：「我不配接受這枚勳章，我沒有做什麼，這件事情是我們大夥兒做的，沒有任何人能獨力做出這種事情。」

第十三章

一九五二年七月八日——雷克受勳後的第二天，海軍又召開選拔委員會，召集人為約翰霍爾將軍，候選人名單中又有雷克在內。

按照雷克的服務紀錄，確可算得極為輝煌，他顯得歷任主管的推崇，他在二次大戰中主持造船局電機組的卓越貢獻，以及對於原子能潛艇的無比成就，加上他最近的二次受勳，這一切服務成績，均超出一般人之上，然而選拔委員會的委員們，也許對於雷克個人有所憎忌——憎忌他的非海軍正統作風——不穿海軍制服，不顧海軍傳統，以及超群的才能等——他們不知道根據什麼理由（因為選拔

委員會向例不留下任何紀錄），不顧海軍部長金堡將軍的調停，終於第二次決定雷克「不予擢升」。

消息發表後，全國輿論大譁，時代和生活兩大雜誌，首先撰文攻擊。

雷克獲悉選拔委員會的決定後，仍是聳肩撈，淡然置之。但他內心却是受到嚴重的傷害。因為他感到這次決定，對於原子能潛艇的未來工作，將有極不利之影響。他擔心自己盡盡心力組成的科學人員和工程人員的聯合體，將有分散的危險。

雷克認為選拔委員會的決定，等於對他表示不信任，也就是不信任他的計劃和他的工作人員。影響所及，他手下的各試驗室和各工廠的工作人員，將會對他發生離心作用，有誰還願意聽從這個兩次「不予擢升」，即將被迫退休的上校的命令？

但當一大群報紙和雜誌的採訪記者湧到他辦公室時，雷克驚奇的發現居然有這許多人，關心他的事情。他原不擬發表談話，因為即使發表談話，對於既成之事，也沒有什麼裨益，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使雷克不能保持沉默。

選拔委員會閉會後不久，海軍造船局在造船學刊上，發表一篇連載文章，題目是「原子能船隻籌建計劃與發展經過」。該文係用新任造船局局長何麥華林少將的名義發表，文中毫未提及雷克或海軍組人員的事，這用意顯然可見。而且不久以前，電視節目中，曾介紹華林少將為建造原子能潛艇的主持人。但華林少將從未去過艾達荷阿柯

沙漠，視察「第一號」原子發動機的工作情形。

訪問雷克的記者們，發現雷克的為人，並不如外傳之冷酷無情，而是和藹愉快，博學和雄辯。他辦公室內靠牆是一列書架，裡面排滿各種書籍，雷克指着一本書向記者說：「這是一本有趣的書，原版朱利凡里著的『海底二萬里格』，是朋友送給我的。」

雷克不欲談起自己的事，但經記者再三要求後，他說：「我不要批評海軍選拔委員會，因為誰能為自己升級的事而作爭辯？我祇有一件事情需要略作申述。我認為在目前海軍的制度下，工程人員和從事研究工作的用「腦力」的人，沒有自由發揮的餘地。造船局的職責，祇是保養船隻，和設計一些普通的船隻。至於像鸚鵡螺號這種新式的潛艇，則必需集合許多專家，共同努力。而這些科學家和技術家們，則需要享受相當的自由，不能用嚴格的軍事化管理，因為有誰能命令別人用「腦力」？」

來訪的記者們，未注重雷克談話的主旨，而針對海軍選拔委員會的不公平決定，在報章雜誌上大肆攻擊，影響所及，更引起軒然大波。國會議員也紛紛發表談話，認為此係海軍自比爾米契爾將軍（參閱拾第60期40頁比爾米契爾將軍傳）以後的最不公平的事件。

第十四章

一九五三年春，艾森豪將軍就任美國總統後，國會議

員要求總統的智囊團，對於雷克事件，迅作公平處理，以免造成惡劣後果，影響原子能潛艇的建造工作，艾森豪總統的智囊團，邀集軍事首長和人民領袖開會商討後，議決：擢升雷克為海軍少將。

白宮的命令，傳遞至五角大廈，新任海軍部長羅伯特安德森詳細研究全部案情後，認為海軍選拔委員會的決定，確屬不公，他思得一個補救辦法：召開一個特別選拔會，擢升雷克為海軍少將，以免他被迫退休，而致影響原子能潛艇的建造工作。

特別選拔會於一九五三年七月召開，海軍部長安德森通知選拔會：要選拔一位對原子能發動機有經驗的海軍上校，晉升為少將，換言之，即指明要擢升雷克為海軍少將。

雖然如此，選拔會中仍有數位委員，堅持要第三次決定雷克「不予擢升」，當雷克的名字被提出時，會場上發生激烈的爭辯，激辯達五小時之久，最後投票結果，大部份選拔委員傾向海軍部長安德森，於是雷克終得晉升為海軍少將。

同年九月，世界第二艘原子能潛艇海狼號舉行按裝龍骨典禮。此次典禮由海軍部長安德森主持。海狼號潛艇按裝龍骨後不久，海軍宣佈鸚鵡螺號潛艇定期於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一日舉行下水典禮，屆時請艾森豪總統夫人主持新儀式——美國第一夫人親為世界第一艘原子能潛艇餵瓶，更足以表示此次典禮之隆重並具有特殊意義。勞苦功高的雷克，終於獲得全國人士的愛戴和敬佩。

尾聲

原子能潛艇鰐鰂號之建造，共費時五年，耗資五千五百萬元。（其中潛艇部份佔四千萬元，原子爐佔一千五百萬元。）鰐鰂號總重二千八百噸。全長三百呎，其中一半地位為原子爐，熱交換裝置，蒸汽渦輪機等所佔據。鰐鰂號潛艇在水中滑行的速度，每小時約為二十哩，較一般潛艇快50%；全速航行時，速度可達每小時二十五哩，可連續航行五十天不需加添燃料，一次航程，可達三萬哩。

鰐鰂號潛艇可於五至六天內橫過大洋——完全潛伏水內。在水底航行，較水面航行為佳，因為水底無風無浪，氣候的變化，對於潛艇的速度毫無影響。

鰐鰂號的艇殼極厚，故可潛至極大深度——美國一般潛艇的潛水深度為四百至五百呎——又因馬力強大和潛身之特殊設計，故在水底之機動性極大，鰐鰂號上配有新式的電子魚雷，此種魚雷，可追蹤敵艦的螺旋槳聲壓而自動瞄準目標。

鰐鰂號遭遇敵人的運輸艦隊時，她可以迅速升至海面，發射魚雷，在第一枚魚雷爆發以前，她可用極快速度潛入海底，在敵人的驅逐艦趕到時，已逃得無影無蹤。

因為鰐鰂號的潛水深度，超過普通一般的潛艇，是故舊有的海圖已不適用。她可能在海底觸到一塊未經勘測的礁石，為防止此種意外，鰐鰂號上裝有一種特殊的照明燈，可於水底照見前面的景物。此種照明燈的照見度甚大，而且極為靈敏，她可於海底窺測敵人的驅逐艦失蹤的離去後，然後再升上水面，繼續攻擊敵人的運輸艦，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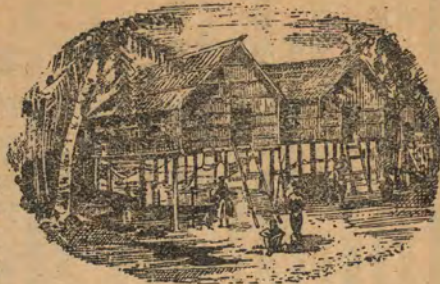
原子能潛艇的機動性大，作戰力強，是故海軍潛艇的需要數量，可縮減至原來的三分之一。

在建造鰐鰂號時，雷克不顧許多人的反對，堅持艇上的一切機件和器材，必須經過嚴格的檢驗，務需能耐炸彈的震動和深水的壓力，是以艇上的工作人員，得以安心，不必擔憂艇殼被水力壓破，或是原子爐爆炸，因為原子爐內裝有用「鉛」製成的安全棒，可迅速制止爐中的反應。如果鰐鰂號航行時，原子爐或其附屬機件損壞。她可以繼續用蓄電池的存電，或使用柴油引擎發電。如果照明系統損壞，則可改用緊急照明燈，如引擎氣製造損壞，她可以升近水面，用吸氣管吸取新鮮空氣，她毫無畏懼，祇怕敵人手中也擁有一艘原子潛艇。

兩艘原子潛艇作戰時，那情景將極為可怖，他們盲目或根據儀器互相發射魚雷，發出第一枚魚雷的一艘潛艇當較幸運——如果她一發即中的話。否則，她將暴露自己的位置，遭受敵艇一連串的魚雷轟擊。原子潛艇作戰受傷後，艇員極少有生還的希望，因為她下沉極速，沒有人來得及逃出來。

在目前情況下，沒有任何艦隻能够逃脫原子潛艇的追擊，是以在「反原子潛艇武器」發明以前，鰐鰂號可以橫行海底，毫無顧忌。

第二艘原子潛艇海狼號，與鰐鰂號極為相似，祇是原子爐所用的冷卻劑不同，海狼號的機動性和作戰能力與鰐鰂號不分軒輊。這兩艘姊妹艇，乃係試驗初期的產物，將來經過改良的新型原子能潛艇，威力方面無疑更可增強。今日的美國海軍，已進入原子時代，這一切均歸功於雷克和海軍組人員的遠見，決心，勇氣和無比的毅力！



醫藥界返回自然

明一

不要小視土人醫師，他們神奇的藥草，竟有意想不到的功效，一向蔑視他們的文明醫生們，如今也開始使用那些草藥，治療許多困難的疾病：高血壓，心臟病，神經失常症等。美國許多製藥公司，更花費鉅資，組織「探藥隊」，前去叢林蠻荒之區，搜尋各種珍奇的藥草，用以提製來日最新的藥品，這一切均顯示醫藥界的「返回自然」運動已經開始。

★

★

★

一個美國人，蹲在非洲土人的茅屋裏，望著土人醫師在煎熬一鍋神秘的藥汁，這種藥汁可能有一天會拯救你的生命。

這個美國人的名字是吳華，他是美國彭尼製藥公司的植物學家。他行跡萬里，足跡遍亞、非、美三洲蠻荒地區，尋找大自然的野草奇花，以供提製新藥之用。

吳華率領的探藥隊，在印度尋獲一種名叫「Rauwolfia」的蛇根草，蛇根草現在已成爲現代的特效藥之一；他們又在中美洲向土人部落學得一些祖傳秘方。

如今美國許多製藥公司，均有此種「探藥隊」之組織

，他們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因為如果某一家公司發現了一種偉大的新藥，則可以獲益數百萬美元之鉅。

覺得奇怪嗎？不數年前，現代醫師認為文明人要向土人學習醫藥知識，不啻是問道于盲，但是現在他們改變了意見，他們發現土人部落中，埋藏著許多原始的智慧。

「返回自然」的運動，使醫藥界獲得許多有價值的發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蛇根草。這種植物的形狀酷似蛇尾，產于印度的高山上，西方科學家發現這種新藥，爲時不過十年，但早在二千年以前，印度人已經知道如何使用該藥。

按照印度的民間傳說，貓鼬吃了蛇根草後，就有勇氣

與眼鏡蛇搏鬥，這種傳說也許並不可靠，然而蛇根草的確具有奇効，可以醫治失眠，癱瘓，霍亂，痢疾，失明，熱病，胃潰瘍和蛇咬諸症。

西方人士對於蛇根草的奇効，最初不肯置信，認為事出荒謬。一九三一年，印度有兩位受過現代醫藥訓練的醫師，開始對此藥加以研究，他們發現蛇根草可以醫治神經錯亂症。至一九四〇年時，印度醫師用此藥治療的高血壓症患者，為數已達百餘萬人。

但西方人士，對此仍不重視，直至一九五〇年，波士頓有一位名叫魏爾金的醫師，在一本雜誌上讀到印度醫師對於蛇根草臨床應用的報導後，感到頗為奇異，他弄到一個樣品，親自試驗。

他的研究結果，震驚了整個的醫藥界，對於高血壓症，蛇根草具有卓越的功効，勝過現有的一切藥物，雖然其他藥物也可以使血壓降低，但是藥性過強，病人不能忍受。然而蛇根草的藥性溫和，最合理想。

繼續研究結果，發現蛇根草還可以治療失眠症，它的作用並非催眠，而是消除憂懼，使病人自然地入睡。

蛇根草並不能醫治癲狂症，但可以安定患者的情緒。心理學醫師，如今也採用蛇根草作為鎮定劑。

其他公司的探藥隊，分赴非洲及南美洲各地探訪，他們向土人要求許多種藥草，其中一部份是毒藥——浸製毒箭用的；然而改變了使用方法和劑量後，毒藥就變成了治病的良藥，番木甯就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南美洲的土人，用番木甯汁，浸製毒箭，射殺侵入領土的白人，四百餘年後的今天，我們的科學家，才發現番木甯的毒性原理。

番木甯的作用是使肌肉鬆弛，用作箭毒時，可以停止心臟和肺臟的機能，使人迅速死亡，但如使用得當，可以減除破傷風和麻痺症患者的肌肉強直痙攣症，又可用為外科麻醉劑和產婦催生藥。

探藥隊向柯拉胡族印第安人要到一種特殊的毒藥；他們看見土人把一種草根扯碎投入河中，魚吃了立即死亡，然而土人捕食死魚却並不中毒，科學家從這毒草中提煉得一種有效的殺蟲劑，但對人類的毒性甚微，故使用時極為安全。

十五年前，哥倫比亞大學藥學教授盧斯博士，去至印第安部落，看見土人醫師用樹皮煎湯給病人服食，可以治療呼吸不暢的毛病，經研究後，他從這樹皮裏提煉得一種治咳嗽的藥。

柯拉胡族印第安人最早發明治療的方法，他們用金雞納樹的樹皮煎湯飲服，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奎寧丸。秘魯的土人，發現用古加樹葉煎汁飲服，可以減除疼痛，這就是現在所用的麻醉劑「可加因」(Cocaine)，巴西土人用吐根樹葉治療消化系疾病，土人醫師的治病方法，完全得之于嘗試。他們所用的藥物好似非常奇怪，但細加研究後，確有其理存在。

剛果地方的土人，吞食一種泥土，可以治療皮膚病；

，他將留下的少許藥草，郵寄回國，準備仔細研究，可惜該時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郵船被水雷炸沉，這珍奇的藥草也就永沉海底。

一位在「三島」工作的人類學家，突然染上血毒症喉痛病，發熱至華氏一三〇度，他的妻子驚惶無主，祇得接受土人酋長的幫助。

酋長用藥草煎了一碗又苦又難聞的藥汁，給這位昏迷的病人服下，一夜之後，病勢完全退去。

以上例舉的這許多事實，更激起探藥隊工作人員的雄心和興趣：現代的許多著名藥品，在許多年前，久已由村夫愚婦所使用，毛地黃即係一例，此藥如今被證明為心臟興奮劑，但威爾斯人使用此藥的歷史，最少已在三百年以上。

東歐的農民，遠在饑饉西林發明之前，就知道用蘿蔔治療外傷，戈壁沙漠的居民，用龍骨「日光曬乾的枯骨」治療小兒瘰癧症，這原理就是利用枯骨內的鈣質。

根據聖經和其他宗教故事的記載，我們得知古人的壽命較今人為長，也許這種記載並非確實，但也可能是古人知道一種延年益壽的秘方草藥，而如今却因年久失傳了。

譯自 Cosmopolitan Oct. 1955

藥科學家分析後，發現這種泥土裏，原來含有豐富的鈣質。土人怎會發現這種泥土有治療皮膚病的功効？自然學家發現動物有選食體內需要物質的本能，原始醫藥的發現，正與此情形相同。

美國許多著名的製藥廠，如派克戴維斯，錫巴，施貴寶等，均開始對原始藥物加以科學化的研究，此外，還有其他單位，如紐約的斯羅蘭基癌症研究所，曾搜集巴西產的草藥四百種加以研究，海軍方面，搜集北美洲的一千餘種野生的植物加以研究，其和大部份均係印第安人常用的藥草。喬納斯堡大學，專門研究非洲野生的植物，其中最有希望的兩種藥草，即係蘇祿族人用以治療癌症和肺病者。

非洲土人用一種名叫「Strophanthus」的植物熬製箭毒，這種植物，具有減緩脈搏跳動次數的特性，此藥如今被用來治療心臟過勞症。

安梯里歐博士領導喬納斯堡大學探險隊深入非洲時，曾于偶然中得到一種奇藥，可惜後來又不幸失去。

安梯里歐博士與一位土人友善，該土人懂得醫術，他贈給安氏一種藥草，告訴他服下此藥後，可以行路不倦。安氏對此藥雖不甚相信，但他于探險隊登程前，將此藥煎水服下。

這天他們在叢林裏步行了卅餘里，步過兩條小河，但他絲毫不感疲倦，顯然土人贈給他的是一種強力的興奮劑。



非洲狩獵事業

Olen Meeker 著
桐 聲 譯

成分。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都曾聽到過有關它的傳說，裡面充斥著食人的猛獅、驚濤的獵豹、皮膚晒棕的白種獵手、穿著白色襯衣和騎褲的金髮碧眼的英國美人，在熱帶月光之下，嬌喘吁吁。可是，讀者諸君我要在此報告的是這項幻景——像許多其他彩虹色的夢境一樣——業已隨時序的遷流而建立於堅固的商業基礎上了。

事實上，東非狩獵已經自冒險事業轉變成一項工業。它的市場，已擴展及於主婦，夜總會專欄作家和四健會的會員。

限制獵捕的法令，仍然生效，舊時勇猛的探險家到此

如果
你的反應
是正常的
話，那麼
『東非狩
獵』這句
話在你聽
來，定然
多少含點
有浪漫的

必定是進退維谷，苦無用武之地。在早些時候，勇敢堅忍的探險者來此，尚可全副武裝隨心所欲出沒於森林濕地，跋涉於峻嶺崇山，去收集他們所要的新奇而怕人的故事，另加寫數冊書的資料，和數年也講不完的演說稿子。現在則任何人都可來此暢遊。一抵他們轄區的門限，獵客就得任由經理們及其伙計擺佈，他們將客人舒舒服服的送過非洲最黑暫的腹地，使他們滿意而歸，頭得各種鏡頭的底片，和收集來的野蠻紀念品，則絲毫無損；可是，舊時令人驚愕之處，有一部分已經蕩然無存。在新史丹萊旅社中——那羅比(Nairobi)的一個懸脚處，它的餐廳點綴著一個匈牙利四人管絃樂隊——獵客可以找得專為業餘獵戶製的家庭放映用狩獵影片。

筆者抱著懷疑的心情，來觀察東非自史且萊到此後是有了變化。輪船在維多利亞湖面駛行於河馬群間時，整潔的侍者端上了一個盤冰凍的杜松子酒，和插在牙籤上的小蝦。旅客在咀嚼之餘，可在這艘充滿泳池和美麗店舖的法里爾航線郵船上盡情射獵。在她來往南非的航程中，船上可作新出鑽石的買賣。進入東非內地時，則可以隨意觀光騎手俱樂部、運動場、馬上球戲、新製電影、花卉展覽、田園俱樂部，和烏干達一塊大家都高興去野宴的地方

，因為那兒有可以煮熟雞蛋的溫泉。

可是第一批歐洲人來非洲徒步行獵時，此地的環境足令任何旅行社望而却步。杜馬斯溫德漢上尉，他被那位傑出的探險家馬利肯斯萊描述為「不是瘋了便是有點毛病」，曾於一五〇年左右計劃在西非獵捕二百五十個象牙，但他在皮寧灣首次旅行中，他手下的一百四十人，竟損失了一百人。史且萊有一次步行經過非洲，損失了三位歐籍副官；三百五十六位同伴僅生還十三人。他在沿途總共作戰三十二次。詹姆斯巴里的年青朋友傑爾夫湯生，得能避免與野蠻的土人作戰，僅僅得力於他有著「可怕巫師」的聲名，而此項聲名的由來，即是他曾將伊納氏菓鹽傾入一杯水中而引起發泡和他曾將假牙脫下洗滌。

史且萊帶了一艘可拆成五節的捕獸船——阿麗絲夫人號。時至今日，一位冒險家所需的僅是兩襲襯衣，甚至清洗劑都可就地購買。旅行社的經理均用白人獵手以廣招徠（我從未見過以黑人獵手作廣告的），一位獵手祇保護一至二位顧客。在斯威黑里地方，Safari（非洲遊獵）一字，其意係指老式的旅行，到了現在，它的含意有稍加更改的必要，因為現在它更包括了專為狩獵用、上面裝着槍架的卡車，裡面還帶了蓆帳、蚊帳、帆布浴池、床鋪、被單、盥水器、醫療設備、和食物，有時還有陳年威士忌。遊獵社的老闆倘為顧客們準備了足敷一月之需的各種遊樂節目。他們曾經宣稱過：『在一日之中，我們可使你們看到五萬頭動物。』有位局外人曾觀察到：一個十二歲的

男孩也可保證獵到他的獅子，當然，這個十二歲的男孩，必需要有足够的金錢。

奈羅比地方有一家供應各種必需品的「朋馬奇」狩獵嚮導社，其他尚有多不勝數的嚮導社散佈在東非其他地方和中部非洲。南非有一家名叫「非洲出租車輛公司」，可替顧客招雇剛果矮土人或屠殺盤狀的土婦，供為時四日的驅策。一家名叫「阿爾德羅哈拉」的法國旅行社，可替遊客送過沙漠。在一九五一年法國政府拒絕為一位想騎自行車通過沙漠的短小老婦簽證，使它聲名大噪。

任何具有自信足以通過非洲諸大湖和東剛果的狩獵嚮導社，務需能够在數小時內召集身高大吠的瓦吐塞族人和四呎半高的非洲矮土人，後者在依士里叢林的深處，最易加以組織。有一條公路經過該處，由手執弓箭的警察守衛着。沿途有一名叫厄普羅的小站，已故的柏屈里克普特蘭偕同他的妻子到此開始他的熱帶旅館事業，關於後者，他寫了一本書「馬丹米」(Madami)，業於去年出版。柏屈里克普特蘭是一個顯赫的學者和特出的非洲專家。他們夫婦二人，蓋了一間大旅社，附有客廳、廚房和私人宿舍。勇敢無畏的探險者駐足在此，吃着夾有棕櫚葉的生菜，和用威士忌製的熱湯。

旅客出五十元，矮土人們可以自動前來幫忙，出四十元則旅客要自己找上門去，雇費中包括着為土人們購買棕櫚油、鹽、糖和五十包煙葉的小費。上市時可以吃到美味烤白蟻。矮土人可在十二分鐘內架起簡陋的打字桌，他們

為旅客準備的樹葉屋子，極其舒適。有一套特製的帳篷，是里支登斯登王子所捐助的。一切活動包括由土人協助的圍獵都是有組織的。當他們為徒步穿過叢林作好一切準備時，不停的高聲喊唱：「塞發里！塞發里！」。

額外費用，漫無限制

月山(Mountains of Moon)彼麗的奈羅比，是傳統的狩獵基地，其中最老，排場最時髦的嚮導社，是塞發里蘭(Satiland)公司。它的董事們均由英國退役軍官充任。僅需化費幾千元，塞發里蘭公司就可對你服務得週到圓滿。像對待阿格汗王子、影星加萊古柏、溫莎公爵、喬治六世、依里沙伯二世、巴爾幹貴族等人一樣，奧爾良大公會帶着他的皇冠寶石隨行。這一類顧客有時帶着他們的冷凍機及機匠。有一位東方君主，「塞發里蘭公司的人說，「他的興趣極為濃厚，可惜身體太胖，力不從心，因此特地製就一個鐵架獨輪車由車夫推着，在狹路上緩緩而行。」

普通人按照他們建議的最短期限，狩獵三十天，平均每天只需化費二十九磅或八十美元，較短的旅程，當然依照反比例增加。如要一台冷凍箱，每月另加三十四美元，一個小發電機，每月五十六美元，來復槍每支租金二十八至三十四美元。一般的獵稅是一百四十美元，允許獵捕數目有限的普通獵物——一隻獅子，三隻非洲野牛，四隻斑馬等等，以至半打獵狗，外加二隻牠們的堂兄弟——小羚羊

勒小姐來為博物館收羅猩猩，他作了下列評論：

非洲野蠻的捕獵，使我下定決心，帶領太太們來這種可怕的危險，如果證明全無打獵經驗的婦女，照樣能獵捕猩猩、大象和獅子，則非洲狩獵的英雄氣概，自然衰落消沉。身為對保存非洲野生動物有興趣的自然學家，當然高興盡可能使殺戮動物一事失去誘人的迷力。

鑑於數位瑞典皇族在東剛果密魯山(Mount Mike no)附近射殺猩猩十四頭，阿凱雷大發牢騷：「如果再有三位像瑞典皇子的紳士來到密魯區域，則該處的大猩猩將無噍類了。」

卡爾阿凱雷是大猩猩最好的朋友，他對鮑爾杜查羅的著作頗不表參同，杜查羅是十九世紀的探險家，兒童冒險讀物的作者。杜查羅告訴他的屏息緊張的年青讀家，大猩猩躍入林中時，有一張「來自地獄的可怕的臉，這景象對於我好象是一場夢魘：可怕的半人半獸的臉，一如古代藝術家所作鬼怪的形象。」

阿凱雷不為所動，寫道：

「如果你讀到杜查羅所寫的，就會有一印象：大猩猩是可怕的動物；但如得知大猩猩的所作所為，則與家犬沒有什麼大差別；我要指出的是，要以它的作為來判斷大猩猩，而不可依照獵殺大猩猩人們的感覺來評論它們。」

在阿凱雷抱着自然學家與標本學家革命性的觀念——應研究每種動物的性情——來到非洲之前，外間世界對於這種含羞而以素食為主的動物，均認為是秉性殘暴，常住樹上

，牠們的角最長尚不到三吋半。繳納特別獵稅後，可以獵捕較大的動物，諸如野象，犀牛和長頭鹿等，價格到處一樣，最高者每頭二百八十美金，最低的是駝鳥，每頭五塊六，可獵捕兩頭。而「白種獵手」嚮導社則無額外費用，而僅有一個規定的價格表，它供應顧客一個雙圍帳篷，附有浴室和走廊，另外還派有荷槍者，劍獸皮者、司機、架蓬帳者、廚司侍者和私人侍役（每個探險者每人至少分得兩名），替你伺候浴水，掛蚊帳，端早茶至床前，洗澡和燙燙衣服，端遞可以消愁的飲料，顧客們均稱之為白威納酒。

額外費用沒有限制的，阿格汗王子帶着可以拆卸的銅床狩獵，一位塞發里蘭公司的發言人很肯定的和我說，他們每天用輕型飛機丟擲報紙給他，此事並不可靠，可能有時如此。

這一切，均發生在本世紀之初，那時奈羅比的商人，紐蘭達和泰爾頓夫婦，開闢了一個狩獵部、菲籍嚮導不夠應付，遂招來大批失業英國運動員來帶領射獵團體到達獵地，於是構成了一個職業團體。

那時一個獵者帶領三四十個菲籍屠夫。紐蘭達和泰爾頓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父子的狩獵完成一切準備，其他來此光顧的尚有美國的自然科學家、標本學家、保存家、和發明家卡爾阿凱雷，他現在埋葬於剛果阿爾拔達的國家公園，阿凱雷來此為紐約的博物館收集自然歷史中有關動物的資料。一九二〇年，他帶領了白萊德雷夫婦和年青的密

的。阿凱雷對大猩猩的描述是：並不兇殘，亦不經常居住樹端，事實上，有許多人類，在與大猩猩處境相同時，也會逃避樹上。阿氏並說：大猩猩很少會划走好萊塢的女明星。

並不是每個旅客，均能獲准獵捕大猩猩、雖則克拉克蓋博在「紅塵」一片內有過獵捕大猩猩的場面，其實蓋博的影片是在英屬東非拍攝的，而大猩猩則居留於法屬加那(Gabon)。誰願殺戮那好奇而具有美麗如芭蕾舞女和金合歡樹頂嫩葉雙眼的長頸鹿；或加害那彩色如繪的斑馬；或槍傷那豎尾狼奔的疣豬。以放槍來作樂的人，愈來愈多。很多人想一睹獅子的生活實況，但頗難如願以償。

此事在過去已經不太容易！一位來自西拉里翁(Victoria Leone) (註1)的榮譽國民曾報告告訴我，他是公家派遣來此觀察此種值得驕傲的動物的，但一直等到他去倫敦進大學時，還未看到過。

大河馬之爭

現在，許多非洲國家的首都，皆建有動物園，使認識牠們的特區動物(包括獅子)，較為容易。通至距離那羅比五分鐘的國家公園的公路上，到處都是滿載外出看獅子的車輛。許多旅行家抱着一腔熱望來看獅子，結果所看到的僅是些夜間常常侵入市街及肩下垂的土狼。有一羣與殺徒，他們的主要教習是敬奉河馬甚於獅子。這些河馬居住在在那羅比國家公園的蔚藍色深水池裡蠕動着的巨大胸脯，

宛如輕飄空中的大氣球。政府建議將蒙巴塞(Cambasa)附近相似水池中的河馬驅逐開去，引起了肯耶地方河馬愛護者的忿怒，紐約時報曾於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將該事向讀者報道：

『公眾的輿論，是堅決偏袒河馬的。國會內民選產生的立法委員們，曾被要求起立，自我表示是擁護河馬或者反對河馬，或者表明是否不計一切，堅決推行殖民政府的反河馬法案。』本地的東非標準報，整個篇幅都充斥著關於河馬的爭辯。有位匿名人士，甚至乾脆以「河馬擁護者」作自己的簽名。

如果有人在狩獵時槍殺了河馬，想把他腿骨製成傘柄，似乎很少有人能夠勝任。而羅蘭特·威特公司，一家比卡特雷街(註二)文雅的經營運動器械的組織，在那羅比有一個分枝機構，它會替顧客代庖。在你尚未出發時，他們會向你兜銷象牙毛製的手鐲、獅皮包裝的書籍、用電鍍過的罐頭包裝的厚牛脚餅乾，如果你一物不購，他們又向你推銷背面有斑馬花紋的撲克牌。他們的住址往往以「叢林」、「比卡」、「倫敦」等字眼為名，它們的標誌是窗上放一個籠子，潛出半個獅子。

威特公司的人員喜愛用鹿角製成雞尾酒杯，或者將犀牛、象或河馬的脚製成字紙壓和花盆。這種手工藝正在得其所哉。他們有一次自一位印度富豪手中，一言不發地收留下十八隻象腿，後者希望將它們製成紅寶石和玻璃櫃裡的酒壺；象身的其餘部分如何處置，無人知道。

女皇勇拒羣象

皇室的光臨，東非南非的旅行者、運輸公司、旅行社、旅行導遊們百折不撓的努力；有關非洲快樂生活的報道、書籍、電影、流行歌曲；野獸、白種狩獵家、巫醫、美麗的草原等等，皆有助於狩獵事業及其有關商業之繁榮。非洲有過幾次專門招待來內瑞拉人、哥倫比亞人、國會議員團、國際農業生產者聯盟的狩獵，愛斯基爾維諾的旅行編輯輯，雷查德傑德夫，甚至發起組織一個十五人牛車旅行團，每人化五千九百九十五元美金，費一百四十四天。經過十二個國家，到達非洲。此次旅行並非為作家們設計，而是為了那些希望知道作家們為何會見世界各地的人們而組織。前些日子，相當化錢的一次狩獵旅行，是經過歐非兩洲的費爾汀旅行團，由一位前普林斯敦大學樂隊鼓手作領隊。目標是拜謁阿比西尼亞的塞拉西王和觀賞巨獸。應邀加入的人，務須經過「上鏡頭」測驗，考查是否有適合社交的性質。一經錄取，則每人發給印有卡狄耳(註三)的信紙信封，和私人行李籤條。三十七天化費美金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元，但是，車後備有香檳酒。

更為奇特的探險旅行，為白麗普普德蘭小姐所領導的一九五三年女子狩獵隊——一個由十三個女人組成的隊伍，其中包括一位名叫佩其絲。奎雷露的火奴奴魯的寡婦——和以後組成的女子獵象隊。一本女子獵象隊所用的手冊，上面載明，各隊員可以享受彈簧床、供應濾過水，冰塊及新鮮冰淇淋的冷凍機。這些婦女軍由一位名叫彭禮阿倫

女子獵象隊

直至現在纔被穆穆(Mau Mau)所取代的屈里脫勃(Treetops)，一向是享受狩獵最舒服的所在。依麗莎白二世變成女皇的那晚，即在該處渡過。居里脫勃看來好像是一所曾被高至樹梢的大水沖洗過的平房。但卻裝有電燈、地氈、冷熱自來水、理髮室，浴室一應俱全。一輪五百瓦特的人造月亮，照耀著來往奔跑遊蕩的象羣、犀牛、獅、羚羊，和其他動物，其中有些眷戀著盛放加礮人造食鹽的祇食盤，不忍離開。一位退休的將軍、一位衛隊長、兩位中校保護著皇室貴賓。業主是一位紅顏白髮的老漢，他胸前佩著一枝花，繫著皇家空軍領帶，堅持著說這是世界上化費最大的旅館。

當依麗莎白與菲力浦駕臨薩達蘭特時，這兒的人搞得幾乎翻了過來。那羅比店舖中女用長手套在訪問消息宣佈後數小時內一掃而空；官員用的佩劍，則得自英倫用飛機運來供應。當皇家夫婦最後進入叢林時，英倫的報紙，幾乎是在不停地報道著：

女皇夫婦瞥見豹羣逃走

象羣距離女皇十一碼

象羣距離女皇十碼

女皇面臨一匹野象

野象說不了來日的女皇

女皇在叢林中的無畏精神

的白種獵手率領。『沒有打過獵的新手，例需經過一番實習……她們常常三五成羣的睡臥在帳幕之外，聆聽非洲草原上的豹吠狼嗥。』六個半星期，每人化費三、二〇美元，不包括購買紀念品的費用，其中肯耶政府所做的獵稅，每人二百四十四美元。

來自好萊塢的獵者

電影界人士為狩獵事業的最佳主顧。馬丁·詹森公司備有兩架裝有斑馬和長頸鹿花紋的飛機，招待來賓。目下漢明威已答應寫一個有關非洲狩獵的電影劇本，並且現身說法。我們已經看過『所羅門王寶藏』、『非洲皇后』、『紅塵』、『獵象牙者』、『白種巫醫』等等影片，其中有些因限於經濟，不肯化大錢在狩獵上，再加上手法低劣，以致拍成了水準不夠的作品。針對著這問題，非洲的拓荒者開始了下列工作：

蠻荒叢林內的生存決鬥！

神秘的結婚禮儀！

貪慾癡狂的土人！

這是遠離百老匯的狩獵事業策劃者向紐約四十二街居民所發出的建議。

最實惠的狩獵旅行，是若干攝影記者所採用的方式，例如阿爾發萊，梅路特和他的妻子，到東非來為華特狄斯耐拍攝幼象和其他年幼的特區動物拍攝照片，他們使用一輛特製的道奇車，車底開門，有一個二十呎長的鉛和帆布

製的隱匿室，高高聳出於車頂之上。

獲利最大的狩獵旅行，要算設備週到應有盡有的一次——好萊塢拍攝「紅塵」之舉——了。「紅塵」之拍片，使克拉克·蓋博和愛娃·嘉德爾到非洲來，雖則他們已見過塞博拉寇兒、史都華·格蘭傑、亨佛萊·鮑嘉、和凱瑟琳·赫本，本地人還是相當興奮。他們所雇用的狩獵社，不但準備了兩架飛機，還添集了成打的小艇和駁船，此外尚備有一輛貨車，和一個週波五十五米的無線電台。

「紅塵」的無線電台一個設在那羅比，另一電台設在人跡罕至的荒野裡。它們彼此間的通話，常常如此：「紅塵二號、紅塵二號……我們是紅塵一號。你們需要多少衣架？完了」、「紅塵二號需要兩個衣架、七十八個浴簾、三十六個咖啡罐、和十八個熱水瓶。」

「紅塵」所以成爲一張賣座的娛樂片，由於它出之以輕鬆的方式。好萊塢拍攝影片，描述跋涉過非洲的最不開化地區的生活時，似乎完全受着以愛情爲至上的藝術家影響。然而，一位匿名作家，選稿投登時代週刊，盛讚影星戴安娜·德魯在蠻荒片中的演技，他在射擊獵物時，往往將子彈送入它們的兩眼之間。「戴那到什麼地方，似乎總有毒蛇猛獸——極毒的眼鏡蛇、矯健的豹、獅、巨象、和河馬——擋住去路，但他總能僅憑一點探險家勇敢地應付任何危險的精神，安全通過……」。

註一、西拉里翁(Serra Leone)西非洲英屬保護國。面積二七、九二九平方哩；人口一百八十萬。

首都爲法里東(Freetown)。註二、倫敦海德公司附近一條豪華街道。註三、Carrier Jacques - 法國航海家，曾發現聖勞倫斯河。

倫斯河。

「譯自哈漫雜誌」一八五五年十月號

筋疲力竭的丈夫下班回來，太太劈頭就告訴他家裡的女僕又捲包裹不幹了。

「這次又爲了什麼事呢？」丈夫問道。

「就是爲了你嘛！」她怒氣沖沖地回答着：「她說你在電話裡跟她發了一頓脾氣。」

「天曉得！」丈夫喊屈道：「我還以爲接電話的人是妳呀！」

x

x

x

x

歐思金先生氣喘吁吁地跑進公事房，這星期他已是第三次遲到了，這次又遲到了一小時，老闆正交叉了雙臂在等候着他：「歐思金，我得聽聽你這一次編造出來請求原諒的故事。」歐思金嘆口氣：「老闆，今天早晨一切都出了毛病，真是毫無辦法。我太太要送我上車站，她總算在十分鐘內準備好了，開出了車子。可是那條一定得通過的橋今天太擠，等起來太費時間，我於是游泳過河，你看我衣服都還是潮濕的。然後我一口氣跑到飛機場，正好趕上哈里曼先生的直昇機，我於是在無線電的音樂聲裡降落。然後再匆匆忙忙地跑來。」「歐思金，不管你說得怎樣天花亂墜，」老闆道：「有一點是一定說不過去的，女人一定不可能在十分鐘內準備好。」

洲際導引飛彈的發展

李育浩



Chalka Peninsula 放出一個速度很快的物體。筆直地昇向高空。隨後沿着一個高度五百哩的弧形彈道，向指定的危險地區飛過去。最後幾秒鐘的時間，光亮得像一顆流星，還拖着——條耀眼的火尾，緊跟着，二十哩方圓的海裡，掀一個龐

這是一個關於飛彈的惡夢：

一九六二年，美國對長程導引飛彈的發展已經落後了不少。莫斯科向世界上各自由國家發出一個直接了當的廣播：「今後十天之內，南太平洋的無陸水城有一百平方哩列爲危險地帶。凡通過該區的船舶和飛機如有危險，一律自行負責。」美國海空軍立即在這個地區執行警戒。自阿拉斯加到新幾內亞的雷達站。也都進入準備狀態。就在那十天裡，坎察加半島 Kam



美國負責飛彈發展人史立威少將

大的火柱。海水鼎沸，和火山在地壳下面爆發差不多，陣陣的放射性死雲，向四週飄落。遠在舊金山，聖路易，紐約，馬德里的地震儀，都有相當明顯的紀錄。

莫斯科又一次廣播：請自由世界各領導國家的首長，到莫斯科去開高層會議，被邀請的元首們處在蘇聯王牌在握的情況下，除了俯首聽命而外，實在一籌莫展。

但是以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杞人憂天的可能性已經根本消失了。縱然蘇聯在飛彈方面的發展再快，也難能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五千哩航程的導引飛行。不過也只是時間上遲早的問題！很可能在五年到十年之間。所以美國的武裝部隊，都已經把它列為天字第一號的重要計劃。在迫切需要下所發展出來的技術新知，在十年以前根本是不能想像的。人人曉得有一所大的飛彈工廠（估計投資約為五十億元）目前已經不成其為機密了。

裝有火箭引擎的導引飛彈，並不是一件新東西。德國所造的 V-1，已經發揮了很大的軍事價值。快過普通幾倍的怪物就是 1944 年轟擊英倫的武器，假設那時候若能裝上原子彈頭，英倫三島怕早已變成了放射性飛灰。沒有一個國家敢忽視這個驚心動魄的教訓。

可惜在大戰結束以後，新設計的飛彈試驗結果並不理想。拆開俘獲的 V-1 來研究，又很難了解原來的設計。

飛彈投擲熱核爆炸物，不但輕巧，而且効力威猛。科學戰爭的全貌因之大為改觀。國防部在這種情況下乃不得不下令全力發展洲際飛彈，彈着點的準確要求也用不到像以前那麼嚴格。相當百千萬噸黃色炸藥的熱核彈頭，即使落在一個大城市外面，也能把它一轟而平。所產生的放射塵埃，在下風處的殺傷力量極為廣大。所以不管生產成本多麼昂貴，也是非常值得的。

負責發展的是美國空軍少將史立威 Maj. Gen. Solari et al.。史將軍是機械工程和飛行的雙料專家。在他指揮之下，除了極力發展 ICBM 而外，更注重於攔截飛彈的研究，以便對抗蘇聯未來的洲際飛彈。在未達到目標之前，就伺機把它擊毀。

現任美空軍部長郭爾斯 Charles 本人就是位物理學家兼電子專家，曾經從事設計製造核子武器多年。相信在他策劃之下，必有積極的發展。

ICBM 只在發射之初短短的一段需要導引。其餘大部分的航程都像慣性彈一樣，走一條拋射體的孤線。根據現在的計劃，它構造的型別有二，分別由康維爾 Convair 及馬丁馬丁兩廠承造。所用的火箭發動機長僅五呎，一個強壯的人，就可把它裝上卡車。可是在全速飛行的時候，就能產生幾百萬匹馬力，比胡佛大壩發電量的數值還大得多。

導引的工作比產生巨大的馬力更困難。現在正進行中的導引制度有兩個：一種稱為慣性導引 INERTIAL，GU

事實上，德國人在這方面領先太多了。

効力確實的飛彈需要很多新技術，那時候全都不可能作到。像進一步的火箭發動機，奇巧的電子裝備，計算器和很多的靈敏儀表等。同時還需要新合金，陶瓷，燃料和新式的物理和數學知識——簡單地說，根本是一個技術上的大革命。

這個技術革命，現在可以說已經完成了。電子設備固然突飛猛進。號稱為飛彈大腦的計算器的進展，更是一日千里。火箭發動機比從前輕巧，可靠，馬力也大的不可思議。空對空火箭著魔 Air to Air missile falcon 內部所用的小陀螺儀，軸承和電子設備的準確精巧不下超級手錶。施工的廠地密閉無窗，不容許一粒塵埃進入。全廠的空氣每九分鐘經過抽氣機和過濾器全部抽換一次。而且內部的氣壓常保持比外面高，以便萬一漏氣，只能外洩，不能內流。繪圖間的工程師們，規定不能撕破紙張，也不能用橡皮（二者都能產生塵埃）。全體工作人員，都穿著尼龍工作服。優秀的裝配工人大部分都是腿部傷殘的男女，因為他們很習慣長期靜坐，並不隨便亂動。

近年來飛彈的進步，實際上是很多人的功勞。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甚至天文學家全都有所貢獻。在發展的初期，長程飛彈很不受重視。號稱五千哩航程的洲際飛彈 ICBM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當時也列為次要。

等到原子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以後，才證實利用長程

IDANGE。主要部分是一套極為靈敏的儀器，能感覺飛彈在任何方向所受的外力，大自火箭的推力，小到側風以及彈身的轉側。儀器把感覺到的結果輸送到另一套計算器去，計算器頃刻之間就可以算出飛彈的位置速度及航向。如果與計劃的航程不符，計算器能自動設法改正。如變更尾鰭的角度，或是調節燃料，以使它納入既定的航路。

第三個稱為無線電慣性導引 Radio inertial guidance。內部用來感覺的儀器和前一種差不多，只是它把所得的結果，用電波傳向地面的發射站。站上的計算器也用電波指揮，飛彈改正航行的誤差。兩種方法各有優點。後一個的計算器放在地面，重量體積可以沒有限制。前一個的全套設備都由自身攜帶，可以不受敵方電波干擾。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飛彈升空之初，彈頭向上；然後沿著地球的球面飛向目標。所以在它再度進入大氣層逐漸接近目標的時候，多少有一點兒不是彈頭向下。因此需要一種擺正姿態的設計。現有幾種可行的方法包括迴轉儀，飛輪，和噴氣嘴等幾種。

當飛彈下降到距地面八十至六十哩高空的時候，時速約一萬六千哩。在這種速度之下，就是高空的稀薄空氣摩擦而生的溫度，已經足以使任何已知的物體氣化，低空的濃密空氣自然更壞。接近彈體的空氣，常因高溫而致游離化。同時產生腐蝕顆粒，因而發射出流星似的尾焰。

這種高溫除了引起飛彈變形而外，還可能使熱核炸藥提前爆發，或者因為損壞過甚，竟而不能爆炸。防止這



發現史密斯魚的拉鐵摩小姐

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廿二日，在東南非洲一個名叫東倫敦的港口，當地的博物館，有個好問的管理員拉鐵摩小姐，正在檢查捕魚者所送來的沙魚。在這些沙魚裏面，她

史 密 斯 魚

華明譯

發現了一條非常奇怪的魚，有五尺多長，重一百廿七磅。鐵青色，厚鱗，口尖，鰭上有肉，像四肢般的伸展着。「牠太奇特了，」她說，「使我覺得要保存牠。」

拉鐵摩小姐把這條大魚拖進博物館，打算去鑑定牠是什麼魚，但是，在她的魚類學參考書裡面，竟找不出和牠相像的魚。於是，她畫了一個圖，把牠送到史密斯教授那裡去，史密斯教授是南非格魯安茲坦羅得大學的著名魚類專家。

史密斯教授曾經發現並命名過一百多種魚，但他看了這條魚却驚愕起來了，「我比看見恐龍在街上走還要感到奇異。」因為這種魚是列在已故的動物表上的，牠早已和恐龍一道絕跡了。科學家們都祇能在數百萬年前的化石上看到牠的模樣。現在，在他面前的，是這種奇異的生物，是這種過了六百萬年還沒有改變的動物。

「雖然這是一件難以相信的奇事，」史密斯教授說，「但我可以確認牠為「西拉肯斯」(Coelacanth)魚，因為牠是拉鐵摩小姐發現出來的，便稱之為「拉鐵摩亞」，」又因為這條魚是在查南納河口捕獲的，所以牠的種

些缺點的方法有三種。第一個是使飛彈在下降的時候慢下來，進入濃密的大氣層以後自然更慢，當然增加命中目標的機會。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使熱量只存在於飛彈的表面，而不進入內部。第三個法子就是使它在數哩的高空爆發。其中第三種最不被飛彈研究人員所喜，因為那麼一來，放射性灰塵就不會產生了。

洲際飛彈如果除去彈頭不計，每具約值一百萬美元。比起價達八百萬的B-18便宜的多。需要的備份零件既不多，又不使用人力操縱。發射站之簡易，比起空軍基地來自然更省錢。只消建築幾個B-18基地的錢，足夠完成幾百座飛彈發射站。敵人要想避免報復，非要全部都毀掉才能保險。

但是，在作戰方面來講，每一件新武器都會引出一件抵制它的另一件武器。現在看來，最有希望的飛彈就是當然要算原子武裝的飛機。有些人甚至相信，雖在每時高速一萬六千哩之下的飛彈，也可以使之在空中毀滅。飛彈所發出的熱量，電離的空氣，和預定的航線，都可以用來作為擊毀它的根據。自發現以至擊毀間的反應時間一定非常之短，幾分鐘已經足夠了。然而在長程飛彈還沒有完全成熟的今天，誰又能預知將來到底要演變到什麼樣子呢！

美國的紐約州雖然具有大都市建築的標準特徵，然而該州的土地猶是未開發的森林地帶

拾穗譯叢零售價格

(包括郵費在內)	
新台幣	美金
第一種：溫莎公爵回憶錄	五元 五角
第二種：劫後孤雛	五元 五角
第三種：征服星空	五元 五角
第四種：波城世家(再版中)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五種：海上漁翁(再版中)	三元 三角
第六種：蕾綺表姐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七種：滄海珠淚	四元 四角
第八種：天才推銷家	八元 八角
第九種：自殺俱樂部	四元 四角
第十種：春閨夢裡人	六元 六角
第十一種：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二元 一元二角
第十二種：海狼	十五元 一元五角
第十三種：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五角
第十四種：西洋交響樂的故事(印刷中)	



史密 斯 先生 檢 別 史 密 斯 魚

類便叫做「查南納伊」。再加上鑑定人的名字，於是這條魚就稱為「拉鐵摩亞·查南納伊·史密 斯」了。

「這種魚，」史密 斯教授說，「公認為是地球上一切動物的祖先底最親近的親屬。在人類的族譜上，他幾乎是在直系的血統上。」

史密 斯魚的消息，使全世界為之震驚，史密 斯希望發現另外一些標本。由於他認為這種魚像是岩礁魚，他猜想大概生在馬達加斯加。因為他無力組織探險隊，所以他便印了很多說明書，附上一個圖形，分送到英國、法國和葡萄牙，懸賞美金四百元，徵求另外一條「西拉肯斯」魚。

第二次世界大戰，阻止了他的探求。不過，到戰後，他和他太太繼續搜索，徒步在海濱行走，或坐船到各島嶼上去分送他的說明書。這魚發現之後，過了十三年，還沒有一點頭緒。

到一九五二年，在東非的贊巴巴，史密 斯太太送了一些說明書給一個英國的船長韓德，他時常放舟於印度洋。在聖誕節的前一天，史密 斯夫婦接到了一封韓德拍來的電報：「在柯摩羅島獲得了一條西拉肯斯魚，來拿去吧。」

這條魚遠在兩千里之外，而此時又當酷熱季節，這條魚會腐爛嗎？史密 斯教授又沒錢去包飛機，於是他便到總理馬蘭那兒去請求幫助。馬蘭准他借用了一架軍用的運輸機。

「這條魚竟是真的西拉肯斯魚」，史密 斯教授說，「我的快樂真是難以言語形容。」

這條魚已經死了九天，但是，在第四天，韓德船長已經把他醃起來了。牠是被一個漁夫在六百英尺的深水捕獲的。地點是在安交安島附近。他拿到市場上去賣，有一個看過史密 斯說明書的中學教員發現了牠，於是他翻山越嶺，經過廿五英里路去送給韓德。

當報紙上紛紛載這個消息的時候，柯摩羅島的行政官，接到了法國海外屬地部部长發來的一封信嚴加斥責，說當那位恬不知恥的外國人飛來島上偷走了法國的一件科學上的瑰寶時，他怎能不問不問。因此，法國的博物館、博物館的米洛特教授，特別指定馬達加斯加的科學研究院負責搜集一切以後在法國領水內發現的西拉肯斯魚。這個學院的獎金，比史密 斯教授的加了一倍，印刷了一噸重的說明書，到處分送，並且在要地上建造了醃魚站。

於是，當地人都明白這回事了。他們全都去捕捉西拉肯斯魚。由於當地人用深水魚作魚餌去捕捉這種魚，所以市場上的深水魚都為之搜羅一空。

第三條西拉肯斯魚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廿日捕獲的，捕獲牠的人名叫哈沙尼。地點也是在安交安島附近。起初，哈沙尼以為他捕獲了一條沙魚，因為牠的戰鬥力非常強大。在一小時之後，他想方設法把牠弄到水面。因為他希望不要傷害這種魚，他又設法把牠制伏，捉上岸來。他叫他太太守着牠，而他自己則跑去見研究學院葛羅斯特博士。葛博士是醃魚站的人員之一。

曾經有些人自認為已捕獲了西拉肯斯魚，急不及待地

在晚上打擾了葛博士清夢，但是，實際上他們所捕獲的並不是這種魚。因此，葛博士對哈沙尼的話表示懷疑，哈沙尼說他捕獲了一條褐色的大魚，有白色的斑點，發燐光的眼睛。葛羅斯特博士曾經有過第二次捕獲的史密 斯魚，那是一種鐵青色的怪物，和這並不太相像，他叫哈沙尼一個人回去，但哈沙尼堅持要他同去，最後，他拗不過他了，便只好跟着他同去。雖然這條魚是褐色，中帶着白斑有着發燐光的眼睛，然而牠的確是一條真正的西拉肯斯魚。

葛博士按鈴通告該島當時的行政官賴爾，賴爾跑到葛博士那裡去。這兩個法國人，激夜不休，替這條魚注射蟻酸，以免腐爛。他們把牠裝在一個特製的箱子裡，叫警察前驅清道，急速的送到十英里之外的飛機場。

米洛特教授，正在馬達加斯加的達納納里維等待，獲得了這件毫未損傷的標本，這時，這條魚已經變成了鐵青色，眼睛也不再發光了。不過，在體格方面，牠和以前每條西拉肯斯魚都不相同，牠那像手足一樣的鰭，是發展得和那些魚不十分相似，米洛特推斷說：這三條魚都屬於同一種類，而且，這種魚有一種彼此不同的獨特的性能，這個推測，後來終於被證實了。

行政官賴爾，特地舉行了一個公開的大會，把獎金贈予捕獲這條魚的漁夫馬沙尼。這筆獎金，相當於漁夫三年的收入。因此，捕西拉肯斯魚的事業興旺起來了，在馬沙尼之後，還有好幾個漁夫，在柯摩羅群島的海中，曾因獲此魚而獲得這筆獎金。

大柯摩羅島的行政官沙維納克，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九日的午夜，被第四條史密期魚的到達驚醒了。「這是令人興奮的事」，後來他說，「趕快跑去料理牠。到清晨四時，我們快要處理完畢時，另一個人踉蹌的走了進來，他帶來了一條更大的西拉肯斯魚，我們繼續爲牠工作，用兩個箱子裝上飛機運走。兩天以後，又有人送來了一條西拉肯斯魚，我們那時已感到疲倦不堪了。」

行政官猜想：捕西拉肯斯魚的旺季到了，於是下令建造一個很大的貯藏鱈魚的倉庫。然而，此後經過了八個月，却沒有再捕獲一條史密期魚。

所有這些已經捕獲的史密期魚，都是在五百至一千三百英尺的深水裡面，其時間爲九月至二月。最大的重達一百卅磅，最小的也有四十三磅，柯摩羅的漁夫說：他們從前曾捕獲過西拉肯斯魚，重量高達二百廿五磅。

爲了研究史密期魚的環境，米洛特教授特別招募了法國很有名的深水探險家考斯托來幫助，考斯托坐他的探險船「卡利普索」號裏面，潛入到西拉肯斯魚常到的區域，這些地方，是普通的潛水夫不能到達的。在他這條船上，裝有快速的海底攝影機和自動計算深度表。

這時，米洛特已有九條醃漬的史密期魚，把牠們全部解剖，詳細研究，要化兩年的時間。不過，他已爲胸（或側）鰭的變化而激動起來了。「這些鰭的方向，每一條魚都是互不相同。這在一切重要的解剖問題上放射出了新的光彩。即是說，這些原始魚的鰭，是可能發展成爲陸上的

載着：「經過了一千四百四十五小時（六十天又五小時），牠仍舊在微弱地游泳。但是，在一千五百卅小時的時候，牠的肚皮翻了上來，祇有鰭和鰓在作掙扎的動作。」米洛特教授認爲：這條史密期魚之死，是因爲怕光，或者說是對於強光敏感，「陽光似乎是真正傷害了牠。」

不幸，這隻離的西拉肯斯魚，並沒有帶來一個可以發育的蛋。

現在，米洛特教授正在搜索一隻活的小西拉肯斯魚，這種小魚，他認爲可能是進化的略史，「在幼年的時候，」他說，「幼兒依自然法則變化，一天一天的脫離發育不全的特性，這些特性，或者將會使我們知道數百萬年前的生活。」

同時，史密期教授，仍繼續他對西拉肯斯的研究，米洛特教授，曾經對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米洛特教授，在倫敦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論文，其中曾這樣說：「西拉肯斯魚的捕獲，連同將時常和牠相連的史密期教授的命名，已被適當地描寫爲「本世紀中在博物學範圍中最令人驚奇的事件。」」

譯自讀者文摘十二月號

★

★

★

★

醫生：「你的傷風仍舊很厲害，但牠已經不再使我擔心了。」

病人：「那自然略，譬如你傷了風，牠一樣也不會使我擔心的。」

脊椎動物的手足。也就是可能發展爲人類的四肢。

米洛特教授，同時還發現了：史密期魚的心臟，是一種心臟進化的最初階段的實例。這種魚的組織，是「值得注意的，」他說，「任何有能力的醫科學生，在顯微鏡之下，一看就可以確認：大部份的組織和細胞，都是排列得和肉類的肉體一樣的。」

和這種魚同時的生物，都已消滅，何以牠能獨存？專家們難以解答這個問題。米洛特教授曾經在西拉肯斯魚被捕獲的地方的海水溫度上，發現有巨大的變化。他說，牠們之所以能夠獨存，至少有一部份原因，是生活在不同的溫度裡面。此外，則由於牠的體格，特別強健；牠們的住所，位於深淵。

第九條西拉肯斯魚的捕獲，更是轟動一時，牠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早晨兩點鐘在安交安島附近捉到的，送到研究院的時候，牠還是活的，而且是一條雌的，以前所捕獲的史密期魚，全都是雄的。

「啊！雌的！」米洛特教授很愉快的說，「假如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可以發育的蛋，那胎兒就可能顯示出生命的形式，後退到那種無法想像的時代！」

這條史密期魚，被放在一艘裝滿了水的捕鯨船內，上升八百四十英尺達海面上，似乎還顯得活潑，不過，在天亮以後，陽光一出現，這條魚便慌亂起來了。她打算躲到捕鯨船的最黑暗的角落裡去。

米洛特教授從馬達加斯加乘飛機在中午趕到了。他記

●不日即將問世●

拾穗譯叢第十四種

交響樂的故事

●請注意預約日期●



☆艾森豪獎學金——

斐

從巴西東部波西亞城來到美國的
她，佛瑞塔斯是一位前途光明燦爛的青年。過去一年中，他獲得世界上最新奇也是最幸福的工作。他的工作是由他的美麗的妻子西利亞伴隨着，駕駛簇新的旅行轎車，週遊美國兩萬哩。

她，佛瑞塔斯博士——他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工作雖然非常愉快。但是任勞任怨地嚴肅。他在收集美國工程上和工業界的知識，利用美國的全部領域為研究試驗室和教室——東西以兩洋為界，南從墨西哥灣起，北至大湖區為止。他向他研究範圍內的各界領袖請教，一切研究的門徑都為他開放。他全年旅行和研究的費用超出一萬美金，但他不需掏出一元巴西金幣的費用。美國的企業家組織成一個團體負擔他的一切費用，供給給他最優秀的環境。獲得這種優待的人不止他，佛瑞塔斯博士一人。很多出色的青年和中年人曾接受到這項最高榮譽的獎學金，另有很多人正在繼續這項獎學金。獎學金的名稱是「艾森豪交換獎學金」。國際間，互設交換獎學金已非一件新奇的事，但從他，佛瑞塔斯博士的經驗中可以發現「艾森豪計劃」是今日最偉大的國際智慧交流的計劃。

過二百五十元。此外獎學金基金會支付一切的旅行費用。當這位巴西人從事研究工作時，他發現獎學金基金會制定的規則很少，而且約束不嚴，他可以到任何大學或學院註冊，選讀任何高級課程；艾森豪獎學金基金會可以支付校方一切費用。倘使他不能進任何正式學校也無不可。他可以把全部精力貫注在實習上，到美國企業組織或政府機關去實習。她，佛瑞塔斯則選擇能兼顧實習和入校進修的工作。他入司丹福大學學習動力和靜力學一學期。他妻子西利亞則在附近的高級中學選修攝影術。其餘的時間都費在旅行上。他們參觀數十所大學，考查美國教學方法，當然他們不會錯過去各處偉大水力發電所和水壩參觀的機會。她，佛瑞塔斯對本文作者說：「巴西有充分的資源，足供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之用。非待動力問題解決後，一切發展計劃無從開始。因此我專攻水力發電學。」

數週前她，佛瑞塔斯夫婦乘郵輪巴西號回國，攜回豐富的獎學金——知識和智慧。這位青年獲得豐富的技術知識，足以幫助他的職業，並且開發他的國家。他同時吸收大量的美國政治哲學。在歷史教科書中，他發現美國政府健全的演說。他對人說：「在一座大學城中，和一般公民渡相同的生計是最令人感動的。西利亞和我同去參加各種聚會。甚至家長教師聯誼會也邀我們去參加。參觀這些會議使我們知道人民處理社會上一切事務的方法。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美國豐富的資源並非造成美國高度生活標準的唯一原因。美國人民以自治的精神為出發點，促進他們的

雖然獎學金以舉世聞名的姓氏為名，「艾森豪獎學金」却很少為人知道。實際上當他，佛瑞塔斯前年秋季獲得獎金時無異實現了一場美夢。他當時擔任波西亞大學兼任教授和某工程公司的經理。他想不到艾森豪獎金自動贈給他，豈非喜從天降！他從未應徵這項獎學金。他對這種異常的自由贈與幾乎不能信以為真。當他知道獎金可以供給他在美國無限制的旅行時，不禁驚嘆：「我今後得如願察看那些美麗的建築和那些偉大的水壩——胡佛堤，雪斯達堤，大古力堤等等了。」

他確能身歷其境觀察心目中想看的建築和其他很多的奇蹟。獎學金賜給他一項自由到各地研究的計劃，絕無一般獎學金限制研究費用約束。獎學金又供給他夫婦兩人到各地頭等交通工具的一切享受。艾森豪獎學金基金會的執行人說，允許妻子伴隨丈夫從事研究工作可以發揮雙倍的效用。獎學金基金會供給來到美國的每對夫婦每月六百五十元美金，足夠房租，伙食，服裝，娛樂和各種意外開支。未婚的人每月可得四百元美金生活費。基金會的職員宣稱：「我們希望獲得艾森豪獎金的人到美國過中等社會的生活，和一般美國的公民沒有兩樣。」她，佛瑞塔斯購買書籍，雜誌和其他參考資料時尚可獲得津貼，總數不得超

社會和他們城市的發展。

當獲得艾森豪獎學金的人把上述觀念帶回國去的時候，主持獎學金和贊助獎學金的人都非常愉快，並且感到他們的精力和金錢都產生實際的效果。近來幾週，首批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們陸續將結業報告繳給基金會，使主持的人更為滿意。艾森豪交換獎學金基金會是不以營利，沒有政治作用，不受政府影響的組織。兩年前一群有國際合作思想的企業家和獨自開業的職業人士創立這基金會，作為艾森豪總統六十三誕辰的壽禮。

在一九五三年夏季一群賓塞維尼亞州的愉快共和黨人決定在艾森豪總統的新家鄉舉行一次盛大的晚會，在總統生辰前一天熱烈慶祝一番。祝壽活動的籌備委員會的主持人夏普拉斯是一位費城製造商，也是共和黨州黨部的財務委員會主席。他懇請總統統一件有重大紀念價值的生日禮物。委員會討論良久以後，決議贈給總統一套早年美國家庭的傢俱和陳設，供總統在蓋得斯堡附近未來家中陳設之用。未幾夏普拉斯訪問總統的兄弟，賓州大學校長密爾頓·艾森豪博士，徵詢他的意見，總統是否誠心接收這類禮物。密爾頓轉問總統夫人媽咪，不久收到回答，婉謝一切供個人享受的禮物。假如他們一定要贈送禮物的話，為什麼不供獻一種足以象徵總統歷年促進國際間諒解志願的禮物？設立交換獎學金不失為一項有價值的禮物。

籌備委員會認為這建議很好，但不能決定設立何種性質的獎學金。夏普拉斯追憶會中討論的情形說：「我們一

致希望這項獎學金的功效能符合總統的品德。一籌備委員會委託費城的一位廣告公司高級職員惠爾拉克先生。研究現有國際交換學生的各種計劃，並建議新設立的獎學金的內容。惠爾拉克研究後，認為現有的計劃都不令人滿意。現有的數十種國際交換學生計劃雖然都很有價值，但大多數虛有外表而缺少實際的功效。他擬定一項可以發揮實際效用的計劃書。他認為不宜交換少數沒有經驗的學生。獎金委員會應當具備遠大的目光，選擇一些在社會上已有建樹的人。他們是最有希望擔任未來各界領袖的人物。這些人是具有希望實現他們理想的人。為什麼不將美國工業、政府、和各種職業的精華傳授給這些人呢？

上述的意見不久即成為具體的計劃。以熱誠為公衆服務著稱的司各脫紙業公司董事長麥凱斐將這計劃促成一個組織。他擔任基金董事會的主席。

艾森豪總統對這套整個計劃非常讚許。這是他最稱心的禮物，當他接收這項禮物時。他認為：「這計劃是我們所處的時代中意義最深刻的舉動。」

在衆人讚揚的呼聲以後，發起艾森豪獎學金的人發覺至少需要一年的時間才能實施資助第一批學生的計劃。首先須募集基金會的經費，再着手組織一個無例可循的機關，到世界各地去選擇可供造就未來領袖的人材。在基金會創立的第二年，國際商業機械公司董事長華特生擔任財務委員會主席，他委託各工業的領袖轉遞一萬一千多封募款的信，希望各公司和私人能籌集三十六萬美元。次年募款

計劃時，曾獲得美國鐵路協會理事長法來索的指導，專攻政府預算和財政的巴基斯坦的阿玉伯的導師是聯邦政府財政部的副部長和國際銀行的董事長等重要人物。從墨西哥來到美國的科學家，波爾多維諾斯，估計某些指導他研究在工商界服務的導師們的平均收入每小時達四十美元。這是他每途和導師們談話時，必將最得請教的問題隨時提出討論的原因。他對本文作者說：「這些時間的價值如此之高，迫我不得不在有限的範圍以內，充分利用寶貴的時間，盡量吸收想求得的知識。」

獲得艾森豪獎學金來美深造的人所接觸的人士並不限於政府和工商界的高階層人物。從智利山地亞哥城來此的公衆關係專家恩瑞克·愛德華斯到美不久便學會美國親友們見面彼此最親切的稱呼。他乘公共汽車，火車，和飛機週遊美國一萬五千哩，主要目的在研究美國各界人民的生活和思想。他努力結識任何願意和他談話的人，包括各界的勞工和各種企業的董事長。在參加教堂宗教活動時，他結識了更多有價值的人物。他說：「這些都是值得敬佩的人物，人人有不同的生活和不同的人生觀。他們和我在電影上所見到的美國人物確實不同。」台灣銀行外部經理張興亞（譯音）發現學習美國銀行日常業務最便捷的門徑是在銀行中充臨時見習生。「只有見習生的工作能和各部份職員打成一片，也只有見習生在旁觀察他們的工作不致引起他們精神上的緊張。」他向人如此解釋。

很多位獲得獎學金的人在週遊美國時常參加各地人民

的工作由奇異電氣公司的董事長瑞德擔任。基金會的主持人宣稱：「我們沒有政府的補助，也沒有一位豪富能捐出巨款。目前艾森豪獎學金每年經常的開支依靠當年的捐款。可是我們希望從每年的捐款中節餘一些金錢充這會的永久性基金。」

基金會從工商界獲得基金以及處理獎學金的人選和獎學金實施的原則。現任基金會的董事長是奇布生。他曾任通用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長，四年前退休。奇布生今年已七十歲，精力充沛不減當年。他認為美國的工業有培植教育事業的高尚責任，而願致力這種理想以終餘年。他說：「我們如此必須生活在一個世界中，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改善這世界。我相信這項獎學金能以最適當的方法宣揚國際間的瞭解。」

巴納斯目基金會第一年成立後就擔任執行幹事，地位僅次於董事長。他曾任德拉互城的報紙發行人。艾森豪獎學金基金會的會址在紐約市東七十八街一百四十九號，是一處公寓改造的平凡辦公室。辦公室雖然狹小但足供各界領袖接洽重要事務之用。這幾間平凡的小辦公室却能使獲得獎學金的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同時減少基金會的辦公費用。

奇布生和巴納斯兩人從不遲疑請求美國工業界，金融界，教育界和政府各界的高級職員的協助。各界高級人士的協助是推行此計劃的一部份重要工作。例如，當印度籍的青年鐵路職員阿克哈瑞·西坦納斯籌劃他的獎學金研究

的活動。從以色列來的重機械工程專家達衛·毛向恩在紐奧林斯青年商人俱樂部聚會時發表演說引起全場人士歡呼大笑，那天到會的人打破以往記錄，他非常驚訝居然有這些人來聽他的演說，事後他才發現這天聚會最精彩的節目是選舉「美麗皇后」。

在自由世界中各別挑選具備光明前途的領袖人材是基金會的一項艱巨國際談判工作。當以艾森豪的名義邀請各界人士來美研究時，很多人想藉政治上的手段獲取獎學金。這種觀念完全違反獎學金設立的宗旨。有些政府誤會這項獎學金是美國政府宣傳武器的偽裝，暗藏不利本國政府的動機。另有一些人誤會獎學金只贈給政治上有所權勢的人或政府要人的親信人物。以上種種誤解都得向各國人士逐一剖解說明。

在第一年內，總計有十三個國家的人民可獲得此獎學金。選擇的標準是落後國家和未經充分開發的區域。在這些國家內，各界都迫切需要訓練有素的管理和技術人材。基金會的職員或董事們分訪各國。在各國特設徵選委員會。每個徵選委員會由該國三位閣名人物，二位長期居留留在該國的美國商人聯合組織之。負責提名為此獎學金的候選人。

到各國去發起組織委員會難免遭遇莫大的困難。巴納斯在土耳其訪問首相阿德南·孟德斯時，恰逢首相和他的政敵意無用事最高潮。巴納斯想請孟德斯指定三人充該國徵選委員會的土耳其籍委員。首相當時情緒不佳，詢問巴



納斯意中人選是何人。這位基金會執行幹事很幸運的了解了土耳其人物的作風。他建議首相指定一位銀行家，一位政府官員，兩人都是蓋德爾斯同黨的人物。為了表示首相的民主作風起見，宜指定一位少數黨的黨員擔任委員。他竟指人民共和黨的領袖凱西米·莫利克先生。莫利克和蓋德爾斯歷年不斷鬥爭良久。

這位土耳其首相忽然變臉，巴納斯深懼將引起國際間的不愉快事件，使他身蒙其害。忽然蓋德爾斯轉怒為笑，拍拍大腿。答應任命莫利克為委員。並且後來居然實現他的諾言。

第一次徵選學者的成績使艾森豪獎學金基金會非常滿意，並認為這是最適當的物色人材的方式。巴納斯慎重的說：「使這般人能體驗他們未來事業上的成就必能超過我們這些主持獎學金的人是我們各種最重要任務的一項。」這些學者所受的金錢方面優待往往使一般教育家們詫異。他們認為唯有在貧困環境中，才能磨煉出人材。奇布生和巴納斯則共同指明，這計劃是配合已經出人頭地的人們。奇布生說：「每位接受獎學金的人已是成熟而且具有豐富經驗的人，並且深切明瞭他自己的需要和他祖國的需要。我們以最有效的方法供給他求學的工具。」

獲得獎學金的人們是各色各樣，很難找出代表表現的人物。就膚色言，第一批人員從高加索高原的白種人到亞洲的棕種人以及非洲的黑種人各種膚色俱備。他們都能說一些英語。英語是人選的一項條件。他們的本土語言包括印

旅行：乘小輪車廿六八〇哩，乘火車四八〇〇哩，乘飛機一一五〇〇哩。

參觀的大學：十二所。

接觸的職業界人士：四五五人。

參觀的工業：十四種。

獲得的書籍：四十四本。

獲得的說明書和論文單行本等：三三〇種。

參加專門學術會議：三次。

他應當增列下面數項成就：將美國一本技術教育電影，片名玉蜀黍雜交培植法，譯為西班牙語，在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研究院選修一門高級管理學課程。最重要的成就為從事計劃解決墨西哥農田生產量低微的問題。事實上，當他回到本國以後，將擔任實施這計劃的技術主任。現在已有七家銀行出資創立一種新工業，製造迫切需要的農產化學品，這是為期二十五年的長期計劃，前後投資總數達四億六千七百萬美元。

意志堅強的波爾多維納斯博士宣稱：「我們要建設我們的將來，而不可崇拜過去。歷年來我們每英畝的土地只能生產十到十二英斗，Buckley的玉蜀黍。我們知道，利用優良的種子，充分的肥料和水份，和控制野草和昆蟲生長，我們每英畝的產量可達到二百英斗。這是我們正在努力的目標。」

事實上這些賓客們觀察到的現象並非都是主人們好的表現——艾森豪獎學金基金會的創辦宗旨也不是領導他們

度盛行的方言，土耳其語，中國國語，希臘語，暹羅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希伯來語，日本語，和西班牙語，他們共同具備的條件是豐富的想法和立志深造的願望。希望在美國盡量學習有關他們企業和職業的知識。他們研究美國的工廠，礦藏，銀行，研究所，灌溉工程，大學，工會，農場，政府機關，鄉鎮議會，新聞紙，政黨，日常遇到的最平凡人，公私機關的高級職員，大都市和鄉鎮的居民——幾乎包括造成美國各項活動的各種因素。

這些來此觀光的人心目中主要的問題是：「這些事物能應用到我們自己國家去嗎？」

以波爾多維納斯，潘挪博士為例。他外貌和言語很像巨人帝斯·阿納斯，三十四年前出生於墨西哥愛布拉城的小農莊。他追尋新觀念的欲望極強，深信一次科學上的革命可以使他祖國的田地解決多年來糧荒的問題。他是墨西哥中央政府玉蜀黍管理委員會的技術主任，此次獲得艾森豪獎學金，他那位以天才著稱的夫人，玉蘭達，是位語言學家也是歌劇歌唱家，常常笑容滿面的敘述他的丈夫的抱負：「他從不計劃小事業。我相信他對墨西哥有二十五年的遠大計劃。」

波爾多維納斯博士夫婦留在美國的一年內，慎重挑選「農業改良中心」的工作。大部份時間居住在大學城中。當我在紐傑西州紐布郎斯威克城陸特吉爾斯大學遇到波爾多維納斯博士時，問他這十個月以來的成就。他出示數大本有關技術資料的報告書。結束時記着：

只觀察美國人善良和優美的成績。基金會的本意是使他們知道美國的眞實。這種宗旨使他們看到善惡對照的現象而深思不解。張與亞參觀美國貧苦人民居住的區域後對人說：「這現象使我對美國援外的舉動產生更進一步的感激，因為我親自體驗到這些援外款項的一部份應當用於救濟美國自己國內的某些落後區。」非得烈·阿克赫斯特是從非洲黃金海岸來此的一位光明磊落青年。他是外交家和新聞專家。在阿柏汀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時同時得到多種榮譽。他在一個以自由平等標榜的國家的南部邊疆各州發現「限於白種人享用」的告示時有無限的詫異。事後他對本文作者說：「或許我應當盡力避免到那區域去，那些地方的見聞使我的印象蒙上污點。我想盡可能知道美國最棘手種族問題的整個眞實故不得不前往。」

當這些從國外來到美國追求知識強健的青年追究美國生活的眞實時，數位美國人獲得艾森豪獎學金出國去研究海外人民的困苦。其中一位是廣告協會的理事長瑞柏來爾。廣告協會是廣告企業公衆關係的服務組織。艾森豪獎學金資助他週遊世界，到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兩種理想間爭最激烈的前線去實地考察。他從國外攜回美國宣傳事業應採的新政策。

他說：「世界上未開發區域的人民情緒正在沸騰。他們現在想把美國人民數代以來艱苦的成就在他們一代之內立即促其實現。共產主義對這些人民宣傳『今天信仰共產主義，明天一切必能成功。』這雖然是很可笑的宣傳，却

是最有力的引誘。」

瑞柏來爾當面向艾森豪總統的報告指明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宣揚美國制度的基本知識。他說：「我們在我們的國家裡正在推行世界上的一種新制度——在這制度中，人民供獻自己的資本，取得應有的報酬。可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却以開發殖民地的各種陳腐名稱加在我們的舉動上，無異是共產黨的渲染。我們應當向這些民族解釋我們的真心好意和實現我們理想的途徑。」在開始時，他建議用「人民資本主義」，做主題為坦率宣傳的基礎。他的意見已蒙美國新聞處採納。

當首批從國外到美國的艾森豪獎金學生動身回到本土之前，我詢問其中多位他們在美國獲得的印象。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回答。他們的音調和用語雖然不同，但是一般答案的內容是：「你們國家內最值得讚美的是你們的制度——或可稱做一種新文化——這制度為這許多的人生產了如此多的財富。可說你們已發現在各方面廣播繁榮的方法。這是世界上的奇蹟。」

他們同時從我們這裡獲得不少他們認為值得帶回國的知識。下面是少數的實例：

佛瑞塔斯說：「各地來此漠不關心的遊客決不能認識你們建國經過的困苦。讀過你們的歷史，週遊你們的國家，見到你們的山岳和沙漠以後，我發現你們的人民建國時間，比我們在巴西遭遇到更大的阻礙。這印象賜我勇氣去克服我們面對的困難。」

每位獲得獎學金的人帶回去最重要的禮物是美國人對他們的友誼——在美國共同工作人們的友誼和為他們服務者的友誼。這些人很少有機會在一齊研究和學習，因為入需各奔前程去學習，可是國際友誼却充溢於這些人的心目中。最明顯的現象是當幾位獎學金學者遇到一齊談話時，他們往往試用多種語言談話，選用一種彼此能了解的語言以後，開始彼此觀模各人的筆記，交換各人的心得。某次一位企業家約定兩位學者同時談話，突然發現一位是回教徒阿玉伯；一位是猶太教徒毛向斯。他知道這兩位來客以前未相逢，恐怕會見後因宗教信仰不同有不愉快的表現。因此將兩位安排在不同的會客室分別接見他們。這種安排的結果宣告失敗，當他進入會客室時，發現兩位來客已在談笑，深厚的友誼已自動進行。

迄今艾森豪獎金已在經費困難的環境中，渡過一年，基金會正在努力募集經費和籌劃徵選另一批新學者。目錄上列有八個新國家——挪威、西德、伊朗、埃及、利比亞、西班牙、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四個國家的人民有重獲入選的機會——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和巴西。主持獎學金的人希望這計劃受惠的人數不可太多，但希望務必達到創立的宗旨。他們希望將來能擴充預算每年能使二十五位到三十位學者獲益。

推動艾森豪獎學金計劃的人認為這不是一種偉大的十字軍運動。他們希望這是一個出發點，將來重要的關鍵在促成入與人之間的國際性善意。艾森豪獎學金者日漸增多

恩瑞克·愛德華斯說：「在大小企業中，我發現濃厚的情感。資本家不願離開他們的勞工。各公司常常努力使他們的事業和當地的社會的福祉打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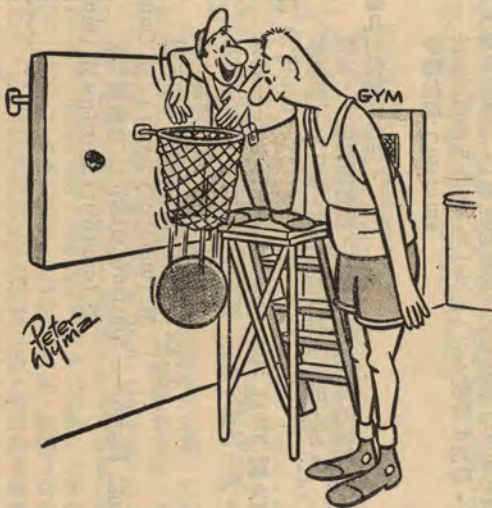
張興亞說：「這次訪美最大的成績是和事業上已有成績的移民們會晤。在這國家中，只要能刻苦耐勞，肯用頭腦，成功的希望仍是無窮。這是我們回到自己祖國後的願望。」

非得烈·阿克赫斯特說：「從未開發的國家來此的人民最驚奇的是你們的制度和你們一般的教育指明勞工神聖的觀念。倘使一國的人民固執努力人的地位比較受過教育的人低，則這國家毫無進步可言。」

奇布生常說：「這計劃一部份的目標是使他們帶回愉快的回憶。獲得獎金人們的妻子將回國宣揚美國家庭廚房中各種巧妙的設備。其中一位對我說：『這是廢止僕役經濟制度的一種方法。他們會長久記憶我們那商品豐富的超級市場，顧問們為商品所吸引，購去的物品往往較他們原想購買的物品多。』」

他們最感激各大小城市各種居民自動款待他們的友誼。例如達爾·毛向斯夫婦認為最能代表美國人友誼的經驗是偶然在路旁遇到一位滿面風霜的老牧羊人。在路旁談話互相察喧後，老牧羊人邀請他們夫婦去他的牧羊場居住多天。牧羊場在懷奧明州，靠近十眠城。牧羊人追憶美國西部早期開發時期的生活使來客回憶自己家族當年在以色列南部尼奇佛草原開荒的景象。

以後，可以造成類似原子能一般的聯鎖反應。聚砂成丘，發揚光大。這理想一旦實現，普天下的人民同蒙艾克壽禮的恩澤。



「然後你拿起這小小的球兒丟向這小籃子裡，這件事不難吧？」

寬銀幕簡介

天。山。

寬銀幕 Big Screen 的發明是電影史上繼有聲片後的另一大革命。它挽救了電影業遭受電視侵略的危局，並替電影界展開了一條康莊大道。在近三年來，美國電影工業的進步，日新月異，先則將銀幕放寬，繼則加高，然後又將中心推入，四邊拉開。

這類巨型銀幕所映出的清晰逼真，毫不含糊的影片，使觀眾耳目為之一新。好萊塢預期在一九六〇年後（甚至還可以早點），全世界所有的電影院都要改寬銀幕了。觀眾對目前的普通銀幕再也不會滿足。一九五五年好萊塢出品影片，已經超過一半以上是用寬銀幕了。英、法、義、西班牙也開始相繼採用新方法。過去的老法分明是大勢已去，那末讓我們來研究一下目前的幾種寬銀幕，像 Cinema, Cinemascope, VistaVision, Superscope 和 Todd-Ao 究竟有些什麼不同。

在談寬銀幕之前，先拿普通有聲電影的規範來看看，從一九二〇年開始，電影軟片都是用三十五厘米，它們已經標準化。

攝影機鏡徑 Camera Aperture — 0.868吋 (22.05

mm) 高 $\times$ 0.631吋 (16.03mm) 寬
放映機鏡徑 Projector Aperture — 0.825吋 (20.95 mm) 高 $\times$ 0.600吋 (15.25mm) 寬

畫面比例 Aspect Ratio — 1.33:1

影片移動方向——自上至下。

移動速度——每秒鐘二十四張，或每分鐘九十呎。

音帶——單條錄音帶 Photographic Track 寬 0.100 吋 (2.54mm)

揚聲器——一架，放在銀幕背後中央的上方。

銀幕——塑膠體製品，或是上塗塑膠體的編織品，有透孔可使聲音傳出。

新藝拉瑪 Cinemascope

它是寬銀幕的鼻祖。在一九五一年介紹給紐約時，使人們對電影獲得了一個新的概念。發明者是 Frederick Waller，他用三架攝影機並排地將畫面攝在三捲三十五厘米軟片上，而放映時則用三架放映機，在三個不同角度的放映室內，將三張畫面同時放映在一張有很深曲度的寬銀幕上。由於開麥拉鏡頭，放映機，和銀幕的地位特殊，因

此所造成於銀幕上的畫面，對中央座位的觀眾有極大的真實感，它用不到戴偏光眼鏡，而可以得到極逼真的立體感覺。由於銀幕大得幾乎環繞了戲院的一半，使觀眾好像置身其中。同時這三十五厘米厚的軟片上，共有錄音帶七條，五帶音條供給銀幕後面的五個揚聲器，另二條分別供給裝在戲院左右的八個揚聲器，靠近座位後面可收特殊立體效果。新藝拉瑪的第一張片子是 This is Cinemascope。在一九五二年九月首次公演於紐約，這是一部介紹性的影片。有着驚人的賣座紀錄。但是由於拍攝成本過高，戲院必須完全改造，所以至今無法擴展。目前，新藝拉瑪在美國只有十三個城市可以放映，此外並曾到過巴黎、米蘭、倫敦和東京。

新藝拉瑪規範：

攝影機鏡徑——共三個。1.116吋 (28.35mm) 高 $\times$ 0.997吋 (25.32mm) 寬。

放映機有效鏡徑——共三個。1.088吋 (27.64mm) 高 $\times$ 0.985吋 (25.02mm) 寬。

畫面高度——相當於六個標準銀幕。

畫面比例——要視角度而定。在中央放映機的地位去看，其比例為 2:6:1

影片移動方向——自上至下。

移動速度——每秒二十六張，或每分鐘一百四十六點二五呎。

音帶——三十五厘米厚全部塗有磁性 Coated Magnetic

，與影片同時移送發音。

揚聲器——五個在銀幕背後，八個在二邊，靠近座位背後。

銀幕——新藝拉瑪的銀幕是特製的，用一千二百條垂直的透孔材料相互重疊，形成一個半圓形銀幕。它最低限度的寬度是五十呎，中心凹入的十七呎半。

新藝綜合體 Cinemascope。

這也許是近日世界最通用的一種寬銀幕電影了，它是第一個正式應用並推廣到市場。它比新藝拉瑪要省事省錢得多。第一部片子是廿世紀福斯出品的聖袍千秋 (The Robe)，上映於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紐約市的晚上。在美國現已有這種寬銀幕的電影院達一萬五千家，世界其他各國共有一萬家影院也在裝置中。

新藝綜合體要用一具特殊的開麥拉鏡頭來拍攝，它的角度特別大，放映時也要這種特別寬大的鏡頭。它早在一九一三年時發明，而由法國物理學家 Henri Chretien 加以改良而成。廿世紀福斯公司買下他的專利後即重新加以修正而用於現在的寬銀幕。這種鏡頭看出去的景物可比平常的寬二倍餘，但是他們把底片上造像的寬度，壓縮了百分之五十，因此底片並沒有比平常的寬二倍。所以如果將新藝底片在平常的鏡頭前放映，銀幕上的畫像成了瘦長條。它一定要用特殊的寬角度鏡頭，才能將被壓縮的還原。新藝綜合體的鏡頭固然與眾不同，但攝影機和放映機本身

還是和普通的一般，所以只要換上一個鏡頭即可利用。新藥綜合的銀幕沒有新藥拉瑪的大，也沒有它這樣深，但是也有幾分立體的感覺。新藥綜合體的軟片也用三十五厘米，祇是它齒孔做得狹小，以便留出空位給四條磁性錄音帶用。三條音帶用得三個放在幕後的揚聲器，另一條供給安裝在座位四週的揚聲器做效果。這就是所謂四聲身歷聲。但是新藥綜合體的影片也只有有一條普通錄音帶的，以供一般簡陋的電影院放映用。

另外一種型式是五十五厘米 (55.625mm) 底片，也是由廿世紀福斯研究出來的，它的製作情形相似，而放映出來的畫面要比三十五厘米的高二倍，寬二倍，也就是說面積要大四倍哩。

新藥綜合體規範：

攝影機鏡徑——0.837吋 (23.80mm) × 0.735吋 (18.67mm)
放映機鏡徑 (四聲條) —— 0.912吋 (23.16mm) × 0.715吋 (18.16mm)
畫面比例 —— 2.55 : 1
放映機鏡徑 (單聲帶) —— 0.839吋 (21.21mm) × 0.715吋 (18.16mm)
畫面比例 —— 2.34 : 1

影片移動方向——自上至下。
移動速度——每秒廿四張，或每分鐘九十呎。

四聲帶——磁性 Magnetic·三根之寬度為 0.063吋

是建議用畫面比例 1.85 : 1 最為理想。最近派拉蒙公司出品的戰略空軍 (Strategic Air Command) 有了更大的進步，它在紐約派拉蒙戲院中放映成六十四呎寬，三十四呎高，得到極佳的效果。

超視綜合體規範。

攝影機鏡徑——1.485吋 (37.72mm) × 0.991吋 (25.17mm)
放映機鏡徑 (雙框) —— 1.365吋 (34.71mm) × 0.722吋 (18.35mm)
畫面比例 —— 1.85 : 1
放映機鏡徑 (單框) —— 1.418吋 (36.01mm) × 0.722吋 (18.35mm)
畫面比例 —— 1.96 : 1

影片移動方向——自右至左。水平方向。
移動速度 (雙框) —— 每秒廿四張，每分鐘一百八十呎。

移動速度 (單框) 每秒廿四張，每分鐘九十呎。
音帶——Standard Photographic。

揚聲器——如用三隻，則放在銀幕背後，左，中，右三處。否則和普通一樣。

銀幕——與普通一般。

超藥綜合體 Supercope。
它是由 Americans Joseph 及 Irving Tushinsky

(1.60mm)，一框為 0.41吋 (1.04mm)
單聲帶——Standard Photographic·寬 0.100吋 (2.54mm)

揚聲器 (四聲帶) —— 三個分別放在銀幕後，另外一大套則裝置於座位畔。

揚聲器 (單聲帶) —— 在銀幕背後。

銀幕——高度平坦的表面，以有弧度為佳，使光線可大部份反射到座前。

超視綜合體 VistaVision

與新藥綜合體分庭抗禮的是超視綜合體。它是由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技術部門發明的，第一部片子是銀色聖誕 (White Christmas)，於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在紐約上演。超視綜合體的特殊之處是它的影片移動方向一改上下而變為左右，即在水平的方向移動，而且它的負片是雙框 (Double-Frame)，較平常的要大二倍半。這張大負片再要壓縮製片，或可以縮成三十五厘米的單框 One-Frame 大小。或者縮小後即用特殊歪像鏡 Anamorphic Projection 或三稜式鏡放映出來。

從雙框做成單框可以使畫面異常地明晰清楚，看不出任何粒子或模糊之處。因此對大銀幕有極大的好處。超視綜合體的錄音帶，無論雙框或單框都是標準式。在雙框軟片上，它是錄在頂部的。超視片的另一好處是它可以利用任何大小的銀幕而不受限制，雖然如此說，它的工程師還

發明的一種新方法。它的特點是可以先用普通的攝影方法攝得底片，於是再用歪像鏡技術 Anamorphic Technique 來改變成超視體。

超藥片所用的三稜式 (Prismatic Type) 鏡頭可以

隨便變換使用，因此可以製成任何大小的片子，從標準式的到最寬的。雷電華影片公司首先採用這類方法。它的第一部片子是 Underwater，於一九五五年元月問世。超藥片用三十五厘米軟片，標準齒孔，僅有一條光聲帶 Optical Sound Track，位於標準地位。為使這道光聲帶不受地位狹窄的影響，所以將照片的中心線稍為移偏。因此它需要一塊新的鏡框板，其尺寸為 0.715 × 0.715。新藥體的鏡頭亦可用於超藥體。

超藥綜合體規範：

攝影機鏡徑——0.980吋 (24.89mm) × 0.631吋 (16.03mm)
放映機鏡徑——建議用 0.715 × 0.715吋，各戲院可自定。

畫面比例 —— 2 : 1
影片移動方向 —— 自上至下。

移動速度 —— 每秒廿四張，每分鐘九十呎。

音帶 —— 單條光帶 Optical·寬 0.100吋 (2.54mm)

揚聲器 —— 單隻

銀幕 —— 無特殊規定。

• 人類的史詩 •

第一篇 承繼地球的人類

在將近一百萬年的石器時代之大部分時，全具
將內，地唯一能直立行動的居民，其
間，他獨佔了頭腦所發明的粗笨工
以維持他的統治優勢。

生活在地球上的無數種生物中，唯獨人類有其自知自覺的才能。他隨時隨地總不免存在著一種優越感，自以為非普通動物可比，故亦不能與普通動物相提並論。雖然他在動物界裡仍是以脊椎動物、哺乳類的酋長類見別於與他共同生存的其他下等動物。

在形體方面研究人類與上古的和有史以來的動物之生理機體的關係，並且由於工藝的進步和社會行為的影響因而促進他發展有高度文化的前因後果，是屬於人類學 (Anthropology) 的學問。在精神方面研究文明人和原野人之區別的是屬於哲學和神學方面的工作範圍。他們彼此都接受人類和動物間密切有關的事實，並且亦一致認為人在形體方面原是由動物所進化來的必然過程。



他們發現他們的研
究結果，與宗教上的
神聖觀念並無有
衝突之處。著名的
浸禮會牧師哈雷·
愛麥生·福斯迪克
(Rev. Dr. Harry E
merson F. stick)
曾經說過：「現
在，進化論的一股
觀念已如地心吸力
般為大眾所公認。」

假如有人專心致志於研究人類，而稱之為人類動物 (Humanimal)，以與其他動物區別起見，那末他必須按照動物學的系統，首先予以分類。於是現代人可歸納為脊椎動物門。在這門的動物內皆具有由各短骨所組成的脊柱；哺乳綱，所有綱內的動物都為胎生，並由母乳哺育長大；靈長目，在這一目內另外還包括有狐猴、獼猴、和猩猩——大多數都有五指和五趾，由於牠們的頭腦和神經組織的發達，在動物界裡被列為最高等級，人類 (Hominidae)，包括所有二足類人並能直立的生物；人屬，包括已經絕跡的小腦腔人，和腦腔飽滿的現代人。最後，他又屬於智人種 (Homo Sapiens)，這名詞乃是瑞典大博物學家林奈比所定。他當時有意用這一名稱包括現存的額部高聳、腦

獨特——愛奧 Todd-Ao

這是最新的寬銀幕立體電影。由著名的百老匯戲院監製人 Michael Todd 鼓動。美國光學公司 A. O. Com pany 的勃郎博士研究而成。故用二者之名作為標識。

獨特——愛奧攝於六十五厘軟片上，較標準的三十五厘的框子要大三倍半。它可以造成和新藝拉瑪一般的強烈立體感覺，但只要一架攝影機和放映機。它的銀幕，平均尺寸為寬五十一呎，高廿五呎，其曲度為離中心十三呎深。立體聲音也取自七條錄音帶，與新藝拉瑪一般。專家認為它的聲音特別清楚如真，由於要放七帶音條，所以負片雖是六十五厘，但實際底片為七十厘。獨特——愛奧一共設計了四種寬鏡頭，37度，48度，64度，及 120度。最後的 120度被稱謂「妖眼」(Bug-eye)

它的第一張片子業已問世。名(奧克拉克馬) Oklah oma，是歌舞片，由歌頓麥克利，琴納爾遜，葛瑞麗亞葛蘭享主演，已列入最賣座片之一。第二張片子是(八十天環遊世界記) Round The World at 80 Days，正在開拍中，已先後到過英、法、意、日各國實地拍攝，並有各國大明星參加演出。

獨特——愛奧入世不久，它的持有者 Magna Thea tre Corp. 能否將它推廣，打開一條銷路則有待來日證明。

獨特——愛奧規範：
攝影鏡徑——0.906吋 (23mm) 高 × 2.072吋 (52.6

mm) 寬

放映鏡徑——尚未決定

畫面比例——暫定 2:1

影片移動方向——自上至下。

移動速度——每秒卅張，或每分鐘一百四十六點六呎

音帶——七條磁性。

揚聲器——五架在幕後，餘者環繞於座位左右。

銀幕——規範未定。

寬銀幕的花樣是愈來愈多，研究工作是在無止休地進行着。說不定下月又有新的名稱登台。可是沒有人能認為寬銀幕可以使一張壞片子轉佳，故事，演技，導演，製片還是電影的基本因素。Darryl Zanuck 說得不錯：「寬銀幕可以使一張好片子更好，使平庸的片子不平庸而已。」

愛因斯坦博士生平對金錢毫無認識。當他在普林斯頓研究院工作時，他要求薪給極低，以致院方不得不加倍發給以維持一般院內教授的薪水標準。有一次他用一張洛克斐勒基金會所贈予的一千五百元支票作為書籤，此書不慎遺失。後來洛克斐勒基金會再補發這張支票時，愛因斯坦復書退還：「幹什麼用？」



量極大的睿智人 (Homo Sapiens Sapiens) —— 現代人，和若干已經滅絕的低額人。一度曾經分歧過的人科，較早的人種和先祖們都已絕跡，只有現代人還生存着。所有生活在現代世界的人類，包括各地和各色人種 (Races) 都屬於這一支系，在生物學上都擁有這個被稱為「人」的共同名稱。

人類是今日地球上的統御動物，並且亦是各種屬中分布最廣的動物。他幸而是屬於通俗化而不是屬於特殊化的動物——換句話說，他從來不操進化過程中的旁門左道，否則便可能有誇張性的畸形官產生，如長頸鹿的長頸，象的長鼻，狢狢的硬甲，或驢鹿碍手碍脚的鹿角。而他除在物理方面略有改進外，依舊保留着水陸兩棲祖先的五指和五趾；這與馬因便於奔跑而發展成只有中趾的硬蹄，正好相反。他的牙齒也一般地通俗化，兼有咬、撕和咀嚼的多面性用途。他的性慾頗強，他的生殖力並不受季節的限制，相反的，男人一直對女人發生着興趣。此外，人類另外還有二種因數使他在動物界能獨樹一幟，超絕群倫的爲他是一個工具製造者，同時他又是唯一能把他這一種屬內在過去整個的生存期間所學得的東西，一代復一代地傳



襲下去——他有文化，亦是他在過去所累積起來的許多寶貴經驗。那末現代人在身體結構方面究有什麼特徵能使他在今天的生物界裡成爲最有成就的一系呢？儘管衆說紛紛，意見分歧，但大部份科學家却都一致公認，人類在生理上唯一得天獨厚的地方，便是他那能直立的姿態，萬本歸源，從而可激發出其他的許多寶貴。自然，他並不是第一個使用二足行動的動物，許多中生代的恐龍便是用二條後腿行走的，不過牠們的前肢却退化爲無用的附贅器官而已。在現代的高等



哺乳動物中，即通最接近於人類的人類猿 (Aldi apoid Ales) 也從未能完全直立行走過，有時還得賴展開兩臂，以保持身體的平衡，只有人類能地道的直立直行，雙手完全擺脫步行勞動的任務，因此可以騰出來作較高級的應用。「人類之所以能獨樹一幟」，人類學家懷司

敦勒巴雷曾經說過，「就因爲只有他能直立直行的緣故」。

唯其手能自由操作，研究和製造工具，人類的祖先才發現他們有機會可以憑自己的智力以角勝一切，根據適應的原則，於是他的頭腦髓素逐漸擴大，輸送到腦部的血液供應量也大大地增加。按照毛重的標準，人腦的大小在動物界裡被列於第四位，平均重一千三百公分。最大的爲鯨魚，平均重六千公分。次之爲象，重五千公分，再次之爲海豚，重一千八百公分。可是如以頭腦和體重的比例來看，人類比他智力最接近的競爭者——大猩猩，還佔着六比一的絕對優勢。

隨着人類頭腦的擴大，其說話能力也跟着進步，乃至逐漸發展到他現在所通用着的許多複雜的語言系統。人類

在其承繼中所接受的主要動物裡面，另外還有一件無價之寶，那便是双目並用的視覺。除了靈長類以外，幾乎所有其他動物都是把眼睛分長在頭的兩邊的，使牠們能分觀兩側，但是卻不能有完全重疊的視界。只有高級的哺乳動物和少數其他種屬的脊椎動物，由於牠們二眼的排列相近，和具有有效的神經中樞，才能辨別牠們掌握內目的物之三個相量 and 顯明的色彩。

鑒於現代人的進化順序，人類學家姑且假定人類和猿類大約在三千萬年以前，當漸新世 (Oligocene epoch) 的末期，是由一個共同的祖先所分化出來的。雖然這種共同祖先的骸骨尚未被發掘出來，不過推想他大致和猴形動物 Limnophthecus 的形狀相彷彿，而後者的骸骨却已在東非洲被發現出來。

他不但能爬樹，而且還能在地上疾走。猜想可能在第三紀的漸新世末期，或中新世的早期，因了某種天文上的原因，或地質上的改變，氣候日趨寒冷，古代那種亞熱帶的森林都淪縮爲草本植物，一部分





分原來生長於喬木上的生物不得不下地來奔走於分佈稀疏的樹木間，以求獲得更多的食物。就由於那些逗留在地面上學着直立行走的共同祖先之覓食結果，才奠定了發展至現代人類的進化大道。再就真實的化石證據來看，亦證明當中新世早期（Miocene period），大約在二千五百萬年前，高等哺乳動物的共同祖先才起始分化出二大世系的後裔來——一系最後定局為現代的長臂猿（Gibbons）——猿類中最適於樹上生活的一支；另一系便逐漸進化為叫做 *Proconsul* 的生物，按照推論，他應該是黑猿、大猩猩和人科的公共祖先，自然，現代的人類亦是由這個公共祖先所誕生而進化來的。*Proconsul* 的腿骨和眼骨在東非被發掘出來，顯示他在短暫的時間內已能直立。

以下二十萬年左右的化石記錄却是一片空白，不過相信人類在這一段時間內是

在不斷的進化和演展着。換着便是已知的許多人類祖先的化石。其中最令人驚異的便是南非的猿人（Australopithecines）。不過他們的頭蓋骨已比大猩猩的大些，且他們的牙齒和四肢亦像猿的成份多，而像人的成份多。並且相信他們已達可以直立行走的階段。最早的猿人可能是（*Proconsul*）和原人間的聯繫人物。

在緩慢的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下一步驟，並不是表現在腦容量的增加，而是表現在人體整個容積的加大。大約在一百萬年到五十五萬年前的某一個時期內，人類始行出現。最原始的人類，是其人體大小和完全直立形態的生物，但只有現在般一半大小的頭蓋。這種原人，一般稱之為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各種類似爪哇猿人的原人一直生活至中冰河期，大約五十五萬年至二十萬年以前，於是便有北京人的出現，在最新的生物分類學（Taxonomy）中（按照發生學家陶勃萊斯基（Theodor S. Dobzhansky）·動物學家梅爾（Ernst Mayr）和人類學家肯氏（Carl J. L. Coon）的定義），這些生物和其他許多類似的原人一起被歸納為猿人種（Species *Homo erectus*），以與智人（*Homo sapiens*）在頭蓋的大小、眉額和下顎的形狀上作為區別。猿人的腦量約為一千立方公厘，比猿類固大，但卻只有現代人腦量的三分之一般大小，猿人具有高挺的眉脊，和扁平而中央突起的頭蓋，實際上可以說沒有前額也沒有下巴。不過他却具有現代人的四肢和姿態。他是道地的人類，並且有些科學家還喜歡把他們列入智人種

內。

在冰河期的末後一些階段內，大約在十萬年到三萬五千年以前，便又出現好些新的全猿人種。其中包括弗羅斯白人（*Florisbad Man*）、沙鹿人（*Solo Man*）鹿特西人（*Rhodesian Man*）和一些最著名最普遍的史前人——內安得塔爾人（*Neanderthal Man*）。後者的骸骨在歐、亞、非三洲內都會有發現。就因為他們的頭腦較大，人類學家把這四種古人列於智人種（*Homo Sapiens*）內。他們和現代人（*Homo Sapiens*）的區別，就在於他們的頭蓋較低較平，眉額較為傾斜而已。除了弗羅列斯白人以外，其他三種人的前腦葉都不甚發達——這部份的頭腦係控制說話、聯想和記憶之用。

同時又有三種完全成熟的現代人種出現於世，在英國的有司康司康布人（*Swanscombe Man*），在東非的有坎奇勒人（*Chaukera Man*），在法國的則有勞塔普佛達人（*Fortachevade Man*）。現代人具有前額和下顎，正預備把整個的大地統制在他的掌握之內。

△ 真人出世

沒有人知道現代人究竟在什麼地段和史前的什麼時期最早出現。所有我們所能斷定的便是當冰河期的早期，他們可能已是許多直立直行，二隻脚的高等哺乳動物之一，在恐怖的地球環境內為生命作着掙扎，直到最近為止，我們還一直以爲那些已經絕滅的長臉隆眉的鹿特西人和內安

得塔爾人是現代人的直屬祖先，以爲他們是承猿人之後。而起現代人之先的中間階段的人種，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他們只不過是人類生命樹幹上一些暫時的分枝而已。他們並不是現代真人的直屬祖先，只是和直屬祖先們同時生存着的一些人種而已。因為在歐洲所發現的司康司康布人，和在非洲所發現的坎奇勒人，都顯示人類的頭腦和軀體，在三十萬年以前遠在鹿特西人和內安得塔爾人出世以前，已經進化到現代的型式。在非洲干南（*Kanani*）地方所發現的一片連着下顎的頸骨，已使許多人類學家相信真人的歷史和爪哇猿人有着一樣的久遠。

假如現代人確是生存在那般早的時日內，那末他們大概生活在冰河以南的某些地方——也許便是非洲的草原地帶，因為當地曾發現過好些具有暗示性的殘骸。他的軀體和頭腦可能和那些現代人一模一樣，不過他們的文化可能並不會比他同時生存的猿人們更進化些。因為非洲在那個時期裡，火山甚為活躍，因此他們一定已經發現了火，並且還爲火所魅惑着，因為迄今尚沒有發現絲毫跡象足以顯示他們曾使用過火。也沒有一些工具證明他們的身上曾爲一角衣服所遮蓋着。

到舊石器時代的末期，所有現代的主要的人種（Race）可能都已進化至標準的型態。這是人類學上一件頗爲奇特的事情，人類即使分化爲好幾個人種，但卻從未演變爲好幾系屬種（Species）。他是在一些競爭勝利的動物中唯一不操進化術術名上「適應之光」（*Adaptive Radiation*）

「」的動物。就他生存於地球上短促的歷史時日而言，他也沒有任何迹象顯示他將會有這個趨勢，相形之下，單是在北美洲一帶的一屬甲虫，即已衍生為一百種不同的品種。此外在今日的地球上計有八千六百種的鳥類和三千五百種的哺乳動物。反之，雖然現代人在今日的地球上，是所有哺乳動物中分佈最普遍的一種，但他却自始以來就只有過兩個人種——事實上其中只有一種是繼續生存着的，而且至少在三十萬年以來，在實質上不曾有過什麼演變。

在這個漫長的時日內，有許多種動物都生而復滅（現在有許多動物早已絕跡），人類不但在主要方面始終沒有停止過進化，而且他還保留着元始的型式。固然在某些項目上他也不無改變，如膚色，髮型，肢體比例，與身體的結構和大小等。但那些只是現代人藉以區別別人種的一些特徵而已，猶之乎蘇格蘭的安省（Ayrshire）牛和傑賽（Jessey）牛的特徵一般。這些特徵有些都是由於各地地理阻隔，氣候特殊，或發生學趨勢等影響所造成的。而且人種並不是屬種，正如有一位人類學家曾經說過：「很明顯的一種人種不會把手演變成釘鉤，而另一人種演變為鐮子，再有一人種演變為螺絲起子或鑿子一般。現代人仍舊為一種單純的，永恒的和繁榮的屬種中之一員，由於他恆常的遷徙和男女雜配的結果，早期的現代人可能已同化了所有各種可能會演變成許多支系的人種（如內安得塔爾人和鹿特西人），而把他自己成為「人」這種稱呼的唯一的人類。」

在前舊石器時代內，一共分為二個文化期。第一文化期稱之為阿勃皮維爾期（Abbevillian Stage），一直延續至紀元前五萬年為止。在這一文化期內，人類開始循着三種方式製造工具：①切割工具，②石心工具，和③石片工具，在這三種工具裡面，以切割工具最為原始，用鵝卵石大小的石英岩或已經斷裂的火山石，略加修整，大致弄銳利些後便可作切割之用。以後稍事改進，改用礫石的岩心，謹慎地在砧石上敲擊，慢慢製成手斧的形狀。在這個步驟內，敲擊下來的石片多半是被丟棄的廢料，但偶而也經加工後被用作刮刀，切片挖鑿工具。

接着便是阿修爾期（Acheulean Period），一直延續至紀元前十七萬年光景，至此人類在製作石心工具的工藝方面頗有進展，已知道怎樣應用一段木棍去削平斧的表面，因而可製成更銳利更耐用的工具。同時人類已開始將礫石岩心純粹改作製造石片之用——石心本身反而變為無用的廢料，而以石片為目標工具。石片的應用到阿修爾期的後期進展到登峰造極的階段，並且還在繼之而起的穆斯志文化期內（Mousterian Stage）特地作為品質證明的憑證。穆斯志期約介於紀元前十七萬年至紀元前三萬五千年之間，相當於中舊石器時代的全期。在這期的文化內，以內安得塔爾人為統治中心，並且他也是在已知的田獵人們中第一個在槍尖上鑲用礫石槍頭的人種。隨着氣候的日趨寒冷，他們可能已穿着用各種礫石括刀所加工過的毛皮衣服。等到穆斯志期結束後，人類便又開始進入一個新

△人類發明了工具

人類在動界裡最顯著的一項特徵，便是他是一個工具製造者，而其他的動物却最多只會應用自然界中可以找到的現成工具以應付一時之需，但人類却是唯一能設計並製造工具以為將來的需用。由於這種能力的濟助，使他的體力無形中增加至無限比例，使他行動的速度能促進至超光速階段，使他的知覺範圍能擴展至空間的外圍邊緣。由於這樣特異的稟賦，使他常常忘記在他生存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唯一所應用過的工具，只是一些用石頭和樹枝所組成的粗陋製品而已。

追溯人類在地球上的歷史，習慣總是鑑辨其在文化上或工藝上的主要改變。人類最初的文化，亦是人類生存最長的一個發展階段，叫作舊石器時代（Palaeolithic），大約起始於六十五萬年以前，這是人類中最初一個使用第一件工具的開端。這個時代相延續五十多萬年，終結於紀元前八千年光景。這一間隔綿長的舊石器時代，又被等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稱之為前、中、和近舊石器時代。同時在歐洲方面又被劃分為八個時間較短的文化時期（前舊石器時代，一直延展至紀元前十七萬年左右；中舊石器時代則終結於紀元前三萬五千年光景。在這二個階段的時代內，前後共幾幾十萬年之久，唯一的特徵是人類在事實上只有極微量的進步。他雖然已發明了一些粗陋的石器工具，但他卻沒有學會縫製衣服，似乎也不可能知道有熟食這回事。

的時代。

△技藝之成長

有一半以上的舊石器時代的氣候都是非常寒冷的，因此有人相信在這第二和第三次冰河凍封歐洲大陸以前，人類一定都已奔向南部趨避。但是到第四次冰河期時（約在紀元前七萬年前後），他已發展出一套新的技藝，於是便決定留在北方，準備向寒冷挑戰。

從紀元前三萬五千年到八千年光景，稱為近舊石器時代，其間共興起了五種不同的文化，在技藝方面不斷有改進，最後終達舊石器時代的最高峰。在工具製造方面的第一次革命性的進步更是發明了礫石的刮刀。這一改革頓使下彼利戈達期（紀元前三萬五千年至二萬八千年）的文化為為之改觀，而統治這一文化期的人類也已換了一種新人——康姆坎泊勒人（Combe Capelle man）一種具有地中海特性，現代型的睿智人。雖然他們還沒有發明縫衣用針，但康姆坎泊勒人已有良好的製皮革用的工具。可能他們的衣服已是用皮條和鑽子所縫綴起來的皮衣。到奧麟格南時期（Aurignac）（紀元前二萬八千年到二萬三千年），石刃又被改良為很多種銳利的切割工具，稱為鑿刀（Burin）。鑿刀可鑽可鑿，是一種劃時代的發明品，因為牠的存在同時又帶來了整隻用獸骨或獸角所製成的新新工具和武器。在奧麟格南文化期的主角是克勞馬格能人（Cro-Magnon man），這是一種魁梧而俊雅的人種，有深凹的眼

時，堅強的下顎，和鸚鵡般鼻子。克勞馬格能人同時又統治着上彼利戈達期（Upper Perigordian）的文化（紀元前二萬三千年到一萬八千年）。在這個時期內，人們又發明了直背的石刀，和許多精巧型的鑿刀。

到索路得累時期（Solutrean Stage）（紀元前一萬八千年至一萬四千年），克勞馬格能人和康姆坎泊勒人同時又有形像的藝術（現在石片已是改從礫石上雕琢出來的，而不再是敲擊製成的），因此可以製成薄薄的葉形石片以供各種應用——如武器的槍頭和矛尖等，舊石器時代的最後一個文化期是馬得蘭期（Magdalenian）（紀元前一萬四千年到八千年），至此舊石器時代的技藝乃達於全盛時期，經過昌基賴達人（Chauvignac）——一種多才多藝，高鼻子蒙古眼，可能起源於近東或裡海附近的民族——的改良，工具的製造，已不僅是一種技術，而完全進入到藝術的階段。在馬得蘭期內，獸骨和鹿角的製品已發展達最高潮，且有針眼的縫針，標槍投擲器和附有鐵刺的矛頭等發明。

因此當舊石器時代將近尾聲的時候，人類幾乎已發明了日後他所應用得到的全部基本工具。雖然迄今為止他還只擁有一種力量——他自己的精力——尚不知道屯壘，但他已知道用火和衣服來解決一部分關於氣候的問題，而且他還學會了烹飪。憑藉他那精巧的手製武器，和他那種睿智的智慧，他已是地球上一切已知的獵人中最優秀的一個了。

其不意地施以狙擊，一枝接一枝地把標槍飛快地投擲過去，直取頭腹要害。當受傷的巨獸踉蹌奔去時，他們便在遙遠的後面追蹤着，有時可能跟蹤達數日之久，直到它因傷口發炎或流血過多而氣力衰弱時，步伐開始蹣跚不穩，於是大夥兒便一擁上前，與以最後致命的一擊。

△初次圍集

人文進化的最通常方式，便是社團的一再擴大，從最基本的家庭單位，擴展至一邦一國，乃至聯邦聯國，一如今日的人類之所為一般。朝這個方向進展的最初動機，便是聯合居住三四個男子，組成一個狩獵的單位。克勞馬格能人比此更進了一步，他們可能還是最早組織一個規模比此更大的狩獵集團的民族；關於他們聚合的部落遺跡曾在歐洲的幾處地方被發現出來。

在那些部落遺跡裡面，其中最有意義的一個，便是在法國某地所發現的大田獵中心。在那兒估計約有十萬匹馬匹的骨骸，和其他野獸的殘骸，散佈在一個相當廣大的地區內被發現出來。仔細考慮一下這麼一個廣大的馬骨埋葬地，便不難想見大約在二萬五千年以前，每年夏季古人們在這兒聚集的目的了。

猜想可能是當季節性動物大遷移時，克勞馬格能人的狩獵單位召集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夏令營，以便驅集野馬。因為人們在當時尚未學會養畜動物的藝術，因此驅集的目的便並不是為要馴服牠們以供坐騎，而是為吃牠們的肉或

△狩獵時期

人類在他寄居於地球上的大部分時間內，嗜好肉食已成為他的一種天性。不過這只是一種後天的習性，因為他原來的祖先，原是以野果和虫蟻為主食的。在冰河期降臨之初，果樹換成了大片草原，可能便是使人類進入肉食和轉為狩獵的最初原因。在整個舊石器時代內，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的結合，便都是以狩獵為其基礎。就生理學的觀點，人類是非常適合於狩獵生活的，他們有二目並用的眼睛，有敏捷的反應，並有製造武器的才能。反之，狩獵生活，無疑也促進了人類的敏思，捷行，堅忍和果敢。

沒有一個人清楚獵人究竟是怎樣殺死他的獵獲品的，不過從種種迹象看來，在阿修爾期內的某一個階段內，當現代人種最初被發現的當兒，人們已發明了一種精巧的武器，而且這種武器，他至少一直應用了有十五萬年光景——這是一種具有尖刺的木棍，用手斧把地削尖，並用石刮把牠刮光的木條製品，說得明白些，牠是一枝槍。內安得塔爾人後來把牠改良了一下，用礫石的尖刺鑲合在木槍頭上，使應用時更較銳利有效，因此他們便也成了舊石器時代裡征服巨獸的優秀獵人。可是說來似乎頗有難使人不解，即使內安得塔爾人的臂力堅強勝常，但他們究竟怎樣能征服一頭如古代巨象般的龐大目標呢？有些人類學家認為他們在獵象時可能應用着亞非現代非洲矮人般的手腕和技巧。換句話說，他們可能趁大象正在吃草或飲水的當兒，出

剝取牠們的皮。同樣的在冬季季節，在歐洲的東部又有大規模屠殺巨象的聚集。當野獸的肉被吃掉後，牠們油膩的骨骼便可以利用供燃點營火以取暖，牠們的長牙則可埋在泥土裡以為繫繫繩轡似的皮頂，以為起蓋牛地下的居室之用。

在任何一地所發現的大堆獸骨，都不只是表示狩獵的旺季，而且還含著若有另一重意義，那便是一種集團生活的新發展，彼此協力合作，聽奉指揮——總而言之，這是人類趨向社會組織的一次進步。

△石器時代依舊存在

正確地說，舊石器時代一辭，並不專指為歷史上某一固定的時期，牠只是表示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文化階段，而其暫時性的界限也因時而異。就歐洲而言，舊石器時代大約在紀元前八千五百年左右便已終止。可是今日世界上若干偏僻的隔絕地區，却依舊有一部分人類在過着和舊石器時代一般的生活。他們與史前時代的人們一樣，不知道獵獲的鳥獸，和採集回來的食物都可以養養起來，積蓄起來以為不時之需。他們完全聽憑着自然環境的支配，根本不知道怎樣去控制環境，或改良環境。他們沒有農藝，除了狗以外也不知道馴養動物。他們沒有永久性的住所，隨處流浪；他們受着變易的季節之驅使，跟着來去不定的田獵目標之踪跡，而到處奔走和飄泊。過着這種舊石器時代生活的人類，其中為數最多亦最開明的則為澳洲的土番。

Aborigines) 總數計有四萬七千餘人。這些土著生長在內陸的沙漠地帶，和沿海幾處被隔絕的隱僻之所。複雜與善變如人類般的生物，永遠不可能把某時某地的人類生活，來完全精確地比擬為另一時代和另一地區的人民。地理和氣候的因數必然會影響生活的方式。因此在近舊石器時代的歐洲人民，當冰河時期的冰塊飄流到大陸的中心地帶時，他們便面臨着與嚴酷的寒凍相奮鬥的種種問題。當時的植物大致和現在的北加拿大和西伯利亞的相似——那是一種凍土帶和森林地區相混合的產物，如多青、樺木、柳條、地衣和苔蘚等。在冬天時，白雪凍到大地，狂風怒號於天空，滴水成冰，寒氣可徹骨。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勢必用徘徊於水山和雪地裡的動物——如馴鹿、北極狐、羚羊、黑熊和野驢等之毛皮和皮革，來遮蓋他們顫抖的身軀，他還居在山洞和岩穴裡，有時亦在山邊挖掘一條壕溝般的營窟，上面用獸皮張蓋着以擋去寒冽的寒風。為了暖和他自己，他吸食大量的脂肪，穿著厚厚的皮襖，並燃燒木柴和已經晒乾的獸骨。

這與現在澳洲的蕃民們的生活，顯然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居住在沿海的森林平原裡，或內陸的沙漠地帶，一年到頭大半都是熱天，他們不必穿著衣服，也不需要衣服；只有極少數幾個地區的蕃民才仿效着繫一塊馬來亞褲。大多數人都睡在敞地上，但偶而也有些人用野草、樹皮、枯枝和殘葉搭蓋一些臨時性的茅屋和草舍，以避免日晒雨淋之苦。不過有一點他們頗像史前舊石器時代的歐洲古

獵狡猾的野獸。越過一無屏障的大地，偷偷地逼近目的物——一直近到相當的距離時，最後才以飛快地一躍，用鑲有石尖的矛槍來結束獵物的生命。

沒有一個人能肯定地說明澳洲蕃民的世系。他們一點也不符合現代的三大人種中之任何一種的特徵——他們既不是黑人，不是蒙古人，亦不是高加索人。有一個學說認為他們可能是和沙麗人 (Soleo Man) 有關的某一古代民族的後裔；大約在幾千年以前，當海平面還沒有像現在般高時，是從亞洲大陸上移居過去的。由於從歐亞非三洲所發現的先舊石器時代的工具之相似性，證明古人在當時是時常在各大陸間往返奔走的。因此一旦當冰河融化，地表的水面昇漲後，連結在大陸之間的橋樑便被海水所吞沒；於是已經移居到澳洲的古民亦被海水隔絕起來，經過幾世紀的歲序更迭，還沒有變更一點他們在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有一個理由似乎可以說明為什麼原始的澳洲文化沒有一點進展，那也許得歸因於澳洲內陸的自然環境太差：沒有一點當地的植物，也沒有一種當地的動物適合於培植和家養。因此文明的第一顆試金石——農業和畜牧——也付缺如，於是蕃民們的經濟和技巧也只能滯留在舊石器時代裡，與歐洲舊石器時代的獵人們的生活頗相接近。

因為在早先的歐洲人民也是一種游牧民族，逐草逐水而居。所以他們也有挖掘用的木棍和打獵用的槍才——不過稍微比蕃民還多了一件東西，他們還有針和錐子，這是當冰河時期裡緊急情況中所發掘出來的製衣工具。那完全

民，他們依賴着遊牧和採食為生，不知道利用農藝。他們基本的用具也大致相同——如挖掘用的木棍，生火用的火棒，擊石的工具，鑿槍的利器，以及如鑲有石尖的矛槍等。

蕃民的生活，猶如所有的原始民族一般，覓食是他們一天到晚主要的勞作，因此過去舊石器時代的人民也不會例外。按照性別的不同把工作分為二種性質，男子專事田獵，女子專掌採食。當男子奔走於高山田野間搜尋着袋鼠、蜥蜴、食火雞和鱈魚等獵物時；女子便徘徊於森林和沙漠裡採集徒手可得的食物，如野菜、漿果、草莓、山薑、棕櫚子、木虫、小蛇、蓮蓬和蜂蜜等。她們找到什麼以後，便用棕櫚葉編成的籃子，或用石片挖製的木盤盛着背回營地。一隻木盤對於內陸蕃民婦女的使用，猶如一枝矛槍對獵人的關係一樣，這是她主要的一種傢私。這種經過辛苦、勤勉，和血汗所製成的物品，不僅可作食具或水桶，並且亦可為嬰兒的搖籃，或一切雜物的容器。日復一日，一年又一年，唯有女人是最有把握的家庭供食者，出外田獵的男子，可能有時會疲乏不堪地空手而歸，但她們却始終有食品來撲滅永久存在着的飢火。

像他們這樣的生活，完全靠天吃飯，受着天時地利的種種限制，但蕃民們居然也學到了一種驚人的特異稟賦；他們能在荒蕪的沙漠裡掘掘食物，如果文明人處在那種環境裡，不消多久便會被活活餓死。他們又能在似若不可能的地區裡掘取水源。他們能在沒有一棵樹的廣闊平原上持

是由於地理上的原因才造成澳洲蕃民和古人的分道揚鑒。一個自與其餘世界隔絕後，無數千年來仍舊滯留在舊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裡；而另外一個因為發現了新的技巧和新的生活方式後，才鼓勵他開始向人類的最高層文明邁進。

譯自十二月號生活雜誌

時只有他太太一個人到愛爾蘭去，而他却留在這兒。當我問他太太什麼緣故時，他解釋說，在他上船後，他找不回箱子時，船已離埠了。於是他便上岸查問，問他：「那末你於多久以後才又和太太在一起呢？」我問：「三個月以後，等她自愛爾蘭回來。」

「難道你就沒有搭下一班船去陪伴尊夫人嗎？」

「為什麼不去呢？」

「我以前已去過愛爾蘭了。」

「一個八歲的孩子正和媽媽一起在閣下家裏照相，瘦長，一個個男人是？」

「噢，那是你爸爸，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約會。」

「這一個什麼，這是我爸爸？」孩子驚奇地說，「那麼是誰呢？」



在旅館酒家如果受騙，成是被敲了點竹槓時，請你先從那本「古羅馬之風俗」一書裡選讀以「客店，稅吏和強盜」為標題的一節。那是 Plinius 氏在兩千年前的報導：

「棧房旅店之聲譽奇劣，老板們濫做假酒，並經常欺騙敲榨，旅客之財物女眷都是可以劫來變賣的。稍露行囊，就會跌進地窖。至今還有許多旅館

的酒吧設在地窖裡，就是為了行事的方便。有些無伴無歷從的旅客甚至會失去踪跡，陷入土牢，淪為大地主的家奴。」

讀過這段文章後，幸為現代旅客的你我遇結賬時還要核算？能以自由之身離開店門，就該微笑地對旅店老板獻上感激之一瞥。要知道這兩千年來，有了多麼驚人的進步。

風塵僕僕，一天中趕下了六七百里路程，好不容易躺在旅館裡的床上，憩息尋夢，一舒全日之疲困，隔壁房間却住進一位客人，打開袖珍無線電，大放吵人的播音，誰也不能忍受，誰都會大發脾氣。但先請稍安毋躁：上面不是提過，古羅馬時代的高級官吏們在旅行時，除了數不盡的家奴外還帶了一枝十人的家廟樂隊嗎？

請你設身處地的想一下：你躺在旅館裡的床上。很晚了，來了一位高級官吏投宿。家奴們在十人樂隊敲鑼擊鼓，吹喇叭，喊唱喝彩下搬箱倒籠。手提無線電的一點吵聲，比起這來不知寧靜了多少倍呢？

設若在旅館的床上覺得發什麼東西咬了一口——即使在上等旅館裡也難免的——你一定會惱萬分，憤怒不已。且慢，從 Plinius 的書上你也可以尋得慰藉。他寫道：「……旅店裡全是驕驕子趕馬的販夫走卒，用一束串蘆花填實的枕頭裡爬滿了跳蚤臭蟲……」

「波提亞經常攜帶一個鍍金浴盆旅行，除掉不計其數的大小行李外，還跟隨了五百多條驢子。因為這位一代妖姬每天要在驢乳裡沐浴的！」

這就是說：她不僅帶浴盆，還攜帶大量的，能够跟着跑的洗澡水。您夫人多帶件把箱子又碍得什麼呢！

波夫人可能是多帶了幾件行李，閣下也許會為這事搖頭，甚至還會發點脾氣。且慢，請先看看古羅馬時代尼羅皇后的太太——那位以腰部曲線聞名的波提亞是怎樣旅行的。歷史書上提到：



別在旅行裡找煩惱

——春光明媚，又屆遊覽季節。但不幸是參加團體旅行，還是獨自出門渡假，都難免會碰到一兩件破壞游興的不如意事情。勸君備有這麼一篇關於古老時代的報導在手，逢到那種場合，讀上一遍，那麼任何惱怒都會由唇縫間散逸，所有現今時代裡一點旅途上的小麻煩均屬不值計較，賞樂的興緻油然而生，一年一

別在旅行裡找煩惱

南 三

如果你真的被一位萬劫不復的跳蚤咬了一口，看開點，當它是享有盛名的羅馬時代的古董後裔。你還該知道，當年有許多羅馬人就爲這蟲子——也爲了避過旅店掌櫃的暗算，帶帳篷旅行了，由此創立了露營的風氣。

在團體旅行中常常有人錯失連繫，跟不上團體，獨自遺留下來。的確，這不是愉快的事情。不過，達到這種場合他們往往會獨自遊覽，更用不着擔心會失蹤。但在往日就不同了，下面是一個由德國去意大利集團旅行的一段報導：

「公元一〇六四年有七千人結隊朝聖旅行。其中只有兩千人左右，尋着回歸故鄉的途徑。」

這成什麼話？超過六成的「運輸損耗」！在我們近代，即使計算年底郵寄月份牌的遺失率吧，也到不了這樣高的百分比！

假如行李比人晚一點到達，雖在今日最具規模的運輸機構裡，也會偶然發生遲誤，不必着急，明天一準會到齊的，要知道：在一八〇〇年代時，從柏林到羅馬差不多要費兩個多月。行李更慢了，有時竟會耽擱一年。

比如說吧，你渡遊一爲期三週之休假，結果過了一年才回來。最後硬着頭皮走進公司，對你那位大怒不已的上司解釋說：「我因爲要等行李呀！」

「她重四百五十磅，體積有〇·二三一立方米，從頭到腳量起來是一米五四。」

您知道 Planché，那位希臘的著作家在一千多年前他對當年國際交通中心 Delphi 有過這樣的描述：

「雖經全體遊客一致請求，嚮導者仍不稍稍縮短其長篇解說，後來反倒宣讀其遺遊手冊。但如碰到一個不按手冊刊載次序的問題，立刻窘態畢露，茫然不知所答。」

您也許對那些穿了緊身短褲在南方旅行的女士們看不順眼。的確，女人穿長褲子旅行並不新奇，十七世紀裡一位作家寫過：

「旅途多險，女士們出門時總穿上男人的長褲子。」今天却相反，女士們的緊身短褲反給公路上種下很大的風險。許多車子（詳細數字因某種關係不便統計）所以在路上出事，往往是由於追趕騎在腳踏車，摩托卡上穿了曲線畢露短裝女郎所致。

萬一在外國旅行時遺失了對照會話手冊，不必叫苦。丟了它未嘗不是幸事。因爲，你即使以最愉快的心情讀它時，它常是令人喪氣，美國人 James Thaxter 帶了本會話手冊，想遊此環遊歐洲，裡面的對譯排印得像新詩一般，但是裡面的內容呢：

「我把東西丟在車上了。一件外套，一把雨傘，照相機。一件皮茄克，一個手提包」。

如果道路不修，您可別斷言，說是市政府或公路當局有疏職守。要知道，任何事情往往自有其國民經濟背景。請聽聽一位有名歷史家所說的：

「在十八世紀裡，道路之崎嶇崎嶇不整，原被認作爲國爲民之奇策妙計，入侵的敵人起碼要多備些驛站換馬，多耽誤些時日，多費些車輛修理費用。」

萬一旅館客滿，您當然不會樂意。但在您挨着每家旅館謀求一席之地時，不妨以在兩百年前就屬司空見慣的事實來安慰自己。

「在十八世紀裡，很多完全不相關的旅客常被安排在同一房間裡，甚至共一床鋪，抵足而眠。旅館老板常在半夜時分推開您的房門，送進一位生客，不經任何介紹察喧辭詞會就讓他爬上您的床鋪。」

人家還稱頌那是個極其完美的世紀呢！今晚上您能獨個以浴盆爲臥榻——旅館當局總是以洗浴間來解決客滿問題的——已經算是住進了阿剌伯的皇宮。

導遊之職業嚮導常會喋喋不休其解說，請您不必予以阻攔，沒有用也不需要您去阻攔。他腦子裡就只那麼點東西，除此以外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所有的嚮導們都以爲遊客對數字與重量最具興趣。如果有美國遊客在內，嚮導們還會加上「價錢」。

嚮導們對米羅的維娜斯像多半是如此的解說一遍：

「你是旅館裡的下女嗎？褥單還是濕的。這房間不乾淨。我在房間裡看見一隻老鼠。我的鞋不見了。光線不好。這梨子酸的。水太熱了，房裡太冷。我要打電話到警察局。我迷路了。我被搶光了。我的皮夾子丟了。我的眼鏡，戒子，錶丟在洗澡間了。我生病了。腳蹠。手背。背肩。骨頭……」

「這太貴了。誰？什麼？那一樣？救命！失火！」

「我沒有在場。這不是我做的。你走開。一個子兒也不多給了。你把我怎麼樣？」

如此繼續下去，直到「美國領事館在那兒？」爲止。大多數的對話手冊都是這樣，丟掉有什麼可惜！

這是過去和現在。來日呢？來日的旅行是什麼樣兒？根據近年來交通事業之發展情形，不難看出一項令人駭怕的趨勢：在更短的時間裡走更多的路程。更多的汽車所經更多的喧嘩，車主的生命更加危險。由於單位時間內所經里程之增加，景色如飛，左眼睜進後立刻由右眼消逝，停留不到一秒鐘工夫，根本不能使腦海裡留下印像。許多以汽車代步的旅客們，要等到所攝膠片顯像之後，才知道會歷何景何境。

在團體旅行中也許還有人埋怨那些拍攝照像後對大自然的真面目仍投以戀戀不捨之一瞥者，嫌這些人浪費時間，將來可能由領遊者發司號令：「下車！光圈七點二！露光四十分之一秒，一！二！三！撤照！上車！」

你會看到醒目的旅行廣告如下：

「上意大利——佛羅倫斯——波羅格那——羅馬——那波利——薩甫利島——五天來回。除遊覽所有名勝外尚有足夠的個人活動的機會，料理個人事件。」

足夠的個人活動機會！可惜歌德生不逢時。這位大師曾以洪荒時代的交通工具在意大利盤桓了一兩個多月。假如他能擁有一部現代機械化的代步工具，就說是摩托卡吧，那一次旅行只要一個禮拜就夠了。歌德全集比起現在的厚度來豈不要增加三倍。

對五十年後的旅行，作者願臆測如下：

人們受惑於電視裡的一項廣告：「週遊佛蘭克福——羅馬——緬甸——夏威夷，來回不用離開同一座席！」

於是一個電話，航空公司派來兩位空中小姐陪你進入一輛具有超等豪華，舒適座位的車子，日常生活所需，車內一應俱全：包括無線電，電視以及隨處在座位下的補藥注射器。一旦坐下，就能自動地替那些患有經理病的乘客們注上一針。然後連人帶車子開進瀟灑寬大門的飛機裡，達到每一預定遊覽地點，用不着閣下彎身離座，隨着車子前往觀賞。假如還無聊之味，儘可以打開電視什麼的自尋消遣。

雖是臆測，却非信口妄言，只不過到那時候的週末旅行也許是前往月球。

結語無它，來日之進展既可怕，又乏味，奉勸閣下還是趁現在去旅行。



我原來預備乘船旅行的，結果却又改搭了火車。我在船上整整地呆了六天。我永遠不會忘記上次的航行！在一次狂風暴雨的午夜裡，船長召集了我們全體乘客問，「你們中間誰能作禱告？」

我便出去奮勇的說：「我能。」

「那好，」他警告着說，「最好你現在就開始禱告吧！我們船上正好缺少一付救生衣！」

鋼琴樂聆賞的常識

鯉編譯

拾 磚

鋼琴為人們最喜愛的樂器之一，其彈奏發音的機杼，與用槌擊敲打杯盤奏出樂音的情形如出一轍。掀開新式鋼琴（Grand Piano）底琴蓋，一具臥置的裝著緊張長短琴弦的琴（Harp），赫然映進眼簾，故鋼琴底前身被統稱為鍵盤琴（Harpsichord），源出自意大利「Arpicordo」（琴琴）一字。

鍵盤琴比現代鋼琴較近平琴，係藉羽毛或小块皮革代手指撥動琴絃，所發音響不如鋼琴豐碩響亮，震盪而持續有力，在輕按鍵盤演奏時，可獲得美悅耳的音質效果。十八世紀中葉以前，此項樂器係被用以配合古代舞群、古代提琴及其他樂器，參與小型管絃樂演出；當時成例，作曲家作品演出時，須擔任鍵盤琴的演奏，一手撥絃奏出和絃指引節奏，另一手聯司指揮。當日作曲家不將伴奏樂

部寫出，僅以數字註明和絃低音部，由奏者即興演奏；逢必要時始介入協助，在鍵盤琴上奏出經過音以為彌補，故有「數字低音譜」（Basso Continuo）的說法。當日的作曲家必須具備此項隨機應變的才能，臨時以絃飾奏掩替演出之失誤或中斷，因鍵盤琴不能奏出持續音符的緣故，絃飾奏多屬急奏及顫奏等快速音符的演奏，英國古代作曲家貝爾德、普萊爾、紀明斯、法國盧立、臘莫、古柏林、意大利斯卡拉提諸名家作品中，均有此種例證可尋。

鍵盤琴早期的衍變樂器有 Spinnet 及 Virginal 兩項，後者得伊麗莎白女王青睞，為當時少女置於膝上伴歌唱彈奏，故而獲此種名稱。在演奏古老音樂作品的音樂會裡，仍有鍵盤琴底地位，唯其他古式樂器均已絕跡，現代管絃樂器音響過於宏亮的緣故，前者纖弱的音響，乃被掩沒而幾至於無聞。現代許多有名的鋼琴演奏家，仍然致力於練習鍵盤琴所特有的滑奏指法，專供在其他樂器無聲無聲時，用來表現鍵盤琴底特殊音質；其中關都斯卡（Wanda Landowska）、艾勒斯（Alice Euler）、寇克派克（Ralph Kirkpatrick）、諾氏底成就最稱優異突出。樂家瑪洛威（Syvia Marlowe）並曾為鍵盤琴寫作現代作品，亦屬引人注意的新穎嘗試。

鋼琴樂聆賞的常識



莫扎特與罕頓出現樂壇的時候，鋼琴業已發明，其地位且在逐漸形成確立之中，唯兩人注意底目標仍在鍵盤聲琴，對於發展鋼琴技巧，猶保持遲疑態度。莫扎特對鋼琴的貢獻事出偶然，在環境容許的情況下，氏始終演奏鍵盤聲琴，而酷愛之不衰。

莫扎特底前驅龍赫，則對翼琴 (Clavichord) 顯見偏愛。翼琴與鍵盤聲琴相彷彿，係鑄金屬小鈎敲擊琴絃發音，雖較後者音響稍強，仍需在親識和諧的環境氣氛中，始可顯現其幽美的特性。龍赫將翼琴琴絃按照平均律 (即今日之全音階) 調音，對日後發展翼琴貢獻良深，其「平均律翼琴曲集」中，計有前奏曲及賦格曲四十八篇，豐碩而精彩異常，用於鋼琴練習極稱適宜。

歷史上的第一架鋼琴，相傳係於一七一一年，由意大利人克里斯托福里 (Cristofori) 所造，因能演奏強弱音響，遂被命名為「Fortepiano」或「Pianoforte」，簡稱「Piano」。鋼琴出世後起首的六十年間，歷經改良始行大量製造；龍赫之子 Johann Christian Bach 曾在英國舉行鋼琴演奏，向世人介紹此樂器之優點，英國 Braddwood 鋼琴公司於一七七三年宣告成立歷史悠久業務發展迄今日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氏 (Thomas Jefferson) 於一七七一年，為其新婚妻子寫信向英國本土訂購家庭用琴時，寫道：「前函訂購之翼琴，請更正為鋼琴，琴身須用上等整塊桃花心木，琴音音域自中音 F 至高音 G，並須多附備用琴絃；製工務求精緻美觀，期能符合受

演出、表情底多彩、以及詮釋底細緻與深刻，則需借重巧妙獨到而屬機械性的踏瓣效果了。

鋼琴最受人們喜愛的理由，在其本身具有超越的表情能力，與聲琴、其他樂器均能配合無間，用於音樂會及在室內獨奏，或參與各式重奏均無不宜。作曲家藉鋼琴檢討音符和聲及伴奏底效果，寫成龐什的交響樂，復因其現成而定備，觸鍵即發音響，對樂餘者亦具無比吸引力，其音響統一而和諧完整無缺，故為學樂者最適宜而極越的工具。鋼琴唯一而最大的缺點，在不能奏出連續的歌段旋律，不若人聲、絃樂及風管樂器自然而悠揚，此則聆者於聆賞時，務須牢記勿忘。綜觀鋼琴發展史的歷史，兩項事實始終明顯地存在，即不斷地設法克服絃樂器的缺點，和作曲家密切配合琴底改良與發展，而寫作適合各種情況的樂曲。

最初供鍵盤聲琴用的組曲，均係短小精巧的作品，其中最負盛名的作曲家為斯卡拉提 (Domenico Scarlatti 1685-1757)。斯氏底鍵盤聲琴作品，已不僅限於即興的炫飾奏，而開始逐個音符彈奏，其作品數目超過六百篇，內容



異趣，可為證明；其作品係以豐盛的和聲為基礎，注重連續的和絃、充實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現，對於鋼琴底表現能力和變幻無窮，尤其深切瞭解。貝氏三十二篇鋼琴奏鳴曲裡「熱情」、「悲愴」、「告別」等三篇，係自行題

贈女士之心意」。當時琴身 (鑲板製成者) 雖耐伸縮，琴絃易於損壞，於此可見一斑。至於琴絃制振器及踏瓣機構系統，則屬日後之改進。

現代大鋼琴琴絃，一律採用高級強鋼鋼絲，可承受高度張力，琴絃固定於金屬製框架上，溫度變化不甚劇烈時，歷數週之久絕無變音之虞。琴鍵捺下之際，琴音隨手而響，其中動作連串十分機巧；琴鍵釋開彈簧鉤放出琴鍵落上琴絃，同時將附著於絃上的制振器關閉，並遏止琴鍵反覆，絃下傳音板則配合琴絃振動產生宏亮共鳴。琴下最右面踏瓣可開放全部制振器，一經踏下琴音可保持延續，由於泛音使其各絃發生感應振動，音量因而增加；最左面踏瓣作用恰巧相反，專供產生音色抑塞的細弱琴音；中間踏瓣可使某數音及絃保持延續宏亮，其他則受抑制。因此鋼琴之能奏出音質與音量迥異，而優雅悅耳的樂音，踏瓣之功實難磨滅。現代鋼琴音域廣達七又四分之一個八度音程，較之昔日僅四個八度音程，自屬不可同日而語。

鋼琴樂底聆賞者，往往為演奏者底指法動作所迷惑，而漠視踏瓣動作底重要性，事實上，後者次數約及前者之半數。著名鋼琴演奏家帕德斯基 (Ignace Paderewski) 演奏時，手指在琴鍵上顫動不已，一如小提琴之演奏顫音，故使崇拜他的人自然斷言，唯帕氏能奏出顫動如歌的琴音；孰知此種動人的演奏效果，全憑踏瓣操作而成，並非出自指法的技巧。一言以蔽之，鋼琴底演奏中，指法控制速度、清楚有效、及一部份演出的震盪和強力；但音質底

豐實而精巧異常。氏之奏鳴曲及練習曲，與蕭莫、盧立、古柏林諸氏底作品，均可在鋼琴上彈奏，如以輕柔手法尤極清新動人，為幼年習琴者衷心所鍾愛。龍赫底「英吉利組曲」、「法蘭西組曲」、「意大利美奏曲」及其各篇室內奏鳴樂 (Parlitas)，均極輝煌震盪，迄為鋼琴音樂會裡時常演出的節目。罕頓和莫扎特底奏鳴曲，多數雖係為鍵盤聲琴而作，亦適於鋼琴演奏；聆者知此事實，對其中複音樂紋飾樂段底美妙，定能獲致充份領略。

克里門蒂 (Muzio Clementi 1752-1832) 為促進鋼琴取代鍵盤聲琴的功臣；氏除致力教授琴術外，曾作有許多篇專供鍛練手指之用的奏鳴曲及練習曲，其施法的目標，在訓練彈奏貝多汶作品的演奏者。貝氏為首先理解鍵盤聲琴與鋼琴作品間，性質迥異的第一位偉大作曲家，其奏鳴曲底構造與莫扎特全然

名，「月光」奏鳴曲則係友人所命名；以上四篇作品，為鋼琴樂中極其突出的作品。氏底五篇鋼琴奏曲，鋼琴部份與管絃樂部份並茂，尤多「節奏」(Cadenza)樂段，歷代鋼琴家均以能勝任演奏為榮。

鋼琴樂作品為數極多，自時代及風格立場而言，概可分為「古典」、「浪漫」、「印象」、「未來」，與「新古典」等類別，其中不乏跨兩派樂派的樂家，但此種區分不但有助於聆賞，實亦較漫無界限為宜。

罕頓、莫扎特及其他諸早期鍵盤鋼琴作曲家，均屬古典樂派；其作品中首重音樂不及其他，故旋律豐盛優美異常動人，所用對位樂法亦極正確謹嚴，至於和聲底嘗試均極清晰有致。貝多芬為自古典過渡至浪漫音樂間的樞樑，故有「古典的浪漫樂家」之稱；其早期作品中，具有罕頓及莫扎特底古典氣質，後期作品中樂風不變，轉而致力於主觀情感的表現，純為內心生活的寫照。聆者聆賞貝氏作品，應注意其編號，樂家作品編輯人曾按原作出版先後，編定作品號碼以便辨識，並曾將其某一時期內所作或所出版的作品，併為一作品另加號碼區別先後，故有某人作品第九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等之編定。貝氏鋼琴作品過多，大部份編號確能表示其間世底先後，但少數早期作品，因出版時期較遲，而被編入較高號數，與事實無出入之處。

一八六二年致世的柯克爾博士(Dr. Koebel)曾將 Breitkopf & Hartei 出版的莫扎特作品，編成正確可信

底歡樂」(Faschingsschwank)，藉音樂描寫節日氣氛，情感深摯效果栩栩如生。舒曼酷愛德國詩篇，其鋼琴作品被視為係德國音樂詩人底無言之歌，其中情感起伏激盪的波瀾，為其鋼琴作品中表現得異常強烈。當時鋼琴業已發展至完善階段，其妻克拉拉復為最卓越的鋼琴家之一，自可將氏作曲意想做正確無訛的詮釋，舒氏天才乃得充份發揮帶致。

曉邦(Frederic Chopin 1810-1849)為浪漫樂派底鋼琴巨人，發揮底特性達於極峯；氏對鋼琴理解、關懷和愛護無微不至，只有親子之間方可比擬。其鋼琴音樂實融合華彩橫飛的圖畫、精緻完美的詩篇、及繁雜細密的創作於一。氏在爐火和燭光搖曳的夜會中，為知音密友演奏鋼琴，琴音如泣似訴，真摯情感流露無遺。其間愛國底情操、對家國命運底憂念、個人命運底悲悼……一均藉琴鍵作最深摯而動人的宣示，故有一「鋼琴底靈魂」和「鋼琴詩人」的稱謂。曉邦底作品，包括精巧動人的圓舞曲、熱情優美的瑪祖卡舞曲、劇性充沛的波蘭舞曲、旋律淅淅的夜曲、浪漫的圓舞曲和諸調，光彩輝耀的練習曲，四篇著名的奏鳴曲(降B短調奏鳴曲中的喪禮進行曲尤極有名)及兩篇奏曲……一律為鋼琴樂中最突出的作品，氏之「革命練習曲」，則為音樂論駁底傑作。

曉邦底圓舞曲描寫圓舞(Waltz)的情緒，完全是精神化的舞曲，其中最偉大的為「降A調圓舞曲」。曲以盛大的宴會、晶麗的夜色、及紙醉金迷的氣氛開始，極盡舞

的作品目錄，其號碼前均有K字為記，即如作品K字第三十號等。愛因斯坦博士(Alfred Einstein)後來根據考證的結果，將柯氏編號重訂正，並在莫氏每篇作品上，註明原稿現在置存的地點，並對作品內容略予說明，而使莫扎特作品編號，成為最詳實而正確的曲鑑。

有一小貝多芬之稱的舒伯特和樂家草伯，兩人亦屬於古典的浪漫樂派，唯浪漫派氣息較濃。草伯底一音樂會曲及「邊舞」，雖具道貌岸然的古典外形，但端莊優雅的外衣之內，豐盛情感底氣質充溢。舒伯特底作品有數篇宏大的奏鳴曲，兩篇幻想曲，以及出名的短篇：「D調軍隊進行曲」、「悅耳晨光」、即與曲和圓舞曲等，一律具備其歌曲作品底美妙旋律，但情感底寬洩稍遜；氏之「漂泊者底幻想曲」，則為其鋼琴作品中最具浪漫氣質之作。孟德爾遜底「無言歌集」，篇篇都是精巧珠璣的鋼琴獨奏曲。

舒曼為純浪漫派底第一位著名鋼琴樂家，當其情感奔放之際，除鋼琴外別無舒解發洩之道，其戀愛時情書，亦出之於於熾熾的鋼琴曲式，幸克拉拉女士 Clara Weick 為有數的鋼琴演奏家，對情書能全然瞭解無誤，良緣遂得締結；氏不朽作品中的「大衛般勒舞曲」、「Kreisleriana」、「Novelletten」等三篇，即係向女求婚時的作品。舒氏柔雅的「兒時景色」中增添入口的「夢之曲」(Traumerei)，其「幻想曲」中底問句、「紀念冊片斷」(Albumblatt en)、均為出自心底的真摯作品；至於「節日」及「節日會景色描寫之能事；賓客們翩翩酣舞中舞曲漸趨於憂鬱，終於掩蓋住歡樂的情緒。連接幾小節憂鬱的樂音以後，響起細弱的舞蹈風旋律，片刻後，憂鬱的樂音增強，舞會底細弱旋律再現；接著圓舞突然停止，一只含有六個音符的新樂句藉八度音奏出，冷酷、刻薄、無情，但頗動人，宛若幽靈突然出現於熱鬧的舞會，這怪異的利那，來得突兀又如風似地逝去，舞曲繼之再起，不斷翻騰至突然的靜止，而全曲告終。

曉邦最出名的波蘭舞曲——「降A長調波蘭舞曲」——是一句完整的戰爭劇。開首是破碎的和絃，和目空一切的挑戰，舞曲的旋律繼之映掩而來，愈嚴而華貴，曲底中段吟咏祖國底光榮，勇武和絃聲中，英雄們底行列經過，接著左手奏出八度音，召喚武士出征，數次反覆後，猶豫底氣氛出現，但迅即消失無餘，此後舞曲底節奏逐漸增強，抵於盛怒的狀態，全曲在熱情鼓舞和敵愾中終結。傳說曉邦譜寫此曲的晚上，完成後深夜裡彈奏全曲，眼前恍然有一隊隊武士底幽靈向著他前進。

曉邦底「降A調前奏曲」，寫遼遠如夢的神異之境，為異常戲劇化的幻想作品，在如此短的作品裡，竟壓縮進無盡的情感，需要洋洋灑灑收歌底芬芳氣息，結束時，一個深沉的低音在盤旋，縈迴中漸漸地隱去，引入無限遐想。「降B短調諸調曲」，為其作品中最幻異而有力的一篇，描寫不滿足底心情的爆發。

英國傳記作家 Strachey 所著曉邦底傳記——「夜鶯」



一裡，記載着後述的一段故事：

「波蘭貴婦人伍定絲基，與當時音樂家交誼至善。一天，在她巴黎寓所的客廳裡，與當日名鋼琴家德國底希勒、匈牙利底李斯特、波蘭底曉邦、談論民族音樂的問題。」

希勒是主張絕對音樂的作曲家，不承認音樂中有民族意識的存在。李斯特是近代標題音樂的鼻祖，確信任何音樂必有內容；曉邦則堅稱他底音樂為絕對的民族音樂。

前面這個故事，或許可以說明曉邦鋼琴作品底一般。李斯特 (Franz Liszt 1811—1886) 為達成鋼琴極其光彩演奏的偉大藝術家，其音樂響亮而雄壯，充滿強烈情感底燦爛。氏之主要作品有B短調奏鳴曲及兩篇競奏曲，屬於抒情的「戀之夢」、「林中音樂」(Waldtrauschen) 可視為其個人情感底最佳註釋，其作品「鐘」(La Campanella) 裡斷然而光彩的樂段，自低音至高音掃遍全琴鍵，使並不出色的主題轉而為光芒逼人的音樂，洵屬難能可貴。「匈牙利狂想曲」係自民間舞曲精心編織而成，旋律多彩生動而喧鬧，迄為擅奏人口之作。李氏以鋼琴演奏能手而擔任教授琴藝，在琴上所化時間遠較作曲為多，其奏琴技術出神入化而從容不迫，寫有專供表演用的難澀琴曲，為世人所仰止。

廣賓斯坦 (Anton Rubinstein 1829—1894) 寫有鋼琴競奏曲五篇，但以其甘美濃郁的「E調旋律」及標題鋼琴樂「Kamrenoi Ostrow」為人所懷念不忘。布拉姆斯 (Johannes Brahms 1833—1897) 為後期浪漫派最出名的鋼琴樂家，其音樂兼具情感豐盛及理智光芒，深遠而睿智成熟，雖然採用古典底形式和精神，但靈底發揮却一無止境。氏作品有狂想曲、插樂、給想曲、諷歌、圓舞曲、華想曲等等其三篇輝煌的鋼琴奏鳴曲、二篇競奏曲（尤其第二篇）、及據韓德爾、帕格里尼、罕頓等人主題而成的變奏曲，係用兩架鋼琴演奏，節奏變幻多形，和聲豐厚，情感極稱廣闊而深遠。

三人爭論不休，伍定絲基出面做調人，她說：「曉邦剛完成一篇波蘭舞曲，請大家到琴上演奏一篇，以見是非。」於是希勒首先坐上琴凳，把波蘭舞曲置嚴地，以最純粹的技巧，一絲不苟地奏了出來。希氏底理論是音樂如有內容，必破壞其完美，故其演奏令人驚嘆其指法的嚴肅，音響的明晰以及表現的正確。李斯特知道這篇舞曲的底細，是為悼念被瓜分後的波蘭而作，故其演奏中，出現了火線、槍聲、馬蹄和鏗爭；遭受蹂躪的婦孺底啼哭，絕望的呼喊，和憤懣填胸愛國志士們的熱血澎湃。一曲既罷，希勒臉龐緊張，顯然已被音樂中的不幸所感動；伍定絲基、李斯特和曉邦都流下了淚。

最後，曉邦坐上了琴凳，照例沉默了很久，待全部心準備就緒，他輕聲喃喃地說：「波蘭並沒有滅亡。」於是音樂開始流出。樂聲所顯現的，不是波蘭恐怖的光，日光下的鄉村，和牛羊犬馬，波蘭繁茂土地開放的花，波蘭的山川和流水，以及快樂幸福的村中居民……彷彿正值假日，笛聲嘹亮，村中居民在舞蹈，小孩子們在嬉戲……

演奏終結，四個人都靜止着不動；曉邦又默然了片刻，更輕柔和地又說了一遍：「波蘭並沒有滅亡。」四個人底面頰，都被曉邦音樂裡的幸福日子曬紅。希勒低頭承認「音樂中確有民族的性質。」

杜塞西 (Claude Debussy 1862—1918) 底第一篇重要鋼琴樂作品問世之時，布拉姆斯底生命正告終結。杜氏底鋼琴音樂，宛如在最曠中閃爍出七彩光芒的滿佈着潮濕的音網，其縱橫交錯的絲線及表現，不屬於心智或情感，而為主觀底印象，故作品被稱為「印象主義底音樂」。氏彈奏時手指輕輕觸按琴鍵，甚至僅以目光流盼示意，唯恐破壞已成的創造；所用和聲雖以全音階為基礎，但多以半音階變化而釀成之，效果詭譎詭之仍極悅耳。氏為加重無固定音調的特性起見，在作品中變調頻頻，因此氣氛朦朧無定，使人如處身水簾洞中，各種圖形與印象紛至沓來蔚成一團。聆賞杜氏底鋼琴樂，須藉已知通前追尋其餘，其二十四篇靈感生動的前奏曲、兩篇「影像」及組曲「兒童」底角落裡愉悅的「玩個餅步舞」(Gollivogs Cakewalk)，最常演奏。杜氏認為鋼琴為表現印象主義音樂最理想的樂器，故其鋼琴作品多至不勝枚舉。

雷伐爾 (Maurice Ravel 1875—1937) 「水的嬉戲」、「鏡」、「死公主底孔雀舞」、「高貴激情的圓舞曲」、「夜間的藍斯帕」(Cuspad De La Nuit)，均為印象主義音樂，中的精巧佳作作樂家斯克里亞不認為杜氏晶瑩而變幻的和聲，極宜於表現其嚮往的神秘構想，於是充份予以利用，但就印象派全體樂家而言，能够媲美杜塞西氏成就的，實屬寥寥無幾。

殘酷而現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毫無保留地驚破了印象主義音樂底透明帷幕，世人無暇亦無法再作逃避現實的

小 小 說

(陷)====(弄)

Kahman Phillips 著
微 之 譯

—我看到一根電線從他身上繞過通入地下一

「你走吧，」吉美說。他那被太陽曬成棕褐色臉已轉變為死灰色了。可是口角上還掛着一絲苦笑。「比爾，你回去吧。」

這大孩子蜷臥在亂草堆裡，額上滿是汗珠和污穢。他的軍服已在跟鐵刺網和荊棘掙扎時撕爛了，但在一具毫無用處的野外軍用電話機還掛在他的背上。榴霰彈撕裂了他的腿，折斷了骨頭。

一隻龐大的像棍子般的昆蟲蠕蠕地爬上他蜷縮倚臥着的樹幹。我用那隻沒有受傷的手殘酷地將牠擊落。現在四周的槍砲聲還不算太壞。剛才散落得如此接近的臼砲彈似乎已在尋找另一目標了。

我們碰上了。一個陷阱。吉美走近一個死去的日本兵，想從他的口袋裡攫取一些文件，可是沒有留意到電線。日本人到處都留下陷阱，他真不應該這樣的大意，可是我，不想把他拋下溜走。「我要照顧你，

吉美。」

「別傻了！」他的嘴唇現在也變成死灰色了。它們緊閉着成一條線。「我自己會應付的。這次是我自己不好。比爾，你要牢牢地記住維妮。我們倆一定得有一個去照顧她。」

他用不着提醒我，可是假如我把他獨自留在叢莽裡讓日本人殺死，我又怎樣去向她交代？維妮和吉美，這小兩口子，她是多麼的愛着他，雖然我們也是好朋友，可是她早就決心要和吉美結婚的了。我想到她一旦知道她所愛的吉美的死訊後的悲哀，我就覺得冒裡很難受。



夢想，整個世界底不和諧，在鋼琴音樂一方面顯露出最眞切的縮影。一群新的作曲家出現樂壇，主張多調性及無調性作曲，其音樂若減去節奏，剩下將是一遍混亂。法蘭西底「六人團」——密奧、杜雷、何尼格、歐瑞克、鮑爾和里法爾——首創時興的格調，完全抹殺原來和聲底原則與形式；奧地利出生的樂家舒恩堡，據十二音階律而寫作的鋼琴作品，離奇古怪令人無法理解聆賞；餘如韓德密斯底直線對位法音樂；普柯費夫對古典、浪漫、無調性作曲的新穎嘗試……均列屬於「未來派」作品，爲純機械的時代產物。後來，復古之風又逐漸趨盛，揭發維護音樂底正統，遂有一新古典樂派底崛起，與未來派分庭抗禮。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世界底進展在各方面均發生急劇的變化，其影響所及，音樂自然亦未能例外。

總之，鋼琴樂發展的各階段，其風格均有顯著的差異，原因在於鋼琴樂器本身底改進，及樂家因生活的時代不同，觀念遂亦相異所致。聆者略知其間來踪去跡，對聆賞瞭解自然大有裨益。鋼琴作品數量極豐，樂家人數衆多，本文所述不過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謹供讀者據以作更進一步之探索。

鋼琴樂底演奏者，須能深入理解作曲家寫作底意思，對不同樂家底各別作品，應分別就其內容及寫作時的意思，作最適當的詮釋表現；對於作品底結構——如高潮、重心、及段落分節等——須能於演奏時，作清楚而適當地處理。至於樂器演奏底技術方面，奏者須能從容裕如，達成音樂底微、強弱分明、和音色變化底目的，對於節奏尤須能保持穩定；在琴本身可能的條件下，並應致力於求旋律樂句底連續和自然。奏者底指法動作須求正確、迅速、活潑、與協調有致，踏奏動作則應均勻而期效果優越。

鋼琴樂的聆賞者，聽的作品愈多，對鋼琴樂的愛好愈深，終將抵達流連忘我的境界，細心觀察演奏者底動作，檢討其所作的詮釋，則可助培養高明而正確的評論能力，達成促進鋼琴藝術更進一步的崇巍目的。

華爾街的一位統計學家，自己研究出一篇改良的金賽調查報告 (Kinsey Investigatian)，根據他的言論，據說男性和異性的關係大致可以分成下列七個階段：

1. 哇，哇！我要媽媽！
2. 哇，去你的！我們不要女生和我們一起玩。
3. 啊，愛麗斯，你真漂亮。
4. 假如你不嫁給我，我就只好自殺！
5. 好吧，你回娘家去好了，看我會過不下去！
6. 愛麗斯，我承認她比我年青得多，可是她瞭解我。
7. 哈哈！你聽見嗎？愛麗斯？她會叫「爺爺」了！

「孩子，我只有二句話可以建議你的。第一，永遠不要失去一星期一次在外面和朋友過夜的權利。」他說完了後他兒子接著便問他第二句話。他立刻不加思索地又說：「別把這一晚上浪費在和男朋友一起。」

我臂膀上的傷處在啃噬着我，我疲乏得要死，可是我怎麼也得掙扎着逃出這魔鬼也似的叢莽。

「我來背着你看。」我說。

「讓我們兩個死在一起？」吉美突然笑起來。「不要管我了，我不會讓日本人殺死的。我在這裡可以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你還是回去找救兵吧。」

「你不用哄我，」我說着向他走去，可是我立刻停住了腳。

他拔出他的手槍，瞄準着他自己的頭部。他那臉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不是哄你，這是事實。我們兩人中只能有一個留在此地。如果你不希望我自殺的話，你趕快轉過身去。」他的聲音緊張而堅決。

我在他身邊徘徊，爭辯，喊他的名字……懇求。毫無用處。他開始數着數目。他的手指緊勾着扳機，我只好走開了，他沒有叫我帶最後的遺言給維妮。我猜想他也許是

怕維妮過份傷心。

我顫慄地踏過殘枝敗葉，涉過沼澤泥潭。我的兩臂創痕斑斑，我的臉上盡是蚊咬的腫塊，可是我爲了救援吉美，爲了要使這孩子獲得拯救的機會，我終於奔回了自己的部隊。

上校聽了我的報告以後搖搖頭。「我們要到明天早晨才能出動，並且我想一定來不及了。日本人在幾小時以前把那一區域切斷了。」我的聲音滯重而呻吟地自苦澀漲大的舌頭上失望地發出來。

「我們能派出一隊巡邏去嗎？我能找到志願肯去的人。」

「我知道。」他的眼神顯着疲倦。「那沒有用，你們都會被敵人殺死的。抱歉得很，比爾，你還是先去醫治手臂上的傷處吧。看來傷得不輕呢。」

在冰冷的星光之下，我在凄楚中度過了一晚。我身體疲乏欲絕，

但我却久久未能入睡。經過這漫長似無盡期的一晚之後，我們又開始在叢林蔓草中匍匐前進了，我儘可能地把頭和臀部的位置放得很低，以免受到榴散彈和掃射的機槍底襲擊。

在攻擊中的戰鬪正如一陣爆發的萬花焰火。我那受傷的手臂使我還不能從事戰鬪，但我們的那些孩子們似乎也並不需要我的幫助。手榴彈，湯姆槍所溶成的鐵火將日本人驅入叢莽。我跟隨着前進。當我跳進一個彈坑以後，我昏了過去。上校搭在我肩上的手使我驚醒。「比爾，」他跪在我身邊，「抱歉，孩子，我們找到吉美了。」

「在那邊的樹下。可是不要去碰他，他身上有電線聯着像是一個日本人設下的陷阱。」

我在內心裡咒咒着日本人。我

一想到維妮就如刀刃攢胸。我從坑裡爬了出來。

那孩子躺在那裡，蜷縮着，跟我離開他時一模一樣。我看到一根電線從他身上繞過通入地下。這個陷阱做得很草率，也許日本人在是匆忙中佈置的。

這是白費心機的，我們的孩子們不會笨得會去碰到他。我發狂似的笑了。吉美，在陷阱裡受了傷。不料自己也變成了陷阱。這簡直是諷刺。

我的心臟雖然停止了跳動。那個蜷縮着的身體顫動了一下，他的眼睛睜開了。吉美正町視着我，他揮動着軟弱的手，微微地呼喚着。「嗨，比爾。我告訴你他們不敢殺死我的。」

我雲裏霧裏，我不敢相信他還是活着的。然後我仔細町視着那根電線。

吉美笑笑。「不要讓那偽裝騙了你。這不是我要的花樣吧了。日本人以爲我也是一個陷阱，他們都不敢走近我。比爾，這是爲了維妮，我不能使她失望。你不要擔心那根電線，我是從軍用電話機上取下的。」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營業種目：

各種油類・蠟

(張)(東)(隆)(行)

臺南市民權路108號
電話 二〇五號



科學彗星——牛頓

私生活一瞥

玉 虫 譯

本文作者 Henry P. Macomber 畢業於哈佛 (Harvard) 大學，在哈夫頓·美福林公司 (Houghton Mifflin Co.) 任職十三年，波斯頓藝術工藝學會 (Boston Society of Arts & Crafts) 任職十六年，後在底特律城克蘭布羅基金委員會 (Cranbrook Foundation Detroit) 工作三年，自一九四六年起在巴布森研究院圖書館 (Babson Institution Library) 內的巴布森·牛頓收藏館 (Babson Newton Collection) 任管理員，並編著巴布森牛頓珍藏目錄與補編。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所得，今天一般人似乎都對牛頓有一種模糊的觀念，認為他只是一個由於看到一個蘋果落地而發明萬有引力定律的人。但我總覺得他代表了禁慾主義的嚴肅。基於此，我希望以「牛頓私生活一瞥」這個題目提出討論。

愛默生 (Emerson) 說一個偉大的人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人，他並舉牛頓為例。萊蘭基 (Largange) 稱牛頓為：「舉世未有的最偉大的天才。」他的姪女康白耶 (Conduct) 描寫他像一個「國家要人」。安德萊 (Andrade)

在他的「牛頓近況」一文中說：

在人類史上終於發掘了一個人，他的豐功偉業與觀點改變了人類思想的潮流，後來的一切都充分象徵了他的精神。……這個偉大的導師，先進者就是牛頓，……人類思想史中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材。

牛頓晚年曾任皇家學會 (Royal Society) 會長，造幣廠廠長 (Master of the Mint)，這都是任何科學家從未享到的地位，大英國民崇拜的偶像，但是一般輿論却批評他過於嚴肅，冷酷高貴而不易近人，幾乎近於清教徒樣的嚴肅。

拘謹是牛頓最顯著的個性，在他的圖書館裡找不到一本幽默書籍，他激烈反對哈雷 (Halle) 嘲笑他所思考的一些乏味的問題，他的姪女康白耶 (Conduct) 說，他很喜歡跟他的朋友威干尼 (Vegani) 討論化學，但是，有一次威干尼告訴他一個

不正當的故事，因此他便與威絕交。他的秘書牛頓·亨佛萊 (Humphrey Newton) 牛頓僅在研究最辛苦的幾天才認識他) 說他只見牛頓笑過一次。

在偶然的一次機會裡，他問一個從他朋友借了一本歐幾里德 (Euclid) 去讀的朋友，問他進度如何？對答案是：「喜歡，那朋友回答說，他想知道讀書對人生有什麼用處。對此，牛頓很覺可笑。」

但在另一方面，史丟克雷 (Stuckely) (史氏在晚年才認識牛頓) 却說：

據我個人的觀察，雖然牛頓有嚴肅的態度，清晰的頭腦，如在融洽的場合，我時常見他大笑，他現在似乎脾氣很好，遠與過去憂鬱、沉悶的惱怒個性不同，在戲謔談話的場合很健談，在交際中他處之愉快，溫雅而和諧，不是大笑便是面帶笑容。

無疑地，牛頓易於激動，神經過敏，常流於恐怖的神辯，惠斯吞 (Whiston) 與他口角，曾痛加批評：「我從沒想到他有最可怕地、猜忌而莫測深淺的脾氣」。夫萊斯提 (Flamsteed) 也曾與他發生爭論，說他是：「陰險、野心，過度地貪婪贊頌，不肯接受批評」。他的朋友勒克·約翰 (John Locke) 曾如此批評他：

……一個值得 (意思指執拗與過於拘泥) 與之討論問題的人，不過太易於引起他一些毫無根據的猜忌。

牛頓也頗富人情味，有時他頗端懷慨，在大學的時候他曾花了四先令八辨士「買橘子為我姐姐」正如他在日記本裡所寫的，後來他捐五十英鎊給三一聖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圖書館大廈，對一個教授來說，這是一筆相當大的饋贈。他又儲蓄一部份基金，抽其利息每年買聖誕贈給窮人，這件事是由他的同窗助手威金斯，約翰 (John Wilkins) 的父親來管理，當牛頓離開三一聖學院的時候，他把房子裡的全部傢俱都贈給威金斯，很有幾年他供養他已故外甥比爾金頓 (Pilkinton) 全家的生活費。他也曾給他的姪女康白耶夫人與他的丈夫很多禮物，並且在臨死前曾無緣無故的給他們的女兒四千英鎊。他給克拉克·撒母爾 (Samuel Clarke) 五百鎊為註釋他的「光學」(Opticks)。付明伯頓 (Pemberton) 二百鎊為編纂他第三版的牛頓算理 (Principia)。彭·詹姆斯 (James Pound) 牧師因供給他一點天文資料得到一百多鎊的酬禮。一七二〇年，皇家學會為簽署一張南海股票損失了六百鎊，牛頓願負責賠償，他的慷慨終於被謝絕了，並感謝他說：

牛頓不應負這嚴狩的責任，因為連他姪子射殺一隻鳥他都反對。

康白耶說，牛頓對改造聾人用的耳筒，也頗有興趣，像身臨其境似的，同情那些他在皇家學會裡所接觸的聾人

牛頓在中學末年三聖學院一年級時的一本日記簿（一六五九—一六一）第一次出現於一九三六年雷明頓（Liamaton）地方，被比格雷（Pilgrim）企業公司買去，一九五〇年贈給三聖學院圖書館，當牛頓要做一個專科學校一年生的時候，他在日記本裡寫着「損失在玩牌上」多少錢，「在酒樓裡」多少錢，但這時他也買了「皇家學會史」，「哲學的智識」，「一張棋板和棋書」等等，在「懶散無味的化銷」中包括「啤酒，中國茶，菓醬，牛奶煎蛋，櫻桃酒，包子。」塞維爾（Seward）稱牛頓常喜歡跟天文學家夫蘭斯提玩「西洋骰子戲」。

牛頓還有個羞怯避人的僻性，他自己說：

我不知道這種共衆威望是否需要，我所獲得並保持的那些威望，也許只能增加我多認識幾個朋友而已，我却一直在迴避着。

牛頓卅歲時就已白髮蒼蒼，却始終沒禿頂，從不戴眼鏡，到老只脫了一只牙。「他的早餐用開水泡橘皮加一點糖當茶，再來一點牛油麵包。」他治感冒是在牀上蒙頭大睡三天，休息，出一身汗就夠了。如果向他敬鼻烟或烟捲，他會婉辭謝絕，「他對此並不需要。」

他的秘書說：

我從沒見他作任何娛樂和消遣，像騎

花（Flower of Kent）一線的有名，樣子像梨，帶紅色斑紋，黃透綠，味很淡（巴布森研究院有一顆母樹的直接傳種）。

牛頓頗富有製造能力，像一個機械工人，兒童時期他就製成風箏，走馬燈，日規，風車，木鐘和水鐘，後來鑄製透鏡，三稜鏡，火鏡並做了兩個折射式望遠鏡，形狀頗與今天的二百吋的巴羅馬（Palomar）望遠鏡相似，狄維拉米（De Vilami）推察現於皇家學會圖書館的牛頓椅（Newton Chair）可能也是由牛頓一手製成的，這是他遺留給我們的唯一器俱，在椅子上鑲有自己的肖像，後來雷諾茲·約瑟翰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以及一八五六年在加拉罕（Graham）獻牛頓塑像時都用過，牛頓的秘書說他曾經自己修建他的爐灶，沒有勞動一個瓦匠磚。由於觀察兒童們吹肥皂泡而對光學有大的修改。

牛頓對詩却毫無修養，雖然他也曾在所收藏的查理一世（Charles I）的肖像下寫過十行平平庸庸的句子：雷諾爵士（Lord Ralnor）說，有一次一個朋友問牛頓：「伊沙克爵士，您對詩的意見如何？」他回答是：「我願把伯羅（Barrow）的話介紹給你；他說所謂詩，只是一種天真的胡扯。」

戲劇化的音樂也引不起牛頓的興趣，史丟克雷聽見牛頓說，歌劇是個很好的娛樂，不過，像盛筵裏的山珍海味有時會使人吃得飽悶，牛頓說：

乘散步，打木球戲，甚至其他一切運動他都不來，除了看書以外，全部時間他都在思考。

無論如何

……他很醉心於他的花園，寂寞的時候在花園裡散步，從不間斷，他最不耐煩在花園裏發現雜草，……有時候在花園轉一兩圈會突然停下來，像阿基米德（Archimedes）線的大叫一聲「Eureka」（我發現了），轉身跑上樓去，站在桌子前面埋頭速寫，連椅子都顧不得抽出來坐，……在書房裡他經常踱來踱去，你可能想他正在雅典，置身於亞里斯多德學派中（Aristotelian sect），……冬天，他很喜欢吃蘋果，有時在夜裏要吃一個小烘柑橙。

在一六七六年的九月，牛頓寄到歐爾頓堡（Oldenburg）的兩封信裡，他儼然以鄉紳的口吻打聽作汽水的最好蘋果樹，他說在別處，著名的紅紋皮蘋果可製成很可口的汽水，而在林肯縣（Lincolnshire）製成的汽水却苦澀難飲，他問人家要揀入些什麼水果，比例成份如何？菓子的熟度如何？摘下菓子立刻榨漿呢？還是剥皮以後再榨漿？「我們的園丁」他說，「發現櫻桃樹的獲益較大。」沃索爾（Woolsthorpe）地方的著名蘋果在林肯縣像肯

我最後一次去劇院，第一幕便使我很害怕，第二幕就頗令人疲倦，到第三幕我便走掉了。

牛頓從音樂的諧聲中發現了牛頓定律和宇宙間的諧調性，據摩爾（More）記載：

他憶及裴西格拉（Pythagoras）的天樂（Music of the Sphere）才顯示了「重力」念觀，當他主弦上提摸音調和音符的時候，更發現重力與物質密度的關係。

他認為複合諧聲的配合，基於歐幾里得，這種比率的配合，用在建築術上呈現美觀，用在音樂裡則悅耳。牛頓對美術也缺乏興趣，並且輕視那些古玩蒐集家，他譏評朋布洛克爵士（Lord Pembroke）說：

即便讓他得到一個泥娃娃，他都會滿足的，我真不明白這種研究有什麼用處，所有他們的追求都毫無價值。

傑維斯·查理士（Charles Jervas）替他的畫像，後來贈給皇家學會，為此，他得到他們的感謝，牛頓如此記載，牛頓的財產目錄上列有二百十本印刷品，十九本石印，四床花氈，一只鑲在玻璃框中的牛頓象牙雕像，十三本印度印刷物，六隻金指環，一只鑲有瑪瑙的指環，卅九塊獎牌和一千八百九十六本書，該書部份現已失散，不過其中有六百六十本在一九四三年被比格雷（Pilgrim）

企業公司收買，後來永存三聖學院圖書館，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圖書館有一部份，十三本屬巴布薩收藏室，狄·維拉米認為米特（Meat）乃一著名的收藏家，也是牛頓的私人醫生，他曾附託馬琴·李·大衛（David Le Marchant）寫他蒐集牛頓的生活資料，那個精緻的牛頓象牙半身雕像現存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同時，他還存有他會贈給牛頓的小雕像，這在牛頓的財產目錄上曾有，總計現存牛頓象牙雕像三個：一在巴布薩收藏館，一在皇家學會，一在國王學院圖書館，但始終尚不能判定三個中的那一個是牛頓本人所有的，巴布薩收藏館還有一個金指環，上面鑲有牛頓頭部的像，用紅瑪瑙雕製，這指環來自蒙特（Mont）收藏館，上面並書有「贈給赫胥爾·約翰爵士（Sir John Herschel）」的字樣，這也許就是牛頓財產目錄上的那個「鑲瑪瑙指環」。

腥紅色似乎是牛頓最喜愛的顏色——也許是康白耶夫人（他的姪女和管家所愛好的，在財產目錄上註有腥紅色安格拉毛布窗簾，一床腥紅色安格拉毛布床單和一腥紅色的乳壺（Satee），狄·維拉米猜想……

……生活在腥紅色的氣氛里，可能是促使牛頓晚年易於激動的一個理由。

牛頓曾想創造一哲學基礎的世界語，但終沒成功，他的主要原則是從變化的字根（Roots）分別加以字頭（Prefixes）與字尾（Suffixes）造成字羣，來表達意思。約在一六九九年，他寫下一個修正茹利安（Julian）

日曆（即羅馬日曆）的計劃，並證明修正後的日曆遠比新編的格利格爾（Gregorian）日曆為好。牛頓製成第一個令人滿意的年壽保險表，並建立數學基礎，直到今天我們的代數和幾何仍應用之，著名的巴布薩統計圖表（Bacon Chart）便是根據牛頓的作用與反作用定律造成的。

牛頓的一段有趣逸事在 The Inn-play or Cornish Hugg Wrestler 書內有記載，一十七十四年出版，作者巴根斯·湯姆爵士（Sir Thomas Parkyn）住在加拉罕的隣城旁內（Bunny），他說……

把數學應用在角力上，應歸功於劍橋大學三聖學院的數學教授牛頓爵士，他見我有角力的癖好，就邀請我去參加他的公開講演，我應該感謝他。

牛頓有神秘家的意味，從布埃漢·傑寇（Jacob Be hme's）作品的原稿中可資引証，他似乎對玫瑰十字軍（Rosicrucians）很發生興趣，在他的圖書館裡藏有一部菲拉列塞斯·尤黎都（Eugenius Philalethes）的「玫瑰十字軍社團的流傳和自述」（The Faneel Concession of the Fraternity of R.C.），通稱玫瑰十字章，該書首頁有牛頓親筆「杜哀雷先生（Mr. Doyley）贈予牛頓·伊沙克」牛頓可能對督伊德（Druidae——塞爾志的僧侶）社團頗感興趣，據說有一大督伊德集會曾在牛頓的倫敦公館裏舉行，史丟克雷——督伊德的魁首，在牛頓去世前九年裏

是牛頓來往很親密的朋友。

在最近出版的倫敦叢報（London Journal）內，伯斯威爾·詹姆士（James Boswell）引証約翰博爾士（Dr. Johnson）的話「牛頓爵士最初是一不信神者，漸漸變成一個堅貞的信徒。」

牛頓的作品第一部到美國的可能第二版的「算理」（Principia）和第一版的「光學」（Opticks），那是十七十四年牛頓私人由杜眉·吉爾米哈（Jeremiah Dummer）轉贈新耶魯學院圖書館（New Yale College Library），但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耶魯並沒有用，哈佛大學在一七二三年得到一部光學，第一任數學兼哲學神聖教授格林伍·伊沙克（Isaac Greenwood）在一七二二年自英倫曾把「算理」一書帶回，但是第一部我們相信是在哈佛的那部，屬於溫史羅·約翰第四（John Winthrop IV），溫氏自四十一歲起一直任神聖教授（Hollis Professor），一七九九年去世，他是牛頓在美國的第一大弟子，牛頓的算理第三版，奇怪得很，不在哈佛而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秘書羅根·約翰（John Logan）可能在一七〇八年携一六八七年版的第一部算理到費拉德非距（Philadelphia），該書現在費城圖書公司，一六八〇年波斯頓的布雷多·湯姆士（Thomas Bartlett）供給牛頓一套很有價值的懸星觀索的資料，牛頓對此大為讚賞。

美國人對牛頓的評價，首見於明多·華克（Walter Minton）在普靈斯頓（Princeton）大學就任講詞第廿五頁，他說……

也許沒有人曾得到比牛頓更多的讚揚；也沒有人能得，因為他底敏銳的睿智，絕頂的天才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更具有高度的審慎，謙抑和正直的態度，他純係為科學而科學，因此這使他成為一切的主宰。

在牛頓的手稿裡命名「奇異的化學」（Notanda Chymica）一篇，曾涉及美國的幾句話「在稅務的美國人有一種欺詐術，因此他們可以任意用手捏製。」

牛頓做一個戰地記者的角色也非常適合，一七二一年十月廿日，他從倫敦寫了封信給在羅特丹（Rotterdam）的格林伍先生（Mr. Greenwood），英國派一支艦隊遠征魁北克（Quebec），包括十艘大船，各種小型船隻及運輸船，載有將近五千名的兵士，由希爾（Hill）旅長率領，因不識航海又遭颶風，損失慘重，牛頓的信裡說……

請原諒我來通知你（雖然我考慮很久）。上星期六，新曆（Gregorian 曆）十月十七日，我們得知，遠在加拿大的艦隊，由希爾上校（Colonel Hill）和華克將軍（Admiral Walker）率領，由於重霧和暴風而迷失方向當艦隊沿聖

克利夫 (St. Christopher) 河道流而上，有八條運轉船，搭載八百人，觸礁沉沒，人員生還極少，現在尚未確實統計罹難人數。但巴頓上校 (Colonel Barton) 確為其中之一，祈求您向我的表妹，您的令愛說明，如果惡耗果真證實，在國內他的親友們將盡其所能像她在英倫一樣的予以照料；但這必須靠您自己的抉擇，用什麼方法？讓她知道至何種程度？才不致使她太傷心，當然我的姪女和她的姊姊都會寫信安慰沉於憂傷中的她。

佛蘭克林·卡雅明 (Benjamin Franklin) 曾不遠千里去晤牛頓，佛氏於一七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抵倫敦，適在其十九歲生日前夕，以排字工人身份工作於聖巴莫 (St. Palmer's) 印刷廠直至一七二五年，在他的自傳裡第八十五頁提及一位瓊斯博士 (Dr. Lyons) ..

在巴森 (Balsen's) 咖啡室介紹我與伯頓博士相識，他保証不久就給我一個想望已久的機會看牛頓爵士；但是，終未實現。

他總算見到史龍·漢斯爵士 (Sir Hans Sloane)，史氏最初任皇家學會秘書，後任會長，在英倫有一個傳說云：佛氏排印過伯頓底「牛頓底哲學觀」(View of New

ton's Philosophy) 一書，一七二八年巴莫印刷廠出版，佛氏曾著書駁斥武拉斯吞 (Wollaston) 底「自然宗教」(Religion of Nature)，但我却並沒發現佛氏在巴莫排印伯頓底作品的証明。

岱爾·亨利爵士 (Sir Henry Dale) 後來任皇家學會會長，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卅日三百週年紀念會中說：「在英國，我們依然敬重牛頓——無人可與他媲美——我們最偉大的科學家。」在同一時間，蘇聯科學會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S.R.) 會長維威羅夫 (Vavilov) 說：

牛頓物理的基本原理，……雖經時間考驗仍屹立不動，迄今仍保持其廣泛的意義，……無疑的，牛頓的原子觀念導致他在我們心目中佔一崇高的地位與令人矚目的出色人物，我們可以說牛頓已洞悉全部古典物理，並達其最深奧地步，甚至已超越其極終範圍。

安德萊也說：「牛頓高度的潛在智慧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想信還有更廣大豐富的思想隱藏在牛頓的作品裡，等待著熱心的學子們去發掘與應用，例如現在皇家學會準備發表他的大批信件，可能供給我們更多的資料。一九〇二年出版狄拜·維廉 (William Digby) 的作品，便是根據牛頓的「月球切向引力的研討」(Delineation of the tangential pull of the Moon) 理論——保留

達二百五十年之久，直到一個愛爾蘭人克立門茲·赫夫 (H. G. Clench) 發現，加以適當應用恰如預測日蝕，月蝕以及星蝕一樣準確的預測地震和火山爆發，因此，大氣流以及其造成的暴風雨與平靜天氣，陰雨與旱天均可比潮汐得更準確的預測。

伯風 (Batten) 說：「天才就是堅忍。」牛頓自己也慎重的說：「如果我在這方面有所貢獻的話，沒有別的，

一位汽車階級的紳士因為和太太有過一陣小小的爭論，所以二人悶聲不響地在車子內僵持了好半天，誰也不理誰。過了一回，前面正好有一頭驢子擋住了車子去路，於是他便指指驢子說「這是你的親戚嗎？」(按英語驢子又作吧巴解)

「是的。」她說。「是親親。」

一位小學教師囑咐學生們說，今天的家庭作業是一篇題目叫做「我家的狗」的作文。第二天，當他改完所有的作文本子後，他叫起一個學生說，「怎麼你的作文和你哥哥的那一篇完全一樣？」

學生理直氣壯地說：「為什麼不應該一樣？那原是同樣一隻狗呀。」

是由於努力與苦思。」拉普拉斯 (Laplace) 批評牛頓的算理說：「自古未有的人類智慧最高的傑作。」當它一九九七年出版時每本價約九先令，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在紐約一本普通版本拍賣時價高一千五百美金。

從來，人們就如此說，牛頓變鍊金術為化學，神話為信史，占卜術為天文學，神祕為物理。

——全文完——

有一位太太對她的朋友辯訴着：「有人說我嫁了一個百萬富翁，這句話是不確實的。事實上是使我他成爲一個百萬富翁。」

「那麼在你和他結婚以前，他的境況如何？」

「他是個千萬富翁。」

在列寧格勒的一次共黨慶祝宴會上，一位來賓發現在他的一盆蒸肉內夾有一片車胎橡皮，正預備大光其火時，突然發現旁邊站着一名秘密警察正在監視着自己，於是便改口道：「一切正和我們的預計一般，自我們執政至今才不過只有短短的三十五年，可是我們用汽車代替了馬匹。」

老虎

久米正雄著
餘蔭譯

新劇演員深井八輔像往常一樣，直到正午始從熟睡中醒過來。窗外是一個晴朗的秋天。他好似尚未完全蘇醒，眨眨惺忪的睡眼，望著窗外蔚藍的天空，大大地打了一個哈欠。突然他發覺這動作如他在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樣的誇張，潛意識地四周環視了一下，露出了苦笑。在演員群中他是接近誇張的一類，而劇團方面也要求他充份地發揮其誇張的本性，於是誇張成了他的習慣。——他是劇團中的名五角。

他本以捕魚為生，秉性輕佻談諧，故當新劇鼻祖川上堅起革新劇團的旗幟招兵買馬時，他置友朋輩的嘲笑於不顧，毅然應徵。在接受測驗時，川上看到他亂草三四根的頭髮，其貌不揚，只是搖頭。

「你不是一個適合於做演員的人。」川上說。

不論他作何解釋均無法使川上答應他的要求。但這並未使他灰心，他剃光了頭，改變了面容，再作第二次的嘗試，剛好那時將上演一新劇，需要許多配角，在川上不太注意的時候，他居然魚目混珠，僥倖被錄取。可是幾幾乎立刻就被川上所發覺。

「呀！這傢伙到底給他混了進來。」川上帶着幾分驚

訝的神情說。

「是嗎？您看怎麼樣？」他在自己剃得光光的頭上打了一下，扮了個鬼臉。

「既來之則安之，好好地幹吧！」川上被他的滑稽舉動引笑了，暗想這傢伙或許還能有些用處的，何況現在又不能出爾反爾地予以辭退。於是他正式被錄用，開始以小丑的身份出現在舞台上。新劇幾經滄桑，最後他終於成為由井劇團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待遇優厚，且因藝名大噪成為異性崇拜和追求的對象。就事業而論，他或許可說是已有所成就了。

然而他並未因之而自滿。他已過了卅五歲了，如果從事其他職業的話，這正是奮發有為的時候。可是現在的他，只不過是一個丑角而已。他的責任只是在舞台上逗引觀眾發笑，使觀眾輕鬆愉快；或是隨魔術師登場，做一個無關緊要的助手。重要的角色從未輪到過他身上。明知自己在这裡無甚前途，但亦無可奈何。一天接着一天，他仍繼續在舞台上以各種淺薄的言詞和愚蠢的舉動使人捧腹。與其說是使觀眾發笑，還不如說是在嘲笑他自己的境遇更為貼切。

他有一個八歲的孩子，去年初也和他一樣也踏上了舞台。不，並不完全一樣，因為這孩子的未來或將較他更為光明燦爛。他絕不願自己的孩子再步他的後塵，他熱切地祈望着他的孩子在將來能做一個比丑角更重要的演員。

現在，深井木然的坐在床上思索着昨天的事。昨天他在戲院的二樓參加了一個演員會議。在即將公演的劇「繼母與女兒」中，他被指定扮演一頭猛虎。不是人類而是真正的野獸「老虎」。

老虎，他將扮演的不是人而是老虎，這使他不滿，又感到說不出的可笑。他曾因扮演獵狗而得到一個「野獸演員」的渾名。現在竟又要以老虎的姿態出現了，那不是有些不可思議嗎？但是如果說他無法勝任這一角色，那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議。

可是，他對於自己竟被公認為是扮演老虎最適當的人選一事不免感到悲哀。雖說為了職業，而且長時期以來他久已習慣於此種小丑和獸類的生涯，但堂堂七尺之軀却偏要變成野獸，他實在無法使自己有愉快的情緒。

當昨天在擠滿演員的房中講解劇情分派演員時，劇作家會對丑角這角色加以說明。他說：

「現在我們要改變一下觀眾的口味。為了顯示出劇中男主角清岡球江的豪華富有，他在後園飼養了一頭兇猛的老虎。請閉目幻想一下，當臨近閉幕時，這頭南洋產的猛獸作勢要向球江撲噬時將是何等的驚險動人！」

那時候，演員們竟不約而同的把視線投向了。而當

由井團主說：「那的確能使觀眾激動的，關於這一角色，毫無疑問的深井君將當仁不讓。」時，同座各人又有一次集中視線於他身上。從這些視線中他隱約地感到某種嘲笑的效果。然而當花旦川原說：「那將更能增加劇情的效果，如果深井君連布幕也一起吞下去的話。」時，他自己竟也身不由己的笑出聲來，心中還有些得意似地。

「無論如何，」他坐在床上繼續沉思着。「對這一角色我應盡力為之。扮演獸類並無羞耻可言。不論是飛鳥也好，走獸也好，只要逼真也能成名。何況舉國上下扮演老虎，我還可說是前無古人呢。是的，我一定要演得維妙維肖，給觀眾一個驚喜。而且我還可以任舞台上任意踢撲那些要角。現在當我還要活下去的時候，除了這已別無他途可循了。」

他急急忙忙地起身，穿著衣服，臉上已無不悅之色，帶着平靜的心情走向樓下。在那長火鉢旁，他的遲誤了的早餐被蓋在黃色的布巾下等待著。他毫無緣由的急促的吃這一頓也可說是午餐的早餐。

他的孩子丑正正在走廊上曬太陽，手中玩弄着舊的演藝畫報。在那畫報上開或也可以找到一二幀他的藝照。那是記者先生們一時興之所至而締結善緣的結果。他像往常一樣對自己的樣子深深地感到抱歉。在這個大真純潔的小心靈中，將用怎樣的眼光來看自己做丑角的父親呢？自己身為人父內心又是何等地矛盾和痛苦。——他機械地使用着筷子，惘然地思索着。突然丑打斷了他的思潮。

「爸，今天不用去排戲嗎？」

「在正式公演之前不用去了。」

他回答着，由此又使他想起了那一個沒有一句對白的角色而感到了痛苦。事實是即使他去戲院，他也無與其他演員練習台詞的必要。如果一定要練習的話，那也只是他一個人獨自去揣摩和研究老虎的形態而已。

他曾從圖畫上和舊劇中看到它的或類似它的形像。但真正老虎到底怎樣的咆哮和跳躍，却只能依靠他自己的想像力了。現在他正式要扮演這猛獸了，自己枉有一「野獸演員」之名，竟連一些心得也沒有。或許老虎既屬貓科動物，其生活動態可能和貓相像，那末是否應該如舊劇中的貓一樣地活動呢？不，如果完全模仿貓的動作，一些特徵也沒有的話，那些專喜吹毛求疵的劇評家將大事渲染說，深井的老虎事實上只是一只貓而已。那才丟人。——他繼續沉思着。

孩子並不了解父親在為那些念頭煩惱，用柔和的撒嬌的口吻繼續詢問着。

「那末什麼地方都不去嗎？」

「是的，沒有什麼地方要去。——但是你問這些幹嗎？」

？

「您看，天氣太好了，您如果有時間，就帶我去上野玩玩吧，您會帶我去的，是不是？爸。」

「到上野的那兒呢？那邊並無什麼好玩的地方呀。圖畫展覽會你又看不懂。……」

「好，好。」

於是他毫無顧忌地利用這天賜良機。可是他心的深處，對他的孩子仍不免有說不出的慚愧。但是無論怎樣，職業總最重要。想到這裡他把一切憂慮都拋向九霄雲外，獨自微笑着。樂觀的心情又開始抬頭了。

半小時後，他伴童豆已在往野的電車上了。他努力使自己不為別人所注意，但又禁不住希望別人能注意他，發覺他。他穿着長長的束腰的和服，和戲童打扮的豆二個人，蜷縮在電車的一隅。他不願在往動物園的途中會遇到友人，但是他更熱切地盼望能有一個友人和他談談這一個奇妙的動物園之遊。

在須田町站他的願望被滿足了。一個在丁新聞社服務的熟識的劇評家上了車。深井在深戴及眉的帽簷下一眼就認出了他。於是屏氣凝神地等待着他的目光。一會兒，劇評家的視線射向他，立刻走近身來，以親暱而又高傲的態度默默地敲敲他的肩。

「哦！是您呀。在這裡遇到您，真是幸會。」

「想不到能和一個奇妙的人同車。所以我說電車這玩意兒實在要得。」

「請別開玩笑。——您是上哪兒貴幹嗎？還是回府。」

「怎樣說好呢？可說是外出，但也可說是回家。……」

「我還未請問您府上在那兒呢。」

「我要去動物園看看。去年去過後到現在尚未去過。」

「動物園？」

他腦中突然泛起了某一個念頭，不加思索地反問了一句。他不知道應該為了從這無邪的孩子的口中得到啓示而感謝好呢？還是對這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的諷刺淡然置之的好？職業使他了解，即使是神祇假借孩子的口來嘲笑他，他也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去實地研究一下老虎的生活狀況。因為這才是他當前的第一要務。

「聽說動物園裡新來了一批河馬，我想看看它們翻身的滑稽姿態。爸，您不會不帶我去的吧？」

「真的嗎？那末讓爸做一二次豆的遊伴，一同去看看河馬或老虎什麼的。」

他答着話，轉過身來看了妻子一眼。

「您如果真的有空，陪豆去玩一次也好。到郊外去，或許比去別的地方更能使人愉快些。」

妻子表示贊同。她不知道「丈夫受了老虎」的影響，却意味深長地加了一句「別的地方」。

敏感的他立刻從這句話中感到了某種含意。但是他對於這些久已習慣於一笑置之了。

「當然囉，與其到別的地方去看什麼貓之類，還不如到動物園去更能使你安心囉。」

他故意大笑着說。

「那末讓我們立刻去吧！爸。」

「別來這一套了。——但是你那裡去呢？」

「我嗎？我將到一個好地方去。——您瞧，這個累贅物。」

深井回答着。轉過身來面對着藏在身後的豆。

「呀！豆少爺也在這兒。——今天是爸做你的遊伴？你做爸的遊伴？」

「就是呀，今天被孩子牽往上野去玩。」

「什麼？看展覽會嗎？雅興真不淺。」

「那些鬼地方我才不去呢。——我們是到動物園去呀！」

「動物園？」劇評家聳聳肩，像窺知別人的秘密似地

露出了個曖昧的微笑，在膝蓋上用力地打了一下說：「呀，知道了，知道了。——恐怕不是去看河馬的吧！」

「去看看河馬不是很好嗎？」

「別天花亂墜的了，我不會相信這些鬼話的。你不是去看老虎嗎？我早聽說過大谷的劇本中你要擔任的角色了。他真是匪夷所思呢！」

「什麼？真的嗎？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呢。我還老在抱怨，不知是那位仁兄在造謠生事呢。這樣說來那倒真得下些功夫去研究一番呢。所謂吃他一飯由他便喚，老闆的話總得聽呀！」

「你看，不是自己招認了嗎？但是要看老虎也無需老遠的跑到動物園去呀！」

「您的意思是說，只要開懷暢飲一番即可？」

「是呀，現在就去看醉虎如何？」
「那可無法應命，我不能丟掉這小傢伙呀！」他回顧了孩子一眼。

「到底是做了父親的人了。」劇評家凝視着，不經意地說了一句。

這句話似一盆冷水澆向深井的頭上，使他回復了本來面目，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竟一無忌諱地笑談，使他感到無盡的羞恥和慚愧。可是就此嘆若寒蟬又非他的夢寐以求所能做到。

「這簡直是反老還童了。我自問對老虎這一角色實在無法勝任。」

「那也不見得，山井擔任的角色和你也差不多。和他相比，你這一角色或許更易成功，要是你集中意志去做的話。」

「所以我也準備全力以赴。」

「而我們也熱切地期待着你的老虎能成功。」

「真是不勝感激惶恐之至。」深井露出了一個苦笑，但是心中不免感到溫暖不少。

閒談中電車已到了上野站。在孩子的催促下，他丟下了劇評家，匆匆忙忙地跨下了電車。

上野已是一片秋色。廣寬的人行道上，車水馬龍。久習於戶內生活的深井，一旦置身於溫暖的陽光下，身心俱甦，精神煥發，大踏步直向動物園走去。

一進園門，耳就喜極而奔。深井叫住了他，說道：

開着薔薇花般的鮮紅。但是不到一分鐘，它又回復了原來的靜臥狀態。

這使深井吃了一驚，心靈從沉思中蘇醒過來，記起了幾幾乎被遺忘了的此來的目的。雖然眼前的它，除了伸了一次懶腰之外，並未有如在叢林中一般地活躍的舉動，然而他對此已感滿足。只要了解了它的情緒，剩下來的只要自己任意地發狂地跳躍和咆哮就行了。

「對，下決心做一老虎吧！我已經切實的把握到了它的心情了。」他在心中叫道。

終於他牽着暢遊歸來的孩子的手，帶着比來時更欣然自得的神情步出了動物園的大門。

次日，他從劇報上看到了一段名為「演藝一夕談」的記事，洋洋灑灑地寫着。

「名野獸演員深井八輔邇來性情劇變，彼似已歸棄文明生活，茹毛飲血，以手代筷，並整日咆哮叫喊，鄰里均為之煩擾不安。記者為明瞭其真相，特多方探詢，始悉彼隸屬之由井劇團近期內即將公演某一新劇，已內定由深井八輔擔任「老虎」一角，故渠除頻往動物園研究外，為求逼真，特實地模擬獸類生活，俾便體驗其中甘苦，致有前述各種奇異行徑云。」

無疑的，這是出於昨天相遇於途中的劇評家的手筆。當他閱後，心中充滿悲憤，但是立刻由悲憤而變成苦笑，最後，苦笑也被一個平靜的微笑所代替。

「笑話，這就是我一貫的態度。也就是所以受觀眾歡

「爸爸看老虎去了。你可以盡興地暢玩一番再回來。」耳為眼前的事物所迷惑，已無暇顧及探詢為什麼父親突然對老虎發生這樣濃厚的興趣。欣獲自由之餘，立刻精神百倍地奔向聚集在猴籠前的孩子群。

做父親的也因從孩子那裡得到了解放而高興。獨自背手漫步，在記憶中找尋猛獸的標籠。立刻，他找到了他的目的。

他帶着奇妙的心情站在虎檻前。在三丈見方的鐵欄中，他夢寐以求的老虎正懶散地伸直前足半蹲半臥着。當他看到它污穢的皮毛和暗澹的目光時，茫然若有所失。眼前的它和往常他想像中的兇猛威武大不相同了。但是在長時間的凝視後，他漸漸地對它表示同情。一種憐憫的近乎愛情的心情油然而生。在這樣晴朗的秋天，被鎖在陰寒的鐵欄中，一切野性的活力均被剝奪，木然失神地躺臥着供人展覽。這頭野獸豈不和自己太相像了嗎？但若問人獸之間究有何相似之處，他又將瞠目無以為對了。

他已忘却了自己將扮演老虎的事，他也忘却了此來目的是要研究它的動態；他感懷萬千的呆立在檻前。

老虎沉默着，他也沉默着，四周是死寂地寂靜。在這奇妙的對照下，人與獸竟彼此悽然地凝視着對方。漸漸地，漸漸地深井若有所悟，他覺得自己已懂得了這頭猛獸的心情，同時也開始能和他一樣地來思索了。

突然，老虎的臉歪了下來，緊接着唯一色彩鮮豔的長着虎鬚的血盆大口大張，伸了一個大懶腰。口腔內像正盛

迎的原因。」

想到這，他更深地感覺到使老虎這一角色扮演成功的必要。於是吸煙時，進餐時，就寢時，隨時隨地，無時無刻不在苦心揣摩着老虎的動態。

公演的一天終於來臨了。劇情慢慢地進入了老虎出場的第三幕。他沉着臉，穿着虎皮衣服，隨着鼓聲臥在球江家的露台上。

幕開了。舞台上別無演員，只躺着一頭沒精打采的老虎，像從長日晝寢中醒過來，微微顫動着身軀，「吼，吼」的叫了二聲，突然觀眾群中發出了「深井，是深井。」的呼聲。他感到了有些得意。

接着由井登場了，川原登場了。但他們得到的喝采聲並不比他的更熱烈。這使他更感到驕傲。在心中暗暗的說：

「你看，到底誰行！」

戲劇繼續進行着，他靜聽着由井和川原的對白，專心等待着自已跳躍機會的到來。劇情逐漸展開，進入了最高潮，終於他一獻身手的时间到了。

既不像貓又不像虎，不倫不類的他伸展了一下四肢，緩慢地低吼着。於是當球江和它對峙時，它突然猛烈的向球江的胸部撲過去，目露凶光，不斷地厲聲咆哮。繫在項下的鎖鏈要折裂似地緊拉着，叮噠亂響。他發狂般地蹣跚着。

觀眾紛紛離座，擁向台前，「深井。深井。」的呼聲

愛與毀滅

他唯一的兒子得不治之症他怎麼辦呢？

湯默司·皮·毛根 原著
天 岳 節譯

上，俯視着一張疲乏衰老的臉。他在餐室中對他的父親微笑。李回報他一個露齒的微笑：「那末，勞吉，可以開始了——」

餐室已經準備好了，整潔而乾淨。一切應用的工具都齊全地排列在咖啡桌上。李傑勃隆斯基，這位粗大的鉛管匠，長着一頭羊毛似的栗髮，正窺視着他的汗衫，檢查他的手和指甲已達三次。它們都已洗得很清潔。他能聽到廚房裡的爐子上，滾水已經在沸騰了。

瑪黛，李的妻子，是一位瘦骨嶙峋的婦人，頭髮光亮而稀少，有對圓圓的眼睛。她在廚房裡心神不寧地吹着口哨，徘徊於爐子，桌椅之間。

勞吉，李的兒子，年僅十八，他的剪得短短的頭髮覆在他的寬闊的前額

李、瑪黛和勞吉真正開始這件事，早在一年之前了。這是在四月裡的一個夜晚，李的一位至友，哈萊卡利爾，應邀為童子軍第九中隊懇親宴會的主席。他是一位電氣匠，身體魁梧，紫臉堂堂，像傑勃隆斯基一樣，他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

彼得沙利文是童子軍第九中隊的負責人，他總是邀請卡利爾作為懇親會的主席，原因是他成年地免費供應童子軍應用的電線，電池之類，所以借此作為酬謝之意。哈萊也很高興沙利文了解他沒有一個兒子的苦惱——他只有一位年已廿五歲而尚未適人的女兒，馬麗。

哈萊永遠忘不了四月裡的那個晚上。他仍可記憶他那時是何等地快慰，當他看到他的老友，李，笑咪咪地注視着他的兒子接受榮譽。

「諸位女士，先生們！」哈萊像拳鬥場裡的裁判似的，引得觀眾大笑。「我非常高興今天能頒發這個由男青年會主辦的本年度童子軍的亞伯拉罕林肯獎。」

一陣掌聲。每個人都知道是勞吉獲得了這項榮譽，但是哈萊的頓挫恰恰到好處，使觀眾在他的演說中有一個鼓掌的機會。

「我授給勞吉·傑勃隆斯基！」哈萊領導着鼓掌。李傑勃隆斯基的笑容浮現在他的臉上，他幾乎要敲碎了的一雙大手，而瑪黛則離開椅子移向前面，努力地擊着她的手掌。

勞吉面孔漲得通紅，恭敬地俯前接受哈萊遞給他的一

此起彼落。他在熱烈的喝采聲中，近於忘我的跳躍着，不平等有了，激憤平復了，憂鬱消失了，耻辱遺忘了。在忘我的境界中，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興奮。

布幕慢慢下降，觀眾的喝采並未中斷，他感到從未有過的愉快。於是，他準備出謝幕。當他穿着密縫的虎皮，經過陰暗的布幕時，在角落裡突然伸出一只小手拉住了他。他驚異之餘，從獸皮的縫隙中窺視了一下。

「爸！」站在那裡的是他的孩子。

深井從得意的頂端一下子墜入了羞恥的深淵。他獨立

早餐與減輕體重

不吃早飯並不能幫助你減輕體重。很多太太小姐們爲了想減輕體重而接受了這個錯誤的觀念，因之整日價只覺得四肢無力，困頓懶懶。這是美國依利諾斯州營養學教授巴托所說的話。

自從你昨晚進過晚飯以來，已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吃過東西了，現在你正需要良好的早飯來彌補它，這樣才能使你維持正常的上午工作，假如你不吃早飯，那麼你身體裡的營養便會不足。

如果你減少早飯的份量或是根本不吃早飯。有時你會等不到吃中飯便想吃些東西補充，或是在中飯時狼吞

在孩子面前，被虎皮所掩蓋了的臉盡成赤色。當他再一次畏怯地俯視孩子的眼睛時，他看到的是強忍悲憤的神色，沒有任何責難或類似責難的表情，只有一種對父親不幸的際遇表示同情的眼光。

「且！」深井不加思索地叫了一聲，把孩子拖近身旁，緊緊地擁抱着。淚水不斷的從虎皮的縫隙中滴下來。就這樣，「老虎」與人間之子在布幕後陰暗的角落裡擁抱着低泣。

布幕的外面，觀眾的喝采聲仍在繼續着。

虎嘯，吃得超過正常的份量。所以你還不如正常地用早飯。

在每天的早飯中吃些蛋白質。它能供給維持力量，可使你在整個上午不感到饑餓。

節食減重的正當途徑是減少食物中的卡路里，只吃簡單的中飯並且不要吃三食以外的點心。但是不要省吃早飯。按照美國人吃飯的習慣，假如他按正常用早飯，半杯果汁，一枚雞蛋，一片略塗黃油的土司和一杯不放糖咖啡，共合二百卡路里。但要是你不吃早飯。而在中飯時因饑餓的驅使吃下一塊尾食甜餅，那麼它的卡路里便是三百五十，結果你反而得不償失。

個彫刻的捲軸，和一張證書，上書，「男青年會主辦美國童子軍夏令營三週，聖格瑪。」

「現在，謝謝諸位。」勞吉道，他的漂亮的面龐，長着李的下顎和瑪黛的眼睛，他轉向他的父親：「並且我還要感謝我的父母所給與我的教養。」

於是勞吉坐下。

這是幾句很平常的謝詞，但哈萊卡利爾看得出，這幾乎使李及瑪黛感動得掉淚了。他看到李輕輕地拍着他孩子的背，瑪黛緊握着他的雙手。這片刻，愉快的哈萊又有點傷感了，假使他有一個兒子他也可以給與和獲得如許的愛了。女兒似馬娜，在她們年輕的時候果然可愛，但是到了廿五歲而尚未出嫁時，她就使你着急和頭痛了。

x

x

x

x

剛開始是非常愉快歡欣的，勞吉傑勃羅斯基用他的全部精力來準備他的夏令營節目。

聖格瑪夏令營離市區約十哩之遙。傳統習慣，它總是在七月四日國慶紀念假期後的第一個工作天開放。夏令營的大客車從男青年會處按時運載童子軍出發。勞吉和他的一位身材高大精力充沛的朋友凱德坐在前面。天氣十分溫暖。所有的童子軍，連司機——他亦是夏令營的顧問，都在討論着聖格瑪——它的最新的去處，是一個紅色碼頭，地位正好伸出在白楊樹林環繞在四週的一片湖沼之中。誰是第一個下水呢。

當他們抵達目的地，童子軍們沿着湖邊的白楊林奔跑。勞吉和凱德總是領導。

彼得沙利文，這位童子軍負責人遇到了大客車。多年的經驗使他知道決無辦法能抑止這群孩子們的首次狂奔。他只希望不要有人受傷。

他目注着最後一個孩子奔進樹林，於是緩緩地踏着揚起的塵灰走去。樹林中陰涼得多，他聽到孩子們的叫聲，嘻笑聲，和躍水的拍激聲。樹林中震盪着歡樂的回音，使沙利文不只一次地微笑起來。沒有幾分鐘，忽然孩子的聲音隱沒了，於是有人在低語：「天呀！」沙利文從樹林中走出，奔向湖邊。

有幾個孩子，衣服穿得整齊齊齊的躍入水裡。其他的人則蜂擁地擠向碼頭。於是一具失去知覺的人體被拖了上來。這是勞吉傑勃羅斯基。

孩子中的一個道：「凱德在跳水時，正好直接命中在他背上。」

「把他翻過來！」沙利文吼道。徐徐地孩子們把勞吉翻轉，他的臉色蒼白痛苦。

沙利文在勞吉的大腿間跪下，校正了臂膀，開始作有規律的人工呼吸。

凱德焦急地在旁邊看着勞吉的臉，「沒有水吐出來」

「走開去！」沙利文道。

「他的呼吸正常起來了。」

「我要你走開。」

x

x

x

x

沙利文繼續不斷地施行人工呼吸。他覺得勞吉的身體柔軟得出奇。

勞吉的呼吸終於正常了；他的眼皮在抖動，於是清醒了。沙利文舒了一口氣，汗滴從他的臉上淌下。他覺得這是對其他孩子的一個最有價值的教訓。

「我已經好了，沙利文先生。你可以不要管我了，」勞吉道，他因煩地合上了眼。他的頸根起了一陣劇痛。

沙利文站起身來。孩子們又跳進水中，重新嘻笑作樂。

「你可以不用管我了，沙利文先生——我已好了，」勞吉道。

「我站在這裡——」沙利文回答道，他俯視着躺在碼頭上的勞吉。他的濕臉，濕衣，和他的柔軟得出奇的身體。

「但是我起不來了，」勞吉道。他的確不能，他的手，足，軀幹都已動彈不得。他把頭部左右地擺動，施展着力氣。沙利文認為勞吉是虛脫了，他找到凱德，另外又叫了兩個童子軍來幫忙抬架。這是他們生平搬動的最重的一件東西。勞吉的二條腿像懸垂在他的臀部上，他的臂膀則似橡皮一般地無法支配，他們把他扶持着坐在木槓上，另外一位去找槓子，他的頭可以支起，餘者則軟弱得無法控制，他像折疊起來似的向前倒下，要二個人才能把他扶直。

「怎麼回事？」沙利文問道。

「我不知道，」勞吉道，於是他又暈過去了。

凱德，沙利文和夏令營的一位醫生愛溫，把勞吉用大客車送往醫院。他們把他躺平在後座，沙利文用手托住他的頭，凱德則半跪地靠着以免他滾下。凱德比勞吉要高六英寸，不像一個十七歲的孩子。他不安地坐着，他的制服還是濕的，童子軍帽已經不見了。

凱德注視着愛溫醫生翻開勞吉的眼皮，用一支小手電的光照射着眼珠。於是重新合上。沙利文在旁訴說着他不知關照了多少遍，在湖畔遊戲必須小心不能粗野，但凱德一點沒有聽進去。他祇是在想到勞吉的一對灰白色，含水份的眼睛，竟失去了視覺。「他死了怎麼辦呢？」他默想着。我殺死了他。他看到勞吉的手臂從胸口掉下，無知覺地懸掛在座椅的邊緣，不禁大為恐懼。

「他死了嗎？」凱德乞問着。

「沒有。」愛溫醫生道。

凱德重新把勞吉的手臂和肩膀放還原處，他的內疚使他想起了木偶匹諾丘（Pinocchio）的故事。

醫院門前擔架已經準備好，早有人在營中用電話通知了，凱德站在旁邊照顧着不使勞吉的手臂掉下。於是他們被擡到醫院的走廊內等候着，傑勃羅斯基先生和太太過來和凱德握手。傑勃羅斯基先生對他微笑了一下。這是凱德從未見到的一種奇特的笑——笑中帶着驚慌。

將近金鷄西墮時，他們聽到了勞吉自頸根以下半身不

邊的消息，凱德未等聽到這是可能成為永久性的殘廢時，已經淚如雨下，掩面奔返家裡。在泣聲中他告訴了他母親一切。

「我並非故意的，」他道。

「當然，我兒，」

「他先跳下水去，於是我跟著，我沒料到他自己游返得如此近了。」

「我知道，親愛的，」

「我希望我來受苦，」

「好了，好了，」

「我發誓，我希望我來受苦。」

一個月之後，勞吉傑勃隆斯基出院了，活了命，可是從頭根以下則是死了。

李傑勃隆斯基沒有死心，他沒有富餘的錢，但是他決心到芝加哥和羅却司特去找名醫。他商諸於修車廠的老友愛狄，請他幫助利用三個晚上的時間，把他的一輛轎車後座，改裝成救護車的樣子，因為李在白天還要替別人裝修水管。車子改裝後可以讓勞吉躺在裡面。醫生說過讓勞吉坐在輪盤椅內顯幾幾天是極不合適的。

二星期的旅途，勞吉所得到的診斷還是一無結果，而大部份的時間則花在愛狄替他們改裝的車廂裡，一哩又一哩地穿過漫長麥和牛群的田野。

和他的勞吉，尤其是勞吉，他以整個的父愛灌注在他身上。

「我要去請教彼得沙利文，他是一個優秀的醫師，他知道什麼書對我有幫助。」

x

x

x

x

當沙利文在電話中告訴李關於圖書館裡的那些醫學方面的藏書後，李就不再找他，在以後的一年裡李悉心攻讀圖書館中的書本，從葛萊氏著作的解剖學，奧斯勒氏的醫學實驗原理開始，讀完了納爾遜氏編纂的百科全書和醫藥索引。他到芝加哥去了二趟，聖魯易士去了三趟，為的是找書。在芝加哥他訪問了一個外科神經專家，討論了一個多鐘點，並且偷偷地擲下了幾張處方單回家。

李擲來了一切應酬，瑪黛也不上教堂。李把他的工作每天縮短到六小時。他拒絕一切朋友的拜訪。當他們按門鈴時，他不予理睬。

當然，凱德是永遠在那裏的。他住在這屋子裡，鬱鬱不樂，他的心靈負擔着沉重的自我犧牲。他不做工也不上學，整天給勞吉誦讀書本雜誌，當李捧着一厚冊書在研究時，他陪勞吉取樂。當李要作試驗時，凱德協助着他。一月又一月地，夏季又臨臨了。挨着初秋的热浪襲來，在這一陣酷熱的第四天晚上，哈萊卡利爾突然在瑪黛前出現了。

「老傢伙哪兒去了？」他問道。

診斷書完全相同：擊碎的頸骨夾住了脊椎骨，結果使得從這一個地位起全部癱瘓。病狀的預測也幾乎一致：動外科手術有極大危險，除非在施行時使用一種牽引的工具把正常的脊椎張力減輕。即使這樣，還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成功希望。無人敢冒昧接受。

返抵家園，李和勞吉分外覺得自己屋子的舒服，瑪黛已在廊前招手迎接。

「怎麼樣？」當他們把勞吉安頓在他的臥室中後，她問道。

「我電話中和妳說過，不行。」李呷了一口咖啡。「但是無論如何我已得知了真情。他們告訴我這病症該如何治法，假使施行手術又將產生什麼後果，這些我已確知了。」

「是嗎？」瑪黛有着她兒子一般的滿不在乎作風。

「是嗎，可咒的，他不知究竟還有幾天可活？」

她回答道：「人們躺在鐵肺裡，還可以活得很久，而他們是全部癱瘓的。」

「他們至少還有一線生機。」

「勞吉也有呀！」

「他們的希望是實在的。」

李走進起居室，他在鏡子背後的三個書架上找尋。架子上大半是勞吉的夢讀書，而他要找的是一本衛生學。瑪黛看到他孜孜不倦地研讀書不禁有感。她知道他的動機是多麼單純，一切是爲了她，和爲了勞吉。他是何等地愛她。

「不在家，哈萊。」她回答。

「喂，瑪黛，李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在晚上出門了。」

「勞吉已經睡了，他今晚真的不在家。」

正當她在說話，凱德從廚房內走出，他說了一半後才看到哈萊。

「傑勃隆斯基太太，李要一件——」

哈萊卡利爾微笑了，瑪黛知道已遲。

哈萊道：「不在家，嘿。這裡到底在搞些什麼鬼，瑪黛？」

瑪黛低頭不語。

「孩子——李在那裡？」哈萊問道。

「他不在這裡。」

「好吧，假使他不在家，他一定在車間裡了。」

哈萊擅自穿過廚房，走到停車間。裡面的景況和臭味幾乎使他嘔吐。李正站在一盞巨大的電燈泡之下，這上面圍着一圈綠色的金屬罩，在李的面前裝着一套奇特的儀器，看來好像蒸餾器。房間內充滿着類似酒精——和另一種藥物的味道。這一套奇特的儀器並非是用來做私酒的，它有許多重實的鋼棒和彈簧連繫着，像是一套人工肌肉的筋脈，連接在屠肉的砧板上，夾住着一頭失去知覺的狗車上。

「李，你在幹什麼？」哈萊這時才看到停車間裡所有的窗戶都用枕套堵塞起來。

李的下顎動了一下，既未答話也沒抬頭。他像一位外科醫師一般地小心從事，他在縫合狗の後頸根。手術完畢

之後，他將手套剝下，褪下了口罩，他的手臂和汗衫上沾着血污。

「誰一把你——帶——進——來的——哈萊？」李問道。

「沒有人，我自己進來的。」

「那末，請你出去吧，」

「李！」哈萊不勝驚駭，假使他看到李在替勞吉施行手術，也不會比目前更吃驚和感覺眩了。

「哈萊，你看，我——」

「李，你不會對勞吉做出什麼事來吧，你會嗎？」

「當然不會，你發瘋了嗎？」

「你發瘋了嗎？」

「我祇是試着想用我自己的方法證實一點東西。也許我可以找得一點他人沒有發現的事。」

「上帝！」

「假使是馬娜患了這種病，你難道不想設法幫助她嗎？」

「假使是馬娜，我可以說，既得此症，也祇好罷休。這是我的主張。」離藥的味道現在已使哈萊難受起來。

「這裡的狗我已經治好，」李用它來作為辯證，使哈萊誤解了意思。

「我的見解是我不會使狗來受這種痛苦的，假使我知道馬娜已經無可醫治的話。」

「李的臉色在燈光之下顯得顯黃。他好似十分疲乏。」

「我想你現在最好離開這裡吧，哈萊。」

瑪黛已把冷食安置於廚房的桌上。勞吉也已準備好。當李走進餐室時道：「那末，勞吉，可以開始了——」勞吉報之以微笑。於是李戴上了手套。

從勞吉躺在餐桌上的那端開始，整個用一幅白被單遮住，汗水已把白被單透濕。他可以看到頭頂上懸掛着離藥的瓶子。那附屬着的突出部份看來十分滑稽，但這是用來幫助流量正常的。假使勞吉可以把頭再稍稍抬起一點，他就可以看到他整個的身體，被逐漸地墊高，他的二隻腳突出於桌子的邊緣。他恨他不能再抬高看到那些放在足前咖啡桌上的手術工具。他祇能指揮頸部有限的一些肌肉。

他忽然覺得十分想看看他父親將要使用的工具。他想起老父的憂慮的臉容，如何地為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一年餘。有一天早晨，李興奮地走進臥室告訴他，他已經把這套牽引的儀器製造完成了。他道：「你把這套工具的底部像背帶似的吊着，而我來加上一付重量的。」他拿了一份圖樣，這是他設計繪圖的，他在餐桌的底部，做了一個記號。

勞吉躺在白被單下，穿着這套背帶似的工具，但是頭部的儀器，用來抵抗重量的，則有待麻醉後方可加上。這是一套十分複雜的工具，包括一大套滑輪，彈簧等等東緊在一頂頭盔似的帽子上，而且下頸還連着一條皮帶。李說過可能有點痛苦的。

上夜，哈萊卡利兒突入的那晚，李告訴勞吉說是明天早晨，這就是那個早晨了。這使勞吉自從離開醫院之後第

「我正要走了。」

「我希望你不要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我不會說什麼的——除非我厭惡它。」

哈萊急促地走出去幾步和凱德，瑪黛撞了一個滿懷。他們是進來協助李來轟走哈萊的。

「好吧，他不會把這秘密保守太久的，」李道

「那末我們怎麼辦呢？」凱德問道，他已長了一歲，不再像過去似的肥胖。但高大有力。

「假使他說出來，我們只好罷休了。」

瑪黛道：「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呢？這條狗不是治得很好嗎，她們對李的這次經驗有點過份的信任。她也知道她們都有過份地認為奇蹟會出現的。但是當你一次允許了自己，你就永遠允許自己了，她想。」

「我想我們最好立即動手，先把房間佈置起來，」李道。

「我來幫忙，」凱德向李請求。

「不要，凱德。從現在起，瑪黛和我二人來擔負這個責任。」

「那末我來佈置房間，」

「好吧，」李道。

他把狗移走，於是他們開始準備。

x x x x x

第二天早晨，餐室內一切準備就緒。李已洗滌乾淨，

一次想到了死。假使你死了，他詢問上帝，你是否能正常地走進天堂呢？還是僵硬地不得動彈，祇能轉動着頸部？還是恢復童軍時代，用二條腿走路呢？

但是他知道李不會使他死亡的；他一定會成功，不管那些名醫會如何譁過。

死亡之念又一次地在他腦海中閃過，當他看到李在他面前戴上手套。但這祇是一閃而已，因此他對李道：「我已準備好了。」

李端正他的口罩，於是道：「很好，兒子，」

勞吉盡其所能的舉起他的頭來。「動手之前，讓我看那套工具——我看不到腳後的東西，」

在咖啡桌上，李收集着一套瑞士貨的外科小刀，針頭，皮下注射器強心針，各種鉗子，海綿，和墊褥等。他利用偷來的處方單到各處陸續地購進各種藥物和工具。

李拿着小刀，「它是非常鋒利的」他道。

「讓我看看針頭。」

李拿給他看彎形的針頭，於是他把咖啡桌轉了一圈，使勞吉祇要偏着頭就可以看到排列着的一切。

「我現在準備好了，」勞吉道，他把頭轉正，眼望着天花板，太陽照進室內，光線射在離藥的瓶上，折射到天花板上。室內十分明亮。

於是勞吉聽到他父親在說：「好了，瑪黛。」

勞吉看見他母親在他頭頂前。她的笑容因為倒着而覺得十分奇特，勞吉知道這是微笑，因此也報以微笑。

「上帝保佑，親愛的，」她道，聳聳她的肩。
「好了，瑪黛。」李道。

她心神不寧地吹着無聲的口哨，她在勞吉的眼鼻之間合上一塊布，他嗅出鮮的味道了。這在起初使他很不舒服。他聽到一個聲音急促地在道：「吸進去！吸進去！」

勞吉深深地呼吸，於是在他閉緊的眼眶裡出現了一道紅色的光芒，從遠處漸漸迫近。他感覺到那頂奇特的頭盔已經被戴上，但是他一點不在乎了。好像是彈簧響了一聲。會旋轉的光芒不住地忽來忽去，於是又遠去了，不久，勞吉死了。

x x x x x

驗屍官在李傑勃隆斯基的起居室內問供。李去找愛溫醫生，醫生又去報了警局。現在，就是動手術那天的下午，他的屋子裡塞滿了人。彼得沙利文，愛狄，哈萊卡利爾等都在。

李坐在長椅上眼望眾人，他和瑪黛互握着手，他們的眼球現在都已乾枯了。

檢察官和驗屍官輪流地詢問着。有許多問題亟待解說，而其中有一個問題刺傷了他們：「傑勃隆斯基先生，你有沒有存心把孩子送掉？」

「送到那裡？」李誤會了意思。

「我意思是仁慈地結束他的生命，傑勃隆斯基先生。」

術是成功了。勞吉的手臂和大腿在臨死之前很正當地移動過。就像他在睡熟時改換位子一般。可是在完功之前，忽然一切停止了。我依照着書本。注射過強心針等試過一切辦法——他的大手不住地扼握着手。他們意氣十分銷沈。

當我在搜尋有關家族淵源的資料時，我找到了一張舊存的報紙上刊載着我祖父逝世的訃聞。主持那一次喪葬的是這城市裡底一家歷史最悠久的殯儀館，於是我便寫信去詢問他們能否找到一八六七年的有關約翰·何伯先生喪葬的紀錄，能否告訴我何伯先生的父親名字。

覆函不久寄來：「我們已查得有關何伯先生喪葬時的紀錄，但其中並未載明何伯先生父親的名字以及他的出生原籍地址，可是我們却找到了一張未付清的賬單。喪葬費用共一百四十元，但僅付過二十五元，尚有一百十五元未付，如閣下能够代為清結毋任感荷。」

★ ★ ★ ★ ★

醫生在夜裡接到一個來自鄉間農舍的電話，請他給孩子看病。醫生便在電話裡詢問路徑。

「醫生，你只要順着那條馬路走，決不會錯，大約有兩哩路光景。我會在前門口掛上一盞燈，這樣你便不

李的心緒一時暈眩。這片刻裡他感到惶恐起來。他自己也確不定了，難道是他的潛意識裡有這樣的想法嗎？他不可能的一陣恐懼過後，他冷靜下來，恢復了理智。

「我從未如此想過。」李道。

於是其他人在說他們的故事了。愛狄說：「我真不願說，一年前當我看到他們時，我就已經料到要發生什麼事故了。」他神經質地擦着臉頰，手上的油污沾到頰上。

彼得沙利文道：「我沒有想到他聽了我這一點點建議——關於書籍，我意思——會產生如此的後果。」他的聲音低了下去。他已講得够累了，他坐了下來。

哈萊比較溫和：「我早該知道了。」他只說到這裡為止，他燃起一支雪茄，却立即又把它捏熄，放進口袋。

李一半注意力在聽他們講話，另一半在想勞吉。他像看到勞吉在餐室裡躺在藥瓶之下。頭盔十分合適，刀痕切得正確。他很利落地止住了血，不讓它失去太多。他找到了頸骨並施行手術。然而，心臟却支持不住了。

檢察官又問了一個不高明的問題。
「不要告訴我，你們真有把握醫得好他？」他的問話使李和瑪黛大大地感到犯罪的意識。

瑪黛先回答，她捏緊一下李的手掌，「我是在幫忙，我在旁邊注意着他的，」她道：「我可以告訴你，手術進行很好，可惜我們延遲了一年。勞吉的身體不太結實了。但手術是成功的。」

李不禁感到一陣溫暖，於是他道：「這是真實的。手

哈萊卡利爾站了起來，要說幾句：「好吧，至少，無論他是哪兒去他都可以走得去了。」

李傑勃隆斯基倒沒有想到這點，但這是真的，上帝，這是一大解脫。

譯自 Baguire

會走錯了。」

醫生遵召而去，可是在這條馬路上往返駛了好幾次，仍是找不到那盞懸掛的燈，於是醫生只好回到自己的寓所，再打電話到這家農舍去詢問。

「哎呀，真是抱歉，醫生。」農夫聾調愉快地回答着：「我打電話給你之後，我那孩子的病轉好了——所以我就把掛着的燈取下來了。」

★ ★ ★ ★ ★

為了慶祝一位愛好攝影的友人生日，她決定送他一雙照相機和五十隻鎂光燈泡。她對照相這件事十分外行，不過為了謹慎起見，她把買回來的燈泡每隻都試了一下，結果十分滿意，每一隻都毫無毛病。於是高興地把這些禮物送給她的朋友，而這位朋友——迄今尚無勇氣向她說明鎂光燈泡的性能。

往年那些日子裡，有個名叫奧福萊的村莊——但願它依然還在——坐落在英國北漢普夏州的萬山叢中。每一家的園子裡，有一棵巨大的蘋果樹，當這些樹掛紅了果子，當那些新掘出來的馬鈴薯在豆畦與菜園之間發着亮光的時候，有位從未到過這裡的青年男子走進了這村莊。

他在查吉士太門前下面的小巷裡停住了腳，抬頭向她的園子裡張望。洛蕊正在園裡採豆莢，聽到他那試探性的咳嗽聲，便轉過身來，倚在籬笆上聽聽他需要什麼。『請問您這村莊裡，』他說，『有沒有什麼人家有房屋出租的？』

他看看洛蕊，她的兩頰比蘋果還紅，她的頭髮是想像中最柔軟的金黃色。『我正在想，』他修正地說道，『不知您有沒有？』

洛蕊向他回看一眼。他穿一件

像航海人所穿的藍色緊身短外衣，可是他似乎又不像一個航海的人。他的面部呈棕色，坦率而愉快；他的頭髮黝黑，他的衣衫襤褸，有點難為情的樣子，但是他的周身上下，有一種明顯的氣派，表示他並不是一個流浪者。『我給你問問看，』洛蕊說道。

她說完了這句話，就去找她的母親，太太於是出來與這位青年會晤。『我得在安多福城附近住一個星期，』他說，『可是我又不想住在城裡。』

『這兒有是有一個空床，』太太說。『假如你不介

我叫她瑪珂。』

『你住在城裡嗎？』洛蕊喊叫着，她顯然被這玲瓏屋子的觀念感到很快活。

『不錯，』他說。『她有她的寢床，我有我的寢床。』

『我就不喜歡這樣，』太太說。『不會跟豬睡在一處的，決不。』

『她很潔淨，』他說，『像一個剛生下來的嬰孩一般，至於說到作伴，她也很有人性。這對她說來，老是一種流浪的生活——俗語說得好，跋山涉水。我只對您說句話，我要跨上倫敦那座大戲院，那才心滿意足呢，您將來會在西端大戲院看到我們的！』

『我最喜歡戲院了，』洛蕊說，她好像忽然有一大篇話要說似的。

『車子很漂亮，』富萊德說，『有窗簾，有盆花。有小爐灶。我已經弄得很習慣了。自己簡直不想住大旅館。而且，瑪珂的前途也得為她想一想，我不能阻礙她的天才，這可說明一切了。』

『她很大嗎？』洛蕊問道。

『這倒不是大小問題，』他說。『門旁蘭鄧波兒一樣大，而是她的腦力與性格問題，像一車馬子那麼聰明！她一定會喜歡她的。我相信她也會喜歡她的。對哪，我相信她一定喜歡她的。我因為時常陪伴她，自己也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從來沒有多少時間同太太小姐們玩玩。』

意同我們一塊兒吃飯的話——』

『唔，當然可以，太太，』他說。『這是再好不過了。』

一切東西都很快地安排妥當；洛蕊又摘了一大把豆莢，一小時之內，他就坐下來與他們用晚餐。他對他們說他名叫富萊德貝克，說了這句話之後，他很溫文爾雅，因此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後來，太太還得坦白地問他幹些什麼行業。『唔，太太，』他說時兩眼直望着她的面龐，『我自從這麼高的時候起，就做著雜七雜八的事情，有次我聽人家說了一句諺語。說

是『要就使他們吃飽，要就供他們娛樂。』所以我就幹着這一行了，太太。我帶了一頭豬旅行。』

太太說她從來沒有

聽說過這樣的事。

『您真使我詫異，』他說。『唔，倫敦也有人幹我這行。他們說得很難呢，能拚字，能計算，能加，能回答問題，什麼都會。但是讓他們等著瞧吧，』他說時笑一笑，『等他們看看瑪珂吧。』

『那是你那頭豬的名字嗎？』洛蕊問道。

『唔，』富萊德羞怯地說。『我只在咱們私下這樣叫她。當着別人，她叫左拉。這有點法國化，真是怪有趣的，假如您不介意我這樣提及她的名字的話。但在戲院上，

『別這樣說吧，』太太照例狡猾地說。

『這是真話，太太，』他說。『您看，從小就常常運動。編纂子，作掃帚，作瓦盆，造鍋子，後來又幹些賣藝的勾當，後來又帶著瑪珂。一個地方沒有就過兩天的，因此沒有時間交朋友了。』

『可是，你在這兒要住一個禮拜呀，』洛蕊直率地說，但是她的紅頰，立刻比以前顯得百倍的嬌紅，因為太太嚴峻地看了她一眼，使她知道自己的話，也許出了岔兒。可是富萊德一點也沒有覺察到。『對呀，』他說，『我要在這兒待一個禮拜。為什麼呢？我們在安多福街上時，瑪珂的脚，被一顆釘子戳傷了。她把那幕戲演完之後就倒下來。這刻她住在戲院裡，可憐的東西。』

『啊，多可憐啊！』洛蕊嘆道。

『我真有點擔心，』他說，『傷口會使她一病不起。可是看樣子她好像能夠挨過難關，因此我便趁此機會，把車子稍稍修理一下，然後我們很快地又踏上旅途，明天要去看看她。也許我還要採些漿果，用美味的東西來調養她。』

『到柯里岩去嘛，』洛蕊說，『那裡的漿果長得又大又多水汁。』

『唉！要是知道那個地方就好了——』富萊德試探地說。『也許明天早晨，假如她得空，我會帶你去，』太太說，她開始對這青年頗有好感了。

瑪 珂

John Collier 作
葉 慈 譯

第二天早晨，當然囉，洛蕊的確有空，她帶富萊德到那個地方去，又幫他採摘漿果。那天後來，富萊德從安多福回來時，說瑪珂飽飽地吃了一頓，同時又說，他相信，假如她能說話，她一定會特意感謝的。沒有什麼東西比嚙巴動物的感恩還要感動人了。洛蕊不得不每天早晨陪富萊德去多採些漿果，給這個傷病的豬吃。

富萊德在這些遠足採果途中，對她說了很多關於瑪珂的事，說了一些關於車子的事，說了一點關於他自己的事，她看出他在某些事物上很大膽，很懂事，可是在別的事上非常貧乏，非常怕羞。她覺得這可以表示他的心地純良。

一個星期似乎很快就完了，他們於是急速地從柯里岩作最後一次採果後回家。富萊德說他永也不會忘記奧福萊村，永也不會忘記他在那兒所度過的良辰美景。

「你旅行時，應該寄一張明信片給我們，」洛蕊說。
「好的，」他說。「這真是一個好主意，我一定要寄的。」

「對啦，一定要寄喇，」洛蕊說。

「好的，」他又說，「一定的。妳知道嗎，我先想起要走路時，幾乎很傷心，但是現在我真希望已經在路上，好像我立刻能够寄明信片給妳，」他說。

「既是那末說，」洛蕊說時向別處看看，「那你不如寫封信來吧。」
「呀！」他說。「妳知道我在信下面該怎樣簽名呢？」

火，因為他的談吐，顯示他像新生的嬰孩一樣的天真無邪。而且，村子裡有好幾位有知識的人，都很贊成他對瑪珂這頭豬所抱的野心。認為決不會沒有報酬的。大家都聽說過有這樣天賦的動物。斜倚在大都市最好旅館的雪白被褥上。喝香檳像喝牛奶一般，每週替牠們幸運的主人賺得十個金鎊，甚至廿金鎊。

所以否太太微笑地允許這件事，洛蕊於是就成為富萊德名實相符，純正的，正當的愛人了。他要在這個冬天裡儘量積蓄，她要縫紉，歌唱。明年春天的時候，他會回來，他們就可以完姻了。

「就在復活節吧，」他說。

「不，」否太太說時數看手指。「五月間吧。那時人家就不會說閒話，管你戰車不戰車了。」

富萊德不知道她說的話有何用意。他一向獨居的時間太久了，因此凡是每個青年人所應該知道的某些事情，竟沒有人對他談及。但是，他很知道，這在奧福萊村的人看起來，是一件非常匆促的婚約，而且這對於演藝事的迅速與急進，表示一種很大的讓步，所以他恭恭敬敬地同意了，於是才出發旅行。

親愛的洛蕊：

我們現在彭斯偉克城，上星期六晚上在伊美縣過得很好。瑪珂比以前更聰明了，她不用說，現在可以拼湊四個單字，總共可以拼湊卅六個字了。當我對她

那就是說，假如妳是我的愛人。當然妳不是囉。我從來沒有一位。」

「沒有什麼呀？」洛蕊說。

「一位愛人，」他說。

「但是你在信上怎麼稱呼呢？」她說。

「啊！」他說。「我要怎麼稱呼呢。妳知道我要怎麼稱呼嗎？假如——假如，妳不介意——假如妳是我的愛人？」

「我不會介意的，」她說，「稱什麼呢？」

「我真想不告訴妳，」他說。

「說吧，」她說。「你不必害怕。」

「好吧，」他說。「祇要妳不介意，這不過是假設而已。」他於是用手杖在地上畫了三個X字。

「假如我是某某的愛人，」洛蕊說。「我想那是沒有什麼錯處的。總之，你得跟著時代走呀。」

他們兩人為着兩種最好的理由，誰也沒有再說什麼。一則是他們都不能說下去了，二則是，他們也毋庸多說了。他們喜極樂極地繼續走着，兩人的面孔紅得像火一般。富萊德與否太太說了幾句話。否太太一開始就喜歡他。並不是說她以前沒有瞧不起戰車的人過，而且假如有人在任何早些日子向她建議，要她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這樣的人，一根羽毛也許會把她打暈了。但是對的總歸是對的：這位富萊德貝克與衆不同，隨便那位，只要用半隻眼睛，也可以看得出來。他一直是單人獨處，獨處得幾乎有點過

說，瑪珂，你喜不喜歡彭城，喜不喜歡伊美縣，或是隨便什麼地方時，她就檢出一個「好」字。一直都很好。她現在身體非常健康，希望妳也同樣的健康。我說的每句話，妳好像都懂，一天一天更像人了。好哪，我想我得準備晚餐了，她好像一直嚷着要吃，尤其是當我在寫這封信給妳的時候。

敬致真正的愛意

富萊德 x x x

到五月間的時候，蘋果樹都開花了。所以這是一個蘋果花婚禮，這在那些地方，把它當做花節。婚禮過後，他們乘公共汽車到市場上，去取他們放在馬廐園場裡的那輛戰車。在中途時，富萊德要洛蕊等一等，他於是溜進一家糖果店。出來時，他拿着一大盒巧克力糖。洛蕊滿臉堆着愉快的笑容。「是給我的嗎？」她說。

「是的，」他說。「等她一看見妳時，就把這個給她，這是她的嗜好。我希望你們兩個做好朋友。」

「好的，」洛蕊說，「她是世界上心腸最好的女子。」

一會兒，他們就走進馬廐場裡。戰車就在那兒了。「啊呀，這車子多可愛喇！」洛蕊說。

「現在，妳快要見到她了，」富萊德說。

聽到他的聲音時，車內就發出一種假聲的尖叫。

「來了，來了，老女人，」富萊德說時開開車門。「這是我的朋友，她來幫忙照拂妳的。你看，她給你帶來好

吃的東西呢。」

洛芯看見一頭中等體型的豬，肉色，很清潔，帶一個很漂亮的頸圈。牠有一雙小而愛打量的眼睛。洛芯把巧克力糖給牠吃，牠一點也沒有流露感謝之情地就接受吃了。富萊德把那匹老馬駕在車前，他們便立刻出發了，慢慢驅車走上漫長的山路，向西方前進。洛芯坐在駕駛座富萊德的身旁，瑪珂睡午覺。一會兒，遠山頂上道路分裂樹林之處，天空開始泛著紅霞。富萊德驅車走入一條繁綠的小道，他們於是紮營。

他點燃火爐，洛芯負責弄洋芋。她削了許多洋芋皮，因為瑪珂似乎很喜歡吃。洛芯將一個大的米糕放在爐子上，一會兒，其餘的菜蔬也都煮好了。

富萊德安排桌子。他設了三個坐位。

「我說啊，」洛芯說。

「什麼呀？」富萊德說。

「牠也同我們一塊兒吃嗎？」洛芯說。『牠一個豬？』

富萊德登時臉色蒼白，他作手勢，把牠帶出獸車。

「妳別那樣說呀，」他說道。『假如妳再那樣說，她決不會喜歡妳的。妳有沒有看到她嫌妳一眼呀？』

「噢，我看到了，」洛芯說，『還不是那麼一回事——沒關係，我倒不在乎。我只心裡想看是看到了。』

「別忙，」富萊德說。『你在想那些普通的豬。瑪珂可不同啊。』

「什麼呢？」洛芯說。

「當我吻妳時，」富萊德說，『就使我覺得很奇怪。好像我要——』

「什麼呢？」洛芯說。

「我不知道，」富萊德說。『不知道會不會把妳通通吃了，或是什麼的。』

「人家說，試試看就會發覺出來的，」洛芯說。

接著就是一陣美妙的片刻。正在這當兒，從獸車中，發出一聲刺耳的尖叫。富萊德宛如受到槍擊的一般，跳將起來。

「啊呀，」他喊道，『她在奇怪我們在幹什麼哪。我來了，老姑娘！我來了！現在是她睡覺的時候。我就來給你蓋被！』

瑪珂顯着一副暴躁的神氣，讓他進行這種蓋被的手續。洛芯站在一旁，『我想最好把燈熄了，』富萊德說。『妳知道，她是用腦力的，喜歡多睡覺。』

「我們睡在那裡呢？」洛芯說。

「今天早晨，我給你鋪了一個好床，」富萊德說。『我睡在這下面，我弄來一包稻草。』

「但是——」洛芯說。『但是——』

「但是什麼？」他說。

「沒什麼，」她說。『沒什麼。』

他們就寢了。洛芯睡了一兩小時，不知道想些什麼心

當然囉，比較起來，瑪珂算是一個整潔的吃食者。但她仍然從她那絲質般的草色的眼睫毛下，向洛芯瞟一兩次古怪的眼色。她似乎用鼻端將米糕敲碎了一點。

「怎麼啦，老姑娘，」富萊德說。『她在布丁裡沒有放够量的糖嗎？沒關係——第一次不會把一切事情弄得恰當的。』

瑪珂很不愉快地打了一個噁，便走到寢床上去睡了。『我們到外面去，』洛芯說，『看看月亮吧。』

「也好，」富萊德說。『我們一會兒就回來，瑪珂。我們只走到巷子門口那麼遠。』瑪珂惱怒地發著沉重的喉聲，把臉轉向一邊。

洛芯與富萊德到外面去斜倚在門邊。月亮照得正圓。『真好笑，一下子就算結婚了，』洛芯柔和地說。

「一切都還算順利，」他說。

「你記得那天，你在泥土裡畫的那些十字嗎？」洛芯說。

「記得呀，」富萊德說。

「你還記得你在信上畫的那些十字嗎？」洛芯說。

「都記得，」富萊德說。『人家都認為那是代表親吻的，』洛芯說。

「所以說囉，」富萊德說。

「你沒有向我親一次吻，我們結婚以來也沒有呀，」洛芯說。『你不喜歡嗎？』

「怎麼不喜歡呢，」富萊德說。『祇是，我不知道——』

事。也許她對富萊德這些年來，一直過著這樣簡單，這樣怕羞，這樣隱退的生活，居然知道許多事情，如此天真無邪，從來沒有同壞人混在一起，她看起來真是太美妙了——要想把她的通通說出來，那是不可能的事。後來她昏昏入睡，祇有被一聲像魔笛般的聲音弄醒來。她驚恐地坐起。原來是瑪珂。

「怎麼啦？怎麼啦？」富萊德的聲音，好像哈雷特劇中鬼的聲音，從地下傳來的一般。『給她喝點奶，』他說。

洛芯倒好一碗牛奶，瑪珂喝奶時，便停止了凶猛的喧鬧。但是洛芯剛把燈光吹熄，上床再睡時，牠又比以前鬧得更厲害。

獸車下面發著罐罐的聲音。富萊德出現於門口，半裝半裸地，頭髮上還拌著一根草。

「她要我來伴她，」他很苦惱地說。

「你不好——好不好睡在這兒呢？」洛芯說。

「什麼呀？妳睡下面去呀？」富萊德驚愕地說。

「噢，」洛芯停了好一會兒才說。『我到下面去睡。』

富萊德不勝感激懊悔之至。洛芯對他不由的惋惜起來。她在去到下面草褥上安息之前，甚至還設法向他笑一笑。

早晨，她醒來時覺得很沮喪。她得給瑪珂準備一頓大早餐。過後富萊德把她抱到一旁。

「妳瞧，」他說，「這樣是不行的。我不能讓妳睡在地上，比糟粕還不如。我要告訴妳，我要打算怎麼做。我要重新恢復我的技藝生活。我在以往靠這個弄了很多錢，我也喜歡這個玩意兒。我會拉鍊，空中翻雙刺斗，變戲法：做得都很順利。只因爲照拂瑪莉，便沒有時間練習了。假如妳專門照拂她，我們可以幹兩種生意，很快就可以賺大批的錢，然後——」

「怎麼樣呢？」洛志問。

「然後，」富萊德說，「我給妳買一個拖車。」

「好吧，」洛志說後便轉身走開了。驀然，她又折回來，臉蛋兒通紅。「你知道許多多關於豬的事情，」她辛酸地說道。「關於翻刺斗，變戲法，編籃子，繫掃帚。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事。但是有一件事，你却不知道。」她說了這句話，便走出去，到籬笆後面哭泣去了。過了一會兒，當她對這件事已經操了勝算，然後回到戰車上。富萊德夢她如何給瑪莉洗長髮，然後夢她如何除毛髮，然後擦雪花膏——不單擦在面上——然後撲粉，然後修剪指甲。

洛志因爲決心要把事情做好，於是克服了嫌憎之情，很快就學會了這些下女般的工作。起初看到這個嬌養慣了的豬，毫無反抗地接受她的服務，她也覺得放心了；後來才注意到她眼裡顯着一種惡意的藐視。

但她也沒有時間顧忌這個了。梳洗甫罷，又是該準備大午餐的時候了。午餐後，瑪莉要散一散步，只有每星期

她想同富萊德解釋一番，但是解釋也只是猜謎戲，猜謎語罷了。他曾用許多小小的方法，表示他很愛她：這些在她看來，也只是一種嘲弄而已，因此她祇給他一些短促的答語。後來他就停止了表示，於是她以爲他再也不愛她了。更糟的是，她也覺得不再愛他了。

於是整個夏天過去了，事情愈來愈糟，你一定真的要她當做吉普賽女人看待了。

黑漿果又熟了；她發現了一整叢林都是。當她嚐了一顆時，各種回憶，湧進她的心海。她於是去找富萊德。「富萊德，」她說，「黑漿果又熟了。我給你摘了一兩顆在這兒。」她用不潔的手，把漿果遞給他。富萊德拿來嚐嚐；她守着看結果如何。

「很好，」富萊德說，「都很熟了。她吃了不會肚痛了。今天下午帶她去摘些給她吃。」

洛志一聲不響地走開了。下午，她把瑪莉帶過殘株，走到黑漿果生長的地方。瑪莉一看到這些漿果時，立刻就什麼需要優美的侍候，便自己隨意採食。洛志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緊急的事情需要照應，於是坐在岸畔，傷心發泣起來。

在這當兒，她所聽到的只是一個聲音問她怎麼啦。她抬頭一看，那兒站着一位肥胖的，知禮的，面容愉悅的農夫。「怎麼啦，姑娘？」他說，「你餓了嗎？」

「不餓，」她說，「我已經膩煩了。」

「膩煩了什麼呢？」他說。

六下午，因爲要表演，才不去散步。然後休息，富萊德說，在這段時間內，瑪莉喜歡聽談話，喜歡搔搔背，她很清楚她覺得她的背部，將來還要多搔一搔。然後還要按摩。然後用茶點。茶點過後，又要散一會兒步，或是晚間表演，這要看他們在什麼地方而定。然後再又是弄晚餐的時候了。每天完了之後，洛志欣慰地蜷伏在那包可憐的草褥上。

當她想起上面那個寢床，想起富萊德與他的驕橫，她真是芳心欲碎。唯一使她安慰的是她很愛他，她覺得，祇要他們乘機擺住一小時單獨在一處，他們就可以多親吻一會兒，於是一線光彩，驅走這過份愚曠的黑暗。

每天一清早，她就守候着那一個小時，可是總守不着。瑪莉也看破這一點了。有一兩次，洛志提議兩人去溜達一番，但那可惡的豬，立刻喃喃地要這樣那樣，使她辛辛苦苦地忙工作，直到很晚爲止。在富萊德那方面，他也忙著練習。他存心很真切，工作很努力——但是目的何在呢？一個拖車！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時，她發覺自己更是這個傲慢的喉鳴者的奴隸。她的背也彎曲了，她的手也粗糙發紅了。她從來沒有片刻的空暇，修飾自己的容顏；也從來沒有片刻的時間，與她的愛人單獨相處。她的衣服上，弄了許多污漬，也有損壞之處。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的脾氣也走了。她那漂亮的頭髮，亂成小小的結痞，她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去梳它。

「豬！」她飲泣地說着。

「那你也未必哭哭啼啼呀，」他說。「吃一點豬肉也沒有多大關係。我也常常因爲吃肉，弄得消化不良。」

「不是豬肉，」她說。「是一隻豬。一隻活豬。」

「你把牠弄丟了嗎？」他說。

「我希希望弄丟了，」她說。「我真可憐得不知怎麼做才好呢。」

「把你的痛苦告訴我吧，」他說，「同情不會有什麼傷害的。」

於是洛志告訴他關於富萊德的事，關於瑪莉的事，關於她以前曾有過的希望，和這些希望所得到的結果，以及她如何做了這傲慢的，驕縱的，嫉妒的豬的奴隸。事實上她除了一件事情不能對他述說以外，其餘一切，都對他說了。因爲那件事，即使對於最同情的胖農夫，也是說不出口的。

這位農夫把帽子推到眼上，沉思地搔搔頭。「真有這事，」他說。「我簡直不能相信呢。」

「真的，」洛志說，「每句話都是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農夫說道，「一位青年——一位少女——少女睡在車下的草褥上——一位像你這樣漂亮的少女。又是正式結了婚。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少奶奶，難道那些寢床不夠寬嗎？或是怎麼啦？」

「他根本不知道，」洛志發泣道。「他像嬰孩一般地不知道。而且那個豬也不讓我們有一分鐘的單獨相處。使

他發現出來也好。」

農夫比以前更猛力地擡頭。看看她那副淚珠斑斑的面容，他覺得毋庸懷疑了。在另一方面看起來，一個豬竟然知道如許多，而一位青年男人，知道的却又如是之少，說起來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就在那個時候，瑪珂滿臉塗着熟漿果汁，帶着一副唯我獨尊的神氣，從灌木林中奔躍而來。

「那就是你的豬嗎？」農夫說。

「噢，」洛瑟說，「我帶她來散步的。」

這位明智的農夫，立刻注意到，當這個傲慢的喉嚨者聽到「你的豬」這幾個字時，牠所給予洛瑟的那副眼色了。這個眼色與洛瑟這位匆忙的，健旺的否認者，使這位可敬的人深深相信剛纔所聽到的事，確有根據。

「你是帶她散步的嗎？」他沉思地說道。「好哇！好哇！我會告訴你怎麼辦。假如你明天這個時候仍到這兒來，你會遇到我也來散步，我還帶一群很可愛的青年朋友來，都很像她。你們也可以來玩玩。有兩個青年豬姑娘，很美麗，雖然也許沒有那位那樣美。還有三個青年豬公子，非常壯健而英俊。雖然我說些不該說的話，還有一個沒有被別的豬親近過——他是一個王子呢。啊，那個青年王子多美麗啊！」

「真的嗎？」洛瑟說。

「從容貌與血統看來，」農夫說，「他真是個王子呢。說實話，明天是牠們的生日，我帶牠們到村子裡慶祝一

番。恐怕這位青年女士明天有別的約會吧。」

「她明天這時候要睡午睡，」洛瑟不顧瑪珂的怒叫，竟自這樣的說着。

「可惜！」農夫說。「她真可以湊成一隊。牠們一定會多有趣啊！多好的飲食！甜蘋果，餅乾，餅干，很多的巧克力乳酪。一切東西都是最精美，當然也很豐富。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很豐富。而且那個年輕的豬王子——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假如這姑娘能一道行走的話——」

「恐怕不會吧，」洛瑟說。

「可惜！」農夫說。「噢，好哪，我該走了。」

說完之後，他便向她們道聲再會，很客氣地向瑪珂揚一揚帽子，瑪珂在他走後看了好一會兒，然後悵悵地走回家，一路上哼唧唧地嘆個不休。

次日下午，瑪珂似乎很急於要在床上伸伸懶腰，這才破例不要洛瑟那些平日瑣小的照顧，却自己閉着眼睛，甜甜然入睡了。洛瑟乘機拿起桶子，出去買鮮牛奶，做爲晚上的飲食。等她回來時，富萊德還在路傍練習技藝，洛瑟繞到車子後面去，門已啓開，寢床已空空如也。

她喊着富萊德，他們到處尋找。他們沿着道路走，生怕牠被汽車撞倒了。他們走到林中呼喚，希望牠在樹下睡眠。他們在池塘裡，溝渠裡，草堆後面，橋底下，到處都看了。洛瑟想起農夫開玩笑的談話，但是她也不想對富萊德透露一點。

他們整夜晚都在呼喚着，簡直沒有停下來休息一下。

「我沒有鬚手，」她說。

「洛瑟，」富萊德說。「我覺得——妳知道我怎麼感

覺嗎？」

「我知道，」她說，「別說了吧。」

「洛瑟，」富萊德說，但這是後來說的，「誰會想到這個呢？」

「唉！真的，誰會呢？」洛瑟說。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呢？」富萊德說。

「我怎麼能告訴你哩？」她說。

「你知道，」他說。「假如她不被人偷走的話，我們也許永遠不會發現——永遠不會啊！」

「別講及牠了吧，」洛瑟說。

「我禁不住啊，」富萊德說。「是好事是壞，我都禁不住啊——我很高興她已丟失了。這是值得的。我曾在技藝上賺够多的錢。我還會繫掃帚，作壺，作罐……」

「是呀，」洛瑟說。「但是你誰？已經是早晨了。我想你也倦了，富萊德。」

昨天爬山涉水跑了一天。你現在在床上睡一睡吧，我到村子裡給你買點好東西做早餐吧。

「好的，」富萊德說。「明天早晨我給你買。」

於是洛瑟走到村子裡，買些牛奶麵包等物。發她經過屠夫店時，她看見一些剛作好的豬肉香腸，樣子特別新鮮，很肥滿，很合胃口似的。於是她就買了一些，而且烹調起來，味道很鮮美。

第二天也尋找了一天，天色漸黑，富萊德放棄了希望。牠們默默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車上。

他坐在寢床上，手抱前頭。

「我再也不能看到牠了，」他說，「一定是給人家偷走了。」

「當我想起了，」他說，「我爲那個豬所抱的一切希望——」

「當我想起了，」他說，「妳替她做的一切工作！而且這對妳是多麼艱苦——」

「我知道她的性格有缺點，」他說，「但那是做出來的。也可以說是脾氣。當你有那樣天才時——」

「而現在她卻失蹤了！」他說完這句話，便放聲痛哭

「啊，富萊德！」洛瑟說。「別哭吧！」

驚然，她覺得像往常一樣地很愛他，比以前更愛他。她坐在他的身邊，雙手抱住他的頸脖。「親愛的富萊德啊，別哭了吧！」她又說道。

「這個工作對妳是很粗暴的，我知道，」富萊德說。

「我也並不存心這樣。」

「算了！算了！」洛瑟說。她向他親個吻，然後又給他一個吻。好久以來，他們沒有像這樣親熱過。現在祇有他們兩人與戰車；祇有那小小的燈盞，與周圍的黑暗，祇有他們的親吻與周圍的悲寂。除此以外，別無他物了。」別鬚手，」富萊德說。「這樣很好。」

「她如果在這兒，這又是我們吃不到的東西了，」富萊德吃完整盤香腸說道，「要顧及她的感情，從來不敢吃豬肉香腸。我從來沒有想到有這麼一天，會因為她被偷走而感到高興的。我只希望她落到會欣賞她的人手中就好。」

「我相信她一定會的，」洛蕊說。『再吃一點吧。』

「好的，」他說。『不知道還是菜的新奇，還是妳燒得好吃，還是別的。我從來沒有吃過更好的香腸了。假如我們帶她到倫敦，住着最好的旅館，恐怕也不會吃著這樣香甜的香腸吧。』

(完)

讀者購書服務部 廉價書目錄之一

書名	著者	原價	特價
哈夢雷特	莎氏比亞	8.50	6.00
分家	賽珍珠	9.50	6.70
兒子們	賽珍珠	9.50	6.70
脂肪球	法莫泊桑著 黎烈文譯	7.00	4.90
冰島漁夫	法羅 遜著 黎烈文譯	19.00	13.30
英語重要四千字	張易、魯清河合編	6.50	4.60
一千英文成語例解	張易、魯清河合編	7.50	5.30
美國各大學及學院	MARY IRWIN著 何敬燁譯	40.00	36.00

全套拾題月刊(讀者李君珍藏本)出讓自創刊號至四十五期(八成新)附目錄索引

原價 225元 實價 160元

購書辦法

- (一) 讀者購書務請用正楷詳細繕寫姓名地址及欲購書名。
- (二) 購書可將郵票代作書款或利用本社郵政儲金『二五八七』號划匯可免匯費並免寫信如需本社掛號寄書請另附掛號費一元二角。

這個故事由凡生·吉摩爾繼續述說，他是一個律師，住在倫敦張塞禮巷。

16



英·柯林斯著
丹譯

我應了好友華爾特·哈威先生之請，寫下了這底下的一切。這裡所寫的，意在描述在哈威先生離開林幕勒支大廈後，那和范禮小姐的本身利益有着重大關係的某些事件。

這裡不用我自己來說我有沒有權利來洩露這個奇異的家庭故事，因為我的述說在這故事中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不過哈威先生他可以完全負責，嗣後大家就可知道他是確有這樣權利的。他介紹這個故事採用最真實最生動的方法：在一連串所發生事件中的每個階段，都請最有關的人來述說。所以我才這種以述說者的身份出現。當波西伐·格萊第爵士在康伯蘭的逗留期間，我也在那兒。所以這是我的責任，在這個故事的鎖鏈中加上一個新環節。現在讓我接上了哈威先生剛剛所放下的那一節鏈環。

我在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五)，抵達林幕勒支大廈。我的目的是住在那裡等着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的來臨。假使事情進到波西伐爵士和范禮小姐正離婚期的決定階段，

那麼我就將帶着那些指示的要點回倫敦，着手草擬這位女郎的婚後遺產權事項。

星期五那天，范禮先生並沒有賜我一箇召見。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多年的殘廢者，沒有精神來同我接談。荷康小姐是家庭中我最先見到的一人，她在門口迎我，並為我介紹了哈威先生，他曾經在林慕勒支住過一段時間。

直到晚餐時候，我才見到了范禮小姐。她看來不大舒服，我有些可憐着她。她是一個甜蜜可愛的女郎，她的溫順有禮像母親，面貌容貌像父親。范禮太太有着黑髮黑眼睛，她的大女兒荷康小姐很像她。餐後范禮小姐為我們彈奏鋼琴——我認為沒有以往那樣好。我們玩了一圈橋牌，以我們那種玩法來說，那簡直是侮辱了那高尚娛樂。我對哈威先生的印象尚佳，只是發現他似乎有些拘束感。現在一般青年很少會身兼三術，第一不能沉湎地飲酒，第二不大會玩橋牌的，第三不會對女人說恭維語。哈威先生也沒有例外，不然的話，在我們短短的會見裡，他將使我認為一個最標準最有禮的青年。

星期五就這樣過了。啊，不，我還不曾提到那一天中比較重要的事情——那封給范禮小姐的匿名信。不過我非常相信自己的辦法，只要波西伐·格萊第爵士一來，這件事就會迎刃而解的。

星期六那天，在我下樓之前，哈威先生就走了。范禮小姐整天都躲在她自己的房間裡。荷康小姐似乎很沒有精神。這屋中的一切情景不像當日菲力浦·范禮先生和太太在生時那個樣子了。上午我一個人出去散步，瀏覽那三十餘年來我為處理這個家庭的事務所曾熟悉的景色。它們似乎也與以往不同了。

兩點鐘時，范禮先生派個人來說，他已經精神好些，很想看我。自從認得他以來，他說一直沒有變過。他談話的內容，也是和平常一樣——都是關於他自己和他的病，他的寶貝錢幣，和他那勃蘭特的影印。我一提到我來這裡的目的，他就說我煩擾了他。我堅持地又將談話轉到這個問題上，我所探知的只是，他把他姪女的婚事已看成立論，他說她父親認為這是一頭好親事，他也認為如此。他很高興這樁麻煩事情已經過去，他是一個單身漢，對林慕勒支的財產毫無興趣。這樣我對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星期日，在屋內和屋外都可說是一個陰沉的日子。上午，我接到了一封自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的律師的來信，說是已經獲悉了我的去信，下午，范禮小姐和我們在一塊，看來臉色很蒼白而又憂鬱，完全不像以往的她。我同她談了一陣，並試探她對婚事的意見。別的事情她都痛快地說，但對於婚事却絕口不談。我開始懷疑她何以有些懊悔她的婚約——正像一般年青女郎，往往在懊悔已遲的時候。

星期一，波西伐爵士來到了。

以他的態度和外表來說，使我留有良好的印象。他看來比我所想像的要老些。前額已經禿光。臉上也開始有了衰老的綹紋。可是他的動作與精神却和年青人一樣活潑飽滿。他同荷康小姐的會談，似乎是非常愉快而誠懇；當我被介紹時，對我也就是那麼愉快而隨便，像個老朋友一般。在他剛剛到達的時候，范禮小姐沒有同我們在一塊，但在十分鐘後，她也走進了房間。波西伐爵士十分有禮地向她問候，顯然，他看到了這位年青女郎的臉色不如從前，所以對她用着一種溫柔崇敬的眼光，並文雅的聲音和態度，那不是一個沒有教養的人所做得出的。我稍有些詫異着：在這種情況下，范禮小姐在他面前竟仍感到拘束和不安；不一會就借故告退了。波西伐爵士沒有注意到她的拘束，也沒有注意到她的離開。當她在面前時，他對她就沒有特別留意；當她離開時，他也是漫不在乎的樣子。

范禮小姐離開後，不用我們來措辭，他自己就論及了關於匿名信的事情。從漢普郡來到這裡的途中，他曾在倫敦停留下來；也見過他的律師，並且讀到了我所寫的那封信；然後一直到康伯蘭來，急切地希望用最簡單圓滿的解釋來滿足我們遲決不決的心情。

他所說的事實，正如我所預期的那樣簡單而又令人滿意。

他說，范禮太太從前曾對他的家庭有過好處，所以他對她也有有一種報答的義務。她太重不幸地嫁了一個後來拋棄了她的丈夫，而又只有一個從小即有些神經病的女孩。雖然他所嫁的地方離開波西伐爵士所住的地方很遠，但他仍時常設法照顧她，非常友誼地對待她，時常稱讚她能有如許忍耐和勇氣支持她的不幸。這一切使她增強了不少生存的勇氣。時間漸漸過去了，她不幸女兒的神經病狀也一天天地轉劇，十分需要醫生的看護與調理。范禮太太也知道有這個必要，但像她那種有智識的人，不願把她的孩子像貧兒般送進公立的瘋人院。波西伐爵士察到了她的苦衷，為了報答她以往對家庭的好處，情願擔負起一切費用，將她的女兒送進一家有名的私立瘋人院。說來遺憾得很，這個不幸東西因為受了禁閉，竟移恨於波西伐爵士。於是對他起着強烈的憤恨與不信任，所以當她一從瘋人院逃出，就寫下了那封匿名信。如果荷康小姐和吉摩爾先生還有什麼可疑之點，他絕對願意坦白答覆。他說出了那家瘋人院的名字和地址，甚至說出了那兩個簽證住院證明書醫生的名字。他也已經對那不幸女郎盡了最大力量，告訴他的律師不吝金錢地設法追回她，再使她獲得醫藥的調養與看護。

我權衡着他剛才的一番解釋，覺得這完全是可能的。於是我就說，波西伐爵士的解釋無疑地是非常圓滿的。荷康小姐誠懇地看了我一眼，也說了幾句和我類似的話——不過她的態度中仍有些猶豫，我不知道波西伐爵士到底有沒有注意到。

「我所說的事實，也許尚未詳盡，我還需要拿出一個證明來。荷康小姐妳自然不會問我要，但這是我自己應該提出的。我可否認妳立即寫信給那個不幸女郎的母親——凱薩烈太太——請她來證明我剛才所說的話？」

我看到荷康小姐的臉色變成不安了。波西伐爵士的提議，雖其彬彬有禮，但顯係針對荷康小姐的猶豫態度而言。

「波西伐爵士，我希望你不要誤會我不信任你。」她急速地說。

「沒有，沒有，荷康小姐。我的提議完全是我應有的禮貌。假使我固執地要妳那麼做，妳該會原諒我吧。」

他一面說，一面走向寫字椅。他拖過一把椅子，並打開了存放信箋的抽屜。

「容我請求妳寫這便條，」他說，「那是替我做一件好事。妳只要花幾分鐘的時間，問凱薩烈太太兩個問題。第一，她女兒被送進瘋人院是否有過她的同意；第二，我對這件事所負的責任，是否應得到她的感激。請妳寫一寫吧，這麼一來，吉摩爾先生同妳我的心情才能得到平靜。」

「波西伐爵士，你使得我非答應你的要求不可，雖然我是寧可拒絕它。」荷康小姐說畢，起身走向寫字椅。波西伐爵士謝了她，遞給她一支筆，然後向壁爐那邊走了去。范禮小姐的意大利小獵狗正站在地毯上，牠伸出手，善意地和小狗打着招呼。

「來，莉娜。」他說，「我們互相都認得，是不是？」

那小動物，正像一般獵狗那樣膽小而又乖戾，抬頭盯視了一下，然後向後縮退，嗚嗚地叫着；顫擺了一陣，躲到一張沙發底下去了。那絕不會因為一隻狗對他的不表歡迎而使牠不高興——不過，我看牠突然走向窗戶；牠的性情是否可能有時會被激怒呢？假使是那樣的，我會同情牠，我的脾氣有時也會惱怒的。

不一會，荷康小姐寫好了那封信，站了起來把它遞給波西伐爵士。他欠身接了過去，也不看那內容立即摺好封了起來；然後寫上了地址，默默地交還她。在我一生中從沒見過有人做得那麼文雅而又漂亮。

「波西伐爵士，你眞的要我寄出這封信嗎？」荷康小姐問。

「我請求妳寄出去，」他答道，「現在它已經寫好封好，請允許我問幾個關於那個不幸女郎的問題。吉摩爾先生給我的律師的信上，曾述及如何證實了那寫匿名信的人，不過還有幾點沒有提到，安妮·凱薩烈究竟有沒有見到范禮小姐呢？」

「沒有。」荷康小姐說。

「她有沒有見到妳呢？」

「也沒有。」

「那麼除了哈威先生外，這屋裡再沒有人見到她了。哈威先生也只是偶然在教堂墓地裡遇見她的，是嗎？」

「是的。」

「哈威先生是這裡的一個美術教師，是嗎？他是不是水彩畫協會的會員呢？」

「大概是吧。」荷康小姐答道。

他停了一會，似乎正在想最後這句話，然後又說——

「當安妮·凱薩烈住在附近的時候，妳有沒有找出她到底住在哪裡呢？」

「有的，在曠野那面的一個農場裡，那地方叫托德角。」

「去追跡那可憐東西，是我們共有的責任。」波西伐爵士說，「她在托德角或且說過一些話，可能幫助我們找到她。我要到那裡去藏匿機會，同時我自己不能把這件不愉快的事向范禮小姐談起。荷康小姐，還得請妳負責對她說個明白。自然我更希望妳能延遲到等妳收到凱薩烈太太的覆信後再說。」

荷康小姐答應了他的要求。他謝了她——愉快地點點頭——離開了我們走向自己的房間。在他開門時，那隻乖戾的小獵狗又從沙發底下掙出來，對他猖獗而吠。

「一早上的好工作，荷康小姐。」我說，當只餘下我們兩人的時候。『我們所懸念的一天，已經圓滿地結束了。』

「是的，」她答道，「沒有什麼可疑的了。我很高興你已經心滿意足了。」

「啊，是的——還會有別的呢？我知道事情是不會那樣的。」她似乎是在自言自語着，接着又繼續下去，「可是我總希望華爾特·哈威先生能夠留在這裡聽到那番解釋，也聽到他請我寫信的那個提議。」

我有些詫異起來——也許有些被最後這句話所惱怒了。

「我承認哈威先生對這件事情會處理得非常恰當，不過我有些不懂他在不在這裡聽波西伐爵士的解釋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那只是一個猜想，」她無心地說，「吉摩爾先生，我們不必再談它。你的經驗自然是我所需要的指導。」

我不大高興她這樣子，把所有責任都往我身上推，假使是范禮小姐這麼做，我一些也不奇怪。可是，有決斷而明理

的荷康小姐絕不應該沒有她自己的意見。

「假使妳還有什麼疑慮，」我說，「爲什麼不立即對我說呢？坦白地告訴我，妳有什麼不信任波西伐爵士的理由？」

「一點也沒有。」

「在他的解釋中，妳是否覺得有什麼不可能或是矛盾的地方呢？」

「在他給了我那個證明後，我怎能說有呢？吉摩爾先生，還有比那女郎母親的證明更加有力的證明嗎？」

「沒有了，假使她的證信能使妳滿意，我想不遠任何波西伐爵士的朋友對他還會有什麼要求。」

「那麼我們把這封信寄出去。」她說，站起來準備離開。「不要再談這個問題，等到覆信來了再說，不要在我的猶豫上加添任何重量；除了因我近來太感孤獨過慮外，沒有什麼更好的理由來解釋。吉摩爾先生，過慮會使最堅強的人引起不安。」

她突然地離開了我。當她設着最後一句話時，她一向堅決而自然的聲調却變成支吾不語了。我看不出這樁事有什麼可疑和不安之處，但她的態度却使我感到一些可疑和不安。假使在年青時，對自己這種草率明其妙的心情，我一定會光火的；可是，以我現在的年齡，我知道得較多了，於是很有哲學意味地走出去散步，準備把它掉開不想。

17

晚餐時分，我們又遇在一起。

波西伐爵士與高采烈地談論着，簡直使我認不得他就是今早見面時所給我強烈沉鬱傷雅印象的同一個人。我上次對他所得到的觀察，只能從他對范禮小姐的態度裡不時地托現了出來。只要她說一句話或抬頭望一眼，都會停住了他的高聲朗笑，止住了他滔滔不絕的暢談；使他在那一霎間不再留心桌上其他人而只是專注着她。雖然他並沒有公開地想和她攀談，但只要一有讓她對她說話的機會，他總絕不放鬆。使我奇怪的是，范禮小姐雖曾覺察到他的專注，但却無動於衷。當他看她或和她說話時，她總裝做有些迷惑的樣子，從沒有對他表示過一絲溫慰。一個男子的階級、財產、出身、漂亮、崇敬並一個愛人的忠誠都早下地低放在她腳下，但從表面看來，這些貢獻似乎都成了泡影。

第二天，星期二，波西伐爵士一早就到托德角去，帶着一個僕人作嚮導。我後來聽說他的查詢並沒有什麼結果。回來時，他同范禮小姐會見了一次。下午他和荷康小姐一道駕車外遊，沒有什麼值得記載的。晚上也和平常一樣地度過了。波西伐爵士沒有什麼變化，范禮小姐也沒有什麼變化。

星期三的郵件帶來了一樁事——凱薩烈太太的回信。我抄了一份保留着，現在照錄如下——

「小姐——大札奉悉。所詢我女兒安妮送院受醫生監護是否得到我的同意及參與此事的波西伐·格萊第爵士應否得到我感激兩節，我的答案都只有一個「是」字。謹此奉聞，你忠實的僕人，

婦·安妮·凱薩烈。」

短而簡，體裁上像一封商業上的來往信札；內容上則簡單地證實了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的解釋。當我們把這封信給他看時，他對它的簡短並不表驚異。他說凱薩烈太太是一個不多說話，腦筋清晰，直截了當的一個女人。她信中的簡單明瞭也正如他的說話一樣。

現在回信已到，第二步要完成的工作，就是要把波西伐爵士的解釋對范禮小姐言明。荷康小姐擔任了這個工作，她離開房子到她妹妹那裡去。不一會忽然又回來了，坐在我正在閱讀報紙那張沙發的旁邊。波西伐爵士恰在一分鐘前到馬廄去，房中只有着我們兩人。

「我們有沒有真正把一切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呢？」她說着，一面在翻扭着手巾凱薩烈太太的信。

「假使我們是波西伐爵士的朋友，並瞭解他，也相信他，那麼，我們已經比該做的一切還多做了。」我說，對她這種新起的猶豫有些不大高興。「假使我們是他的敵人，並懷疑他——」

「不，我並沒有那麼想。」她插了進來。「我們都是波西伐爵士的朋友，假使再加上他的寬懷大量，我們應該欽仰他的爲人。你知道昨天他見過了范禮小姐後又和我一道出外嗎？」

「是的，我看見你們昨天一道駕車出遊。」

「起先我倆談着安妮·凱薩烈，談到哈威先生遇見她時的那付模樣。不久我們就掉開了這個話題。波西伐爵士以毫不自私的態度談起他和范禮小姐的婚約。他說他察到了她的精神很恍惚，他很願意把這次他對她的態度弄個明白。假使這種變化，其中是有着重大的理由，他願懇請范禮小姐與我不必壓制着自己的意志勉強做去。最後他只要求兩件事：第一，請她回想他們的婚約是在什麼情況下訂立的；第二，自訂婚至求愛到現在，他的行爲到底如何。假使在她澈底思考之後，覺得他應該退出做她丈夫的榮幸地位時——假使她能坦白地親自告訴他——他情願犧牲自己來解除婚約，讓她有絕對的自由。」

「荷康小姐，沒有一個人會比他說得更透澈的。以我的經驗來說，以他那種地位，沒有人肯說出那麼多。」

我說畢，她怔了一會，以單純的迷惘的和痛苦的表情望着我。

「我沒有歸咎於任何人，我也沒有懷疑什麼，」她突然地說了出來，「但是我不能接受勸導導導完婚的責任。」

「這正是波西伐，格萊第爵士所要做的，」我驚異地答道，「他不是請求妳不必去勉強她的意志嗎？」

「假使我替他傳達這番話，那就是迫着我去勉強她了。」

「這怎麼會呢？」

「吉摩爾先生，你自己同羅娜商量好了。假使我告訴她，要她去回想當年訂婚的情形，那麼立即會使她起兩種強烈

感覺——第一，她對父親熱愛的回憶，第二，她說實話的性格。你知道她一生從沒有說過謊話，你知道這個婚約是在她

父親生病開始時才提起，在她父親臨死前才決定地告訴了她。」

我想我看到了這件事情的棘手處。

「我想你不會認為當波西伐爵士對妳說話時，他早就料到妳剛才所說的結果吧。」我說。

她坦白無畏的面孔，在她未開口之前已先答覆了我。

「你想，如果我對那個人有着那樣卑劣的懷疑，我還會跟他在一起談話嗎？」她憤怒地問。

我喜歡她對我的真正愛慕。在我的職業中，常常看到惡毒的怨恨，但很少看到憤怒。

「如果是那樣，」我說，「以我們法律的成語來說，妳是出了軌。無論如何，波西伐爵士有權希望妳妹妹在解約之前，各方面都應該慎重地考慮一下。假使那封不祥的信使她對他有偏見，那麼妳應該立即去告訴她，他在妳我的眼中

已經弄得一清二白了。這以後她還有什麼可拒絕的？她有什麼藉口對一個人起了變卦，那個人是在兩年前她就事實上承認

是她的丈夫呢？」

「以法律和情理的觀點來看，吉摩爾先生，我敢說這是不可恕的。假使她和我仍有所猶豫，你只好歸罪於我們的怪癖，我們一定也忍受着你的責備。」

說畢，她忽然站起來離開了我。當一個有理智的女人有一個嚴重問題而用無關緊要的答語來規避時，百分之九十九

表示他有些事情隱瞞着。我又重新瀏覽報紙，懷疑着荷康小姐與范禮小姐間有一不讓我和波西伐爵士知道的秘密。我想

這實在為難了我們兩人——尤其是波西伐爵士。

當我又和她見面的時候，我的懷疑更為荷康小姐的言語與態度所證實。她簡單而又隱諱地告訴我她同妹妹會晤的結

果。范禮小姐曾轉給那封信的解釋，但當荷康小姐告訴她波西伐爵士此行的目的是為了擇定結婚日期時，她請求

暫時按下不談。假使波西伐爵士目前能答允她，原諒她。那麼在年底之前，她絕對可以給他一個確實答覆。她是那樣懇

切地請求着，使荷康小姐不得不答允用最大的力量來幫助她。於是婚姻問題暫擱不提。

第二天早上，郵差給我帶來了一封我助手的來信，要我搭次日午車返回倫敦。在本年中我很可能沒有機會再來林幕

勒支大廈，假若范禮小姐終於決定了她的婚事，那麼在我替她草擬結婚遺囑之前，再沒有機會同她當面商量了。所以

我告訴荷康小姐在我離開這裡之前，我一定要和她妹妹談談。結果決定了次日上午在范禮小姐自己的房間裡會談。她沒

有下樓晚餐，那個晚上也沒有同我們在一起。她告罪的理由是有些微恙，我想波西伐爵士聽了後很有些不快。

翌晨早餐後，我上樓到范禮小姐房中去。那個可憐女孩子的臉色是格外愁慘，她迅速地上前迎我。上樓時，我對她

的怪想和猶豫態度所構好的一篇夢話，現在已說不出口了。我引她回到她原先所坐的椅子上，同她相對地坐着。她乖

戾的小狗也在房中，我想它一定會用咆哮聲上來迎我，奇怪得很，那小東西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當我坐下來時，它却

跳到我的大腿上用它的鼻子親吻我在我手上磨擦着。

「親愛的，當妳是小孩子時候，妳會常常坐在我的膝上，」我說，「現在，妳的小狗似乎決心來承繼妳的寶座。」

呢，這幅美麗的圖畫是不是妳畫的？」

我指指放在她身旁桌上的一本小冊，當我進來時，她顯然正在翻閱它。在打開的那一頁上，貼着一幅很美麗的水彩

風景畫。這原是一句無意義的問話——可是我怎能立即開口談及正事呢？

「不，」她有些迷惑地望着那幅畫，「那不是我畫的。」

她的指頭有一個好動的習慣，我記得她從小就有了這種習慣。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有人對她說話，她就要玩弄着靠

近身旁的東西。這一次，她摸弄着那本冊子，無心地玩弄着水彩畫的邊緣，憂鬱的表情深深地顯在她的臉上。她不看那

圖畫，也不看牆上，她的眼睛不安地在房中排列的東西上移來移去，顯明地洩漏出她在猜疑着我要對她說話的目的

的，我想最好還是一點不要耽擱地說到正題去。

「親愛的，今早送來的郵件中，有一封信使我來這裡向妳說聲再會。」我這麼開着頭，「今天我一定要回到倫敦去

，在我離開之前，關於妳自己的事，我有一句話要說。」

「我很難過你就要走了，吉摩爾先生，」她可愛地望着我說，「妳來這裡像是帶回了舊日的歡笑。」

「我希望我能够再來，重溫快樂的回憶。」我繼續說，「可是將來的事說不定。我一定要抓住現在的機會對妳說幾

句話。我是妳的老律師，也是妳的老朋友，我想同妳談談妳自己的婚事。」

「波西伐爵士，你使得我非答應你的要求不可，雖然我是寧可拒絕它。」荷康小姐說畢，起身走向寫字檯。



那本冊子突然地從她手中掉下來，它像是一塊烙鐵燙傷了她。她的手指神經質地在腿上扭來扭去，她的眼睛向地板望着，臉上有着一種非常勉強也可說是痛苦的表情。

「是不是絕對需要談到我的婚事呢？」她低聲地問。

「那是必要的，」我答覆着，「但不必極詳細地去討論它。讓我們只要這麼說，你是否答應這個婚約？如果是的，我就要求先準備草擬你的婚後授產權。這是一種禮貌，我不能不先同妳商量並徵求妳的意見，這是我唯一的機會可以聽到妳自己的願望。」

於是我對她解釋着婚後授產權的問題，告訴她當她成年後以及她叔叔死後所應得的財產及各項權利。她仔細地傾聽着，那種勉強的表情的仍留在臉上，她放在腿上的手也仍神經質地緊握。

「現在，」我總結地說，「照我們剛才所假定的情形來說，告訴我妳願意怎麼處理呢？」

她在椅中不安地動着——然後忽然非常懇切地望着我的臉。

「假使遇到了那種事，」她開始微弱地說，「假使我是——」

「假使妳是結了婚，」我加上一句，幫她說了出來。

「不要讓我同瑪莉安分開，」她忽然用力地叫道，「啊，吉摩爾先生，請你設法弄成我同瑪莉安住在一起是合法的。」她的話，雖然只有這麼短短的幾句，却已透出了未來不佳的預兆。

「妳要瑪莉安，荷康和妳共住，這只要私人磋商一番就可辦到的。」我說，「我想妳還不大明白我的問題，假使妳成年後要寫一張遺囑時，妳預備將妳的財產留給誰呢？」

「瑪莉安曾經是我的母親也是我的姐姐，」這位富於情感的女孩子說。當她說話時，美麗的藍眼閃着光輝。『我可以留給瑪莉安嗎，吉摩爾先生？』

「當然可以，我親愛的，」我答道，「不過妳要知道，那是一筆大數目，妳要全部留給荷康小姐嗎？」她猶豫了一會，臉色紅一陣白一陣，她的手又偷偷地玩弄着那本小畫冊。

「不是全部，」她說，「除了瑪莉安外，還有另一個人——」她停住了，臉色也漲得更紅。

「妳是說除了荷康小姐外，還有其他的家人嗎？」我看她說不下去，建議地說。他漲紅的顏色從頰上傳至了前額和頸上，神經質的手指更牢牢地緊抓在那本小畫冊上。

「還有一個人，」她說，似乎沒有注意到我最後的一句話，雖然很明顯地她一定已經聽到，「還有一個人，他也要一點作紀念——假使我可以留給他，那不會有什麼損害的，假使我先死了——」

她又停住了，臉上的血色忽然又行消逝，抓在畫冊上的手開始起顫抖顫。望了我一眼——然後轉開她的頭。當她轉移時，她的手帕落到地上，她迅速地將她的臉埋藏在手中。

痛苦，想起了她童年時那付活潑快樂終日嬉笑的樣子，現在再看她在如花年華中竟傷心一至如是！在她所給我的痛苦中，我忘却了已逝的韶華，忘却了我們地位的變更，我向她移近椅子，揀起她的手帕，輕輕地把她的手從臉上拉下來，「不要哭，親愛的，」我說。用我的手替她揩去眼眶中的眼淚，好像她是十年前的小蘿娜。

這是我能夠使她鎮靜的最好方法。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從眼淚中透出一絲苦笑。

「我能夠使她鎮靜的最好方法，」她率直地說，「近來我總不大舒服——我感到非常虛弱而且神經質。一個人的時候，時常無故地流淚痛哭。我現在好些了，我能够答覆任何問題，吉摩爾先生。」

「不，不，親愛的，」我說，「我們可以說這件事現在已經弄好了，妳已經說得很多，我可以照妳的意思去做。其他的細節，我們可以在另一個機會裡再行決定。現在讓我們說些別的。」

我使她掉轉話題。十分鐘後，她精神已很好，我告辭了出來。『有機會請你再來這裡。』她懇切地說。

「再來時，希望能夠看到你更健康些。」我說，「更健康也更快樂些。願上帝佑妳，親愛的。」她抬起臉頰對我微笑，律師也是有良心的，當我離開她時，心中頗為痛苦。我們的整個會談，僅僅只有半個小時——在我面前，她沒有說一句解釋她害怕結婚的理由——可是不知怎樣，却已贏得了我的同情。我瞭解了波西伐爵士將她對他的態度來向我訴苦。我私心倒也希望他們乾脆解約算了。一個像我這樣年有經驗的人，是不應對這種毫無理由的事而有所猶豫的，不過我又說不出所以然來。

我離開林慕勒支大廈的時間漸漸迫近了。我派一個人去告訴范禮先生，並請他原諒我的匆促。他用鉛筆寫一張便條給我：「親愛的吉摩爾，祝你一切平安。任何匆促的事，都使我有說不出的痛苦。望自重，再見。」

在我正要離開的一段時間裡，我單獨地見到了荷康小姐。

「你要對范禮說的話都說了嗎？」她問。

「是的，」我答道，「她是非常虛弱而神經——我真高興有妳來照顧著她。」

荷康小姐銳利的眼光仔細地審視著我。

「你對范禮的見解已經改變了，」她說，「同昨天比起來，你已經有些原諒她。」

我沒有防備地會說出這樣的話，只好說——

「讓我知道以後要發生的事情。在妳沒有消息來之前，我不會動手做什麼的。」

她仍舊町視著我，「我希望一切已成過去，圓滿地過去了。吉摩爾先生願你一切如意。」說畢，她離開了我。

波西伐爵士很客氣地一定要送我到門口。

「假使你有機會到我家附近，」他說，「請你不要忘記我誠意地想增進我們的友好。這個家庭誠實可靠的律師，也將永遠是我家中所歡迎的來客。」

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有禮貌，有思想，不驕傲——一個十足的紳士。在我開車到火車站的途中，我感到我情願替波西伐爵士做任何有利於他的事情——世界上任何事情，除了起草他妻子婚後授產權之外。

18

回倫敦後一週中，我沒有接到荷康小姐的任何消息。

第八天，一封信來了，是她的筆跡：擺在我桌上的一堆信件中。

信上說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的原先要求已經被接受。婚禮將在年底前可能在十二月下旬舉行。范禮小姐的廿一歲壽辰是在明年三月，所以這樣的安排，將使她在成年前三個月成為波西伐爵士的妻子。（譯者註：英國的法定結婚年齡是滿廿一歲以上者）

我應該無須驚異，也無須難過。但我偏偏却感到驚異與難過。荷康小姐的短信有點使我失望，再加上我所負的責任，破壞了我那一天的安寧。在六行字句中她宣佈着婚期已決定；又三行，她告訴我波西伐爵士已離開康伯蘭回到漢普郡老家去；又兩句話她告訴我，第一，范禮非常需要更換環境並找些有趣的伴侶，第二，為了這個緣故，她準備帶她的妹妹到約克郡一些好朋友家中作客些時。這封信到這裡就結束了，也沒有一個字解釋着在我離開她後短短的一週中在什麼情況之下會使范禮小姐接受了波西伐·格萊第爵士的要求。

到了後來我才明瞭了這個突然決定的原因，這留著荷康小姐以後來親自述說。在現在我所要做的就是起草范禮小姐的婚後授產權。

要瞭解這項文件，不能不先說明有關於范禮小姐的遺產的一切事項。這是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讀者要細心地來理解它。

當時范禮小姐的財產可分為兩類；第一，包括在他叔父死後可能得到的房產和田地；第二，她自己成年後所應得的財產。

范禮小姐的祖父在時，讓我們稱他為老范禮先生對承繼林慕勒支大廈的房產有著這樣一個限定。

老范禮先生死後，遺有三子，菲立普，菲德烈和亞瑟。因為菲立普是長子，房產自然由他承繼。假使他死後沒有兒子，那麼房產就歸給次子菲德烈。假使菲德烈死後也沒有兒子，那麼房產就歸給亞瑟。

結果哩，菲立普先生死後只有一個女兒，就是故事中的范禮。照法律來說，這座房產自然應歸給他的第二兄弟菲德烈，一個未曾結婚的寡夫。第三兄弟亞瑟早喪，遺下菲立普之先，他遺下了一子一女；那個兒子，十八歲那年，在牛津淹死了。他的死，使范禮——菲立普，范禮的女兒成為房產的假定繼承人。這是很可能的，當她獨身的叔父菲德烈死了後，這份房產自然是她的。

那就是說，除了菲德烈·范禮結婚生子之外（他絕不會這樣做的），他的姪女范禮在他死後將得到房產。不過還有一點得弄清楚，這份房產只有在她活著的時候才能得到它的利益，假使她未曾出嫁就死了，或是出嫁後沒有生孩子就死了，那麼這份房產要轉讓給她的堂妹麥黛玲——亞瑟先生的女兒。假使她出了嫁，她將獲得這份婚後授產權。這項房產

和出地的收入（每年三千多磅），在她活著的時候，可以由她任意處理。假使她比她的丈夫先死，那麼她丈夫活著的時候也可以享受這項收入。假使她有一個男孩子，那麼這個男孩子，將是承繼人，她的堂妹麥黛玲就沒有份了。所以波西侯爵士娶范禮小姐可有兩項利益：在菲德烈·范禮死後，第一，每年可有三千多磅的收入；（當她妻子在生時，他只要徵求同意即可花用，當她死後，他更有權花用了。）第二，假使他有了一個兒子，那麼他的兒子將有林慕勒支的承繼權。

關於范禮小姐婚後房產和田產的授產權大概是如此，相信波西侯爵士的律師同我不會有什麼異議。

其次談到當范禮小姐成年後所應得的財產問題。這一份她所承繼的財產也不是小數。那是她父親的遺囑中寫好的；共計有兩萬萬磅的款項。除此之外，還有一項在她活著時可以享用的——一萬磅的息金；她死後，這項息金將歸給她的姑母艾玲，他父親的唯一妹妹。在這裡我還需要下一番解釋，為什麼這位姑母要等到她侄女死後，才能獲得這項一萬磅的財產。

菲立普·范禮先生當他妹妹艾玲未出嫁之前，他們過得非常和睦。可是當她同一個意大利人浮斯科——意大利貴族，喜歡用伯爵的銜號——結婚後，他就對她大大地不滿。以後停止了往來，甚至要把她的名字從遺囑中除掉。家中其他人都覺得這種對她婚後的拋棄，未免有些不大合理。浮斯科伯爵雖然是個富人，也不是一個身無分文的冒險家。他自命是一個真正的英國世家，不喜外國人，而浮斯科伯爵恰是一個外國人。後來，完全由於范禮小姐的請求，他方把她妹妹的名字寫在遺囑上。但要他妹妹在他女兒死後，才能得到那份財產，假使她妹妹先他女兒而死，那麼這份財產就讓給他的姓女麥黛玲。試想想這兩個女人的年齡吧，那姑母要等到那項一萬磅的機會簡直是沒有了。浮斯科太太恨他的哥哥對她這樣不公平，拒絕去看望她的侄女，也不相信這是由於范禮小姐的請求，才恢復了她在菲立普先生遺囑上的名字。

這就是那一萬磅的故事，這一點似乎波西侯爵士的律師也不會有異議。息金可由范禮小姐任意處理，在她死後，這筆息金將歸給她的姑母或她的堂妹。

所有需要預先說明的，都弄清楚了。現在最後要說到這件事的真相結所在——就是那筆兩萬萬磅的遺產。這筆款項完全是范禮小姐私有的，當她達到了廿一歲的時候。至於這筆款以後如何處理，那就看我在替她如何草擬了。在份草擬書中，別的句子我不想在這裡重述，但是有關於金錢方面的句子，那是太重要了，不可草草略過。我對那兩萬萬磅的遺產是這樣擬的。當范禮小姐在生時，自然有權享用這筆款項的息金，她死後這筆息金轉給波西侯爵士。

爵士享用一生，然後將這筆金留給他們成婚的兒女。假使他們沒有後裔，那麼這項息金可遵照她的遺囑處理。這些情形可作這麼一個結論：假使格萊第夫人死時沒有子息，她可以立下遺囑將此項遺產加惠於她的同母異父姐姐荷康小姐或其他戚友，不過他們也要等到她丈夫格萊第爵士死後，才能得到遺產。另一方面說，假使她死後還有兒女，那麼他們自然比任何人有優先權。這就是我草擬書最重要的一段。我想，任何人看到這段都會贊同我，絕不會說我對那一方面有什麼不公平的。

現在我們將看到我的草擬書在她丈夫方面的反應。

當接到荷康小姐的信時，我正在比平常更忙的環境中，但我在一星期內仍抽空擬好了這項遺產文件。寫好後，我送給波西侯爵士的律師，並徵求他的同意。

（未完 待續）

不久以前的某一個月，我太太決心要把她的家庭日用賬搞個清楚。於是她化了整整一個星期天上午來盤算她那一本賬簿。最後她交給我四張打得整整齊齊的賬單。我略略翻閱之後，覺得我太太的能力的確比以前高明了！賬目上居然借貸雙方數字相等。於是我逐條細閱——付牛奶十一元二角五分；小菜一元三角七分等等，每一次記得清清楚楚，可是最後却有一項標題是E. S. P.——二十四元五角六分。

「這E. S. P.是什麼玩意兒？」我問道。

x

x

x

她答道：「這是某處賬目有誤的縮寫。Error Some Place。」

好萊塢有位聲名喧赫的大製片家。可是對理財一道却活像是個不懂事的孩子。他那保險箱裡就珍藏着一大堆分文不值的油礦股票。有一天有人向他兜售某金礦的全部股票。聲明價錢十分克己。製片家答應回去想一想決定後再用電話聯絡。三天以後他打電話找到那個股票推銷人。製片家說：「我的律師對這件生意很不贊成。他說我簡直是糊塗透頂啦。可是我想來想去還是決定要買這座金礦。」

「你的決定太遲了，」那人回答道：「我已經關在牢監裡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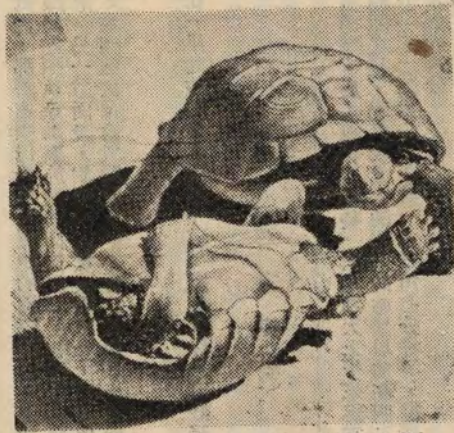


西影片羽

(一) 沙漠奇觀

原名：The Living Desert
雷電華電片公司出品，
華納狄斯耐攝製，五彩
紀錄片

「沙漠奇觀」是繼「海鳥奇觀」及「自然世界」之後的一部紀錄片。它較前者為長，亦由藝術大師華納狄斯耐氏所攝製，曾得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美國教育金像獎。並得一九五四年美國教育獎。拍攝地點是在北美洲沙漠，從奧利岡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到德薩斯州這一個區域。這面積內的氣候由於尼瓦達山和斯卡特山脈把太平洋來的雨雲方向擋住，因此久旱而成沙漠，包括了大漠利堅沙漠，死谷，紀念碑谷（Monument Valley），友馬沙岡（Yuma Sand Valley）。



圖一：烏龜打架，仰面朝天者敗，在沙漠中，假若它不能翻轉，就要被太陽晒死。

Dunes），及鹽海（Salton Sea）等等不毛之地。在這一個死亡地帶，上帝却另有安排。植物沒有葉而有刺，動物可以有長的一段時間不飲水，它們嚼綠葉來代替。沙漠中有無數小動物，它們的生活方式——在在本片中介紹給觀眾。華納狄斯耐的紀錄片永遠保持着高度的趣味性，因此片中的動物，似洗熊，烏龜，紅尾鷹等都有令人發笑的個性。假使想知道烏龜如何爭風吃醋，洗熊如何貪食，響尾蛇和毒蜘蛛的鬭爭，蝎子的擇角，蝙蝠的大

(二) 養子不教誰之過

原名：Rebel Without A Cause
華納影片公司出品
五彩新藝綜合體少年犯罪教育片

把美國當前最嚴重的一個社會問題——少年犯罪——提供在觀眾之前，並且它正確地指出，所謂少年犯罪，一半還是由於家庭管教之不嚴，做父母的沒有負起應負的責任，是造成這個社會日趨罪惡的一大原因。故事開始於一個中上階級區內的警察局裡，由於有人被一群少年所毆，重傷道旁，警局抓來了一批十幾歲的男孩。其中有詹姆士丁，他是最近方遷來的。他已喝得半醉。問他原因，他祇說他看不慣家中父親的懦弱和母親的攪權。男子漢如何可以在這種環境裡耽擱呢？他們要把他折磨死了，他說。

在學校中他受到同學的擁護，但是和另一幫的首領勃士交惡，他們一言不合白刃相見，儼然得勝利。於是勃士

又約他賽車，他們用二輪偷來的汽車，駛上懸崖山嶺，誰在汽車墮落峭壁之前第一個跳出去的就算是懦夫，比賽的結果勃士不幸喪命。詹姆士丁決定向警局自首，他的父親則大驚失色曰不可。其時勃士死黨前來報復，詹姆士丁的同伴賽爾米諾，及女友匿身一處。賽爾米諾開槍擊斃一人，因而引來警察，結果賽爾米諾亦喪身於槍下。從這次的經驗中，詹姆士丁痛朋友之死，才大悟前非，回頭是岸。詹姆士丁有天才的演出，惜乎天不假年，在去年十月因車禍而死，年僅廿四歲。



圖二：養子不教誰之過中的詹姆士丁

(三) 萬里情天

原名: The Far Horizon

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

超視綜合體五彩歷史探險片

根據一百五十年前的歷史事蹟攝成電影。因此雖然是紅番片，却並無一般俗套。一八〇三年，美國哲斐遜總統（Thomas Jefferson）選他的私人秘書魯易士（弗烈特麥克萊萊演）組隊前往新從法國手中購進的魯易士安那州探險測量，並尋找通往太平洋去的河流。因為這樣美國可以把太平洋和大西洋連接起來，而成為一個大國。魯易士另介紹華友克拉克上尉（却爾頓霍斯登演）為領隊。他是美國有數的探險家庭的後裔。遠征隊一行卅人，均係能征慣戰之士，沿途景色壯麗，但紅番為禍，且有法國人從中挑撥鼓動，因此危機四伏，所幸途遇紅番女沙卡流維（唐娜李演）自願擔任嚮導，因而化險為夷。該女係蘇松族的公主因被棉列德利族人所俘虜，故願參加遠征隊返還故里。遠征隊得沙卡流維之助，乃能達成任務。

故事中穿插克拉克與一個法國嚮導（阿倫李演），及沙卡流維的戀愛，法國嚮導原是埋伏為內應的奸細，結果在一場白刃戰中，終為克拉克所擊斃。

(四) 黑板森林 (港譯流氓學生)

原名: Blackboard Jungle

米高美影片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教育片

『不要充英雄，』那個老師（魯易士考爾亭演）對新進的教員格林福特忠告道：『不要用背朝著學生。』這使充滿理想的格林福特感到相當的困惑。這家學校的學生是有名的搗蛋調皮，但不至於壞到如此程度吧。他用他的幽默感及諷刺來教育這批少年。但是沒有效果。當他要他們嚴守紀律時，他們的答覆是：『先生，你有沒有嚐過卅五個人合攏一個人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格林福特離校時聽到圖書館女教員的呼救聲，原來是一個學生想施暴行，他及時加以阻止。第二天內，全級的學生給他靜默的敵視。終於有一天晚上他在小巷內被人暗算受傷。可是他沒有灰心。

黑板森林係由小說搬上銀幕，作者伊文亨德。小說與電影同樣地遭到各方指摘，認為有損教育界尊嚴，並一度遭到禁映，但後來由米高美當局據理申辯，方得獲准上演。黑板森林並無偉大場面，攝影工作也是普通，但演員的演技則非常值得稱道。格林福特已成雙拳好漢的標識。魯易士考爾亭將一個吃了卅年粉筆灰的老朽教師的性格，描寫得維妙維肖。那些學生，每個人均有水準以上的演出，其中有幾位係從落山嶺公立學校借來。對於少年犯罪的心裡描寫，本片已盡了最大的能力。



圖四：格林福特面對着一羣流氓學生



圖三：却爾頓霍斯登和唐娜李



醫藥近訊

輻射之謎

嘔吐是一種重要的保護性功能，牠可以使腸胃警告並排除體內有危險性的物質。然而，當醫師們已經知道怎樣去誘發嘔吐的今日（例如施用芥末或酒石酸鉀等溶液，使喉頭發痒，或注射其他致吐性藥物。），他們還從未弄清楚過究竟為什麼會引起嘔吐的原因。美國烏泰（Utah）大學醫學院的科學家們現在正在從事一項嘔吐機能的研究，希望對最新型的一種疾病——放射線病——理出一條治療的線索。

醫師們已經發現一個事實——但他們還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常放射線病患者暴露於放射線下以後，幾乎立即便大嘔大吐的，這些患者便準死無疑，如果他們根本就沒有嘔吐過的，那末他們便準無生命危險。由這一事實的發現，遂使烏泰大學的藥劑學家波黎生（Helbert L. Borison）獲得一個結論，嘔吐可能是使放射線患者致死的重要關鍵。

因為相信人體的某一部份內一定有一種「腺體」與嘔吐有著聯繫，於是波黎生博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黃博士（Dr. S. C. Wang）在一九五三年時便決定在腦部內有一嘔吐控制中心，和制發機構之存在。波黎生博士與其研究人員把狗和貓的制發機構自腦部割除後，他們便有方法避免在正常情況下將某些藥物注射至血流時所誘發的嘔吐。波黎生另外又在中樞神經系統的下部發現一個嘔吐的制發機構。那便是管制因放射線而誘發的嘔吐部分。把上腹部某幾根和嘔吐控制中心有聯繫的神經割除後，他便可以制止因放射線中毒而激發的嘔吐，假如他再能發現為什麼放射線會激發嘔吐的原因，那末可能便有方法阻止因放射線病而死亡的慘劇。

頭痛醫頭，脚痛醫脚

一般江湖郎中往往利用人們認為病痛消除後，病根也就自愈的心理，來迷惑顧客，使顧客中其圈套。但對今日的一個醫生而言，他所關心的，不單是要治表，而且還要治本，要研究致病的基本原因後，再來談治療，不過話雖如此，對如何消除病痛一道也非加以用心不可。而且，僅僅要解除病人的病痛雖似微末小技，但其中所包括的問題可也並不簡單。

以上這句話是康奈爾大學的摩台爾博士（Dr. Walter Modell）在其新著「治表之道」裡所說明的一點。另外這本書還指出，醫生對一種疾病不但要尋求一種澈底的治療

方法，而且還要講究即刻消除病痛的技巧，否則病人就會轉到江湖郎中的手裡去。著者例舉了好些病徵，無論疾病本身是否能根本解決，但牠們必須立刻予以解除。以下便是其中一些例子：

1 失眠，這是病人最常見的一種訴述。其病因由於精神方面的不安多於身體方面的失調。偶而發一次的失眠症多半可用醫物予以治療，但恆常性的失眠則非先探得其心理方面的困難，便無從入手。摩台爾另外還建議了一些非藥物性的治療方法：如改換睡眠的習慣，就寢前吃些點心，帶一頂睡帽，或在床上看書等。但數年則沒有多大幫助。

2 腸中閉氣，這是醫生們所處理的病徵中最失禮的一種，在多數情形下，大概由於吞下幾口空氣所致，假如真是如此，牠最多只能使患者感到一些困擾而已。但有時也可能表示是由於腸肌失調，特別是在嘔吐和過份打嗝所引起後果。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那末多半可以施用熱敷，灌腸或服藥而見效。

3 呼吸困難，這可能是一種嚴重疾病的徵兆，例如氣喘，肺炎，充血性心臟衰弱和貧血等。嗎啡大致可以立刻奏效，解除病厄，但是却可能有一些危險性。其他治療的方法得按照病因的不同可分別施用副腎素，輸血，氧氣，或去除氣管內阻礙物等。

細菌的生長試驗

美國的研究學者最近所發明的一種快速細菌生長檢驗

法，是現代醫學界一大進步，牠使細菌性傳染病在治療過程中免除許多不必要的猜測工作。

雖然現在的醫學界擁有許多特效藥，各對某種細菌具有專門性功效，但醫生們在許多情況下，於開始投藥時仍有許多困難。因為他們一時還摸不著頭緒，究竟應該對那種細菌作堅壁清野性的反攻。假如他們在病人身上取一些檢驗標本，如唾液，或骨髓液等，他們本來便可以作培養，使細菌繁殖後予以檢定，但這種工作往往需要有一星期左右的時間，遠水救不得近火，有時時間上不許可這樣作。現在美國公共衛生處的細菌學家 Max D. Moody 發明一種方法，只要在一個鐘點裡便能獲得希望的結果。他的方法是先滴一滴檢驗標本在顯微鏡的承物片上作成薄片，再在上面滴一滴動物的血清，其中含有針對醫師所懷疑存在的某種細菌的抗體。這種血清具有螢光，假如抗體和細菌的性能一致，那末牠們便會在顯微鏡下生長。如果猜測錯誤，不會生長，那末可以另外換一種抗體再試，直到正好合適為止。

被抑制着的情緒

凱塞琳決心把她的婚姻避免和她的父母一般：額日充滿着口角，痛苦和仇視。但不幸經一次草率的婚禮以後，竟仍不免使自己受縛於痛苦的桎梏，她發現她丈夫是一個嚴峻，苛求而善於吹毛求疵的人物。她為了保持和平，只好事事遷就着他。但當他上班去時，她便坐在家裡含着眼

攝影叢談



(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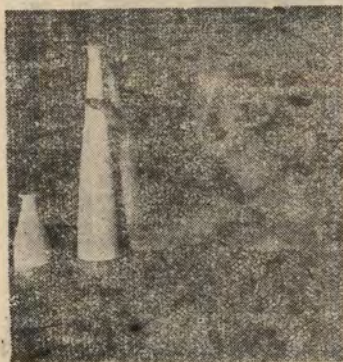
E. S. P. 譯

談閃光燈的誤用及同期時間的校正

圖一 閃光不足
原因：— 光圈太小，閃光燈
泡類別不對，或同
期不良。

防止法：— 以閃光燈至被攝物
間的正距離去除
閃光的指數 (Guide Number) 以求

得適當的光圈
大小。若使用
反射閃光法 (Bounce Flash)
D. 光圈應加
大至二或三倍
以補償之。選
用適合相機同



(圖一) ↑

期器的閃光燈泡，同期時間的校正法詳後

原因：— 光圈過大，或燈泡過大。

防止法：— 同上法，利用燈泡的指數及距離
，計算正確的光圈大小。如光圈不能收小
，則可增加快門的速度，或者將閃光燈位
置後移。閃光燈指數常因燈泡種類，軟片
，快門不同而變更，故每次使用時，都應
加以核對。



(圖二) ↑

淚哺育孩子。
漸漸地凱琳琳把情感寄托在社會活動裡，經過幾年的
經歷，居然也是一個職業性俱樂部裡的婦女會員。處在經
濟拮据，性慾不得滿足，和丈夫的粗魯行為等種種不如意
情況下，她還是竭力把自己裝得和藹可親和隨遇而安的樣
子。可是將近到四十八歲時，她便患上危險的高血壓症，
常沮喪不歡和其他許多不利的病象。
據華爾夫等醫師的統計，像凱琳琳般的病案，在美國
全部人口中約佔着6%的比率，都是害處不明原因的高血
壓症。
紐約醫院積多年來研究高血壓病人的經驗，並記錄他
們在衝突性爭論時的血壓結果，最後便證實醫學界很久以
前便假定的一個信仰：高血壓症與情緒的抑鬱有着密切的
關係。當凱琳琳忍無可忍，最後把一腔憤怒盡情向她丈夫
發洩以後，她的血壓便急驟下降。當她與丈夫離婚再嫁後
，一切便都恢復正常，過去所醞釀的種種病徵，大部都喪
然若失。
強自抑制情感，不讓正當宣洩，似乎是高血壓症患者
最普通的人格特徵。而害此症的女人則比男人更多。雖然
他們外表平靜，從容不迫；但是他們為博取眼前的太平，
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對不順意的事能常竭力忍受着，退
制着，因而內心常充滿着憤懣和矛盾。這種內在的緊張和
壓力隨時準備着爆發，可是他們永遠不會向適當的對手爆
發，因而常形成偏頭痛等病徵。而孩童遭受這種情況的則
常變成消沉，孤僻和害羞。
醫生不能確定高血壓症究竟是怎樣形成的，也不知道

應該怎樣才能治好。在地形成的早期，常被忽略和加注
意，有一位醫師說：「假使你發現一個病人有高血壓症而
又找不出適當原因時，最慈善的行為是注意病人的發展與
病人保持密切的接觸，可能有一天他會注意及負荷已經過
重的心臟和敗壞身體細胞，於是高血壓症便變為爭取生命
的創子手。」
藥物治療，飲食調理，甚至外科手術都會用來治療過
高血壓症。但是迄今為止只有高血壓症與情緒密切有關一
點的認識是各種治療方法中最有期許的一種。所以病人應
和醫生衷心合作，專心致意於減少病人情緒方面的各種困
難。贏得病人的信仰可能是治療這種病症的無上妙方。當
一個助理醫師發現于南醫師 (Dr. W. W. Keen) 費
州最早應用血壓計錄器之一位內科醫師——的血壓太高時
，便請他再作一次詳細的檢查。「不用了，」于南醫師說
。「我在血壓調節方面所不足的能力，正好用我倔強的脾
氣來補足之。」他果然一直活到九十三歲。
患糖尿病的兒童
根據羅契司脫大學的小兒科教授 Gilbert B. Forbes
的統計，現在美國患糖尿病的兒童，其比率正在增加着。
按照他的經驗，他提出四點意見：①在患糖尿病的兒童中
，大部分都不是肥胖的，而是那些體重不足的兒童。②
甜食吃得太多和生糖尿病是兩回事，故糖尿病與甜食無
關。③幾乎所有生糖尿病的兒童都需要因素林治療，故最
好一開始便住院就治。④不要使兒童受太大委屈，因此有
許多針對成人糖尿病的限制只好犧牲，例如當他們過生日
時在飲食方面不妨就允許他們開禁一日。

圖三：——光環。
原因：——燈泡在反光罩內位置不當。或反光罩角度過於狹窄。
防止法：選用配合適宜的反光罩及燈泡。使用小型燈泡時，位置必係在反光罩的焦點上，若不能正好處於焦點中心，就應換用合適的反光罩。校正反光罩是否裝



(圖三) ↑

原因：——被攝人過於靠近牆壁。
防止法：——盡可能使被攝人物遠使離牆壁，或在被攝人背後增設閃光燈或沉光燈照亮牆壁。曝光應仍按主光為準。若使用與相機分開之閃光燈時，則可舉高之使黑影投向下。

圖四：——光線不均。
原因：——反光罩方向偏斜，或使用反射閃光法時反光罩未能完全轉向後方。
防止法：使用裝設於相機上之閃光燈時，反光罩必須正對被攝物。使用反射閃光時，反光罩至少要向側面轉開西十度。



(圖四) ↑

圖六：——反光。
原因：——被攝人背後有鏡子或其他反光性強之物體。
防止法：——如果閃光燈不能自相機上取下使用，則切勿使被攝人處於有反光性之物體前面。閃光燈可取下時，可用側面照射或反射閃光等方法。永遠要記住使反光罩遠離鏡頭的攝取範圍以內。



(圖五) ↑



(圖六) ↑

就應以此光度之強弱為標準，而不能以補助閃光為準。閃光燈應盡量遠離被攝者。只求其能使陰影柔和而非過度照射。如果閃光燈不能自相機上取下，則應用手帕或其他物品，將閃光燈遮蓋，以減弱光度。



(圖八) ↑

圖七：——重影。
原因：——原存有之光線強使軟片感光。
防止法：——日間光線極易使軟片感光，故在使用閃光燈時，應盡量利用高速快門，以減弱原有光線之強度。或利用布簾，百葉窗遮住光線。

圖八：——背景過暗。
原因：——補助閃光過強，未按原存光線強弱計算曝光值。
防止法：——如果原存光線足夠使被攝人及背景在軟片上感光，曝光



(圖七) ↑

同期時間校正法：

A. 現場測定同期法：——

同期時間的測定，本應在暗室裡精密測定，但如臨時急需，只能在現場試驗，也可以利用下述方法測驗。雖然所獲結果不能十分正確。然濟一時之急也還可以。先將相機中之軟片取出，裝上底板玻璃（

藝林散拾



「西方藝術史」的作者斯賓格勒曾經發表過他的論調，他說，馬內（Edouard Manet 1832—83）乃是偉大的西方繪畫之最後的囑息。可是他並沒有知道，馬內並不是一個舊時代的終結，而却是一個新紀元的肇端。馬內在一八六五年時曾在巴黎沙龍中展出了一幅油畫，單憑了這一幅作品，就曾燃起了藝術界革命的怒燄，為近百年來的現代畫派形成了新的路線。這幅舉足輕重的圖畫是什麼呢？就是被世人側目而視的裸體畫「奧琳妮亞像」。當此畫提出於沙龍中時，世人所大為震驚者為其中模特兒的一絲不掛，但藝術家們所大感驚愕者則為繪畫本身的赤露無遺。這裡所表現的並不是一個姿容美妙的裸女，而在這裸女的形式之中，馬內竟把某些如同真理般的意象毫無遮掩地表現了出來。若是把牠當作某一種自然景象的代表來看，則「奧琳妮亞像」淺顯平凡，毫不足道。但若把牠當作是一幅形象

實驗時代



圖一：馬內作「奧琳妮亞」像

已。一幅畫的良莠，應就其本身價值而評判之，不應把牠當作是某些事物的代表來看待。從馬內開其先河以來，一切偉大的法國畫家們，均以此項觀點奉為圭臬，至今不衰。自此而後，藝術家們乃知把繪畫的題材列為次要，而將繪

與色彩的構圖來看，則其美妙絕倫，實為不世的佳構。從這一幅畫裡，同時代的藝術家們才重又獲得了一個幾已渾然忘忘的觀念：一幅畫的含義並不僅僅局限於其所代表的某些景象而



(A)
(圖 九)



(C)
(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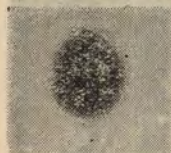


(B)
(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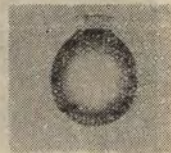
Ground Glass) 及閃光燈，然後對準牆壁按動快門。如果在底板玻璃上看到的是一個圓形(圖九A)，則即表示同期良好，若如(圖九B)看不到光亮，表示完全不能同期，如果如(圖九C)，則顯示只有部分同期。



(A)
(圖 十)



(C)
(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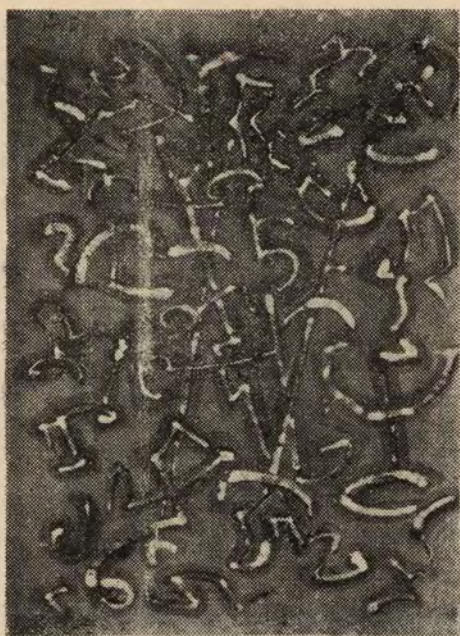
(B)
(圖 十)

B. 暗室測定同期法：

- 一、先將快門置於最常用的某一速度上，光圈全開。
- 二、取下閃光燈，撤去反光罩，置於相機前，對準距離。
- 三、機內軟片換為同大之放大紙一張。
- 四、按下快門。
- 五、取出放大紙，予以顯影。
- 六、顯影結果：——圖十A，同期完全。
- 圖十B，燈泡閃亮過遲。
- 圖十C，燈泡閃亮過早。

畫本身提高於首要的地位。並且這一觀點也啓導了變形與抽象兩種畫風——這是現代繪畫的兩個双生的天使，也可能是兩個双生的魔鬼。

在美國，所有的先驅者們，都普遍應用了變形與抽象這兩種技法，不過其應用的程度或多或少互不相同而已。我們現在把八位美國的先驅畫家略作介紹於次：托培（Mark Tobey，現年六十五歲）最初臨摹星期六晚郵的封面，並嘗試繪製燈罩圖案，一九三四年時旅行來華，獲悉



圖二：托培作，轉變，

東方藝術導源於書法，乃思以書法之道滲入於西方藝術之中。他所作的畫，時人稱之為「白色書法」，為許多疏鑿而纖巧的旋渦，既可使浮躁不甯者見後為之安靜，也可使心如止水者見後為之激動。「轉變」一圖即其一例。哈德森（Marsden Hartley 1897—1944）是美國畫家中深得德國表現派衣鉢者的第一人，能把坎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與馬克（Franz Marc）等名家的實驗心得用之於他自己的目的上。戴維斯（Stuart Davis，現年六十一歲）是「垃圾箱畫派」創始人亨利（Robert Henri）的學生。一九一三年的「兵器庫展覽會」時，他首次見到了抽象畫風，一九二七年後就專心致力於抽象畫派，終其身而行之了。他曾把一個打蛋器、一隻橡皮手套和一架電扇釘在一張桌子上，把牠們一再而再而三地畫着。他說，如此一來，他可以注全力於邏輯的要素上，而可以把他許多光學上的微末小節略去不顧。霍夫曼（Hans Hofmann，現年七十五歲）首先將滴落技術應用於繪畫上，如是他所畫畫常能表現出動態來。德夫（Arthur Dove 1880—1946）原為一雜誌插畫家。一九〇七年赴巴黎，見及野獸派與立體派的作品後，乃捨棄前此所學，一意致力於現代畫派。美國畫家之能完全不以代表某種景象為事者，當以德夫始。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1871—1956）的技巧得之於巴黎的立體畫派。他

的畫幅具有建築的風格，與峨特式的教堂建築以及巴哈的賦格曲息息相關。其冷峻之氣似為現代工程的一種反映。奧基頓（Georgia O'Keeffe，現年六十八歲），是次於嘉薩特（Mary Cassatt 1844—1926）的美國史上第二位最佳女畫家。她有一天把自己關在一間房間裡，把生平作品都一一私行展出。她發現到某幾幅畫是受某人的影響，另幾幅畫，則又受另一人的影響。最後決定何者最能代表她自己。自茲而後乃知道她應努力以赴的方向了。許勒（Charles Sheeler，現年七十二歲）從佛蘭西斯加（Piero della Francesca 1420?—1492）的作品中得知藝術並不需要任何掩飾，並且知道藝術可以同時是純淨的，精確的，靜穆的，而仍虎虎具有生氣。從攝影術中，他知道了，「光乃是偉大的設計者」。他相信，以寫實作風設計出來的圖畫可以具有一種潛在的抽象結構。他既不屬於寫實派也不屬於抽象派，因為他已銓兩者於一爐，而毫無分野可言了。

那麼，這些富有實驗精神的先驅者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是否確屬值得呢？有的人說，他們的作品是表現人類感情的一種新穎而富於生命的工具。也有人說，儘管現代繪畫極富有裝飾價值，但在任何藝術形式的一項主要功能上却終於失敗了——現代繪畫無法使藝術家與觀衆的心意溝通起來。現在，跟年青的一代相比，這些早期的先驅者們業已開始轉入中間路線去了。他們的功績是不可抹殺的。他們是過渡時期的一座橋樑，從他們的實驗結果中，乃

衍生出各種更新（雖然不一定是更好）的畫派來。

藍 騎 士

一九一六年三月初旬的一天，一顆榴霰彈結束了畫家馬克（Ernst Marc）的生命。從馬克的身上，有人找出了一本速寫簿，這裡面有三十五幅精巧的描畫，每一幅畫都是極有計劃的構圖，其所用筆調，在剛健之中兼具婀娜之姿。這些描畫顯然是馬克準備將來繪大幅油畫時應用的習作。從這些畫裡，我們不難看出，馬克還是在向着抽象畫派走去，很可能到臨了會和他的友人坎定斯基（Kandinsky）與克里（Paul Klee）的抽象程度無分軒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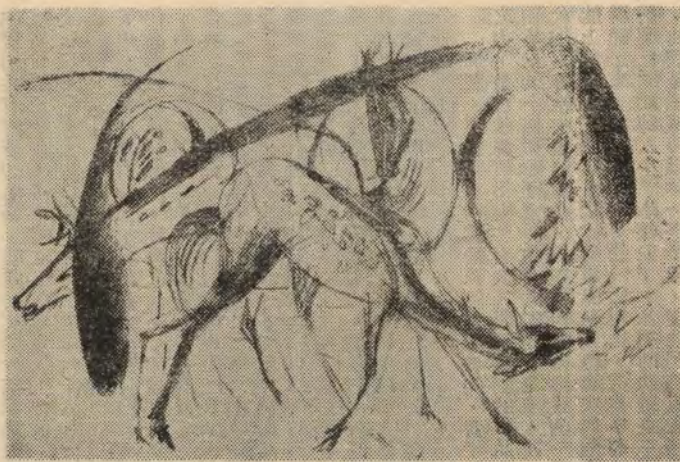
馬克是慕尼黑黑學院的學生，但却把這學院視之為十九世紀藝術界中的沙漠。他終於從沙漠中逃出來，經由巴黎，回到家中。一九一一年時，他和坎定斯基與克里兩人共組「藍騎士」畫派。這一派的畫家們以書寫事物的本質為尚。他們把感覺放在第一位，而把逼真自然以及嚴肅習俗二事放在最末位。他們代表了德國表現派的黎明。

馬克厭惡任何種類的爭鬥。人類既然是一種習於爭鬥且常處於爭鬥之中的動物，故乃不為馬克所喜。他從童年時起即覺人類醜惡，而動物則較人類可愛得多，純潔得多，可是，即使是在動物之中，他也曾發現了許多爭鬥的迹象；因此他所表現出來的形象就極趨抽象了。馬克所用方法是把他所繪的動物聯繫起來，以成功一幅堅強而特別富於韻律

深處。對於這一幅肖像，梵·谷詞曾擊節觀賞，並且感激不置。一八八八年時，梵·谷詞有法國南部之行，見到阿爾地方陽光閃耀彩色繽紛，頗可與高更所仰望的熱帶地區相埒，故建議高更也來阿爾，使該地為印象畫派的中心。後來，高更果然來了，為梵·谷詞繪「梵·谷詞畫向日葵中」一畫。後來，因兩人對藝術的看法紛歧，高更竟將此畫草草完工。梵·谷詞見後不勝驚駭：「對的，這確實是我，但却是瘋了的我！」這句話不久就應驗了。幾天以後



圖四：都盧斯·洛特烈作「梵·谷詞像」



圖三：馬克作「鹿」

的構圖。如是能使動物與其環境合而為一，而這種境界正是馬克一向所心嚮往之的。他用鮮明的色彩來改變動物原有的顏色；他所畫的馬可能呈天藍色，也可能呈火紅色。雖然他自己也許並不知道，可是我們却顯然看出，馬克所畫的動物却正是人類理想的投影：鹿很溫柔，牛很寧靜，而虎則是餘勇可賈。有一位批評家說，馬克是一個能理解寓言獸語的人。但是，相反的，我們從他的速寫簿中却可以知道，他所理解的乃是靈魂的祈禱。

三 人 行

都盧斯·洛特烈 (Hen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 1864—1901)·高更 (Paul Gauguin 1818—1903) 和梵·谷詞 (Vincent Van Gogh 1833—1890) 三人，在一八八六至一八八八年時，都是默然無名的畫家。他們所夕過從，出沒於巴黎蒙特瑪爾的酒吧，比爾·譚圭的顏料舖，和戈比畫廊的二層閣中。都盧斯·洛特烈是一位伯爵的貴公子，却耽溺於波希米式的流浪生活。高更呢，原是一位股票經紀人，這時已成了以繪畫為生的畫家。梵·谷詞，這時剛來巴黎不久，聽見了他們新奇的談論，說到純淨而無陰影的彩色，就趕快回到寓所，把新的理論應用到他自己鮮艷奪目的花卉畫上去。都盧斯·洛特烈這時曾為梵·谷詞畫了一張粉畫的肖像。從此畫中可知都盧斯·洛特烈友情洋溢，且眼光銳敏，可達心靈魂

，高更從外邊回來，看見梵·谷詞靜臥樓上，不省人事，頭上纏着繃帶。原來梵·谷詞因為高更決意離去而大感失望。竟用剃刀割去左耳，送與某妓作為定情之物。梵·谷詞復原後曾繼續偉大佳作多幅，其中一幀即頭繫繃帶的自畫像。但在瀕於瘋狂邊緣的生活之中過了兩年之後，梵·谷詞却終於舉鎗自戕了。高更後來籌足了旅費就遠遊到泰希提島上去。都盧斯·洛特烈的繪畫，大都係有關巴黎咖啡館與妓院的生活，後在國際間享有盛名，但他始終為梵·谷詞的衛護者，忠心耿耿，至死不渝。

從日記本裡找氣象資料

美國的氣象局在徵求一八七〇年前的私人日記。他們並不是想窺探私人家庭中的秘密，而只是想知道那時的天氣情形如何。

舉例來說吧，要是你的曾祖父的日記本上寫着一八五〇年十一月大雪，或是一八五五年露雨一月未止，那麼氣象局對這份資料便將視同珍璧。

美國在一八七〇年以前，沒有正式氣象紀錄。可是在有紀錄的八十五年來，氣象專家們已看出美國的氣候在逐漸變遷。例如目前的溫度比一百年以前要暖和平了幾度。所以要是他能找到更久遠的紀錄，那麼這種氣象的推測當然可以更為準確了。

臺灣鐵路管理局
餐旅服務所

◊客旅利便・旅行務服◊

目 項 務 業

臺 臺 高
北 中 雄
鐵 路 餐 廳
—— 供 應 中 西 餐 品
廉 價 物 美

臺 南 鐵 路 飯 店
—— 附 設 房 間 部 餐 部
雅 潔 堂 皇

第 一 二 三
次 快 車 餐 車
—— 特 製 火 車 大 菜

各 次 快 慢 客 車 小 營 部
—— 隨 車 供 應 茶 水 糖 菓
食 品 各 種 書 報 誌

各 火 車 站 小 營 服 務 臺
—— 供 應 香 烟 糖 菓 食 品

拾 穗 稿 約

- 一、園地公開，歡迎與拾穗性質及風格相同之譯稿。
- 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
- 三、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址。
- 四、原文出處務請詳細註明，如係譯自不常見之雜誌或書籍者最好能附寄原書或雜誌，負責原璧奉還。
- 五、來稿一經刊登酌奉薄酬。
- 六、如附寄圖件者請用墨筆繪製。
- 七、拾穗截稿日期約為每月五日以前，如在五日以後收到之稿件將留待下月編印。
- 八、稿件一經決定不能刊載時即行退還。
- 九、有時因篇幅有限或積壓稿件太多關係，佳譯未能立即刊出尚祈鑒宥。

I.K.K.  LINE

WORLD-WIDE TANKER & FREIGHTER SERVICE

飯野海運株式會社

總 公 司：

東京丸之內飯野大樓

臺北辦事處：

臺北市中華路88號三陽行內

電 話 28211-4

擁有最新油輪及快速貨輪

共 472,639 重噸

經營定期及不定期航路

遍及世界各港口

附屬公司：

飯野重工業株式會社

飯野產業株式會社

飯野炭礦株式會社

中國塗料株式會社

內外海運產業株式會社

飯野陸運株式會社

神奈川碼頭倉庫會社

平 準 帳 表

各大文具公司均有銷售

承印者：大地印刷廠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至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大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

